吐谷浑史

周伟洲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贝贝特网址 www.shbbt.com







ISBN 7-5633-6044-1/K · 389

定价：26.00元

目录

第四章吐谷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一、吐谷浑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
二、吐谷浑的风俗和文化
三、吐谷浑在中西交通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第五章吐谷浑族的形成及其原氏族、部落的组成
第六章吐谷浑国灭亡后唐朝、吐蕃对其族的统治
一、唐朝对内徙的吐谷浑的统治
二、安史乱后，吐谷浑的迁徙及活动
三、唐代后期的吐谷浑
四、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
第七章五代、北宋初的吐谷浑族
第八章吐谷浑与今天土族的关系
附录一吐谷浑大事年表
附录二吐谷浑世系表

前 言

吐谷浑是我国古代西北民族之一。公元四世纪初，吐谷浑部从辽东慕容鲜卑分离出来，西迁至今内蒙阴山。西晋永嘉末（313年左右），又从阴山南下，经陇山，到今甘肃临夏西北。不久，又向南、向西发展，统治了今甘南、四川西北和青海等地的氐、羌等族。到吐谷浑孙叶延时（329—351年），始建立政权，以祖父吐谷浑之名作姓氏，亦为国号和部族名。其最盛时的疆域：东起今甘肃南部、四川西北，南抵今青海南部，西到今新疆若羌、且末，北隔祁连山与河西走廊相接。后期的政治中心在今青海湖西十五里，名伏俟城。

吐谷浑政权从叶延时起，到公元六六三年（唐龙朔三年）为吐蕃所灭为止，前后共存在三百多年。此后，吐谷浑人散居在今青海、甘肃的河西、新疆东部以及今宁夏、内蒙、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部等地。直至北宋以后，吐谷浑人的活动才不见于中国史籍的记载。而留居在今青海、甘肃一带的吐谷浑人，以后又与藏、蒙等族融合，形成今天我国的少数民族——土族。在我国古代民族中，像吐谷浑那样建立政权时间之长，活动地区之广，与国内其他民族关系之密切，还不多见。

吐谷浑，最初是慕容鲜卑的一支，后与居于青海、甘肃南部等地的以羌族为主的各民族，长期共同生活，逐渐融合形成为吐谷浑族。吐谷浑人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为开发和建设祖国的西北地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由于他的居地正当中西陆路交通的要道和国内北方与西南方各民族交往的通路上，因而在五世纪中至七世纪初，他不仅成为中西陆路交通的桥梁，而且在北方和

西南民族相互交往中，起了中介的作用。

总之，吐谷浑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且占有一定的地位。通过对吐谷浑史的研究，必将丰富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有助于揭示我国古代民族关系的特点，以及各民族对缔造伟大祖国的历史功绩。

作者在收集、整理吐谷浑史资料的基础上，吸收中外有关的研究成果，撰写了这本《吐谷浑史》。由于我国史籍中有关吐谷浑的资料十分缺乏，而且现存资料大都是出自内地政权汉族封建史家的手笔，他们的记述主要集中在内地政权与吐谷浑的关系上；因而，要完整地论述吐谷浑族本身的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对象吐谷浑的社会性质这类的重大问题，也难作出明确的回答。这种情况，也恰好说明我国西北古代民族吐谷浑与其它民族及其所建政权关系之密切，研究这种关系对于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及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祖国历史，是十分必要的。基于上述情况，本书用了较大的篇幅论述吐谷浑与邻近各民族及其所建政权的关系，并以此作为本书探讨的重要课题。由于作者水平所限，对吐谷浑史的研究仅是一个尝试，书中错误之处不少，望专家、读者指正。

在撰写此书过程中，曾得到许多同志的帮助和鼓励，特别是作者所在单位——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的同志们，细心地阅读全稿，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又承蒙武威县文化馆提供有关照片；宁夏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们为此书的出版也费了不少心血。在此一一致谢。

周伟洲

一九八三年三月

目　录

第一节　吐谷浑的来源、迁徙及其政权的建立

一、吐谷浑的来源、迁徙及名称等问题

在中国中古史上，鲜卑族的迁徙是一个十分重要而且很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在魏晋十六国时期，居于今蒙古草原、东北等地的鲜卑族一批一批向南内徙，东起山东，西至新疆，南到淮河、长江，到处都有他们活动的踪迹。由于鲜卑族大量的内徙，在十六国时期，鲜卑族先后在北方建立了代、前燕、西燕、后燕、南燕、西秦、南凉、吐谷浑等八个政权。“五胡”之中，鲜卑是建立政权最多的一个民族。也正是由于内徙和建立政权，使鲜卑族与北方汉民族的融合最为迅速、彻底。到隋唐之后，鲜卑族已基本上融合到汉族或其他民族之中。

吐谷浑原属辽东慕容鲜卑，是迁入西北地区鲜卑的一支。关于他的来源、迁徙及早期历史，中国史籍的记载大致相同。《晋书》卷九七《吐谷浑传》云：

> 吐谷浑，慕容廆之庶长兄也，其父涉归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隶之。

慕容廆，《宋书》、《魏书》的《吐谷浑传》作若洛廆。《晋书》卷一〇八《慕容廆载记》云：“慕容廆字弈洛瓌”，瓌、廆系同音异字，则若（弈）洛廆应为慕容廆字。其父涉归，《宋书》卷九六《鲜卑吐谷浑传》作弈洛韩，《梁书》卷五四《西北诸戎·河南传》作“弈洛干”。吐谷浑既为慕容廆之庶兄，其原为慕容鲜卑可知。

"慕容"之名，记载最早的是王沈的《魏书》，此书已佚，唯《三国志·魏志》卷三十，裴松之注引文有此书一段，内云：东汉桓帝时（147—167年），鲜卑檀石槐在漠北，"乃分其地为中东西三部。……从右北平（治今河北平泉）以西至上谷（治今河北怀来）为中部，十余邑，其大人曰柯最、阙君、慕容等，为大帅"。《通鉴》卷八十一胡三省注引此段后说："是则慕容部之始也"。如此，则慕容部最早是从东胡中分出来的一支。关于此点，《晋书·慕容廆载记》、《十六国春秋》等书均有记述，《载记》云：

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以为号。

鲜卑山，据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一书考证，在今内蒙东部科尔沁旗西哈古勒河附近①。至于东胡源于有熊氏苗裔之说，显系后人附会，不可信。慕容部既然源于东胡，秦汉之际保鲜卑山，东汉桓帝时又为檀石槐军事大联盟之一部，居右北平以西至上谷一带，那么，他又何时迁入东北辽河一带的呢？上引《载记》云：

曾祖莫护跋，魏初率其诸部入居辽西，从宣帝伐公孙氏有功，拜率义王，始建国于棘城之北。

曹魏初年，即三世纪二十年代初，时慕容廆曾祖莫护跋由右北平至上谷一带向东，迁至辽西（治今河北卢龙东南）。至二三八年（魏明帝景初二年），莫护跋从宣帝（司马懿）伐公孙渊有功，拜率义王，始迁于辽河西昌黎郡的棘城之北。棘城，在今辽宁锦州附近。至廆父涉归时，又"迁邑于辽东北"②，时在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③。晋时辽东国治襄平（今辽宁辽阳）。"辽东北"，当指今辽宁彰武、铁岭一带。晋太康十年（289年），慕

①见该书第174—175页，196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晋书·慕容廆载记》。
③从《通鉴》卷八一，系此事于太康二年。

容廆又从辽东北迁回到辽水之西昌黎郡徒何青山。元康四年(294年)又由徒何南迁棘城。徒何,在今辽宁的义县;棘城,如上述在今锦州附近。正因为慕容部莫护跋至慕容廆时,往来迁徙于辽西与辽东(昌黎魏置郡前,属辽东属国),故史书一般称吐谷浑为"辽东鲜卑",仅《隋书》卷八三《西域·吐谷浑传》云其"本辽西鲜卑徒何涉归子也"。而吐谷浑的后代则一般称其祖"始自昌黎"①。

涉归死后,嫡子慕容廆代统部众,庶子吐谷浑虽为廆兄长,因其庶出,故仅分有一千七百家(《宋书》、《魏书》的《吐谷浑传》作"七百户")。关于吐谷浑的迁徙,《晋书》以下各史记载大致相同。《晋书·吐谷浑传》云:

> 及涉归卒,廆嗣位,而二部马斗,廆怒曰:"先公分建有别,奈何不相远离,而令马斗!"吐谷浑曰:"马为畜耳,斗其常性,何怒于人!乖别甚易,当去汝于万里之外矣。"于是遂行。

此云吐谷浑徙出的时间,是在"涉归卒,廆嗣位"后,《通鉴》卷八一云涉归死于晋太康四年(283年)。但是,《魏书》、《宋书》等记载则较含混,均先云涉归在时,分七百户与吐谷浑,下紧接着又记吐谷浑与慕容廆二部马斗,似乎吐谷浑迁徙时,涉归还健在。可是两书在此后,又记廆使人谓浑曰"先公处分,与兄异部……",先公指死去的涉归,似乎又指迁徙事发生在涉归死后。参照上引《晋书》,把吐谷浑徙出时间,置于晋太康四年涉归死后,还是较为妥当的。其时,慕容部游牧于辽东之北,这与上述诸书记吐谷浑本为"辽东鲜卑"相符。所以,吐谷浑的徙出当在太康四年至十年(283—289年)之间。

其次,吐谷浑迁徙的原因,诸书均云是因吐谷浑与慕容廆二

---

①《晋书·吐谷浑传》等。

部马斗，廆遣人指责吐谷浑而引起的。这一传说，不能把它仅看作是一次偶然的事件，其实它的社会意义要深刻得多。慕容鲜卑是在晋元康四年迁至棘城后，始“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①，逐渐由游牧转向农居。在此之前，它还是一个以游牧经济为主的部落联盟。它往返迁徙于辽河东西，就是这种经济生活的反映。涉归死去前后，在辽东、辽西一带游牧的鲜卑部落联盟，除慕容部外，主要还有段氏鲜卑和宇文鲜卑，前者居于辽西，后者居地在“西起濡东（今滦河东），东到柳城（今辽宁朝阳东），凡西拉木伦河及老哈河一带”②。即是说，宇文部在慕容部西北，段部在慕容部东南。三部之间为了争夺牲畜、牧场一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晋书·慕容廆载记》的一段话，透露出在涉归时，宇文与慕容两部斗争的情况：“初，涉归有憾于宇文鲜卑，廆将修先君之怨，表请讨之”。到廆时，三部斗争更加激烈。上引《载记》云：“时（太康十年以前）东胡宇文、鲜卑段部以廆威德日广，惧有吞并之计，因为寇掠，往来不绝。廆卑辞厚币以抚之。”这种情况说明当时居于辽东、辽西的鲜卑各部之间，随着游牧经济的发展，相互争夺人口、牲畜和牧场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当时慕容部还比较弱小，占有的牲畜、牧场十分有限。而吐谷浑与慕容廆二部之间的马斗，正反映了因牧场狭小而引起的深刻矛盾，这是促使吐谷浑最后远徙的根本原因。

《北史》卷九六《吐谷浑传》记吐谷浑从辽东向西迁徙的情况最详，内云：

……若洛廆悔，遣旧老及长史七那楼谢之③。吐谷浑

---

①《晋书·慕容廆载记》。

②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205页。

③《晋书·吐谷浑传》“七那楼”作“史那楼冯”；《宋书》及《十六国春秋》作“乙那楼”。按《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有“一那蒌氏，后改为蒌氏”。乙那楼、七那楼即一那蒌之异译，三字姓，史載乙之讹。冯，疑即其名。《通鉴》卷九十记作“乙那娄冯”，较确。

曰："我乃祖以来，树德辽右，先公之世，卜筮之言，云有二子当享福祚，并流子孙。我是卑庶，理无并大。今以马致怒，殆天所启。诸君试驱马令东，马若还东，我当随去。"即令从骑拥马令回，数百步，欻然悲鸣，突走而西，声若颓山，如是者十余辈，一回一迷。楼力屈，乃跪曰："可汗[①]，此非复人事"！浑谓其部落曰："我兄弟子孙并应昌盛，廆当传子及曾玄孙，其间可百余年，我乃玄孙间始当显耳。"

吐谷浑的两段话，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是其以天意号召乃部。但从中可看出：因争夺牧场而引起的矛盾，只有采取远徙的方式才能解决，这也是一般游牧民族的特点。

吐谷浑西迁之地，诸书记载相同，均云"西附阴山"，时当在晋太康四年至十年间。阴山，即今内蒙河套北的阴山山脉。这里原是匈奴故地，水草丰美，历来漠北或东北的游牧民族多迁至此。在吐谷浑迁北之前，从东北呼伦池迁来的鲜卑中另一支——拓跋鲜卑，早已在这里游牧[②]。当时，吐谷浑有一千七百户或七百户左右，算是一个不大的部落集团，它在阴山一带游牧情况已不可考。

在阴山一带游牧了二十多年后，吐谷浑又向南迁徙。《晋书·吐谷浑传》云：

属永嘉之乱，始度陇而西，其后子孙据有西零已西甘松之界，极乎白兰数千里。

又《宋书·鲜卑吐谷浑传》亦云："遭晋乱，遂得上陇"。永嘉之乱，当指西晋末永嘉年间延续了十年之久的"八王之乱"，以及由此导引的匈奴刘氏起兵反晋，建立汉政权。吐谷浑由阴山迁徙

①《宋书·鲜卑吐谷浑传》作"可寒"，并云："虏言处可寒，宋言尔官家也"。则可汗意为官家，后变成对最高首领——皇帝的称呼。

②见《魏书》卷一《序记》。

到底在永嘉哪一年，有人根据当时形势推测，认为是在永嘉五、六年间（311—312年）①。按《旧唐书》卷一八九《西戎·吐谷浑传》说："吐谷浑自晋永嘉之末（313年），始西渡洮水，建国于群羌之故地，至龙朔三年（663年）为吐蕃所灭，凡三百五十年"。则吐谷浑从阴山迁至枹罕等地，是在永嘉之末，即三一三年左右。

迁徙的路线，诸书只记载了途中一个地点——陇。陇即陇山，在今陕西陇县西。估计其由阴山南至河套南，西南度陇山，至陇西之地。当时，张轨出镇凉州，平息了当地鲜卑（秃髮鲜卑）的反抗，"威著西州，化行河右（河西）"②。而陕西关中是农业区，不适于游牧的吐谷浑居生。因此，从阴山经河套南迁徙的吐谷浑，采取出陇山向西至陇西南部的路线，是可以理解的。

又上引《晋书》只说吐谷浑度陇而西，及其后子孙所据之地，而未具体说明最初居于何处。按《魏书》卷一〇一《吐谷浑传》③和《通典》卷一九〇等均记，吐谷浑"始度陇西，至于枹罕"。《宋书·鲜卑吐谷浑传》则云："出罕幵、西零。西零，今之西平郡（治今青海西宁）④。罕幵，今枹罕县。"《梁书·河南传》则说是："度枹罕，出凉州西南，至赤水而居之。"以上几种记载均指明吐谷浑度陇山后，最初至枹罕。在枹罕是居住了一段时间，还是仅经过这里，则有一些分歧。枹罕，在今甘肃临夏附近，罕幵在枹罕县。《水经注》卷二《河水》注引应劭曰："故枹罕侯邑也"。又引《十三州志》云："广大阪在枹罕西北，罕幵在焉。昔慕容吐谷浑自燕历阴山西驰，而创居

①佐藤长：《西藏历史地理研究》，1977年岩波书店出版，第210页等。
②《晋书》卷八六《张轨传》。
③按《魏书》此卷原佚，现《魏书》此卷系宋人据《北史》等补成。
④按《宋书》云西零，即"今之西平郡"，是指地望而言。其实"西零"应为汉代居青海一带"先零"羌之别写。

于此”。按《十三州志》是后魏阚骃所撰，书已佚，所记当可信。这样，吐谷浑度陇山后，最初是居住在枹罕县西北的罕幵原。

可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吐谷浑在罕幵原一带游牧的时间不会很长。据《晋书》卷十四《地理志上》，晋永宁中（301—302年）张轨为凉州刺史，“又分西平界置晋兴郡，统晋兴、枹罕……等县”。即是说，当吐谷浑在永嘉之末迁至枹罕西北时，枹罕是在前凉的管辖之内。至晋太宁元年（323年），辛晏据枹罕叛前凉。过了二年，辛晏降张骏，前凉复收河南之地。到晋成帝咸和二年（327年），前赵遣刘胤伐武威、枹罕，辛晏又降刘曜[①]。以后，枹罕先后又为前秦、西秦所据。可以想见，在这种情况下，吐谷浑在枹罕西北不可能居住很长时间。上引《宋书》、《梁书》所云“出枹罕”、“度枹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总之，吐谷浑在罕幵原上游牧时间不长，就很快向南和向西扩展。

如此，《晋书》所记吐谷浑死后，其子孙“据有西零已西甘松之界，极乎白兰数千里”，基本是合乎事实的。但是，疑《晋书》此句有脱讹：西零，如上述在西平郡，今青海西宁一带；而甘松在枹罕东南之甘松岭一带，前凉曾在此置甘松护军，唐在此设合川郡，并不在“西零已西”。白兰在西零、甘松之西，即今青海柴达木盆地都兰一带[②]。如将此句改作“据有西零、甘松，已西之界极乎白兰数千里”，则全句可通，且与它书记载基本相符。《魏书·吐谷浑传》是这样记载的：“吐谷浑遂徙上陇，止于枹罕暨甘松，南界昂城、龙涸，从洮水西南极白兰数千里中。”《宋书》“昂城”作“昴城”，地在今四川西北的阿坝；龙涸，在今四川松潘。这样广大的范围，应视为吐谷浑子孙最初

①见《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六八、六九；《晋书·张轨传》等。

②关于白兰的考证，可参阅松田寿男《吐谷浑遣使考上》，载《史学杂志》48辑11号；黄颢、周伟洲：《白兰考》，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2期等。

所据有的地区。这一点还可从史籍中找到一些例证，如《晋书·吐谷浑传》记吐谷浑子吐延，为羌酋姜聪所刺；姜聪，《宋书》作"昴城羌酋姜聪"。则吐延时，吐谷浑南界已达昴城。同书还记：吐延被刺后，"剑犹在其身，谓其将纥拔泥曰：'……吾死之后，善相叶延，速保白兰'"。可知青海西南的白兰，时也为吐谷浑所据。惟其东界与北界，因与十六国时其它政权如前秦、西秦、南凉、北凉等疆界邻近，时有变更。这些将在下一节叙述。

下面再叙述一下吐谷浑的语言系属和名称问题。

吐谷浑源于东胡鲜卑，则其语言系属自应与东胡鲜卑同。关于东胡鲜卑的语言系属，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其属阿尔泰语系，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问题是在于它属阿尔泰语系中那一个语族，是蒙古语族，还是通古斯语族或突厥语族？历来学者们意见分歧，至今仍有争议。有的主张东胡鲜卑为近代的通古斯语族①；有的认为，是属于蒙古语族②，甚至还进一步论证从鲜卑分出去的吐谷浑也应属蒙古语族③。还有的学者认为，东胡鲜卑的语言是蒙古语和突厥语的混合，因而推定鲜卑是蒙古和突厥的混合种④。此外，还有的西方学者根据拓跋鲜卑残存的语汇推定，鲜卑是使用突厥语的民族⑤。关于东胡属通古斯语族的论

---

①如A.兰穆萨：《关于通古斯鞑靼的研究》，1820年；H.J.克拉普洛特：《使用多种语言的亚洲》，1831年；沙畹：《中国的旅行家》，载《亚洲杂志》第11卷1期。以上均转见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113页。

②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方壮猷中译本，1934年商务出版；伯希和：《吐谷浑为蒙古语系人种说》，中译文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第30—35页。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175页等。

③如上引伯希和《吐谷浑为蒙古语系人种说》等。

④方壮猷：《鲜卑语言考》，载《燕京学报》第8卷。

⑤W.W.巴托尔德：《现代国家和当前突厥族历史研究的任务》，载新版《德国蒙古史杂志》第8期。按巴托尔德此文中仅是提及伯希和在1925年秋一次讲演中提出的论点。又P.卜彼得：《拓跋魏的语言》，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1—2期，1936年。以上均转见内田吟风：《北亚细亚史研究——鲜卑柔然突厥篇》第3—4页，昭和50年同朋舍版。

点，因其根据不确，目前持此论者几乎没有了。而持突厥语族或混有蒙古、突厥语的论点，目前还大有人在①。他们的根据主要是鲜卑后期形成的拓跋鲜卑残存的语汇，而拓跋鲜卑本身是融合了匈奴、敕勒（即高车，属突厥语族）等多种民族而形成的②。所以，这一结论也有问题。总之，从目前研究情况看，主张东胡以及其后分出的乌桓、鲜卑、吐谷浑、柔然等大致属于后来的蒙古语族的结论，为一般中外学者所赞同，是正确的。

关于吐谷浑的读音及意义。《通鉴》卷九十胡注云："吐谷浑，史家传读：吐，从暾入声；谷，音欲"。《康熙字典》引宋释适之的《金壶字考》曰："音突浴魂"。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大谷胜真等则引《汉书·匈奴传》中匈奴"谷蠡王"有时又作"鹿蠡王"，唐以前的历代注家均注"谷"音为"鹿"等史实，认为吐谷浑之"谷"也读作"鹿"③。按《康熙字典》，"谷"字有几种读音："《唐韵》、《集韵》、《韵会》、《正韵》：古禄切，音毂(谷)"；"又《广韵》余蜀切，《集韵》、《韵会》：俞玉切，音欲"；"《广韵》、《集韵》、《韵会》：卢谷切，音鹿"。而吐谷浑中的"谷"到底读何音？唐代以前文献没有记载，只有宋时释适之的《金壶字考》及元代胡三省注《通鉴》时云，"史家传读"作"欲"。因此，吐谷浑读作tu-yu-hun还是比较确当的。

至于吐谷浑原来是何意已不明。惟白鸟库吉以为，鲜卑族初居之作乐水（饶乐水）和乌候秦水；前者乃蒙古语Šarakha之音译，黄水之义，指今西拉木伦河，后者为蒙古语Toghosun之

---

①如L.列盖特：《Tabghatch是鲜卑语的一种方言》，1970年；转见上引内田吟风著作。

②见姚薇元：《北朝胡姓考》，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以及《乌桓与鲜卑》等。

③藤田丰八：《吐谷浑与Drug（Drug-gu）》，载《东西交促史之研究·西域篇》；大谷胜真：《关于吐谷浑的名称》，载《山下先生还历纪念东洋史论文集》，昭和十三年东京二盟馆。

意译，土河之义，指今老哈河。吐谷浑父涉归就是以居地的这二河名为两子命名：若洛廆与作乐水之异译如若褒、袅罗箇读音酷似，蒙古语微黄之义；吐谷浑与老哈河古称乌候秦、托纥臣、吐护真等读音酷似，蒙古语尘土、泥土之义①。这种语言上的比较和对音，虽然问题不少，但却可备一说。

如上所述，吐谷浑最早为慕容鲜卑涉归庶子的名字，可是后来却变成了姓氏、部落名称和国名。《晋书·吐谷浑传》记吐谷浑孙叶延的话说：

> 礼云：公孙之子得以王父字为氏，吾祖始自昌黎，光宅于此，今以吐谷浑为氏，尊祖之义也。

《通鉴》卷九四，胡注云："左传，鲁众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杜预注曰：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以王父字为氏"。史称叶延"颇视书传"②，"长而沈毅，好问天地造化、帝王年历"③，受中原传统的汉族文化的影响，为了尊祖，以祖父吐谷浑的名字为姓氏。《魏书·官氏志》有"吐谷浑氏，依旧吐谷浑氏"，此即吐谷浑人投北魏后，依旧姓吐谷浑，未改姓。直到隋初，吐谷浑可汗夸吕死后，吐谷浑才"还以慕容为姓"④。以祖先的名字为姓氏或部落名，也不一定是上述叶延根据汉族传统的礼义，因为在古代北方民族中，这种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如慕容、乞伏、沮渠氏等均如此。在吐谷浑建立政权后，"吐谷浑"又作为国号。如吐谷浑第八代主树洛干就自称"吐谷浑王"⑤；北魏建义元年(528年)《魏武昌王妃吐谷浑氏墓志铭》也云："妃吐谷浑国主

---

①见《东胡民族考》中译本上编，第47—48页。
②《宋书·鲜卑吐谷浑传》。
③《晋书·吐谷浑传》。
④《通典》卷一九〇，《吐谷浑》。
⑤《晋书·吐谷浑传》。

胄胤"①；《梁书·河南传》更明确地说："……因姓吐谷浑，亦为国号"。史籍一般也用"吐谷浑"作为政权名。

作为国名，《南齐书》、《梁书》、《南史》及《建康实录》等，又称吐谷浑为"河南"或"河南国"。此名之由来，《梁书·河南传》说得很明确：

> 河南王者，其先出自鲜卑慕容氏。……其地则张掖之南，陇西之西，在河之南，故以为号。

即是说，因吐谷浑当时统治的地区在黄河之南，故称为"河南"国。

又吐谷浑称"河南"，还因他的首领被其它政权封为"河南王"而得名。当然，之所以封此号，仍源于他统治的地区在河南。最早封吐谷浑王为"河南王"者，为夏国赫连定。《十六国春秋·夏录》（辑本）云："……定（赫连定）遂率遗众数万据平原（凉），僭称皇帝，大赦，改承光四年为胜光元年(428年)，进征南大将军、白兰王吐谷浑莫瓒（慕璝）为开府仪同三司、河南王"。以后，刘宋又于元嘉十六年（439年），封吐谷浑慕利延为"河南王"②。后南齐、梁均因之。可见，吐谷浑之称河南或河南国，系因其居地在黄河之南，且被封为"河南王"而来。所以，河南或河南国之名仅只是南朝齐、梁等政权对吐谷浑国的称呼，以后遂不复见。

作为部族，吐谷浑还有一个名称叫"阿柴虏"，又作"阿赀虏"、"赀虏"或"野虏"等。《晋书·吐谷浑传》云：

> 西北杂种谓之为阿柴虏，或号野虏焉。

又《南齐书》卷五九《河南传》亦云：

> 河南，匈奴种也。汉建武中，匈奴奴婢亡匿在凉州界，

---

①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七一，1956年科学出版社版。
②《宋书·吐谷浑传》。

杂种数千人，虏名奴婢为赀，一谓之“赀虏”。

据伯希和（Pelliot.P）的考证，阿柴、阿赀，均系同一原音A—Za之异译，“赀虏”可以看做是“阿赀”前一阿（A）音的省略①。此名之由来，据丁谦《宋书夷貊传地理考证》说：“吐谷浑开创事详晋、魏诸书，其国至阿豺始强，故人称为阿柴虏，阿柴即阿豺也”。按此说问题很多，主要是对阿柴虏、赀虏一语解释不通，且与《晋书》所云“西北杂种谓之为阿柴虏”一语相左。又上引《南齐书》云，赀虏一词来源于匈奴。从全段文看，象是摘录自《魏略·西戎传》，原此段文为：“赀虏，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为赀。始建武时（25—56年），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东西，畜牧逐水草，钞盗凉州，部落稍多，有数万，不与东部鲜卑同也。”②如此，则《南齐书》撰者因吐谷浑也曰赀虏，而将吐谷浑本身也说成是“匈奴种”；可是后文又云，“鲜卑慕容廆庶兄吐谷浑为氐王”。明显将吐谷浑的来源记为匈奴和鲜卑两种。日本松田寿男等认为，匈奴的赀虏在建武时逃至凉州以北，内有大胡（松田寿男注为“匈奴”，应为“西域胡”）、丁零和羌，以后散居在河西、陇右各地。尔后吐谷浑从阴山向甘肃、青海迁徙过程中，征服了一部分赀虏，使原不与东部鲜卑同的赀虏成了吐谷浑的别称。赀虏为吐谷浑组成的重要成分。因而，《南齐书》上述记载是解释吐谷浑建国历史的关键③。

我们认为，《南齐书》把十六国南北朝时，西北各族对吐谷浑的贱称“阿赀虏”或“赀虏”，完全与《魏略·西戎传》所记匈奴的赀虏混在一起了。因此，错误地将吐谷浑说成是匈奴种。这

---

①《关于吐谷浑和苏毗》，载《通报》第20期，第323--331页，1921年。
②《三国志·魏志》卷三十注引。
③见前引《吐谷浑遣使考上》。

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吐谷浑在迁徙或定居后，是否征服了当时还散居在河西、陇右一带匈奴的赀虏，征服了多少？目前还没有资料证明这一点。故松田寿男氏一说，仅是一种推测。事实上，《晋书》对吐谷浑之称为“阿柴虏”已有较明确的解释，即“西北杂种谓之阿柴虏”，也就是说，此名是西北各族对吐谷浑的贱称。至于阿柴或阿赀的意思，可能即源于匈奴对奴婢的称呼“赀”。因此，到十六国时，阿赀或阿柴之名，或成为一些入居河西的鲜卑人的姓氏（昵称），或变成对一些杂有各种民族的部落集团的称呼，不一定专指吐谷浑。如吐谷浑第九代主就名“阿柴”；西秦乞伏乾归的兄子也名“阿柴”①。又《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云：“蒙逊从兄男成先为将军，守晋昌（今甘肃安西南），闻蒙逊起兵，逃奔赀虏，扇动诸夷，众至数千，进攻福禄、建安（均在酒泉郡）”。男成“逃奔赀虏，扇动诸夷”，此赀虏显然不是指吐谷浑，“诸夷”即杂虏，或即是原匈奴逃至酒泉的奴婢（赀虏）。因此，称吐谷浑为阿赀虏，也是一种贱称，是沿用了匈奴对奴婢的称呼，其义与称之为“野虏”的用意相同。

关于“野虏”，《水经注》卷二《河水》云：“吐谷浑者，始是东燕慕容之枝庶，因氏其字以为首类之种号也，故谓之野虏”。可见，西北诸族视吐谷浑为较下贱和没有根基的民族，地位比较低下，故称为“野虏”。总之，阿柴虏、阿赀虏、赀虏、野虏，都是西北各族对吐谷浑的贱称，而且是泛指其部落而言，并不是吐谷浑的专名。

但是，阿柴、阿赀的称号，在西北各族中很流行，以致在吐谷浑南的吐蕃兴起后，也沿用了“阿柴”这个名称。敦煌石室藏

①《通鉴》卷一一六，晋安帝义熙八年条。

《吐蕃历史文书》，吐蕃人即据“阿柴”的对音，称吐谷浑为阿柴[1]。又敦煌遗书伯希和编号2762《张淮深修功德记残卷》背面，有西藏文、汉文对译字书，内汉文“退浑”（即吐谷浑）的藏文对译就是Ha--Za[2]。可见，藏人（吐蕃）对吐谷浑的称呼，是沿袭了十六国时西北各族对他的称呼“阿柴”。唐代以后，虽然有一些西藏书籍，如一三二七年的西藏史（即Rgyalrabs）称吐谷浑为Thu-lu-hun[3]。这显然是因袭汉文史籍对吐谷浑的称呼。

此外，唐代中期后，中国史籍也称吐谷浑为“退浑”或“吐浑”。《旧唐书》卷一九八《吐谷浑传》云：“及吐蕃陷我安乐州（今宁夏同心县西北），其部众又东徙，散在朔方、河东之境。今俗多谓之退浑，盖语急而然”。则退浑系吐谷浑急读，而将“吐谷”二音并作“退”音所致。又《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传·吐浑传》云：“吐浑，本号吐谷浑”。想必吐浑也系吐谷浑之省称，略去“谷”字。在南北朝至唐代文献中，还有直接省称吐谷浑为“浑”者。总之，以上三个称呼，均属吐谷浑名之省称[4]。

二、吐谷浑国的建立及其发展

《通鉴》卷九十记吐谷浑死于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即在其由阴山迁徙后约四年。《晋书·吐谷浑传》说：“吐谷浑

①见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1980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第102页等。

②同上书，第210页；伯希和：《吐谷浑和回纥的藏文名称》，载《亚洲杂志》第2期，第520—523页；户日喜茂：《吐谷浑的西藏名与中国史传》，载《东洋学报》第27卷第1号。

③ 转见上引伯希和《吐谷浑为蒙古语系人种说》。

④ 还有的文献将吐谷浑省称为“吐谷”，如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二五〇绥德条有“吐谷岭”，内引县志说：“唐以吐谷浑部侨治州界，故名”。

年七十二卒，有子六十人，长曰吐延，嗣。”关于吐谷浑及吐延时，吐谷浑部如何征服当地羌、氐等族，因史籍无具体记载，已搞不清楚。我们只能从《晋书·吐谷浑传》等史籍中，所记吐延为昴城羌酋姜聪所刺一事，可推测到羌人的反抗，不过这已接近尾声了。吐谷浑作为一个政权到底建于何时？吐延在位十三年，年三十五①，也就是说，其卒于三二九年左右。《晋书·吐谷浑传》说他“身长七尺八寸，雄姿魁杰，羌虏惮之，号曰项羽”。他统治的地区，南已达昴城，西至白兰，似乎应该建立了政权。但从其它史料来看，不如说至吐延子叶延时始建立政权更为确当。因为国家政权建立的标志之一，是形成了一套管理国家的政治机构。《晋书·吐谷浑传》记早期吐谷浑政权的官制说：“其官置长史、司马、将军，颇识文字。”但其置官时间没有记载。同书第一次出现长史、司马等官名是在叶延之时，记有“司马薄洛邻”。其次，吐谷浑的国号也系叶延据中原汉族传统，“以王父字为氏”，“亦为国号”。而且在叶延时，吐谷浑最后扑灭了当地羌人的反抗。故《通典》卷一八九《西戎·序略》云：“至其孙叶延，遂为强国”。基于上述理由，把吐谷浑政权的建立，大致定在叶延即位之时，即三二九年左右。

其时，吐谷浑的北面是据有河西、陇右的前凉张骏，而中原和关中一带为后赵石勒所统治。据《晋书》卷八六《张骏传》记：“及石勒杀刘曜，骏因长安乱，复收河南地，至于狄道（今甘肃临洮），置武卫（街）、石门、候和、漒川、甘松五屯护军，与勒分境。”武街，在今甘肃成县西。石门，在今甘肃迭布北。候和，又称迷和、洪和，《水经注》卷二《河水》云：“洮水又东迳洪和山南，洮水又东迳迷和城北”；则候和地当在今甘肃临潭县境。漒川，在今甘肃南西倾山（又称强台山）东北、洮水

① 《宋书·鲜卑吐谷浑传》。

中上游及白龙江上游之地。甘松，如前述在袍罕西南甘松一带。在张骏所置五屯护军中，原属吐谷浑的漒川、甘松等地的一部分，此时已在前凉的控制之下。即是说，叶延时，吐谷浑的东北界是在袍罕、漒川、甘松的南部和西南部。

叶延在位二十三年，死时三十三岁，长子碎奚嗣[①]。按吐延卒于三二九年，则叶延当死于三五一年左右，碎奚嗣立也当于此年。碎奚在位期间，北方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氐族苻氏在关中建立前秦政权，势力逐渐强大。三六五年（前秦建元元年），苻坚遣王猛取前凉袍罕之地[②]。三七〇年（建元六年），前秦灭前燕慕容暐，并遣将苻雄、杨安等击盘据在仇池（今甘肃西和县南）的氐王杨纂，纂面缚出降，被送至长安。苻坚"既东平六州（灭前燕），西擒杨纂"，据凉州的前凉张天锡惧而称藩[③]。前秦势力向西的扩张，特别是仇池氐王杨纂的覆亡，必然引起与之邻近的吐谷浑的震惧。三七一年，"吐谷浑碎奚以杨纂既降，惧而遣使送马五千匹，金银五百斤。坚拜奚（原作"纂"误）安远将军、漒川侯"[④]。这是吐谷浑与北方其它政权发生关系之始。苻坚封碎奚为"漒川侯"，则知此时，吐谷浑已从前凉手中夺回了漒川之地，且其中心在漒川。碎奚虽接受前秦封号，事实上前秦的管辖范围并没有达吐谷浑之地。

史称碎奚"性仁厚慈惠"[⑤]，"好学仁厚，无威断"[⑥]，其三个兄弟专恣国政，且国内大权握在西强羌豪长史钟恶地为首的羌

---

① 按《晋书·吐谷浑传》"碎奚"作"辟奚"，《宋书》、《魏书》及《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均作"碎奚"，知辟奚误。

② 《晋书·苻坚载记上》。

③ 《晋书·苻坚载记上》。

④ 同上。《晋书·吐谷浑传》作"遣使献马五十匹"，《通鉴》卷一〇三，作"献马千匹"。

⑤ 《晋书·吐谷浑传》。

⑥ 《通鉴》卷一〇三，晋简文帝咸安元年（371年）条。

人手中。钟恶地见碎奚三弟专恣，与司马乞宿云商量，准备除去三弟。从钟恶地对乞宿云所说："王之左右皆吾羌子，转目一顾，立可擒也"一句①，可知当时羌人在吐谷浑政权里是颇有势力的。钟恶地等杀碎奚三弟后，碎奚发病恍惚，不久忧死，在位二十五年，时年四十二。子视连立，时三七六年左右。

上述碎奚时吐谷浑统治阶级内部的这场斗争，乃是吐谷浑王族与羌族钟氏集团之间为争夺权力而进行的，这也是鲜卑族吐谷浑氏与羌族斗争的继续。结果羌族暂时占了上风，大权落到长史羌豪钟恶地手中。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视连继位之后。《通鉴》卷一〇三晋简文帝咸安元年云："视连立，不饮酒游畋者七年，军国之事，委之将佐。钟恶地谏，以为人主当自娱乐，建威布德。"可见，视连不知政事，军国大事委于钟恶地等一般将佐，羌人集团仍然掌握着吐谷浑的国政。

在视连统治时（376—390年），北方的形势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三七六年（前秦建元十二年），前秦灭前凉。至三八三年（建元十九年）苻坚淝水一战，大败而还，前秦基本瓦解。此后，北方先后又分裂为后燕、后秦、后凉等几个政权。三八五年，移居到陇西的乞伏鲜卑乞伏国仁在陇西建立了西秦政权。在这些政权中，与吐谷浑邻近，关系最为密切的是西秦和后凉。这两个政权在建国之初，均向南扩张，占据了一些原属吐谷浑控制的地区。如《十六国疆域志》卷十《后凉》云："浇河郡。图经：吕光置浇河郡。后凉录：浇河太守王推（稚）"。浇河郡治今青海贵德附近。如此，则后凉不仅沿前凉、前秦之旧制，于南边置西平郡（治今青海西宁）、湟河郡（治今青海循化西）、兴晋郡（治今甘肃临夏附近），而且更南置浇河郡。浇河郡一带原是吐谷浑控制的地区。又《晋书·乞伏国仁载记》亦云：国仁建立政权后，

①《通鉴》卷一〇三，晋简文帝咸安元年（371年）条。

设立十二郡，其中漒川、甘松两郡原亦属吐谷浑之地。

当时，对吐谷浑威胁最大的是西秦，因此视连被迫向西秦称臣纳贡。据史书记载，西秦乞伏乾归（国仁弟）太初三年（390年），视连向西秦“遣使贡方物”①，乾归“拜视连沙州牧、白兰王”②。从这一封号可知吐谷浑的中心，已由漒川西移至沙州。《水经注》卷二《河水》引段国《沙州记》云：“浇河西南百七十里有黄沙，沙南北百二十里，东西七十里，西极大杨川。望黄沙犹若人委干糒于地，都不生草木，荡然黄沙，周回数百里。沙州于是取号焉”③。则沙州之地当在今青海贵德西南穆格塘沙碛一带。而“白兰王”的封号，表明白兰仍是吐谷浑的重要根据地之一。

视连在位十五年，死于三九〇年左右，有二子，长曰视罴，次曰乌纥堤（一名大孩）④。视罴嗣位，史称其“性英果，有雄略”，怀“秣马厉兵，争衡中国”之志，于是“虚襟抚纳，众赴如归”⑤。由此看来，自碎奚、视连以来吐谷浑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已暂告结束，吐谷浑王族取得了最后胜利，至此以后文献中再没有见羌族掌权的记载。视罴还继承其祖先大力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的传统，重用汉族知识分子，“司马、博士皆用儒生”⑥。《晋书·吐谷浑传》记，视罴“尝从容谓博士金城骞苞”，议论国家大事。此“金城骞苞”即汉族儒生。

---

①《晋书·乞伏乾归载记》。

②《通鉴》卷一〇七。《晋书·吐谷浑传》记此事，但无年月，且未记“沙州牧”号。

③段国《沙州记》书已佚，《隋书》卷三三《经籍志》记有《吐谷浑记》二卷，云宋新亭侯段国撰。张澍《二酉堂丛书》《沙州记序》云：《沙州记》即隋志云之《吐谷浑记》。张澍有此书辑本，收在《二酉堂丛书》内。

④按《晋书·吐谷浑传》以视罴为视连子；《魏书·吐谷浑传》，以视罴为视连弟，今从《晋书》。

⑤《晋书·吐谷浑传》。

⑥《通典》卷一九〇《吐谷浑》。

正因为吐谷浑内部王权巩固，势力有所增强，因此视罴不甘心依循其父视连“取轻邻敌”①，向西秦称臣纳贡的政策。据《晋书·吐谷浑传》记：

乞伏乾归遣使拜为使持节、都督龙涸已西诸军事、沙州牧、白兰王。视罴不受，谓使者曰：“自晋道不纲，奸雄竞逐，刘、石虐乱，秦、燕跋扈，河南王（指乾归）处形胜之地，宜当纠合义兵，以惩不顺，奈何私相假署，拟僭群凶！寡人承五祖之休烈，控弦之士二万，方欲扫氛秦、陇，清彼沙、凉，然后饮马泾、渭，戮问鼎之竖，以一丸泥封东关，闭燕、赵之路，迎天子于西京，以尽遐藩之节，终不能如季孟、子阳妄自尊大。为吾白河南王：何不立勋帝室，策名王府，建当年之功，流芳来叶邪！”乾归大怒，然惮其强，初犹结好，后竟遣众击之。

《通鉴》卷一〇七，系此事于晋武帝太元十五年（390年）十月，即视罴嗣位之时。显然，乞伏乾归闻视连卒，视罴新立，遣使册封新主。可是，视罴不受，且对使者说了上引的一番话。这番话固然是经过《晋书》撰者的加工，但至少可看出视罴不愿接受西秦封号，有秣兵厉马，争衡中原之志，乾归后遣兵击吐谷浑。此事在《晋书·乞伏乾归载记》里有详细记载：

（乾归）又遣（乞伏）益州与武卫慕容允②、冠军翟瑥率骑二万伐吐谷浑视罴，至于度周川，大破之。视罴遁保白兰山，遣使谢罪，贡其方物，以子宕岂为质。

这是史籍所载西秦与吐谷浑第一次战争。《通鉴》卷一一〇，系此事于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年），后又云：“西秦王乾归以宗女

①《晋书·吐谷浑传》。

②1974年中华书局标点本《晋书》卷一二五，校勘记云：“慕容允，斠注：通鉴一一〇作‘慕兀’，胡注云：‘慕兀，晋书载记作慕容兀。盖亦乞伏氏，载记误也’。按如胡注所云，胡所见本晋书作‘兀’，并不作‘允’”。

妻之。”度周川，上引《通鉴》胡注云：“在临洮塞外龙涸之西”，大致在今甘肃岷县西南。视罴失败后，退保白兰，不得不向西秦称臣纳贡，并以子宕岂为质。西秦也没有力量灭掉吐谷浑，因此以宗女嫁与视罴，加以笼络。过了两年（400年），视罴卒①，其子树洛干年少，由弟乌纥堤嗣位。

在乌纥堤嗣位前三年（397年），吐谷浑北境、今青海湟水流域又兴起了一个政权，即河西鲜卑秃髮乌孤建立的南凉。乌孤于是年从后凉手中夺取了乐都（治今青海乐都）、湟河、浇河三郡，“岭南（指洪池岭南，今甘肃张掖东南大山）羌胡数万落皆附之”②。与南凉的兴起相反，西秦却为后秦所击灭，乾归父子走投南凉；乾归后又投姚兴，入长安。在此期间，吐谷浑乌纥堤乘机攻掠原西秦边地。因此之故，乾归返回故地后，于四〇五年向吐谷浑发动进攻。乌纥堤大败，亡走南凉，遂死于该地。视罴子树洛干嗣立。

树洛干十六岁嗣立，“率所部数千家奔归莫何川”③。据《通鉴》卷一一四胡注：“莫何川在西倾山东北。西倾，亦名嵹台山”。可知莫何川在西倾山东北。但其具体地点，历来众说不一：有谓在今甘肃洮河上游之波尔波河（博尔拜郭勒）④；有说即今从北注入青海贵德西边黄河的巴卡尔河（今名莫渠沟河）⑤；还有的将此川置于今青海贵德西南流入黄河的茫拉沟北⑥，等。考其方位，在贵德西南巴卡尔河较确。树洛干在莫何川，“自称大都督、车骑大将军、大单于、吐谷浑王。化行所部，众庶乐业，号

---

①按视罴于390年嗣位，《晋书·吐谷浑传》谓他在位十一年，则其死于400年。《通鉴》卷一一一，也系视罴卒于此年。

②《晋书》卷一二六《秃发乌孤载记》。

③《晋书·吐谷浑传》。

④《钦定西域同文志》卷十六，第11页。

⑤佐藤长，《西藏历史地理研究》，第214—215页。

⑥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15—16幅。

为戊寅可汗，沙漒杂种莫不归附”①。沙漒，据《一统志》记："漒水出漒台山，兼漒川之名，其地亦谓之洮漒。其西接黄沙，亦谓之沙漒"②。因此，沙漒当在洮漒（洮水中上游一带）之西，两者均兼漒川之名。如此，则此时吐谷浑又从西秦那里夺回了漒川之地。

史称树洛干少年英武，有"振威梁、益，称霸西戎，观兵三秦，远朝天子"③之志。在他统治时期，吐谷浑不仅从西秦手中收复了漒川之地，而且与南凉争夺浇河地区。《晋书·秃髪傉檀载记》云："吐谷浑树洛干率众来伐，傉檀遣其太子武台距之，为洛干所败。"《通鉴》卷一一六系此事于晋安帝义熙七年（411年）二月，可惜文亦甚简约。不过，据后二年（413年），西秦破树洛干于浇河的记载来看④，树洛干击败南凉武台之后，可能就占据了浇河之地。

当时，南凉秃髪傉檀穷兵黩武，数败于据河西的北凉沮渠蒙逊，无力南讨吐谷浑。只有西秦乞伏乾归势力方强，自然不能坐视吐谷浑强大。四一二年（晋义熙八年）二月，乾归率步骑三万征西羌彭利髪于枹罕，利发败走被杀。"乾归入枹罕，收羌户一万三千。因率骑二万讨吐谷浑支统阿若干于赤水，大破降之"⑤。又《晋书·吐谷浑传》亦记："乞伏乾归甚忌之，率骑二万，攻之于赤水。树洛干大败，遂降乾归，乾归拜为平狄将军、赤水都护，又以其弟吐护真为捕虏将军、层城都尉"。从时间、地点及乾归所用之兵力看，上述两种记载似为一事。不同之处是乾归所击具体对象不同：一说是吐谷浑支统（别部帅）阿若干，一说是树

①《晋书·吐谷浑传》。
②转引自马长寿：《氐与羌》（即出）。
③《晋书·吐谷浑传》。
④《晋书·乞伏炽磐载记》。
⑤《晋书·乞伏乾归载记》。

洛干本人。这一疑问也早为人所指出①。按《晋书·吐谷浑传》记树洛干降乾归后，乾归拜其为"平狄将军、赤水都护"，以其弟吐护真为"捕虏将军、层城都尉"；此官爵均低，仅是一地之官员，与西秦前封吐谷浑视连、乌纥堤为"沙州牧、白兰王"不能比拟。若按支统阿若干兄弟的地位，降西秦后所授之官爵为将军、都护、都尉到还相称。又《晋书·乞伏炽磐载记》云，西秦攻吐谷浑赤水后一年，又遣将"讨树洛干于浇河，大破之"。如树洛干前一年降西秦，为西秦赤水都护，次年西秦就不会无故讨之于浇河。因此，疑《晋书·吐谷浑传》所记之"树洛干"为"阿若干"之误。这样，对"赤水"方位的确定也就比较容易了。

按赤水之地，至少有两处可以考虑：一是《水经注》卷二《河水》记："洮水又东北流，屈而迳索西城西。建初二年（77年）马防、耿恭从五溪祥犊谷出索西与羌战，破之，筑索西城，徙陇西南部都尉居之，俗名赤水城，亦曰临洮东城也"。则赤水在今甘肃岷县东。一是《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河源郡下云："置在古赤水城。有曼头城、积石山，河所出"。则此赤水当在今青海共和县（恰卜恰）东南之曲沟（一说即在共和）。临洮附近之赤水在洮河中上游近漒川之地，上述树洛干即位初，漒川之地大部已为所有。乾归入枹罕，后南下攻取吐谷浑占去之临洮东面的赤水，夺回漒川之地，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此赤水在今青海曲沟，则乾归势必从枹罕向西，经过当时属北凉的湟河郡及吐谷浑之浇河郡，这是很困难的。其次，乾归封树洛干（应为阿若干）弟吐护真为"层城都尉"的层城，据《水经注》卷二说："洮水又东北流迳洮阳、曾城北。沙州记曰：曾城东北三百里

---

①吴士鉴《晋书斠注》引周家禄《校勘记》曰："案乾归载记，赤水败降作吐谷浑支统阿若干"。

有曾城，城临洮水者也。建初二年，羌攻南部都尉于临洮，上遣行车骑将军马防与长水校尉耿恭救之。诸羌退聚洮阳，即此城也。”层城即曾城，地在今甘肃临潭附近，与临洮之赤水相邻。如此，吐谷浑支统阿若干兄弟降西秦后，为其镇守赤水、曾城。所以，上述赤水应即《水经注》所云临洮东之赤水。

阿若干兄弟之降西秦，对吐谷浑说来并不是致命的打击。上引《晋书·吐谷浑传》接着说：

> 其后屡为乞伏炽磐所破，又保白兰，惭愤发病而卒。在位九年①，时年二十四。

据《晋书·乞伏炽磐载记》及《通鉴》等史籍，大致可知赤水战后，西秦多次击败吐谷浑以及树洛干惭愤而死的情况。

西秦永康二年（413年），炽磐遣乞伏智达、王松寿击树洛干于浇河，大破其众，俘获其将呼那乌提及三千余户而还②。这是西秦军队直接深入当时吐谷浑中心莫何川北重镇浇河，吐谷浑损失严重。同年，炽磐还遣乌地延、翟绍击吐谷浑别统（别部帅）句旁于泣勤川，俘获甚众。炽磐又率诸将击吐谷浑别统支旁于长柳川，掘达（《通鉴》作“掘逵”）于渴浑川，皆破之，共俘获男女二万八千③。泣勤川、长柳川，《读史方舆纪要》六十云，均在“洮州卫（今甘肃临潭）南”，渴浑川不详。则此一系列战争大致发生在洮河上游所谓漒川之地。

至此，吐谷浑东、北两面均遭到西秦的攻击，势力大衰。至西秦永康三年（414年），炽磐乘南凉秃发傉檀西征青海乙弗鲜卑之机，灭南凉，兼有其地。后又从北凉手中夺得河湟地区，还镇压了漒川羌族彭利和的反抗，“徙羌豪三千户于枹罕，漒川羌

---

①按树洛干在位九年之说误。《通鉴》等书记树洛干死于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年），而又记树洛干于义熙元年嗣立，则在位应十二年左右。

②《晋书·乞伏炽磐载记》。

③同上，《通鉴》卷一一六，晋安帝义熙九年条。

三万余户皆安堵如故”①。此时，西秦的势力达极盛的时期。永康六年（417年），炽磐又遣安东将军木弈于率骑七千讨树洛干于塞上②，破其弟阿豺于尧扞川（在塞外），俘获五千余口而还。树洛干退保白兰，惭愤发病而卒。西秦除去了南边的心腹大患，炽磐闻树洛干死，高兴地说：“此虏矫矫，所谓有豕白蹢……今木弈于西讨，黠虏远迯。境宇稍清，奸凶方殄，股肱惟良，吾无患矣”③。这时，西秦不仅夺得了浇河、漒川及青海乙弗部所居之地，而且也控制了沙州。永康七年，炽磐就以乞伏木弈于为沙州刺史，镇乐都④。

树洛干死时，舍其子拾虔而立弟阿豺（又作阿犲、阿柴）。《魏书·吐谷浑传》云：阿豺“自号骠骑将军、沙州刺史。……兼并羌、氐，地方数千里，号为强国”。《宋书·吐谷浑传》亦云：“谯纵乱蜀，阿犲遣其从子西彊公吐谷浑敕来泥拓土至龙涸、平康。”关于“西疆（强）公”，据《太平寰宇记》卷一八八《四夷传》吐谷浑条后叙旧吐谷浑界山水之名，引段国《沙州记》云：“西宏城东有西强城，因山为名，可容四百余人”。西强城在西嵹山，即在所谓漒川之地。《魏书·吐谷浑传》也记有阿豺登西嵹山，观垫江源之事。则“西疆公”是被封于西强之地的爵号。又《宋书》云阿豺于谯纵乱蜀(405—413年)后，命敕来泥拓土至龙涸、平康。龙涸，在今四川松潘。平康，《元和郡县志》卷三二当州条有平康县，“显庆中，因古平康城置，在平康水西”。地在今四川黑水县芦花镇东北六十里。此外，《晋书·乞伏炽磐载记》还记：四一九年，西秦曾在弱水（今甘肃张掖河）南大破吐谷浑觅地。总之，从上述资料看，阿豺嗣位后，乘

---

①《晋书·乞伏炽磐载记》。
②此“塞上”，当指西秦南边塞之处，即今甘肃临潭以南。
③《晋书·乞伏炽磐载记》。
④《通鉴》卷一一八，晋安帝义熙十四年条。

西秦与北凉不断战争之机，又夺回了沙州、漒川旧地，并向西北扩展到弱水南，向南拓土至龙涸、平康。这正如《通鉴》卷一一八所记：“阿柴稍用兵侵并其傍小种，地方数千里，遂为强国。”

但是，当时西秦势力仍然十分强大。四一九年，炽磐遣征西将军乞伏孔子（一作“他子”）讨吐谷浑觅地于弱水南，大破之。觅地率众六千降，署为弱水护军[①]。阿豺为了保存实力，遂于四二一年（西秦建弘二年）遣使降西秦，炽磐“以阿柴为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安州牧、白兰王”[②]。安州，《通鉴》胡注云：“秦盖以吐谷浑之地为安州。”因原西秦已置沙州刺史，治乐都，后移治西平，故不用沙州刺史封号，事实上沙州已为吐谷浑所据。西秦沙州刺史仅只是虚衔而已。

为了抵抗北方的强敌西秦，阿豺即向南方的刘宋政权[③]遣使，企图借刘宋之力对抗西秦。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二月，阿豺遣使至宋，少帝“以阿豺为安西将军，沙州刺史、浇河公”[④]。这是吐谷浑与南朝通使之始，宋封阿豺为“浇河公”，说明此时吐谷浑又夺回浇河之地。阿豺未及拜受，至宋元嘉三年（426年），宋又加除命，阿豺正欲遣使时，因暴病而终，未及拜受。《魏书·吐谷浑传》记阿豺临终时召集子弟，对他们进行教训，文云：

> 阿豺有子二十人，纬代，长子也。阿豺又谓曰：“汝等各奉吾一支箭，将玩之地下”[⑤]。俄而命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支箭折之”。慕利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支箭折

---

① 《晋书·乞伏炽磐载记》。

② 按此事不见《晋书》记载，仅见于《通鉴》卷一一九，晋武帝永初二年条及《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八七《西秦》。

③ 按四二〇年，刘裕废东晋恭帝而自立，建宋政权。

④ 《宋书》卷四《少帝纪》。

⑤ 按《魏书·吐谷浑传》此句原为：“……折之地下”，《北史》、《册府元龟》均作“……将玩之地下”，前者误。

之”。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否？单者易折，众则难摧，戮力一心，然后社稷可固。”言终而死。

这个著名的“折箭遗教”，是阿豺告诫子弟们要团结一致，戮力同心，才能保住国家；可是，后来阿豺的子孙们并没有完全遵循这个遗教。

综上所述，吐谷浑自叶延建立政权起，到走向兴盛时期之前，大约经过了六代、九十七年的时间，这是吐谷浑逐渐发展的阶段。它处于今甘南、青海较为偏僻的地区，北部先后建有前凉、前秦、后凉、西秦、南凉、北凉等政权。这些政权相对说来比吐谷浑强大，但他们之间又是相互争伐，战争不断。这种情况就使这些政权既没有时间和力量完全灭亡吐谷浑，同时又不能坐视吐谷浑向北边扩张。这些政权中，与吐谷浑关系最密切的是西秦，从吐谷浑视罴至阿豺，西秦多次遣兵击败吐谷浑，限制其向北面发展。因此，吐谷浑北部边界时大时小，时而向西秦称臣纳贡，时而又独立自主，与西秦为敌。它的中心是逐步由东往西移，而且来回移动，没有完全固定的首府。这是与它早期游牧经济相适应的。尽管吐谷浑多次遭到西秦的打击，但在与西秦的斗争中，却逐渐发展壮大。到阿豺的后继者慕璝时，西秦衰亡，吐谷浑则日益强大，进入了它兴盛的时期。

第二节　吐谷浑国的兴盛及其与南北朝各政权的关系

一、吐谷浑国的勃兴

阿豺死后，吐谷浑由发展的时期进入了兴盛时期。它的兴盛固然是由于其内部政治、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因其长期与其它政权接触，大力吸收汉族先进文化的结果。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后面将专门论述。下面主要讲吐谷浑进入兴盛时期的标志之一，即其怎样在与西秦的斗争中，不断成长、壮大，从而走向兴盛的阶段。

慕璝于四二六年嗣位后，继承和发展了阿豺联合刘宋等政权以对抗西秦的策略，《魏书·吐谷浑传》说他"招集秦、凉亡业之人及羌戎杂夷众至五六百落，南通蜀、汉，北交凉州、赫连，部众转盛。"内云"众至五六百落"可能有误。史籍中的"落"，一般指游牧民族一个帐房（即一户）而言，故所记动辄就是几千落、几万落、几十万落。如《魏书》卷七《世祖纪下》记魏晋王伏罗击吐谷浑慕利延，利延从弟伏念等"率其部一万三千落内附"等。而上述慕璝仅"众至五六百落"，按此计算，则不可解。因此，或此"落"应指"部落"，或"百"为"万"之讹。"南通蜀、汉"，蜀、汉即指据有四川及长江中下游的刘宋政权。慕璝于宋元嘉六年即遣使至宋，受其封号，以后双方来往不绝。"北交凉州、赫连"，凉州指据河西的北凉沮渠蒙逊，赫连指据平凉的夏国赫连定。前云赫连定于胜光元年以慕璝为"河南王"，证明夏与吐谷浑是有交往的。这样，吐谷浑联合北凉、夏、刘宋

等政权，处于有利的地位。

此时，西秦因多年与北凉争战，四处讨伐，消耗了国内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从而走向衰弱。西秦建弘七年（426年），即慕璝嗣位的同一年，有“吐谷浑握逵等帅众二万落叛秦，奔昴川，附于吐谷浑王慕璝”。《通鉴》卷一二〇记此事后，胡注云：“史言乞伏兵势渐衰”。握逵，《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八七作“掘逵”。此人应即前引四一三年被炽磐破于渴浑川之吐谷浑“掘达”①。因西秦势衰，掘逵又叛西秦，率二万落之众降吐谷浑。过了两年(428年),吐谷浑又从西秦手中夺回浇河之地。《通鉴》卷一二一记其事云：“秦商州刺史领浇河太守姚濬叛，降河西，秦王炽磐以尚书焦嵩代濬，帅骑三千讨之。二月，嵩为吐谷浑元绪所执。”商州，胡注云：“晋时，张祚以敦煌郡为商州。时敦煌属河西，炽磐盖以濬遥领商州而守浇河也”。西秦何时又得浇河已不可考，唯西秦所委浇河太守焦嵩又为吐谷浑元绪（慕璝子）所执，则浇河一带复为吐谷浑所得。

同年，西秦乞伏炽磐死，其第二子暮末即位。史称暮末“政刑酷滥，内外崩离，部民多叛，人思乱矣”②。西秦的衰弱正好给予它的敌国北凉、吐谷浑以可乘之机。四二九年，北凉攻拔西秦西平郡，执太守麴承。接着又攻西秦，暮末被迫由枹罕迁保定连（在枹罕北）。北凉取枹罕后，遣兴国（蒙逊子）进攻定连，为暮末所败，兴国被俘。此时，吐谷浑慕璝遣弟没利延（即慕利延）率骑五千与北凉军队会合，为西秦辅国大将军段晖击败③。次年（430年），吐谷浑慕璝率众一万八千袭西秦定连，也为段

---

①按《晋书·乞伏炽磐载记》记作“掘达”，但此事《册府元龟》卷二三一僭伪部征伐条、《通鉴》卷一一六，均作“掘逵”，故掘逵、掘达、握逵均为一人。

② 《魏书》卷九九《乞伏国仁传》。

③ 《通鉴》卷一二一，宋文帝元嘉六年条。

晖击走[1]。不过，从这里可看出吐谷浑的势力已经扩展到西秦的中心一带。关于段晖其人，《魏书》卷五二《段承根传》记："父晖……乞伏炽磐以晖为辅国大将军、凉州刺史、御史大夫、西海侯。磐子暮末袭位，国政衰乱。晖父子奔吐谷浑慕璝，慕璝内附，晖与承根归国（北魏）"。从此也可知当时西秦衰弱，吐谷浑强盛的情况。段晖父子投吐谷浑当在四三〇年十月暮末为赫连定所灭的前后。

在北凉和吐谷浑的不断进逼之下[2]，西秦暮末就企图投靠北魏，以保存自身。四三〇年十月，暮末遣使至魏，魏许以平凉、安定（治今甘肃平凉东）作其封地。于是，暮末即焚所居之定连城，"毁宝器，帅户万五千，东如上邽（今甘肃天水）……夏主（赫连定）闻暮末将至，发兵拒之"。暮末退保南安（治今甘肃陇西）。《通鉴》卷一二一，记述上述事实后，又云："其（西秦）故地皆入于吐谷浑"。《宋书·吐谷浑传》亦云："慕璝前后屡遣军击，茂曼（即暮末）率部落东奔陇右，慕璝据有其地。"

次年（431年）初，赫连定因魏克平凉，率众西走，遣其叔韦伐帅众一万攻南安。时南安城内大饥，人相食，暮末部下多叛归夏。暮末走投无路，降赫连定，旋被杀，西秦亡。赫连定灭西秦后，势力有所增长，企图西灭北凉，据有河西。六月，赫连定拥西秦降户十余万口，自治城（今甘肃临夏西北黄河南岸）欲渡黄河击沮渠蒙逊，旋即遭到吐谷浑的袭击。《通鉴》卷一二二记此事最详，云：

吐谷浑王慕璝遣益州刺史慕利延、宁州刺史拾虔（树洛干子）帅骑三万，乘其半济，邀击之，执夏主定以归……

---

[1] 《通鉴》卷一二一，宋文帝元嘉六年条。

[2] 按暮末东徙上邽的原因，《通鉴》卷一二一云，是因"秦王暮末为河西（北凉）所逼。"而《宋书·吐谷浑传》，又云为"慕璝前后屡遣军击"。其实上述两种原因都存在。

通过这次战争，吐谷浑不仅巩固了他所占据的西秦故地，而且从赫连定那里掠夺到大批西秦和夏国的人口和财物，乞伏氏、赫连氏以后也成为吐谷浑的组成之一。这时，吐谷浑的疆域也大大地扩展了，其东北部达到了陇西一带。所以，北魏后来封慕璝为“西秦王”，刘宋先后又封其为“陇西王”、“河南王”。所谓“西秦”、“陇西”、“河南”原均为西秦领地，吐谷浑几乎是兼并了原西秦的主要地区。北魏太尉长孙嵩等在议答慕璝上表中说：“……塞外之人（吐谷浑），因时乘便，侵入秦、凉，未有经略拓境之勋，爵登上国，统秦、凉、河、沙四州之地，而云‘土不增廓’。比圣朝于弱周，而自同于五霸，无厌之情，其可极乎？”魏太武帝制也曰：“……西秦王（指慕璝）所收金城、枹罕、陇西之地，彼自取之，朕即与之，便是裂土，何须复廓。”可见，吐谷浑在西秦、夏、北魏的相互战争中，没有花费多大的气力和损失，就扩大了疆土。上述吐谷浑所统的“秦、凉、河、沙四州之地”，有点夸大。沙州（包括浇河）系吐谷浑原有地区。河州，西秦置，治枹罕，后又分置北河州，仍治枹罕①。上引魏太武帝制云，吐谷浑收枹罕、金城（西秦此郡属河州），则河州大部分为吐谷浑所据。凉州，西秦此州共六郡，其中大部分已在北凉统治之下，只有洽城一带为吐谷浑占有。秦州，西秦此州曾治南安，上引魏太武帝制曰，吐谷浑占有“陇西”，则秦州大部分为吐谷浑所有。即是说，当时吐谷浑统有沙州全部，河州、秦州大部分及凉州的一小部分。

由于西秦、夏国的灭亡，吐谷浑不仅大大扩展了统治的地域，而且获得了西秦、夏两国大量的人口和财物。从而，进入了它兴盛时期，成为西北地区举足轻重的强国。

①《十六国疆域志》卷十五《西秦》。

二、吐谷浑与北魏的关系

勃兴的吐谷浑国，是我国南北朝时期在西北的政权之一。由于它所处的位置及本身游牧经济为主的特点，势必与内地的其它政权发生密切的关系。这正是我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的基本特征。因此，作为我国古代西北民族的吐谷浑及其所建政权的历史，是同其与内地政权关系的历史息息相关的。在吐谷浑本身历史资料十分缺乏的情况下，吐谷浑兴衰史，实际上也就是它与内地政权的关系史。

与兴盛的吐谷浑国关系最密切的是北魏，两者最早发生关系是在慕璝擒夏赫连定之时。据《通鉴》卷一二二晋文帝元嘉八年（431年）八月记：

> 吐谷浑王慕璝遣侍郎谢太宁奉表于魏，请送赫连定。己丑，魏以慕璝为大将军、西秦王。

《魏书·吐谷浑传》记载则稍异，云："世祖时，慕璝始遣其侍郎谢大宁奉表归国，寻讨擒赫连定，送之京师。世祖嘉之，遣使者策拜慕璝为大将军、西秦王"。过去有人弄不清谢大宁出使的缘由[1]，如参照上引《通鉴》文，知《魏书》行文有误。谢大宁即谢太宁，其出使当为向北魏告捷，并请送赫连定入魏。因此才有魏加慕璝封号事。至于吐谷浑送赫连定入京师（平城），那是次年三月之事[2]，不应在封慕璝之前。

《魏书·吐谷浑传》还记载了当时慕璝的上表，以及北魏君臣的议论和答复。慕璝在表中，以擒献赫连定之功，向魏提出三点要求：（1）以其虽"俘禽僭逆，献捷王府"，但"爵秩虽崇

---

①松田寿男：《吐谷浑遣使考上》。

②《魏书》卷四《世祖纪上》。

而土不增廓，车旗既饰而财不周赏”，因而要求赏给土地和财物；（2）要求为赫连定所掠的原西秦流人，在魏境者追还故土；（3）要求将原西秦至魏使者乞佛（伏）日连、窟略寒、张华等三人放归，与家人团聚。以长孙嵩为首的议郎、博士二百七十九人在议答慕璝上表中说："前者有司处以为秦王荒外之君，本非政教所及，来则受之，去则不禁。皇威远被，西秦王慕义畏威，称臣纳贡，求受爵号。议者以为古者要荒之君，虽人土众广，而爵不拟华夏”。从这一段话中，可知北魏是以大国和华夏正统自居，把吐谷浑当成"荒服之国”。所以，他们认为对慕璝"加宠王官，乃越常分，容饰车旗，班同上国。至于缯絮多少，旧典所无，皆当临时以制丰寡”。他们用汉魏以来，汉族所建政权对象匈奴那样的"荒遐”之国的赏赐故事，斥责吐谷浑的要求是"无厌之情”。对于西秦流人的处理，则认为"今既称藩，四海咸泰，天下一家，可敕秦州送诣京师，随后遣还”。至于"所请乞佛三人，皆为宾国之使，来在王庭，国破家迁，即为臣妾，可勿听许”。太武帝拓跋焘最后制曰："公卿之议，未为失体。西秦王所收金城、枹罕、陇西之地，彼自取之，朕即与之，便是裂土，何须复廓。西秦款至，绵绢随使疏数增益之，非一匹而已”。这样，北魏基本上拒绝了吐谷浑慕璝的要求。此后，吐谷浑向北魏遣使大大减少。

至北魏太延二年（436年），慕璝死，弟慕利延立。次年，北魏遣使"策谥慕璝曰惠王。后拜慕利延镇西大将军、仪同三司，改封西平王，以慕璝子元绪为抚军将军”①。从这一些封号中，看出北魏对吐谷浑还是比较重视和优容的。封号中"改封西平王”一事值得注意。西平之地自西秦衰弱即为北凉所有。直到四三一年九月，北魏遣李顺使北凉，还敕封沮渠蒙逊为凉王，统

①《魏书·吐谷浑传》。

“武威、张掖、敦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七郡”①。可是，至此之后再未见史籍中提到北凉辖有西平郡，而四三七年北魏却改封吐谷浑慕利延为“西平王”。从西秦、夏、刘宋等政权对吐谷浑王的封号来看，均系实封，而非虚衔。因此，可以认为在此时吐谷浑的势力已经扩展到青海湖及西平一带。而居住于这一带的乙弗部鲜卑、契翰等最后并入吐谷浑的时间，也大致在四三一至四三七年之间。乙弗，又称“乙弗勿敌国”、“卑和虏”，原居漠北，后迁至屈海（今青海）一带。十六国时，先后为南凉、西秦、北凉所役属。又《北史》卷十三《文帝文皇后乙弗氏传》云：“其先世为吐谷浑渠帅，居青海，号青海王。凉州平，后之高祖莫瓌拥部落入附，拜定州刺史、西平公”。据此，知乙弗之为吐谷浑渠帅，是在北魏太武帝灭北凉（即439年）之前。莫瓌，即乙瓌，《魏书》卷四四有传，其所受封之“西平公”是虚衔，而慕璝改封的“西平王”是实封，西平之地即指青海一带。故上述结论基本是正确的。

至北魏太延五年（439年），魏太武帝率大军灭北凉，势力伸入河西。北凉乐都太守沮渠安周在魏军追击下，南奔吐谷浑。此时，吐谷浑慕利延惧魏军南下，因此率众西奔，逾沙漠②。“魏太武帝因吐谷浑有擒献赫连定之功，遣使抚慰，“慕利延乃还故地”③。至此以后，吐谷浑除受到魏凉州都将尉拨和安西将军尉眷的攻击，被俘几千人外④，两者的关系还是比较友好，但不甚密切。

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四四四年（北魏太平真君五年）。从这一年开始，由于北魏安定了河西，有时间和力量来对付南边的吐

①《通鉴》卷一二二，宋文帝元嘉八年条。

②《魏书·吐谷浑传》，《通鉴》卷一二三。此沙漠当指今柴达木盆地沙碛。

③《魏书·吐谷浑传》等。

④见《魏书》卷三十《尉拨传》，同书卷二十六《尉古真附眷传》。

谷浑。而吐谷浑自四三七年以来，很少向北魏"称臣纳贡"，相反却不断向北魏的敌国——刘宋遣使。因此，从四四四年始，北魏统治者先后发动了三次对吐谷浑的战争。

（1）四四四年吐谷浑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内争。慕利延兄子纬代（《宋书》作"辉伐"）惧慕利延害己，与魏使密谋，准备投归北魏。事觉，纬代被杀，其弟叱力延等八人奔北魏，要求魏出师讨吐谷浑。北魏封叱力延为归义王，并乘机遣晋王伏罗率高平（今宁夏固原）、凉州诸军击吐谷浑。伏罗大军先至乐都，不走大道，取间道直至大母桥。此桥位置，慕勒（Mole,G）撰《北魏至五代的吐谷浑》一书说在今乐都之西南①。佐藤长《西藏历史地理研究》一书则认为，"大母d'âimðu是蒙古语dam（联络）对应的吐谷浑语，大母桥Dam güür即联络桥的意思。它是联络黄河南北的重要地点"。因此，他认为大母桥应即《水经注》卷二所记吐谷浑所造的"河厉"桥，地在今青海循化县东清水河河口之东的临津关，对岸即白土城②。此说可信。魏军突然至大母桥，慕利延惊奔白兰，其兄子拾寅则走河曲③。"慕利延从弟伏念、长史鹌鸠梨、部大崇娥等率其部一万三千落内附"④。

次年四月，北魏企图灭亡吐谷浑，遣高凉王那等率军深入吐谷浑后方根据地白兰、阴平（今四川理藩县附近）；又命秦州刺史、天水公封敕文击慕利延兄子什归（拾归）于枹罕。这次分两路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可以看作是上一年对吐谷浑战争的继续。六月，封敕文率步骑七千从上邽出发，后因军少，魏廷又遣

①见该书第93、97页，1970年罗马版。

②见该书第217、223页等。

③《魏书》卷十八《晋王伏罗传》。又同书《吐谷浑传》"河曲"作"河西"；按当时河西已为魏所有，拾寅不可能走此地，作"河曲"（析支）是。

④《魏书》卷四《世祖纪下》；《北史》卷二《魏本纪》。

安远将军、广川公乙乌头等二军与敕文会于陇右。然后，大军从陇右西南至武始（今甘肃临洮），什归夜遁。八月，“敕文引军入枹罕，虏拾归妻子及其民户，分徙千家于上邽，留乌头守枹罕”①。高凉王那所率大军由乐都、西平至青海东南的曼头山（今青海共和西南）②。慕利延驱其部落西走白兰。故慕璝子被囊等为另一支魏军所追击，从白兰西北逃到今敦煌南的三危山，再向南折回到雪山③，最后为魏军所擒获，同时被擒的还有什归及原西秦炽磐子成龙等。慕利延则从白兰西渡流沙，到且末。然后南下至于阗，杀于阗王，“死者甚众”④。

从整个战役来看，北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一时灭亡了吐谷浑国。所以，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拓跋焘在给宋太祖刘义隆书中，夸口说：“……彼往日北通芮芮（柔然），西结赫连、蒙逊、吐谷浑，东连冯弘（北燕）、高丽。凡此数国，我皆灭之。”但事实上，吐谷浑领土辽阔，又是以游牧为生的部落国家，当魏军深入其地，他们可以带着牲畜和财物迁移到更远的地方；可是魏军一撤，他们又重返故地。所以，北魏这次大规模的

---

①见《魏书》卷五一《封敕文传》。

②黄佐长《西藏历史地理研究》第224页云：曼头山在青海南山山脉东端的巴勒衮岭（Balekun pass）。

③《魏书·世祖纪下》云被囊等“度三危，至雪山”。《通鉴》卷一二四胡注：“郦道元曰：三危山在敦煌县南”。又《元和郡县志》卷四十瓜州晋昌县（今甘肃安西东南）下云：“雪山在县南一百六十里，积雪不消，东南九十里，南连吐谷浑”。

④《魏书·吐谷浑传》后又云慕利延“南征罽宾（今克什米尔）”，从其次年返故地看，此事恐不确。又关于慕利延西入于阗事，日本大谷胜真、藤田丰八等引西藏所传《于阗国史》内，记有名为“Drug(Drug-gu)”之民族，曾侵入于阗，直至牛头山之南侧，寺院大半被焚，人民减少等。他们认为，这个Drug即吐谷浑慕利延（见大谷胜真：《关于吐谷浑的名称》，载《山下先生还历纪念东洋论文集》；藤田丰八：《吐谷浑与Drug(Drug-gu)》等）。山本达郎不同意上述意见，认为Drug-gu系指突厥或属突厥族的回纥（见其所撰《关于Drug-gu(Dru-gu Drug)》，载《东洋学报》第26卷第1号）。从敦煌出藏汉对译字书等资料来看，山本达郎意见较确。因此，不能将《于阗国史》内记之“Drug”比附为吐谷浑慕利延。

进攻，并没有灭亡吐谷浑。这正如后来魏臣们所议："……使晋王伏罗、高凉王那再征之，竟不能克"[1]。而《魏书·吐谷浑传》记慕利延入于阗后，又云"七年，遂还旧土"。此七年应指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即是说慕利延在于阗仅一年左右时间，就返归旧土。通过这次战争，北魏夺取了吐谷浑领有的枹罕之地。至此，吐谷浑与北魏的边界基本稳定下来，大致的走向是从祁连山以南至青海湖北，再由湖东南赤岭（今青海日月山）西南到浇河、枹罕以南。

慕利延返归后，害怕魏军再次进攻，遣使到刘宋，要求从龙涸入宋境避难。后北魏再没有向吐谷浑进攻，慕利延也未迁徙。四五二年（北魏正平二年）慕利延死，树洛干子拾寅立，"始居伏罗川"[2]。《通鉴》卷一二六胡注云："居伏罗川，犹未敢远离白兰之险也。"据佐藤长考证，伏罗川应即树洛干始居之莫何川。莫何，伏罗音近，又因《魏书·吐谷浑传》前未提到莫何川，所以至拾寅时云"始居伏罗川"[3]。又《南齐书》卷五九《河南传》云"其王治慕驾川"，驾为贺之讹，则伏罗川即莫何川，从树洛干以来均为吐谷浑之中心。《魏书·吐谷浑传》称"拾寅奉修贡职，受朝廷正朔，又受刘义隆封爵，号河南王。世祖遣使拜为镇西大将军、沙州刺史、西平王"。"后拾寅自恃险远，颇不恭命"，北魏也无可奈何，双方相安无事八年。

（2）至四六〇年（北魏和平元年），北魏向吐谷浑发动了第二次战争。这次战争的直接起因，《通鉴》卷一二九记载最详，云：

---

①②《魏书·吐谷浑传》。

③《西藏历史地理研究》，第215页。又有的人认为伏罗川应在今青海都兰南布伦吉尔河一带（见严耕望：《唐代河湟青海地区交通军镇图考》，载《新亚学报》第11卷上册，1974年）。

（五月）吐谷浑王拾寅两受宋、魏爵命，居止出入拟于王者，魏人忿之。定阳侯曹安表言："拾寅今保白兰，若分军出其左右，必走保南山，不过十日，人畜乏食，可一举而定。"

《魏书·吐谷浑传》亦记："高宗时，定阳侯曹安表拾寅今保白兰，多有金银、牛马，若击之，可以大获"。又说："臣昔为浇河戍将，与之相近，明其意势……"。总之，北魏发动这次战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掠夺吐谷浑的牲畜和财物。

六月，北魏依旧分兵两路：一路由阴平王新成等督统万、高平两镇军出南道，即由陇西、枹罕一线至西平；一路由南郡公李惠等督凉州诸军出北道，即由凉州东南至西平。八月，两路军会于西平，拾寅走保南山（青海湖南南山）。九月，魏军从浇河一带渡过黄河穷追，时军中大疾疫，遂还军，"获畜二十余万"①。这次战争，对北魏来说是得不偿失，魏文帝一怒之下，处罚了"淹留不进"、贻误战机的两个将军穆顗、和其奴②。此后，吐谷浑基本停止了向魏朝贡。

（3）四七〇年（北魏皇兴四年），北魏因"吐谷浑拾寅不供职贡"，遣上党王长孙观率军击之。四月，魏军与拾寅大战于曼头山，拾寅败走。"拾寅从弟豆勿来及其渠帅匹娄拔累等率所领降附"③。接着，拾寅即派别驾康盘龙入贡求和，北魏囚之④。以后，吐谷浑部内饥窘，寇掠浇河。北魏又于四七三年，复遣长孙观及广川公皮欢喜领凉州、枹罕、高平诸军击吐谷浑。这次战役，诸书记载很简约，只云魏军"入拾寅境，刍其秋稼，拾

---

①《魏书》卷五《高宗纪》；同书《吐谷浑传》。
②见《魏书》卷二七《穆崇附顗传》；同书卷四四《和其奴传》。
③《魏书》卷六《显祖纪》等。
④《魏书·吐谷浑传》；同书卷五一《皮豹子附喜传》。

寅害怖，遣子诣军，表求改过”。北魏“乃下诏切责之，征其任子”①。次年（474年），拾寅即遣子费斗斤入侍为质子，并献方物②。

自四七三年后，吐谷浑与北魏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交往密切的阶段。双方除了在边界上发生过几次小冲突之外，一直处于和平友好的状态。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北魏灭亡时为止，前后共约六十年时间。这一时期的特点主要是：

第一、这一时期吐谷浑与北魏的关系变得相当密切。据统计，见于《魏书·帝纪》中从四七三年至五三四年，仅吐谷浑向北魏遣使的次数就达五十六次，其中有一年遣使达三次之多③。吐谷浑的遣使，除了在政治上有表示“臣属”的意思之外，实际上是一种贸易关系。这仅是官方的遣使贸易，至于民间的贸易和往来那就更为频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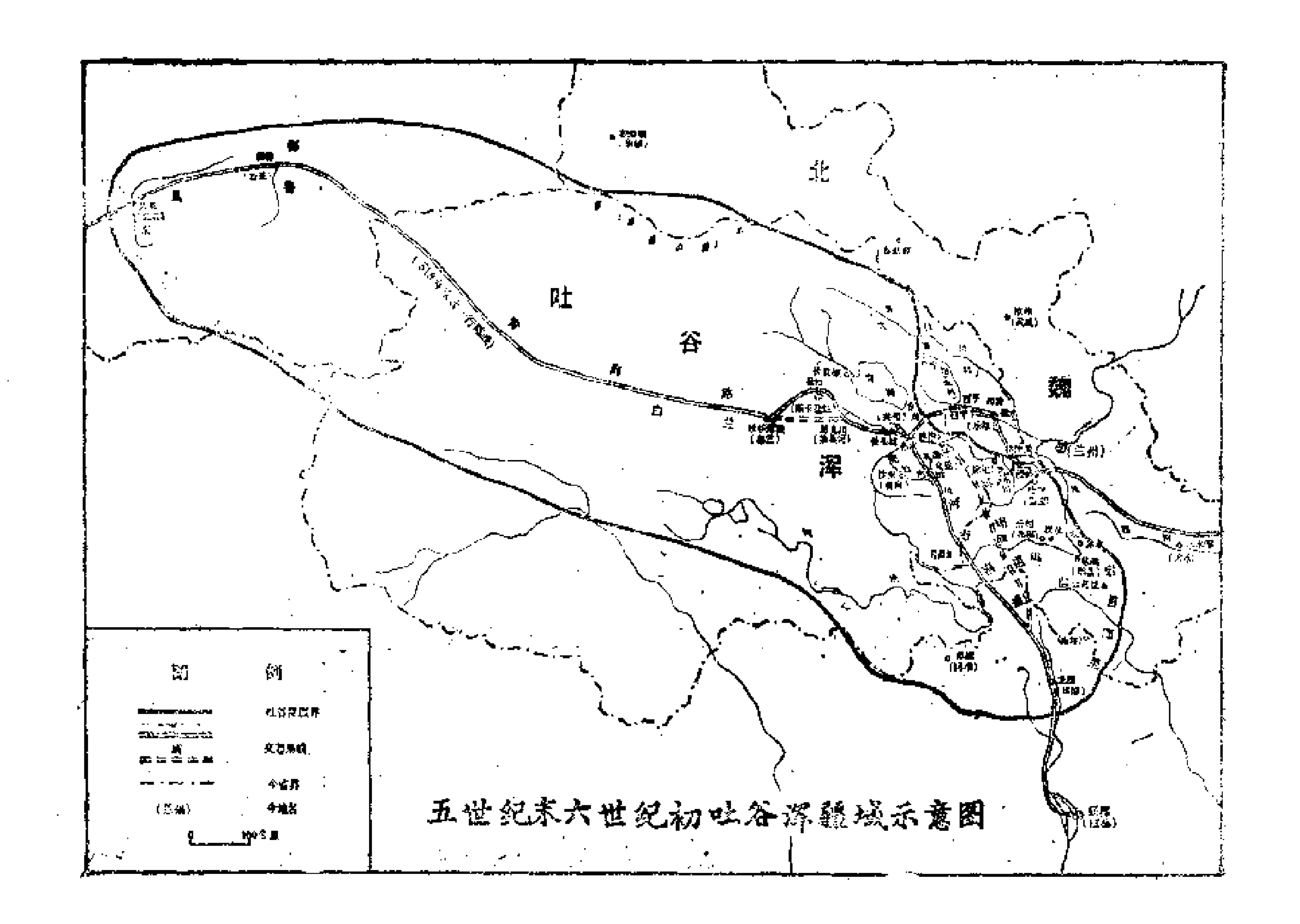
第二、在这六十年的和平交往时期中，虽然发生了几次冲突，但双方统治者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相互妥协，因而没有酿成较大规模的战争。如四七四——四七五年间，吐谷浑饥，又扰掠北魏边境，并遣将良利驻守洮阳（今甘肃临潭附近）。此地原为北魏枹罕镇将所辖，于是，北魏枹罕镇将杨钟葵致书拾寅责之。拾寅上表说：“奉诏听臣还旧土，故遣良利守洮阳，若不追前愿，求令洮阳贡其土物”。北魏献文帝因拾寅“辞旨恳切”，许之，“自是岁修朝贡”④。这样，一场可能引起的冲突避免了。又如四九一年（北魏太和十五年），北魏孝文帝欲招吐谷浑伏连筹（拾寅孙）入朝，伏连筹表称疾病，拒绝觐见，并修洮阳、泥

① 《魏书·吐谷浑传》；同书卷五一《皮豹子附传》。

②《魏书》卷七《高祖纪上》。

③见松田寿男《吐谷浑遣使考上》。但其统计中太和十五年有正月、二月、七月、九月四次，其中二月误，其实只有三次；又文中未统计永熙三年（534年）六月一次。这样一增一减，总数仍为五十六次。吐谷浑总共向北魏遣使六十一次（见后）。

④《魏书·吐谷浑传》。



五世纪末六世纪初吐谷浑疆域示意图

和城（即前述洪和），置戍守之。于是，北魏命枹罕镇将长孙百年攻拔洮阳、泥和二戍，“俘获三千余人”[①]。后孝文帝悉还所俘，伏连筹因此于次年遣世子贺虏头来朝[②]，魏“礼锡有加，拜伏连筹使持节、都督西垂诸军事、征西将军、领护西戎中郎将、西海郡开国公、吐谷浑王，麾旗章绶之饰皆备给之”[③]。

第三、由于与北魏的频繁交往，促使吐谷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得以迅速发展，从而进入了它鼎盛的阶段。拾寅死于四八一年（北魏太和五年），其子度易侯（《南齐书》作“易度侯”）立。四九〇年（北魏太和十四年）度易侯死，子伏连筹立。《魏书·吐谷浑传》云：

伏连筹内修职责，外并戎狄，塞表之中，号为强富。准拟天朝，树置官司，称制诸国，以自夸大。

可以说，吐谷浑在伏连筹时，达到了它鼎盛的时代。这从以下几件事实可以得到明证：

一是在伏连筹时，吐谷浑的势力向西一直伸入到今新疆的东部，统治了鄯善（今新疆若羌）、且末一带。他占据鄯善、且末的时间，据一些资料推测，至少在五〇八年之前[④]。五一八年（北魏神龟元年），北魏宋云、惠生一行经过鄯善时，见“今城（内主）是吐谷浑第二息（子）宁西将军，总部落三千，以御

---

①《魏书》卷七《高祖纪下》。同书《吐谷浑传》云：“执讯二千余人，又得妇女九百口”，共三千余人，与此同。唯《北史》卷三《魏本纪》曰：“俘获三万余人。”

②《魏书·高祖纪下》。

③《魏书·吐谷浑传》。

④《魏书》卷一〇三《高车传》记魏世宗给高车国诏书中，有“蠕蠕（柔然）、嚈哒，吐谷浑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犄角相接”一句，故知此时吐谷浑势力已达高昌以南的鄯善、且末之地。此诏据《魏书》卷八《世宗纪》，颁于永平元年(508年)。又黄文弼：《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一文云：吐谷浑兼并鄯善、且末，疑在魏文成帝兴安元年(452年)之后。（见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史学集刊》第5期，1947年12月）。

西胡”。并说原“其城自立王，为吐谷浑所吞”[①]。鄯善、且末之地自汉代以来就是中国内地入西域南道的重要交通要冲，著名的丝绸之路上的孔道。吐谷浑控制了青海及鄯善、且末等地，在发展中西交通上起了巨大的作用[②]。当时吐谷浑的疆域：“东至垒（叠）川，西邻于阗，北接高昌，东北通秦岭，方千余里”[③]。叠川，在今甘肃迭部县东南，《元和郡县志》卷三九叠州下云：“历秦汉魏晋，诸羌保据焉。至后魏，其地入吐谷浑”。北魏时，吐谷浑何时据有此地已不可考。“西邻于阗，北接高昌”，说明吐谷浑已据有鄯善、且末。“东北通秦岭”的秦岭，是广义的秦岭，大致指今岷山而言。

一是在北魏正光末，北魏因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日趋尖锐，而终于爆发了各地的大起义。五二三年（北魏正光四年），匈奴人破六韩拔陵在沃野镇（今内蒙乌拉特前旗苏独仑公社根场古城）首举义旗，接着北边六镇及西北各地纷纷响应。次年，在陇西、河右一带，四月有高平镇敕勒酋长胡琛的起义，六月又有秦州羌人莫折大提、莫折念生父子的起义等。这两次起义基本上阻断了北魏通河西的交通。此时，凉州幢帅于菩提、呼延雄等执刺史宋颖，响应莫折念生起义。宋颖密遣人求救于吐谷浑。九月，伏连筹遣兵至凉州，追杀于菩提。州人赵天安复推宋颖为刺史。十二月，莫折念生率军攻凉州，赵天安复执刺史响应。五二五（北魏孝昌元年），吐谷浑又出兵击赵天安，天安降，凉州复为魏所有[④]。同年，河州景进等又东引莫折念生攻河州，原刺史梁钊忧死，众推高徽行河州事。但景进势力仍然强大，高徽征兵于

①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五，范祥雍校注本，第252页。

②详见后。

③《梁书·河南传》，内叠川作垒川误。

④《魏书·吐谷浑传》，同书卷九《肃宗纪》等。

吐谷浑，吐谷浑出兵击败景进，景进奔秦州①。至五三四年（北魏永熙三年），北魏在河西的统治已崩溃，凉州刺史为民众所执，宕昌羌梁仚定乘机引吐谷浑攻金城（治今甘肃兰州西）。上述事实说明，北魏末期，在各地起义军的冲击下，北魏逐渐失去了对陇西、河西一带的控制，反而求助于强盛的吐谷浑，以镇压起义。至北魏灭亡前夕，吐谷浑就径直将势力伸入河西。

总观吐谷浑与北魏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即建立名义上的臣属关系和开始相互遣使的时期（431—444年）；北魏多次对吐谷浑发动战争及双方关系一度断绝时期（444—473年）；双方友好相处、来往频繁时期（473—534年）。虽然吐谷浑与北魏的关系有时战争，有时和好，但从总的方面来看，两者的关系还是密切的。从吐谷浑向北魏遣使次数之多，也可以得到明证。据现有资料统计，吐谷浑向北魏遣使共达六十一次②，远远超过西域或邻近北魏诸政权向北魏遣使的次数。同时，不论双方是处于战争时期或是处于和平交往时期，都从不同的方面加强了两者的关系。关于吐谷浑与北魏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相互影响等问题，下面将专门论述。现将因种种原因迁入魏境内的吐谷浑人与内地汉族融合的情况，作一介绍。

首先是因战争，使大批的吐谷浑人作为战俘或降附者入迁魏境，此种人数量最大。上述北魏对吐谷浑三次大规模战争中，被魏军俘获或降附的吐谷浑人，见于记载的就有一万四千余落，一落按五口计，则有七万人左右。这些被俘或降附北魏的吐谷浑人，除封敕文将枹罕的一千吐谷浑人迁至上邽外，其余的处置则

---

①《魏书》卷三二《高湖附孙徽传》。

②《吐谷浑遣使考上》统计的吐谷浑向魏遣使数为六十四，其中包括向东魏遣使六次，实际向北魏遣使只五十八次。还应加上延和元年三月遣赫连定一次，《魏书·吐谷浑传》记，太延五年（439年）慕利延遣使表谢一次，皇兴四年（470年）拾寅遣颉盘龙入使一次，总计为六十一次。

不见记载。这有两种可能：一是被迁入内地为人奴婢，以后逐渐融合到当地汉族之中；一是被置于西北沿边诸郡，与当地汉、氐、羌族人杂处，最后也融合到汉族之中。

另一种情况是，吐谷浑贵族投降北魏，在北魏政权里任职，定居于京师或其它地区。见于文献、碑铭的主要有以下几支：

北魏灭北凉时，有原吐谷浑渠帅乙弗莫瓌（乙瓌）拥部落降北魏，魏封瓌为定州刺史、西平公，尚上谷公主，后又封为王。此族深得魏室的信任和重用，"自莫瓌后，三世尚公主，女乃多为王妃"。上述西魏文帝乙弗氏即瓌孙女①。这一支源属乙弗鲜卑的吐谷浑人，后来也随北魏统治阶级一起汉化了。

又洛阳出土的《魏故直寝奉车都尉汶山侯吐谷浑玑墓志》云：玑"先吐谷浑国主柴（即阿柴）之曾孙。祖头颓，率众归朝，蒙赐公爵。父豊浑袭，显著魏邦，除宁西将军、长安镇将，又迁使持节平南将军、洛州刺史……"。据志文，知吐谷浑玑曾祖是阿柴，祖头颓不见他书记载，当与纬代同辈。按《魏书·吐谷浑传》记：四四四年慕利延杀纬代，"纬代弟叱力延等八人逃归京师"，头颓可能即八人中的一个。志云玑"处武怀文，博畅群籍"，"善文艺，爱琴书"，又云其"河南洛阳人也"②。可见，到玑时，此族人已汉化，连籍贯也改作洛阳人，而玑本人俨然是一位汉族士大夫了。上述头颓兄弟叱力延等投魏后，魏封叱力延为归义王，他们的情况大致与头颓相似。此外，还有一些吐谷浑别部内附于魏的，如四六九年（北魏皇兴三年）有"吐谷浑别帅白杨提度汗率户内附"③。四七三年，又有"吐谷浑部内羌民钟岂、渴干等二千三百户内附"④。他们入魏后的情况不明。

①《魏书》卷四四《乙瓌传》；《北史·后妃传上》《文帝文皇后乙弗氏》。
②志文见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二二〇。
③《魏书》卷六《显祖纪》。
④《魏书》卷七《高祖纪上》。

还有一些吐谷浑王族以“质子”的身份入居北魏京师，以后就留于该地，随北魏统治阶级一起汉化了。最突出的例子是吐谷浑费斗斤。如上述四七四年拾寅遣子费斗斤入侍为质，《魏书·吐谷浑传》记此事后又云“显祖寻遣斤还”。据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七一《魏故武昌王妃吐谷浑氏墓志铭》记：“妃吐谷浑国主胄胤，安西将军、永安王斤之孙，安北将军、永安王仁之长女，太尉公、三老录尚书、东阳王之外孙。”志所云之“斤”，即费斗斤，其为质子居京师，被封为“安西将军、永安王”，其子吐谷浑仁尚东阳王元丕女，仁长女即武昌王元鉴妃。这样，上引《魏书·吐谷浑传》一句，或记有误，或显祖曾遣斤返吐谷浑，后斤又返魏京师居住。斤一族与魏宗室联姻，后也随之汉化。

最后，还有一些姓吐谷浑氏的贵族任北魏的官吏，这些人怎样入居魏不明。见于文献和碑铭的有：“相州刺史、西平郡王吐谷浑权”①、“白兰王吐谷浑翼世”②、“威远将军、司马吐谷浑珂”③等。

总之，在北魏境内居住的吐谷浑人是相当多的。在《魏书·官氏志》中，至少可查出四个与吐谷浑有关的姓氏，即吐谷浑氏（依旧吐谷浑氏）、谷浑氏（后改浑氏）、匹娄氏（后改娄氏）、树洛干氏（后改树氏）④。这些入居魏境的吐谷浑人最后均同入主中原、建立北魏的拓跋鲜卑一样，先后融合到汉族之中。

---

① 《魏书》卷五《高宗纪》。

② 同上卷七《高祖纪上》。

③ 张维：《陇右金石录补》卷一，《北魏嵩显寺碑阴》。

④ 参见姚薇元：《北朝胡姓考》。

三、吐谷浑与东、西魏，北齐、北周的关系

吐谷浑国在伏连筹在位时，达到了它鼎盛时代。到北魏后期，秦州莫折念生起义之后，"关徼不通"，吐谷浑对魏的"朝贡遂绝"。所以，从此北朝史籍不见有吐谷浑情况的记载。《魏书·吐谷浑传》在记述上引一句话后又云：

> 伏连筹死，子夸吕立，始自号为可汗，居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

关于伏连筹的卒年，《通鉴》等书记载含混，仅《梁书·河南传》所记较详：

> 筹死，子呵罗真立。大通三年（529年），诏以为宁西将军、护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

大通三年封呵罗真一事，又见《梁书》卷二《武帝纪下》，且云封阿罗真(即呵罗真)为"河南王"。据此知伏连筹大约死于呵罗真继立、受封的同一年，即五二九年左右，而且继立者非夸吕。

同书卷三《武帝纪下》记：

> （中大通二年四月）壬申，以河南王佛辅为宁西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

又记：

> （中大通六年）三月己亥，以行河南王可沓振为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这样，《梁书》所记伏连筹后吐谷浑世系，明显与北朝史籍记载不同。如何解释这个问题呢？有人认为，夸吕即呵罗真[1]。有的人用夸吕与呵罗真、佛辅、可沓振并存，而呵罗真等仅据有吐谷浑一部分，且为梁封王爵者[2]。这两种看法均有疑问：若夸吕即

---

①见前引大谷胜真：《关于吐谷浑的名称》。

②户口茂喜：《吐谷浑的西藏名称中国史传》，又青海省志编纂委员会：《青海历史纪要》，第18页，也有类似的说法。

呵罗真。那么河南王佛辅、可沓振又作何解释？若呵罗真等仅是吐谷浑的一部分，割据为王者，那么《梁书》中记梁朝就不会封之为"河南王"，封爵官号也不会与从前吐谷浑王封号相同；而且如果夸吕当时在位，梁代史籍中也一定会有所反映。

我以为，根据上述莫折念生起义后，吐谷浑与北魏"关徼不通，贡献遂绝"的情况，知北朝史籍对吐谷浑这段时期情况没有什么记载，是因为情况不明。相反，吐谷浑这时与南朝的梁政权关系密切，《梁书》的记载是可信的。同时，北朝史籍记吐谷浑与东、西魏恢复遣使关系，是在大统初（535年左右），且云夸吕立，这些都在可沓振嗣位之后。因此，伏连筹死后，嗣位的是呵罗真，次年呵罗真死，子佛辅立。过了四年，可沓振立。不久（即大统初）夸吕才嗣位。也只有到了此时，吐谷浑又开始与东、西魏交往，北朝史籍才重新有了关于吐谷浑的记载。上述事实说明伏连筹死后，吐谷浑王位变动频繁，国内也不安定，至夸吕嗣位后方走向正轨，具体情况已不可得知。

夸吕嗣位后，正式称"可汗"。按可汗一词，在鲜卑部落中早已存在。《魏书》、《宋书》的《吐谷浑传》里，记吐谷浑从辽东往阴山迁徙途中，其弟若洛廆遣长史乙那楼冯追还，乙那楼称吐谷浑为"可寒"或"可汗"；以后树洛干也自号"戊寅可汗"。《宋书》云"可寒"为"官家"之意。则那时鲜卑族所称之"可汗"，仅有"官家"、"首领"的意思。到五世纪初，兴起于漠北的柔然社仑自号"丘豆伐可汗"①。从此，"可汗"一词就变成了对"君主"、"皇帝"的称号，以后突厥、回纥、蒙古等国主均袭用此号。《魏书·吐谷浑传》云夸吕"始自号为可汗"，可能也是受柔然的影响，开始把"可汗"的称号，作为皇帝的另一称呼，故云"始自号为可汗"。夸吕并由原中心伏罗川

①《魏书》卷一〇三《蠕蠕传》。

（即莫何川）迁至青海西十五里的伏俟城（今青海共和县铁卜卡古城），即是说其中心又向西移动。

就在夸吕嗣位前约一年（534年），北魏分裂，整个北方形成为东、西魏分立的局面。吐谷浑与西魏邻近，自然两者关系较为密切。西魏乃至于以后的北周，与吐谷浑因争夺土地和财物，矛盾比较尖锐，双方基本上处于敌对状态中，战争频繁。而吐谷浑为了保存自己，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与西魏的强敌东魏及以后的北齐和好，多次遣使朝贡，相互通婚。这种微妙的关系就决定了吐谷浑与北方两大政权关系的基本特点。

吐谷浑与东魏开始发生关系，大致是在东魏孝静帝兴和年间。《北史》卷九六《吐谷浑传》云：

> 兴和中，齐神武（高欢）作相，招怀荒远，蠕蠕既附于国，夸吕遣使致敬。

据同书《蠕蠕传》记，柔然在兴和年间最早一次遣使是在兴和二年（540年）春，其使龙无驹至东魏。则吐谷浑使当于此年随柔然使至东魏。《通鉴》卷一五八更明确地说：“是岁（540年），（吐谷浑）始遣使假道柔然，聘于东魏。”当时，高欢欲联合吐谷浑抗西魏，故“喻以大义，征其朝贡”。于是，夸吕“乃遣使人赵吐骨真假道蠕蠕，频来东魏”①。见于记载的有兴和四年（542年），武定元年（543年）、二年、三年等②。并且吐谷浑夸吕于武定三年以其从妹嫁与东魏孝静帝，帝以为容华嫔③。夸吕又向东魏请婚，东魏以济南王元匡孙女广乐公主妻之④。以后，在武定六年（548年）、七年，吐谷浑均遣使至东魏。

到五五〇年，高欢第二子高洋篡夺东魏政权，改国号为齐，

---

①《北史·吐谷浑传》。
②《魏书》卷十二《孝静帝纪》。
③同上。
④《北史·吐谷浑传》。

建元天保，史称"北齐"。同年十月，吐谷浑即遣使至北齐。接着天保二年（551年）①、天保四年（553年）均有吐谷浑使者至北齐②。至此以后，文献记载阙如，两者关系不明。

总之，东魏、北齐为了联合吐谷浑，共同对付西魏、北周，并通过吐谷浑与西方贸易，而加强与吐谷浑的联系。在前期，双方使者来往不绝，而且王室相互通婚。但因西魏及后来的北周的阻扰，双方使者、商人一般只有绕道柔然和横穿西魏、北周控制的河西走廊，路途遥远、艰险；因此双方虽有加强联系、相互交往的愿望，但终受一定的限制。

吐谷浑与西魏发生关系在大统初。先是西魏丞相宇文泰遣仪同潘濬使吐谷浑，目的是制止吐谷浑对河西、陇右等地的寇掠。于是，夸吕向西魏遣使献能舞马及牛羊等，"然寇抄不已，缘边多被其害"③。关于大统年间，吐谷浑攻掠西魏沿边的情况，可考的有两次：

一次是在大统八年（542年）。《北史》卷六四《柳虯附桧传》云：

> （柳虯弟）桧字季华……八年，拜湟河郡守，仍典军事。……吐谷浑入寇郡境，时桧兵少，人怀忧惧，桧抚而勉之，众心乃安。因率数十人先击之，浑人溃乱，余众乘之，遂大败而走。……时吐谷浑强盛，数侵疆场，自桧镇鄯州，屡战必破之。数年之后，不敢为寇。

所云湟河郡，应即西魏鄯州所属郡县之一，地在今青海贵德与循化之间。从战斗规模来看，桧所用兵力甚少，估计吐谷浑也是一般地骚扰。值得注意的是，内云"时吐谷浑强盛，数侵疆场"一句，反映了西魏初，吐谷浑乘西魏没有巩固在河陇一带统治的时

①《册府元龟》卷九六九外臣部，朝贡二。
②《周书》卷二八《史宁传》。
③《北史·吐谷浑传》。

机，攻掠西魏边境的情况。

另一次是在大统十四年（548年）左右。《周书》卷三九《王子直传》云：

> 王子直字孝正……吐谷浑寇西平，以子直兼尚书兵部郎中，出陇右经略之，大破浑众于长宁川，浑贼遁走。十五年，进车骑将军……

王子直因击吐谷浑有功，十五年进车骑将军，则其击败吐谷浑约当在十四年左右。长宁川，《水经注》卷二《河水》云："湟水又东，长宁川水注之。……"则长宁川应即今流入西宁北湟水的北川河。

到西魏废帝二年（553年），西魏逐渐巩固了河陇地区的统治；并且占据了今四川，置益州（治今成都），切断了吐谷浑与南朝的交通。同年，宇文泰勒大军三万西逾陇山，渡金城河（今兰州一段黄河），至姑臧。吐谷浑夸吕振惧，遣使称臣纳贡①。西魏凉州刺史史宁也于此年在凉州西赤泉俘虏吐谷浑由北齐返回的使者、商胡等②。过了两年（555年），因羌东念姐与吐谷浑联合，"每为边患"，西魏遣大将军豆卢宁、于寔等击败吐谷浑③。

五五六年（西魏恭帝三年），当时兴起于金山（今阿尔泰山）的突厥已灭亡了柔然，统治了整个漠北地区。突厥可汗俟斤（即木杆可汗）欲假道西魏的凉州，南下掠夺吐谷浑。西魏统治者对此当然表示支持，即遣史宁率骑随突厥木杆可汗同行。他们进至番禾（今甘肃永昌），欲分兵会于青海。长期任凉州刺史的史宁对吐谷浑的情况是十分熟悉的，他向木杆可汗建议说："树敦、贺真二城，是吐浑巢穴。今若拔其本根，余种自然离散，此上

---

①《周书》卷二《文帝纪下》

②《周书》卷二八《史宁传》，内云此事在废帝三年，误。

③《周书》卷十五《于谨附子寔传》。

策也”。木杆可汗采纳了这个建议，即分兵两路：一路由史宁率领，从西宁向西南攻树敦；一路由木杆率领，从北道至贺真。树敦城的位置，大致在青海东南曼头山附近①，也有的学者认为，树敦城即赤水（今青海共和或曲沟）②。贺真城的位置，在青海西南、今茶卡盐池附近③。史宁至树敦时，夸吕已逃奔贺真，留其征南王及数千人固守。宁攻拔其城，俘获男女、财宝，生擒征南王。后又破吐谷浑贺罗拔王，“俘斩万计，获杂畜数万头”。木杆可汗从北道（即从番禾经扁都口，到青海湖北绕至西南茶卡盐池附近的贺真城）也破贺真城，虏夸吕妻及珍宝无数。史宁军至青海，与木杆可汗会合，并将所获人口、财宝尽遗突厥④。

吐谷浑虽遭到突厥、西魏的联合进攻，但当木杆、史宁军撤回后，他们重返故地，很快恢复了所受的创伤，又不断骚扰西魏的边境。五五七年，宇文泰第三子宇文觉废西魏恭帝自立，改国号为周，史称北周。就在这年，吐谷浑遣军攻河右，凉、鄯、河三州咸被攻围，旋退去⑤。过了两年（559年），吐谷浑又攻凉州，刺史是云宝战死⑥。在这种情况下，周明帝宇文毓下了决心，遣大司马、博陵公贺兰祥率宇文贵、于谨等击吐谷浑，明帝亲自常服乘马入太庙，进授大将；贺兰祥并发檄文，文首称：“彼国世在西垂，作藩于魏。值中原政敌，遂阻皇风，首鼠两端，伺我边隙。先皇含垢藏疾，仍存聘享，欲睦之以邻好，申之以婚姻⑦。彼国包藏祸心，屡违盟约，外结仇雠，自贻近患，是故往

①《隋书》卷八三《吐谷浑传》云：吐谷浑“悉发国中兵，自曼头至于树敦……”，则树敦在曼头山一带。

②佐藤长：《西藏历史地理研究》第212—213页。

③同上书第219页云：贺真，即是吐谷浑四大戍之一的屈真川，地在今流入茶卡盐池的惠渠（大非川）。

④以上均引自《周书·史宁传》。

⑤见《周书》卷三十《于翼传》。

⑥《周书》卷十九《宇文贵附是云宝传》。

⑦此云西魏与吐谷浑通婚，不见其它资料记载。

年致突厥之师也。自尔迄今，蜂虿弥毒，入我姑臧，俘我河县，芟夷我菽麦，虔刘我苍生……”[①]。这些指责出自北周统治者之手，自然有一些污蔑和不实之处，但可从另一个方面了解两者的关系。

夸吕遣其广定王、钟留王等迎战北周军队，为贺兰祥等击破，广定王等遁走。贺兰祥军遂攻拔吐谷浑洮阳、洪和二城，后于此地置洮州[②]。从此可知，战争主要是在河州以西进行，北周大军可能是从陇西西南至河州枹罕，再攻洮阳、洪和。北周这次兴师动众，仅攻拔洮阳、洪和后即撤兵，并没有再深入吐谷浑境内，原因不明。

以后，吐谷浑有所收敛，于北周保定元年（561年）、二年、五年正月、十月，四次向北周遣使朝贡[③]。其中保定二年，吐谷浑夸吕还与北周使者王庆共同讨论分理疆界及和好之事[④]。可是，也不放过攻掠北周边境的机会。如保定四年（564年），吐谷浑暗与宕昌羌相通，攻掠北周边境，周遣大将军田弘击之，“获其二十五王，拔其七十六栅”[⑤]。次年，宕昌羌复引吐谷浑数千骑入掠，为周洮州总管击败，后“不敢犯塞”[⑥]。至五六六年（北周天和元年），吐谷浑龙涸王莫昌率户降北周，周以其地为扶州（治龙涸）[⑦]。这样，北周的疆界从蜀地向西扩展，取吐谷浑的洮阳、洪和及龙涸等地，置洮州、扶州。以后，吐谷浑一面仍向

---

①《周书》卷二十《贺兰祥传》。

②见《周书》卷二十《贺兰祥传》。又北周置洮州在保定元年二月（见《周书》卷五《武帝纪上》）。

③《周书·武帝纪上》，同书卷三三《王庆传》。又《周书·吐谷浑传》云：“保定中，夸吕前后三辈遣使献方物”，盖未记保定二年随王庆至北周使一次。

④《周书·王庆传》。

⑤《周书》卷二七《田弘传》；《陇右金石录》卷一《田弘神道碑》等。

⑥《周书》卷二五《李贤传》。据同书卷四九《宕昌传》记此事为保定四年，今从《李贤传》。

⑦《周书》卷五《武帝纪上》。

北周遣使称臣，一面又骚扰它的边境①。

北周建德五年(576年)，吐谷浑国内大乱（具体情况不详），周武帝宇文邕乘机派皇太子宇文赟率各路军西征吐谷浑。滕王逌率军先入吐谷浑境，离伏俟城二百余里时，逌遣刘雄先至城东举火，接应大军。吐谷浑洮王率七百余骑与刘雄战，败走②。时夸吕已遁逃，北周军占据伏俟城。撤军时，大将伊娄穆殿后，为吐谷浑所困，赖刘雄军至，始解围而返③。由此可知，北周发动的这次战争收效不大。以后，吐谷浑仍然一面遣使，一面寇边④。五七八年（北周宣政元年），吐谷浑赵王他娄屯降周⑤，“自是朝贡遂绝”⑥。

总观吐谷浑与西魏北周的关系，一方面是兴盛的吐谷浑经常攻掠西魏、北周的边境，另一方面是西魏、北周多次遣军进攻吐谷浑；双方处于敌对状态的时间相对来说较长。但是，也应看到双方和平交往也是频繁的，据文献记载，在西魏、北周存在的四十七年中，吐谷浑遣使共有九次。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视为吐谷浑与北魏关系的继续。

特别应指出的是，西魏、北周除了取吐谷浑洮阳、洪和及龙涸等地，分置洮州、扶州而外，还夺取一些原属吐谷浑土地，设置州郡，即有廓州、覃州、芳州、叠州、宕州和邓州。

廓州　《隋书·地理志》浇河郡条下云：“后周武帝逐吐谷浑，以置廓州总管府”。又《元和郡县志》卷三九记：“……周

①北周天和元年至建德五年中，吐谷浑于天和二年遣使（《周书·武帝纪上》），建德二年(573年)，“频寇河西”（《隋书》卷二三《五行志》）。

②《周书》卷二九《刘雄传》。

③《周书·刘雄传》；同书卷二九《伊娄穆传》。

④如建德七年正月，吐谷浑寇边（《隋书》卷二五《五行志》下），九月、十二月，吐谷浑遣使献方物（《周书·武帝纪下》）。

⑤《周书·武帝纪下》。

⑥《周书·吐谷浑传》。

建德五年，于今廓州理西南达化县界浇河故城置廓州，盖以开廓边境为名"。则北周廓州治浇河故城(贵德附近)。但此地早为北魏所有，置浇河戍，又未见后为吐谷浑所据，云周武帝置廓州，令人费解。《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五引周《地图记》云："湟河郡，后魏太平真君六年（445年）置洮河郡，属鄯州。至后周建德五年，西逐吐谷浑，又得河南地，置廓州，取廓清之义为名"。如此，则知浇河一带一直为北魏、西魏、北周所有，至建德五年皇太子西征吐谷浑，又扩黄河以南地，置廓州，治浇河故城。

覃州　《隋书·地理志》汶山郡通轨下云："后周置县及覃州，并覃川、荣乡二郡。……有甘松山。"《太平御览》卷一六六当州下引《周书》云："天和元年（566年），雁门公纥干略于此，讨浑胡（指吐谷浑），因置同昌郡。"《太平寰宇记》卷八十当州条亦记："后周天和元年，雁门公纥干略于此，讨浑胡，因置同昌郡。寻又改为覃川郡"。纥干即指田弘，赐姓纥干氏，孝闵帝即位，进爵雁门郡公①。其在保定四年大破吐谷浑及宕昌（见前），置同昌郡当于此后两年事。后周何时于覃川等郡置覃州，已不可考。覃州治通轨，在今四川黑水附近，境内有甘松山，则此地早为吐谷浑所有，至此失去。

芳州　《周书》卷六《武帝纪》云：建德六年（577年)六月于"甘松防置芳州"。又《元和郡县志》卷三九芳州条云："……秦汉及魏晋皆羌所居。至后魏吐谷浑入侵据焉。周明帝武成中，西逐诸戎，始有其地，乃于三交口筑城，置甘松防。武帝建德中，改为芳州，领恒香、深泉二郡"。内云后魏时吐谷浑据此地，不可考。但芳州之地有甘松山，地当在覃州北，今甘肃迭部东南、四川若尔盖之北。此地如前述，早为吐谷浑所有。北周武成元年，贺兰祥等击吐谷浑时，占据此地，设甘松防。建德六年改为芳州，治封德，今甘肃迭部东南。

①《周书》卷二七《田弘传》等。

叠州　《隋书·地理志》临洮郡下叠川条云："后周置叠州、叠川县。……有洮水、流（应为'白'）水"。又《元和郡县志》卷三九云："至后魏其地入吐谷浑。周武帝建德六年西逐诸戎，始统有其地，乃置叠州，盖取山川重叠为义"。前引《梁书·河南传》云吐谷浑"东至疊（叠）川"，知此地北魏时已为吐谷浑所有。北周建德五年，太子宇文赟西征吐谷浑时，为北周所据，次年于此置叠州，治叠川，在今甘肃迭部附近。

宕州　此地原为吐谷浑控制下宕昌羌地，北周保定四——五年田弘击灭宕昌，天和元年(566年)置宕州(治今甘肃宕昌)①。

邓州　此地原为吐谷浑控制下的邓至羌地，西魏废帝前元年（552年），逐吐谷浑而置宁州，后改邓州（治今四川南坪）②。

以上六州之地皆在吐谷浑东南，今青海、甘南及四川阿坝境内。吐谷浑失去这些地区后，基本上就再也没有收复回来。

四、吐谷浑与南朝及其它邻近政权的关系

公元四二〇年，在黄河、淮河以南建国的东晋政权，为刘裕所夺取，建立宋政权。而此时，北方的北魏基本上统一了北方，与刘宋对峙。刘宋建立后不久，即与西北的吐谷浑发生关系。当时，吐谷浑正是阿豺在位，他兼并氐、羌，拓土至龙涸、平康，与刘宋西边的益州相接。从龙涸沿岷江而下，就可达刘宋蜀郡的中心成都。四二三年（宋景平元年），阿豺遣使到刘宋，献方物。遣使的动机，据《魏书·吐谷浑传》的记载，是因阿豺登西强山，观垫江（今白龙江）源，因感而发，说："水尚知有归，吾虽塞表小国，而独无所归乎？"他似乎是把东晋、刘宋作为华夏正宗，这种思想与其父视罴、兄树洛干是一致的③。刘宋政权

①、②详见前述。
③见《晋书·吐谷浑传》。

即以“慕义可嘉，宜有宠任”，封阿豺“可督塞表诸军事、安西将军、沙州刺史、浇河公”①。时吐谷浑为西秦所逼，中心在沙州，故号沙州刺史，仅封为“公”，不为“王”。后因阿豺于元嘉三年暴卒，未及拜受。六年（429年），慕璝嗣立后不久，即遣使刘宋，要求“更授章策”。次年（430年），刘宋即以慕璝为“可督塞诸军事、征西将军、沙州刺史、陇西公”②。则此时，慕璝已占有西秦陇西部分地，故封之为“陇西公”。

至四三一年，西秦灭亡，吐谷浑基本上据其故地，而且击灭夏国赫连定。翌年，慕璝一面送赫连定至北魏，一面遣司马赵叙向刘宋朝献，并告捷。刘宋加封慕璝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领护羌校尉，进爵陇西王”③。吐谷浑这种向南北两大政权均遣使称臣，接受封号的行动，是地处西北、较为弱小的政权一贯采取的政策，如西秦、北凉皆如此。这种政策是他们处两大政权之间，为了自身的存在和从两大政权那里获得更多的利益而采取的。刘宋不仅对慕璝加官进爵，而且还以其弟慕利延为平东将军，树洛干子拾寅为平北将军，阿豺子纬代为镇军将军。由于慕璝击溃了夏国赫连定，俘获甚众，故刘宋要求慕璝遣还四一八年（东晋义熙十四年）在长安为夏赫连勃勃所俘的东晋将士。“慕璝遣送朱昕之等五十五户，一百五十四人”④。此后，双方关系更加友好和密切。

四三六年慕璝卒，子慕利延立。过了两年，刘宋政权即拜慕利延为镇西大将军、秦、河二州刺史、陇西王⑤。四三九年改封河南王，并以慕利延长子繁昵为抚军将军、嫡子琰为左将军、河

---

①《宋书·鲜卑吐谷浑传》。
②、③《宋书·鲜卑吐谷浑传》。
④《宋书·鲜卑吐谷浑传》，《通鉴》卷一二二，元嘉九年条。
⑤《宋书》卷五《文帝纪》。

南王世子，拾寅为平西将军①。至四四五年，北魏击慕利延，慕利延西逃至于阗，次年返故土，惧魏军再至，于四五〇年（宋元嘉二十七年）向宋遣使上表，请求保护。表云："……若不自固者，欲率部曲入龙涸、越嶲门。"《宋书·鲜卑吐谷浑传》记此事后，又云：宋太祖"赐以牵车，若虏（吐谷浑）至不自立，听入越嶲"。则越嶲门或在越嶲郡（治今四川西昌东）北。看来慕利延已下决心，若北魏军再次进攻，他将率部从龙涸南下，依附刘宋，至越嶲一带定居。后魏军未至，慕利延也未迁徙。

四五二年慕利延卒，树洛干子拾寅立，刘宋按惯例封拾寅为安西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宋书·鲜卑吐谷浑传》记此事后，又云："拾寅东破索虏，加开府仪同三司"。按《宋书》卷六《孝武帝纪》云加封拾寅"开府仪同三司"，进号镇西大将军，是在元嘉三十年（453 年）。则拾寅东破索虏（北魏）当于此年之前。但此事不见其它史籍记载，详情不知。

以后，拾寅多次遣使向刘宋朝贡。其中大明五年（461年），吐谷浑遣使"献善舞马、四角羊。皇太子、王公以下上舞马歌者二十七首"②。《宋书》卷八五《谢庄传》里，记载了庄为吐谷浑所献舞马而作的赋。宋孝武帝"又使庄作舞马歌，令乐府歌之"。吐谷浑所在的青海地区历来是我国产善马的地方之一，历史上著名的"青海骢"就是吐谷浑人培育出来的良种马。吐谷浑献舞马一事，不禁使人联想到后来唐玄宗训练舞马，并在大的"宴设酺会"表演舞马节目的情况来。唐诗中也有不少描写舞马的诗篇。一九七〇年十月在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的两瓮窖藏文物中，有舞马衔杯皮囊式银壶一件，壶正反两面均有屈膝衔杯的舞马形象③。唐代诗人李商隐的《思贤顿》诗有"舞成青海马"之

---

①《宋书》卷五《文帝纪》。

②《宋书·鲜卑吐谷浑传》。

③见拙作：《西安地区部分出土文物中所见的唐代乐舞形象》，载《文物》1978年第4期。

句①，知唐代的舞马是源于青海的吐谷浑的。

到四七九年（南齐建元元年），刘宋政权为萧道成所夺取，建立齐朝，史称“南齐”。是年五月，齐高帝萧道成即进号拾寅为“骠骑大将军”，拾寅也遣使贡献②。后拾寅死，南齐封嗣立的易度侯（《魏书》作度易侯）为河南王，永明三年（485年）又“进号车骑大将军”③。同时，南齐遣给事中丘冠先出使吐谷浑，六年（488年）还。易度侯死，《南齐书·河南传》云其子休留茂立。按《南齐书》卷三《武帝纪》作“休留代（或休留成），《建康实录》卷十六作“休留残”，《梁书·河南传》作“休留代”；而北朝史籍均作“伏连筹”。以上各名或译写不同，或错讹，应均为一人。南齐复遣丘冠先至吐谷浑册封休留茂（伏连筹），并行吊礼。《南齐书·河南传》记此事云：“冠先至河南，休留茂逼令先拜，冠先厉色不肯，休留茂耻其国人，执冠先于绝岩推堕深谷而死”。按《南史》卷七三《丘冠先传》是记冠先于永明中出使柔然，因“蠕蠕逼令拜，冠先执节不从。……遂见杀。”从吐谷浑与刘宋、南齐的关系看，宋、齐使臣不止一次到吐谷浑，使臣见吐谷浑王的礼仪当有成例可循；而且吐谷浑名义上臣属南齐，故休留茂因此小事击杀南齐使臣，似乎不太可能。相反，南齐与柔然是平等的关系④，南齐使臣至柔然很少。因此，冠先使柔然因礼仪问题见杀是可能的，《南史》记载较确。

在南齐时，南方对吐谷浑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如《南齐书·河南传》里就第一次提到吐谷浑国内有四大戍地：

一在清水川，一在赤水，一在浇河，一在吐屈真川，皆

---

①见《玉溪生诗集笺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第595页。
②《南齐书》卷二《高帝纪下》。
③《南齐书·河南传》；同书卷三《武帝纪》。
④见《南齐书》卷五九《芮芮传》。

子弟所居。其王治慕驾川。

此四大戍地可能形成于南齐建立之前，一直到夸吕以伏俟城为都止。其一清水川，《水经注》卷二引《沙州记》云吐谷浑造"河厉"桥，"在清水川东"。如前述，河厉在今青海循化东清水河入黄河处，则清水河（即《水经注》之临津溪水）即当吐谷浑四大戍地之一。其二赤水，应即《隋书·地理志》河源郡所治之赤水，在今青海东南的曲沟（或云在共和）。其三浇河，在今青海贵德附近。其四吐屈真川，应即《宋书·鲜卑吐谷浑传》所云"屈真川有盐池"的屈真川。丁谦、松田寿男均认定为今茶卡盐池附近之柴集河①。而佐藤长却认为即是从茶卡盐池东南流出之惠渠（唐代的大非川）②。如此，则吐谷浑四大戍地最西之地是吐屈真川，最东是清水川，四大戍地从西往东大致在一条线上。其王所治之慕驾川，《通典》卷一九〇作"慕贺川"，驾为贺之讹。此地应即《晋书·吐谷浑传》所记之"莫何川"，《魏书·吐谷浑传》之"伏罗川"。

《南齐书·河南传》还数次提到南齐使者经过吐谷浑，出使柔然的事；同书《芮芮虏传》又云："芮芮（柔然）常由河南道而抵益州"。即是说，南朝与漠北柔然之间的交往，往往要经过吐谷浑，并以其为中介。

五〇二年，南齐雍州刺史萧衍夺取了政权，建立梁朝。同年，梁武帝萧衍进吐谷浑休留茂为"征西将军"。以后吐谷浑多次遣使至梁，史书记"其使或岁再三至，或再岁一至"③，两者关系十分密切。《梁书·河南传》记"代（休留代）死，子伏连筹袭爵位。……筹死，子呵罗真立"。按《魏书》等北朝史籍均记，度易侯死，子伏连筹立。此云易度侯死，子休留代立，代

①见丁谦，《宋书夷貊传地理考证》；松田寿男，《吐谷浑遣使考上》。

②《西藏历史地理研究》第218—221页。

③《梁书·河南传》。

死，文云有其子伏连筹立。疑《梁书》误增一人。因当时吐谷浑与北魏关系密切，故《魏书》所记理应较确[1]。至于休留代死，子呵罗真等立，可补《魏书》之阙（说见前）。

文献中所记吐谷浑向南朝最后一次遣使，是在梁大同六年（540年）五月[2]，以后再不见于记载。推其原因，大概是因五〇八年，梁境内发生了侯景之乱，南方的生产遭到很大的破坏，政局不稳。侯景乱平后，梁朝诸王又发生混战。在兵慌马乱之中，吐谷浑的遣使受到了限制。特别是到五五三年后，西魏尉迟迥取梁益州，基本上阻断了吐谷浑入梁朝贡的交通，双方遣使就不可能了。这也就是五五七年继梁之后建立的陈朝史籍中，再也不见有关吐谷浑记载的根本原因。

总之，吐谷浑与南朝宋、齐、梁政权的关系的最大特点，乃是双方一直是和平友好的，从未发生过战争，而且关系也较为密切。据文献所载，吐谷浑于宋景平元年，元嘉六年七月、十二月[3]，九年七月，十四年十二月，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4]，十八年，十九年[5]，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五月，孝建二年四月，大明二年八月，大明五年，泰始四年，五年，后废帝元徽元年五月、十二月，三年三月[6]，总计二十次。吐谷浑向南齐遣使有一次，即建元元年[7]；向梁遣使共九次，即天监四年三月[8]，十三年，十五年，十六年，普通元年四月，七年，中大通五年，大同

---

①前引慕勒《北魏至五代的吐谷浑》第20—21页，由于过于相信《梁书》记载，将吐谷浑王系中列有休留代，又有伏连筹，恐不确。

②《梁书》卷三《武帝纪》。

③《册府元龟》卷九六八，外臣部朝贡一；《宋书》卷五《文帝纪》。

④均见《宋书·文帝纪》。

⑤《南史》卷二《宋本纪中》。

⑥均见《宋书·鲜卑吐谷浑传》及同书帝纪各卷。

⑦《南齐书·河南传》。

⑧《梁书》卷三三《张率传》云："（天监）四年春三月，禊饮华光殿。其日，河南国献舞马，诏率赋之……"。

四年，六年等①。以上遣使仅是见于记载的，没有记载的肯定还有。这种遣使，与吐谷浑向北魏的遣使性质相同，除了有名义上的臣属关系外，主要是贸易关系。

其次，吐谷浑与南朝没有发生战争，因而不存在以战俘形式出现的迁徙问题。但是，南方，特别是益州的汉族人民也有迁徙到吐谷浑处居住的。《梁书·河南传》记："其地与益州邻，常通商贾，民慕其利，多往从之，教其书记，为之辞译，稍桀黠矣"。这是因贸易通商而由益州迁入吐谷浑，其中基本上是汉族，他们将汉族先进的文化传入了吐谷浑。

下面叙述吐谷浑与宕昌、邓至的关系。

宕昌是羌族梁氏建立的一个小政权，《魏书》卷一〇一《宕昌传》云："其地自仇池以西，东西千里，席水以南，南北八百里，地多山阜，人二万余落"②。席水，《通典》卷一九〇作"廗水"，是。注云："廗水在今天水上邽县"。则宕昌在今甘肃东南白龙江上游，中心即在今甘肃宕昌附近。吐谷浑在其西北，且"其衣服、风俗与河南略同"③，盖因吐谷浑所统大部分为羌族之故。《魏书·宕昌传》又云："有梁勤（《周书》作"梁勤"）者，世为酋帅，得羌豪心，乃自称王焉。勤孙弥忽，世祖初，遣子弥黄奉表求内附，世祖嘉之，遣使拜弥忽为宕昌王，赐弥黄爵甘松侯。弥忽死，孙虎子立。……世修职贡，颇为吐谷浑所断绝"。关于宕昌向魏世祖遣使事，《魏书》卷四《世祖纪下》仅记有：太平真君九年（448年）正月，"宕昌羌酋梁瑾慈遣使内附，并贡方物"。此梁瑾慈与上述弥忽异，不知是否一人？虎子立后，与北魏关系密切，但为邻近的吐谷浑所干扰。虎子死，弥治立。虎子弟羊子先奔吐谷浑，欲借其力争夺王位。吐谷

①《梁书·河南传》及同书帝纪各卷。

②按《魏书》卷一〇一原阙，此系宋人据《北史》等补缉而成，内容基本同。

③《梁书》卷五四《诸夷·宕昌传》。

浑乘机遣兵送羊子返国。弥治求救于魏，显祖（献文帝拓跋弘）遣武都镇将宇文生救之，羊子退走。吐谷浑出兵干涉宕昌，目的是企图借羊子以控制宕昌，没有成功。此事当发生在北魏显祖世（466——471年）。

至四八五年（北魏太和九年）宕昌王弥机死，子弥博立。吐谷浑度易侯乘机出兵攻宕昌，弥博逃奔仇池。时北魏仇池镇将穆亮率骑三万至龙鹄（即龙涸），击走吐谷浑，立弥机兄子弥承为宕昌王①。北魏下诏责吐谷浑，"喻令悛改，所掠宕昌口累，部送时还。易侯并奉诏"②。

以后，宕昌与北魏关系更为密切，"朝贡相继"③。但是，仍然受吐谷浑的挟制。《魏书·吐谷浑传》记：魏孝文帝时，员外散骑常侍张礼使吐谷浑，"伏连筹谓礼曰：'昔与宕昌通和，恒见称大王，己则自名，今忽名仆而拘执此使，将命偏师往问其意……'"。可见，过去宕昌王一直称吐谷浑王为"大王"，而自己称名，处于从属地位。同书又云，伏连筹"准拟天朝，树置百官，称制诸国"，所谓"称制诸国"，即以君临之，主要是对宕昌、邓至而言。故北魏宣武帝元恪继位后，下诏责伏连筹曰："梁州表送卿报宕昌书，梁弥邕与卿并为边附，语其国则邻藩，论其位则同列，而称书为表，名报为旨，有司以国有常刑，殷勤请讨。朕虑险远多虞，轻相构惑，故先宣此意，善自三思"。伏连筹上表自申，但事实上依然故我。

这种关系到了北魏末期，又发生变化。五三四年，北魏衰亡，河西路绝，宕昌统治者即背北魏而完全附于吐谷浑。是年，宕昌王梁企定引吐谷浑进攻北魏金城郡。西魏大统初，企定又多次寇西魏边境，后降西魏，被署为岷州刺史。企定死，西魏立其

---

①《魏书·吐谷浑传》，同书卷二七《穆崇附亮传》。
②《魏书·吐谷浑传》。
③《魏书·宕昌传》。

弟弥定为王。北周保定四至五年，弥定又与吐谷浑进攻北周边境，为李贤击走。不久，北周遣大将军田弘击灭宕昌，以其地置宕州[1]。以后，宕昌羌内一部分散入党项[2]，一部分入吐谷浑（说见后）。

在宕昌以南还有一个羌族所建的小政权——邓至。《魏书》卷一〇一《邓至传》云："邓至者，白水羌也，世为羌豪，因地名号，自称邓至。其地自亭街以东，平武以西，汶岭以北，宕昌以南。土风习俗，亦与宕昌同"。白水，即今甘肃、四川交界处之白水江。邓至的中心大致在今四川南坪附近。《北史》、《周书》等《邓至传》中，并未记载邓至与吐谷浑有何关系，但从其它史料中，可知南北朝时邓至是役属于吐谷浑的。如《隋书·地理志》同昌郡下云："西魏逐吐谷浑，置邓州。"又《太平寰宇记》卷一三四文州曲水条亦云："后魏废帝前元年（552年），西逐吐谷浑，讨定阴平，于此置邓州及邓宁郡，取前邓羌部落所居为州郡之名。"从此，可知邓至羌原是臣属吐谷浑的，只是在西魏废帝前元年，西魏逐吐谷浑势力，才能在邓至设立邓州（治尚安，今四川南坪）。至于吐谷浑与邓至的具体交往，因史籍阙载，不得而知。

---

①见《周书》卷四九《异域·宕昌传》；又北周正式置宕州在天和元年(566年)，见《周书·武帝纪》。

②《隋书》卷八三《西域·党项传》记：党项"其中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故有的学者将党项与宕昌等同起来(吴天墀《西夏史稿》第7—8页，198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但宕昌在前，党项兴起在后，《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传》明言："自周氏灭宕昌、邓至之后，党项始强"，故云党项其中有原宕昌羌(如西夏之梁太后)则可，云党项即宕昌欠妥。

第三节　吐谷浑国的衰弱和灭亡

一、由盛转衰的吐谷浑国

1.隋初吐谷浑的衰弱

吐谷浑国在北周末为周太子等所率大军击败，但很快就恢复了元气，仍然保持着强盛的势头。公元五八一年，北周政权为杨坚所夺取，建立隋朝。在隋朝开国初，北方有突厥的侵扰，南方的陈朝仍然存在，势力较弱。这就为强盛的吐谷浑不断骚扰隋西北边境以有利的机会。隋开皇元年（581年），吐谷浑寇掠隋弘州（治今甘肃临潭西）①、凉州②。隋文帝杨坚以弘州地旷人梗，废弘州置。十一月，遣行军元帅乐安郡公元谐率贺娄子干、郭竣等数万击吐谷浑。从文帝给元谐的敕令看，隋军的这次军事行动没有开疆拓土、欺凌弱小的性质，只是为了求得边境的安宁。敕文云："公受朝寄，总兵西下，本欲自宁疆境，保全黎庶，非是贪无用之地，害荒服之民。王者之师，意在仁义。浑贼若至界首者，公宜晓示以德，临之以教，谁敢不服也！"③文帝之所以采

---

①《隋书》卷八三《吐谷浑传》。按《通典》卷一九〇注此弘州云："在今安化郡马岭县界"。唐安化郡即隋代弘化郡，有马岭县，地在今甘肃庆阳一带。吐谷浑当时不可能侵至此，且该地也不是"地旷人梗"，故《通典》误。考《隋书·地理志》临洮郡设归政县，下注云："又后周立弘州及开远、河滨二郡。开皇初州郡并废。"则吐谷浑所侵弘州，应为隋临洮郡归政县，今甘肃临潭西。

②《隋书》卷四十《元谐传》。

③《隋书·元谐传》。

取这种方针，固然有迫于当时主要对付北方突厥的形势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隋文帝杨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是较为稳妥和有节制的。

吐谷浑闻隋军至，悉发国中兵，从曼头城至树敦城，甲骑不绝。其定城王钟利房率骑三千西渡黄河，连结党项，阻挡隋军。元谐率军出鄯州（治今青海乐都），趋青海，欲截断钟利房归路。两军相遇于丰利山（在青海东）①，展开了激战，吐谷浑败走。隋军继续向青海推进，又遇夸吕所遣太子可博汗劲骑五万来掩袭，为元谐击败。元谐追奔三十里，俘斩万计，吐谷浑震骇。于是，元谐致书吐谷浑，"喻以祸福"；"晓示以德"，吐谷浑名王十七人②、公侯十三人，各率其所部来降③。隋军即撤回，文帝以贺娄子干为凉州刺史。

当时，隋朝对投降的吐谷浑部众，没有将他们迁入内地，任意奴役、驱使，而是择其降众中素得民心的高宁王移兹裒拜为大将军，封河南王，以统降众④。史书未明言隋朝将这部分吐谷浑降众安置在哪里，怎样统治？我们仅从移兹裒的封号"河南王"来推测，这些降众可能安置在河南（即今贵德、临夏黄河以南），且由河南王移兹裒直接统治，保持原部落的特点。开皇八年（588年），移兹裒死，隋又令其弟树归统其众⑤，以后此部情况不明。

吐谷浑夸吕可汗自被元谐击败后，又于开皇二年（582年）复寇隋边，"西方多被其害"。文帝命凉州刺史贺娄子干发五州（凉、甘、瓜、鄯、廓五州）兵，深入吐谷浑境，"杀男女万余

---

①按《西宁志》卷十五第5页云：丰利山在青海东的察罕博图鄂拉。
②《隋书·吐谷浑传》作"十三人"。
③以上均见《隋书·元谐传》等。
④、⑤《隋书·吐谷浑传》。

口，二旬而还”。由于吐谷浑屡为隋边患，文帝命子干改变陇西、河右地区不设村坞的旧俗，“勒民为堡，营田积谷，以备不虞”。子干以为这种作法不妥，上书云：“……且陇西、河右，土旷民稀，边境未宁，不可广为田种。比见屯田之所，获少费多，虚役人功，卒逢践暴。屯田疏远者，请皆废省。但陇右之民以畜牧为事，若更屯聚，弥不获安。只可严谨斥候，岂容集人聚畜。请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镇戍连接，烽候相望，民虽散居，必谓无虑。”文帝从之①。可是，这样并没有解决吐谷浑经常寇边的问题。开皇三年四月，吐谷浑寇临洮，旭州刺史皮子信战死②。五月，又寇凉州，为行军元帅窦荣定击破③。六月，攻掠岷州临洮一带的吐谷浑，为隋汶州总管梁远破于尔汗山（今甘肃岷县南）④。不久。吐谷浑又寇廓州（治今青海贵德附近），州兵击走之⑤。

至此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史籍上再未见吐谷浑寇扰隋边的记载。原来自开皇四年后，吐谷浑国内发生了内乱，使其不得不暂时停止对隋边的攻掠。当时吐谷浑可汗夸吕已在位四十多年⑥，常因喜怒废杀太子。后来太子害怕废辱，谋执夸吕降隋，请兵于隋边吏。隋秦州总管、河间王弘上奏文帝，欲出兵接应太子，文帝不许。太子谋泄被杀，夸吕立次子嵬王诃为太子。隋叠州刺史杜粲请文帝乘机出兵击吐谷浑，文帝又不许。六年（586年）嵬王诃惧其父诛己，准备率部落一万五千人投隋，密遣使请求派

---

①均引自《隋书》卷五三《贺娄子干传》。按本传系此事于开皇二年，《通鉴》卷一七六系于陈长城公至德二年(584年)。今从本传。

②《隋书·吐谷浑传》。又同书卷一《高祖纪上》“旭州”作“洮州”，1973年《隋书》标点本卷一校勘记云，作旭州是。旭州，治今甘肃碌曲东。

③《隋书·高祖纪上》。

④按《隋书·吐谷浑传》云梁远系击寇临洮之吐谷浑，且其为汶州（治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总管，故尔汗山当在今岷县南。

⑤《隋书·吐谷浑传》。

⑥据《隋书·吐谷浑传》等记夸吕在位百年，不确，实际上只有五十多年。

兵接应。隋文帝对使者讲了一大套忠孝的封建伦理道德之后，说："溥天之下，皆是朕臣妾，各为善事，即称朕心。嵬王既有好意，欲来投朕，朕唯教嵬王为臣子之法，不可远遣兵马，助为恶事。"因文帝不同意出兵接应，嵬王乃止。过了两年(588年)，又有吐谷浑名王拓跋木弥愿率千余家降隋。文帝说："溥天之下，皆曰朕臣，虽复荒遐，未识风教，朕之抚育，俱以仁孝为本。……但宜慰抚，任其自拔，不须出兵马应接之。其妹夫及甥欲来，亦任其意，不劳劝诱也"①。到开皇九年（589年），隋朝平定江南的陈朝，吐谷浑夸吕大惧，"遁逃保险，不敢为寇"②。从此，双方进入和平交往的阶段。

开皇十年七月，十一年二月，吐谷浑遣使至隋，隋朝也于十一年三月遣通事舍人若干治使吐谷浑③。就在此年（591年），夸吕死，子世伏立④。世伏遣兄子无素"奉表称藩，并献方物，请以女备后庭"。文帝以不可聚敛他人子女以实后宫为由，婉言谢绝⑤。十二年，隋又遣刑部尚书宇文弼抚慰之⑥。同年和十五年（595年），吐谷浑又遣使贡方物⑦。这种和平友好关系到开皇十六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是年隋文帝决定将宗室女光化公主嫁与世伏，命柳謇之兼散骑常侍送公主至吐谷浑⑧。世伏上表求称公主为"天后"，文帝不许。

到开皇十七年（597年），吐谷浑国内大乱，国人杀世伏，立其弟伏允为吐谷浑可汗。伏允上表请按吐谷浑"兄死妻嫂"的风俗，尚光化公主，文帝许之。自此之后，"朝贡岁至"，双方保

---

①均见《隋书·吐谷浑传》。
②同上。
③《隋书·高祖纪上》。
④见《隋书·吐谷浑传》，内"世伏"作"伏"，从《北史》作"世伏"。
⑤、⑥《隋书·吐谷浑传》。
⑦《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⑧《隋书·吐谷浑传》；同书卷四七《柳机附謇之传》。

持着友好关系。

在上述隋初与吐谷浑关系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隋文帝杨坚对吐谷浑的政策，虽在本质上与过去大多数封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政策相同，但多少还是有区别的。他能把象吐谷浑那样“荒遐”之国的人民与国内的汉族人民同视为“臣妾”，加以“抚育”，并不因吐谷浑内乱而乘机“贪无用之地，害荒服之民”。当吐谷浑停止了对隋边的寇抄后，文帝则加强了与它的和平交往，许以和亲，尊重其风俗，进一步密切了双方的关系。这一切对加强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

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对隋初吐谷浑国内的情况知道甚少，仅从其与隋朝的关系中，知其在隋初，先有名王十数名降隋，分裂出附隋的河南王移兹裒一支；接着又有夸吕杀太子之变；最后其国大乱，世伏可汗被杀。这一系列的事件说明吐谷浑国内各种矛盾已十分尖锐，开始由盛转衰。

2.隋炀帝的西巡和吐谷浑国的衰亡

公元六〇五年（隋大业元年），杨坚子杨广杀父夺位，当了皇帝，史称炀帝。从此，隋朝与吐谷浑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由和平交往变为战争相向。这时，隋朝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国内安定，生产发展，社会开始呈现繁荣的景象；北方的突厥日益衰弱，启民可汗降隋，都兰可汗为隋军击败后被部下杀死，步迦可汗部内大乱，逃奔吐谷浑①。在这种情况下，隋炀帝就有征服邻近少数民族政权的条件和基础。而炀帝本人好大喜功，具有向外扩展的雄心。因此，他一变过去对少数民族的政策，积极地开边拓土。对吐谷浑政策的改变，还直接与炀帝企图扫清中西陆路交

①见《隋书》卷八四《突厥传》。

通障碍有关。大业初，炀帝重用裴矩积极经营西域，试图扩大与西域及西欧的贸易。裴矩深知炀帝的意图，在张掖广招西域商胡，诱令他们讲本国的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记》三卷（已佚），其序云："……以国家威德，将士骁雄，汎濛汜而扬旌，越昆仑而跃马，易如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浑分领羌、胡之国，为其拥遏，故朝贡不通。今并因商人密送诚款，引领翘首，愿为臣妾。……故皇华遣使，弗动兵车，诸蕃既从，浑、厥（指吐谷浑、突厥）可灭"。[1]裴矩所云吐谷浑拥遏中西陆路交通是事实。如《隋书》卷五一《长孙览附炽传》记：大业初，"吐谷浑寇张掖"，长孙炽率精骑五千击走之，追至青海而还。又同书卷三九《阴寿附子世师传》亦记：大业初年，"吐谷浑及党项羌屡为侵掠，世师至郡（张掖郡），有来寇者，亲自捕击……"。张掖是内地通西域的要冲，吐谷浑屡寇此地，自然有碍于交通。因此，裴矩提出要灭掉吐谷浑和突厥，并以"胡中多诸宝物，吐谷浑易可并吞"[2]等话，鼓动炀帝西征。于是炀帝立意经营西域，征服吐谷浑。

隋大业四年（608年），活动于乌孙故地（今巴尔喀什湖东南）至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的西突厥处罗可汗，多次为内部铁勒各部所败，裴矩得悉后，企图诱迫处罗可汗降隋，并击吐谷浑。隋炀帝从裴矩之策，遣司朝谒者崔君肃使西突厥。君肃以东突厥启民可汗降隋，备受优待，势力增强，以及处罗思念留于长安的母亲向氏的心情[3]，游说处罗。当处罗有了降隋之意后，君肃又进一步说："启民内附，先帝嘉之，赏赐极厚，故致兵强国富。今可汗后附，与之争宠，须深结于天子，自表至诚。……"处罗问应如何作？君肃说："吐谷浑者，启民少子莫贺咄设之母家也。今

---

①、②《隋书》卷六七《裴矩传》；《旧唐书》卷六三《裴矩传》。

③据《隋书·突厥传》记：处罗母向氏本汉族人。开皇末，向氏随其后夫婆实特勤入朝，遇达头可汗之乱，遂留京师长安。

天子又以文成公主妻于启民，启民畏天子之威而与之绝。吐谷浑亦因傥汉故，职贡不修。可汗若请诛之，天子必许。汉击其内，可汗攻其外，破之必矣。然后身自入朝，道路无阻，因见老母，不亦可乎？”处罗大喜，遣使朝贡[①]。但是，处罗因部内铁勒反叛，根本没有力量进攻吐谷浑，以向隋邀功。

恰好此时，居于贪汗山（今新疆吐鲁番北博格达山）一带的铁勒诸部自打败处罗可汗后，各部立契苾歌棱为莫何可汗，势力逐渐强大，攻掠隋河西。炀帝遣将军冯孝慈出敦煌击之，孝慈战不利。后铁勒向隋请罪，并愿降隋。炀帝即遣裴矩劝诱铁勒击吐谷浑以自效，莫何可汗出兵击败吐谷浑。吐谷浑遣使向隋朝求援，并抵达西平郡附近。炀帝乘机遣许国公宇文述出西平抵临羌城（今青海西宁西）掩击[②]。吐谷浑伏允可汗见隋兵势众，知其不怀好意，遂向西逃遁。宇文述率军追击，攻拔曼头、赤水等城，大破其众，“部落来降者十万余口，六畜三十余万”，伏允“南走雪山（今青海阿尼玛卿山）”[③]。

同过去一样，当隋军撤回后，伏允又复其故地，且率大军集结在隋西平之西、凉州以南一带地区。这样，炀帝于翌年（大业五年）初，开始了以征服吐谷浑为目的的“西巡”[④]。

四月，炀帝率百官、宫妃及各路大军从关中的扶风向西，跨陇山，经陇西枹罕，出临津关（今青海循化东清水河东黄河处），渡黄河，至西平（治今青海乐都）。在此，炀帝陈兵讲武，准备击吐谷浑。

---

①均见《通鉴》卷一八一，《隋书·突厥传》等。

②据《隋书》卷六一《宇文述传》记：宇文述至临羌是“抚纳降附，吐谷浑见述拥强兵，惧不敢降”；同书《吐谷浑传》则云述“出西平以掩之，大破其众”。据前述隋炀帝早有灭吐谷浑之心，则所谓“抚纳”吐谷浑降众，显系饰饰之词，故从本传。

③以上均见《隋书·宇文述传》；同书《吐谷浑传》。

④以下炀帝西巡日期及重大事件以《隋书·炀帝纪》为主，参以它书。

五月九日，炀帝在拔延山（今青海化隆县北马场山）[1]举行大围猎，长围周二百里[2]。这次围猎可看作是针对吐谷浑的军事演习。十四日，炀帝从西平乐都至今西宁北的长宁谷。此谷应即在前述的长宁川（今西宁北川）。从长宁谷度星岭（在今西宁北川至大通河之间山岭）。十八日，炀帝宴群臣于金山。此山据乾隆十二年（1747年）杨应琚撰《西宁府新志》卷四："金山，西去县治七十里，上有湫池，雨多则内有积水，能出云雨，居民遇旱祷之。隋炀帝征吐谷浑晏（宴）群臣其上，后围吐谷浑于覆袁川，命元寿南屯金山是也"。二十四日，抵浩门川（今青海大通河），准备渡河时，桥坏，炀帝大怒，斩朝散大夫黄亘及督役者九人。数日后，桥成，炀帝乃行。

当时，吐谷浑伏允帅众据保覆袁川。此川据《西宁府新志》卷五大通卫覆袁山条云："在卫治（今青海门源）北，隋炀帝征吐谷浑至此。旧志云：在宁邑西北临凉州界，今卫地是也。"则覆袁川当在今青海门源西北俄博河一带。炀帝采取四面包围覆袁川的策略：遣内史元寿南屯金山，东西连营三百余里[3]；兵部尚书段文振北屯雪山（指今武威南祁连山），连营三百余里[4]；太仆卿杨义臣东屯琵琶峡（今甘肃天祝南），连营八十里[5]；将军张寿西屯泥岭（今青海门源西）[6]。在隋军四面包围之下，伏允仅率骑

---

①见汪受宽：《拔延山考》，《西北史地》1981年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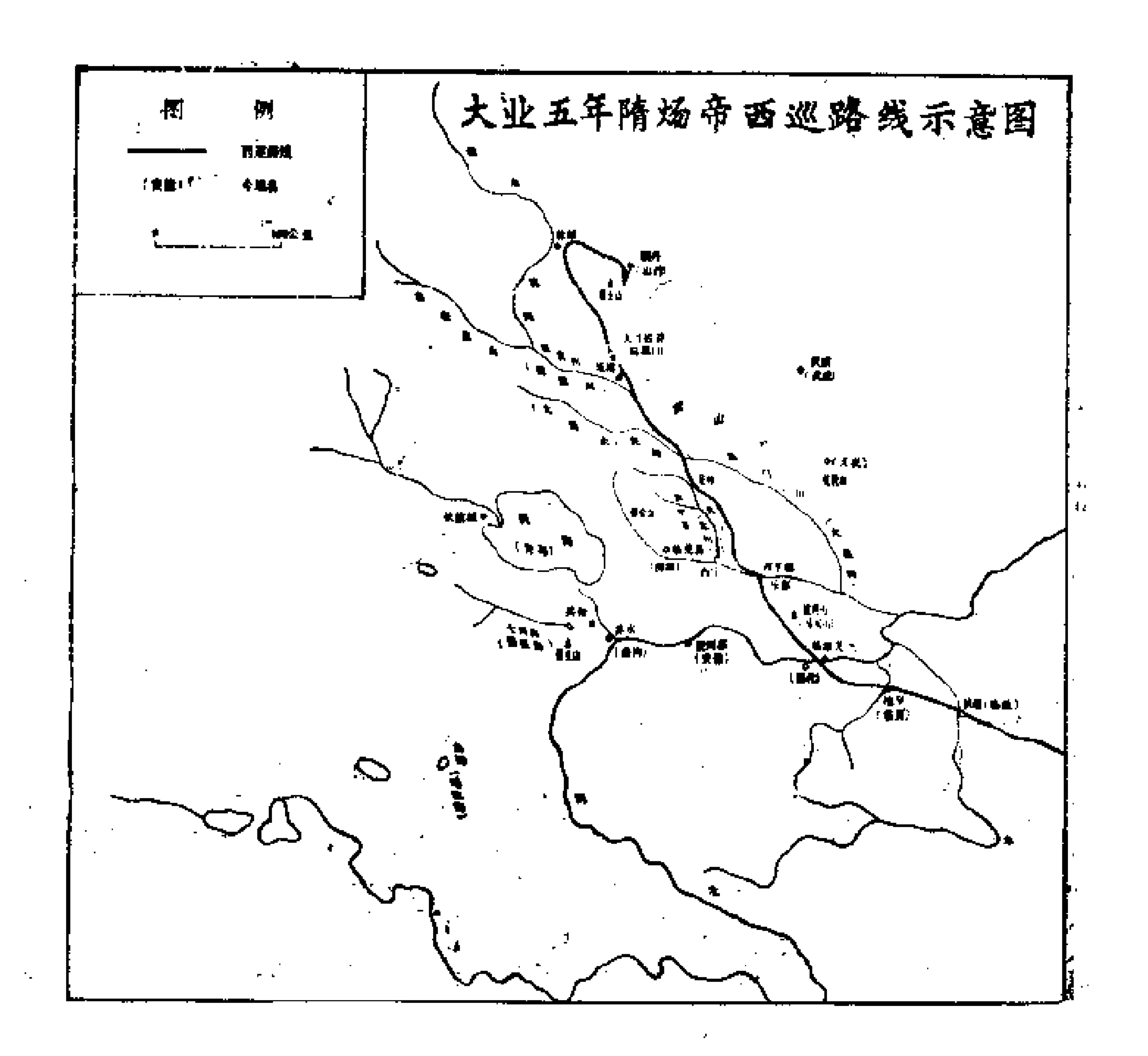
②《隋书·炀帝纪上》云："长围周亘二千里"，《通鉴考异》疑"二千里"误，改作"二十里"。按《隋书·礼仪志》三记："诩冀部量拔延山，南北周二百里"，则作"二百里"是。

③《隋书》卷六三《元寿传》。

④《隋书》卷六十《段文振传》。

⑤《元和郡县志》卷三九广武县云："琵琶山在县西北一百五十里"。唐代广武县即汉代枝阳县，在今甘肃永登南，则琵琶山内的琵琶谷（峡），当在今天祝南一带。

⑥《西宁府新志》卷五云：泥岭，"在卫西三十五里，南连宁境，西皭无际，乱峰矗立，人迹罕至"。


大业五年隋炀帝西巡路线示意图
图 例

数十逃出，遣名王诈言伏允保据车我真山（在覆袁川西）①。五月二十六日，炀帝遣右屯卫大将军张定和追击，定和轻敌不被甲，为吐谷浑射杀，其次将柳武建击破吐谷浑，杀数百人②。二十八日，吐谷浑仙头王被围，率男女十余万降隋。

六月二日，炀帝遣梁默、李琼等追伏允，兵败被杀。后来卫尉卿刘权出伊吾道，击败吐谷浑，“逐北至青海，虏获千余口，乘胜至伏俟城”③。至此，隋军击吐谷浑的战争基本结束，伏允无以自资，南逃至党项。

在炀帝西巡的同时，隋朝还有两支军队从东面和东南面向吐谷浑进攻。一支由观德王雄率领，从浇河向西推进④；另一支由左武将军周法尚率领出松州道，“逐捕亡散，至于青海”。按隋代未设松州，唐始于龙涸地置松州，此云“松州道”，当是从今四川松潘西北至青海。

六月八日，炀帝率百官、宫妃等经大斗拔谷（今青海、甘肃交界之扁都口）至张掖。此谷山路险峻，人皆鱼贯而行，时遇大风雪，人皆饥馁沾湿，“士卒冻死者太半，马驴什八九，后宫妃、主或狼狈相失，与军士杂宿山间”⑤。十一日，炀帝抵张掖，十七日，登燕支山（今甘肃山丹县南）。时高昌、伊吾（今新疆哈密附近）等西域二十七国王及使者盛装觐见，“焚香奏乐，歌舞喧噪”。炀帝“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衣服车马不鲜者，郡县督课之。……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⑥。十八

---

①《西宁府新志》卷四云：“车我真山，在覆袁川西……”。

②《隋书》卷六四《张定和传》。

③《隋书》卷六三《刘权传》。

④《隋书》卷四三《观德王雄传》云：“帝亲征吐谷浑，诏雄总管浇河道诸军”。

⑤《通鉴》卷一八一。又《隋书》卷二四《食货志》记：炀帝等过大斗拔谷，“士卒死者十二三焉”，而当时系六月，“士卒冻死者太半”有些夸大，《食货志》记较确。又《通鉴》、《隋书》卷七〇《杨玄感传》等记，炀帝是从张掖返回时在大斗拔谷遇大风雪的。但《隋书·炀帝纪》明言在六月赴张掖途中遇大风雪，今暂从帝纪。

⑥见《通鉴》卷一八一。

日，炀帝始于吐谷浑之地设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①。此四郡之地，基本上包括了吐谷浑原有的领地，吐谷浑国事实上已经灭亡，不复存在。《隋书·吐谷浑传》云："……其故地皆空，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置郡县镇戍，发天下轻罪徙居之。"内云之"雪山"，《通鉴》卷一八一胡注云："此即蜀西山之西雪山也"，即甘肃南岷山。关于四郡设置的具体情况，《隋书·地理志》有较详细的记载：

鄯善郡　大业五年平吐谷浑置，治在鄯善城，即古楼兰城也。并置且末、西海、河源，总四郡。有蒲昌海、鄯善水。统县二：显武、济远。

且末郡　置在古且末城。有且末水、萨毗泽。统县二：肃宁、伏戎。

西海郡　置在古伏俟城，即吐谷浑国都。有西王母石窟、青海、盐池。统县二：宣德、威定。

河源郡　置在古赤水城。有曼头城、积石山，河所出。有七乌海。统县二：远化、赤水。

隋朝除"发天下轻罪徙居"四郡外，还大开屯田。《隋书·刘权传》记："帝复令权过曼头、赤水，置河源郡积石镇，大开屯田，留镇西境"。同书卷二四《食货志》也记："又于西域之地，置西海、鄯善、且末等郡。谪天下罪人，配为戍卒，大开屯田，发西方诸郡运粮以给之。道里悬远，兼遇寇抄，死亡相续"。这些资料表明，今青海大部分地区已为统一的隋朝直接管辖。青海湖一带，早在西汉末王莽时（公元5年），莽曾"讽旨诸羌，使共献西海（青海）之地，初开以为郡，筑五县……"②。西汉所

①《隋书·炀帝纪上》。

②《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

置的西海郡管辖今青海湖东北一带，且时间很短。隋朝所置西海、河源二郡，则包括了今青海的大部分地区。因此可以说，青海地区在隋大业五年始，正式为统一的中国中央王朝所管辖，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

炀帝征服吐谷浑、设置郡县后，还以留质在长安的伏允子慕容顺为吐谷浑王，以降附的吐谷浑大宝王尼洛周为辅[①]，将他们送出玉门，令统吐谷浑余众。当慕容顺一行抵西平时，尼洛周为部下所杀，顺不果入而还[②]。到隋末，虽然伏允又尽复故地，吐谷浑国复兴，但吐谷浑兴盛时期已一去不复返了。因此，可以把大业五年作为吐谷浑由兴盛转入衰弱时期的一个分界点[③]。

隋炀帝改变隋初对吐谷浑的政策，固然与当时的形势有关，但其实行征服少数民族的掠夺政策，必然使吐谷浑人民饱受掠夺战争的苦难和民族压迫。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炀帝西巡的目的，主要是扫清中西交通的障碍，其结果是统一了今青海大部分地区，客观上有利于加强中西方文化交流及国内各民族的交往、融合，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总之，既不能把炀帝的西巡，完全看做是他穷奢极欲、征服掠夺少数民族，而全盘否定；也不应一昧加以颂扬，看不到他对吐谷浑族的血腥征服和民族压迫。

二、吐谷浑国的复兴
及其与唐朝、党项的关系

自隋大业五年，吐谷浑国由兴盛时期转入了衰落时期，这一时期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一）大业五年至大业十四年

---

①《金石萃编》卷四十《姚辩墓志铭》"大宝王尼乐周"作"大宝五期尼乐周"，疑"五期"即吐谷浑语"王"之意。

②《隋书·吐谷浑传》。

③《通典》卷一八九《西戎·序略》云：吐谷浑"洎隋炀帝遣观王雄大破之……收其地列置郡县镇戍，后转衰弱"，可见，《通典》作者杜佑也是以大业五年为吐谷浑转为衰弱的开始。

(609—618年），是吐谷浑政权为隋朝灭亡的阶段；（二）大业十四年至唐贞观八年(618—634年），是吐谷浑复兴的阶段；（三）贞观九年至龙朔三年（635—663年），是吐谷浑国受唐朝保护及最后亡于吐蕃的阶段。

关于第一阶段吐谷浑的情况，我们知道很少。隋朝虽于原吐谷浑之地设置郡县，发天下轻罪徙居该地，大兴屯田，但事实上它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力量还是比较薄弱的。如上述炀帝所立吐谷浑王慕容顺等，就因吐谷浑人的反抗，而不能进入原吐谷浑之地。隋大业九年（613年），炀帝遣裴矩安抚陇右，裴矩至居于会宁（今甘肃靖远）的西突厥处罗可汗（即曷萨那可汗）①弟阙达度设（《通鉴》作"阙度设"）处，挑动他攻掠吐谷浑，"频有虏获，部落致富"②。隋朝既然煽动突厥去掠夺吐谷浑，可见当时吐谷浑并没有完全在隋朝的管辖之下。到大业末，隋朝因国内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而逐渐走向灭亡，吐谷浑伏允乘机"复其故地，屡寇河右，郡县不能御焉③。"也就是说，吐谷浑复国，开始进入复兴阶段。

隋大业末至唐初吐谷浑的复兴，已经不能与昔日的兴盛时期相比，它只是吐谷浑衰弱时期的复兴而已。据文献记载，吐谷浑摆脱了隋朝的统治后，又臣属于突厥。突厥同吐谷浑一样，大业末又重新强盛起来，其中以原投隋的启民可汗子始毕可汗咄吉势力最强。《旧唐书》卷一九四《突厥传》云："其（始毕可汗）族强盛，东至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当然，吐谷浑对突厥始毕可汗的"臣属"，只是名义而已。

至六一八年（唐武德元年），李渊在长安即位，隋朝灭亡，

---

①《隋书·突厥传》云："处罗从征高丽，赐号曷萨那可汗……"。
②《隋书》卷六七《裴矩传》。
③《隋书·吐谷浑传》。

唐朝建立。当时群雄竞起，新建立的唐朝仅据有关中、巴蜀和山西等地，其余地区形成了许多割据势力。在西北，有据金城、陇西、西平等地的薛举父子，据河西之地的李轨等。是年八月，唐高祖李渊密遣使至河西李轨处，封轨为凉州总管、凉王①，以牵制薛举。接着，秦王李世民一举消灭了薛举父子的割据势力。十月，李轨称帝于凉州，南"连和吐谷浑"，北"结援于突厥"，势力增强②。李轨与突厥的结援，主要是指与居于会宁的阙达度设的联盟。阙达度设在隋末自称"阙可汗"，"有马三千，武德元年内属，（唐）赐号吐乌过拔阙可汗，与李轨连和"③。可是，不久阙可汗为据甘州的隋西戎使者曹琼所诱，反过来与琼联合攻李轨，为轨所败，逃至大斗拔谷，"与吐谷浑相辅车，为轨所灭"④。时当在武德元年末。

翌年（武德二年），唐高祖为了灭李轨，取河西之地，遣使至吐谷浑，说伏允出兵击李轨，许将在长安的伏允子慕容顺遣还⑤。伏允大喜，遂引兵击李轨，"交绥而退"，遣使至唐，求遣顺归，高祖即放顺归吐谷浑⑥。是年五月，唐朝用安兴贵之策，以凉州西域商胡势力，击灭李轨，统一河西地区。这样，唐朝的西边就直接与吐谷浑接壤了。

从武德二年到贞观八年，吐谷浑与唐朝的关系的特点，一方面是吐谷浑不断遣使至唐，交往密切，并立互市；另一方面是吐谷浑乘唐朝巩固政权之机，频繁地寇扰唐朝西部边境，阻碍唐从河西入西域的交通。这两方面又以后者为主。

据《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贡三的记载，吐谷浑最早遣使至唐，是在武德二年二月，接着九月、十一月都有遣使。

①《旧唐书》卷一《高祖纪》。
②《新唐书》卷十六《李轨传》高祖谓安兴贵语。
③、④《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传下》。
⑤按慕容顺自隋末随隋炀帝至江都，炀帝被宇文化及所杀，顺自江都归唐。
⑥《旧唐书》卷一八九《吐谷浑传》。

此年遣使达三次，是与上述高祖欲联合吐谷浑击李轨有关。以后在武德六年（632年）八月、十二月，七年六月、九月，八年三月①，九年八月②，贞观元年（627年）三月③，四年二月，六年五月，七年五月，八年四月④，均遣使朝贡，总计十四次。这些遣使，同样与贸易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武德八年初，唐遣李安远使吐谷浑，"与敦和好"，伏允请求在边界附近与唐互市⑤。当时，内地经隋末之乱，人民流离失所，耕牛缺乏，唐朝自然急需与以游牧为主的吐谷浑贸易，以换取大批牛马等牲畜，因而，慨然同意互市。互市的地点，据《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外臣部，互市条记："武德八年，吐谷浑款承风戍各请互市，并许之。"《通鉴》卷一九四胡注："宋白曰：鄯州西南至廓州广城县故承风岭，吐谷浑界，一百九十五里"。承风戍当设在承风岭附近，唐与吐谷浑交界处。按唐廓州属县有三：广威、达化、米川⑥，而无广城县。疑宋白所云之广城系广威之误⑦。又唐道宣撰《释迦方志》遗迹篇第四云："……且依大唐往年使者则有三道……其东道者，从河州西北度大河，上漫天岭，减四百里至鄯州（治今青海乐都），又西减百里至鄯城镇（今青海西宁），古州地也。又西南减百里至故承风戍，是随（隋）互市地也，又西减二百里至清（青）海……"⑧。据以上资料，知隋唐时的承风戍（岭）在鄯州（乐都）西南一百九十五里，在鄯城镇（西宁）西百里；今乐都至西宁约百里，则所述基本相合。地当在今青海贵德北千户庄一

①《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贡三。

②《新唐书》卷一《高祖纪》；《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八月"作"七月"。

③、④《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贡三。

⑤《旧唐书》卷五七《刘文静附安远传》。

⑥《旧唐书》卷四十《地理志》。

⑦又《通鉴》卷二〇二仪凤三年胡注内，"广城"又作"广威"，是。

⑧影印宋碛砂藏经第439册。

带①。此戍为隋唐通西方和印度的交通要道，也是吐谷浑等西北、西南民族与隋、唐互市之处。唐与吐谷浑在承风戍互市的结果，正如《唐会要》卷九四所记："（武德）八年正月，吐谷浑、突厥各请互市，诏皆许之。先是，中国丧乱，民乏耕牛，至是资于戎狄，杂畜被野"。

吐谷浑在复兴阶段中与唐朝关系的主要方面，还是他不断地寇扰唐朝的边境。见于记载的有：

武德三年（620年），党项、吐谷浑寇松州（治今四川松潘），唐益州道行台窦轨及扶州（治今四川南坪）刺史蒋善合连势击之。善合先至钳川（今四川南坪西），击走吐谷浑，后轨复至临洮，进击左封（今四川黑水东南），破其部众②。

武德四年，吐谷浑与党项寇扰洮（治今甘肃临潭）、岷（治今甘肃岷县）二州，唐遣岐州刺史柴绍救岷州。吐谷浑据高临下，用弓矢射绍军，如雨下。柴绍遣人弹胡琵琶，令二女子对舞，吐谷浑停弓矢相与聚观。绍乘机遣精骑从后山攻击，吐谷浑遭败，被杀者五百余人③。

武德五年六月，吐谷浑寇洮、旭（治今甘肃临潭附近）、叠（治今甘肃迭部）三州，岷州总管李长卿败之④。八月，又寇岷州，总管李长卿出击，反为所败，后益州总管窦轨、渭州刺史且雒生救援，击败吐谷浑⑤。同月，吐谷浑攻陷洮州，旋退出，唐遣武州（治今甘肃武都）刺史贺拔亮防御之⑥。

---

①参见上引严耕望《唐代河湟青海地区交通军镇图考》。

②《旧唐书》卷六一《窦威附兄子轨传》。

③《新唐书》卷五八《柴绍传》等。按此事《通鉴》卷一九〇系于武德六年六月，《唐会要》卷九四则云在"武德四年七月"。从《会要》。

④《新唐书·高祖纪》。

⑤《册府元龟》卷九九〇外臣部，备御三；《新唐书·高祖纪》。

⑥同上。

武德六年四月，吐谷浑陷芳州，刺史房当树逃奔松州[①]，又寇洮、岷二州[②]。五月，吐谷浑、党项寇河州(治今甘肃临夏)，为刺史卢士良击败[③]。

七年（624年）五月，吐谷浑寇松州，益州行台窦轨出翼州（治今四川茂汶北校场坝）道，扶州刺史蒋善合自芳州道合击之[④]。六月，又寇扶州，刺史蒋善合击走之[⑤]。七月，吐谷浑寇岷州，又与党项寇松州，后为蒋善合击败于松州赤磨镇[⑥]。八月，寇鄯州，骠骑将军彭武杰战死[⑦]。十月，吐谷浑与党项羌寇叠州，攻陷合州郡（治今甘肃迭部，与州治同）[⑧]。

八年正月，吐谷浑寇叠州。十月，又寇叠州，扶州刺史蒋善合赴援。十一月，寇岷州[⑨]。

九年（626年）三月，吐谷浑、党项寇岷州；五月，寇河州。六月，吐谷浑寇岷州[⑩]。

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吐谷浑伏允遣其洛阳公来朝贡，使未返，伏允就大掠鄯州而去。太宗遣使责伏允，并征其入朝。伏允称疾不至，又为其子尊王请婚。太宗许婚，但要其子亲至京师迎娶，伏允以子疾不行。太宗停婚，并遣使赓处直至吐谷浑宣喻[⑪]。

---

①《通鉴》卷一九〇。按《新唐书·高祖纪》此年四月云："吐蕃陷芳州"。审度当时形势，《新唐书》作"吐蕃"误。

②《通鉴》卷一九〇。

③《新唐书·高祖纪》；《册府元龟》卷三九七后有"前后归附者六十余户"一句。

④《册府元龟》卷九八五外臣部，征讨四。

⑤、⑥《通鉴》卷一九一。又松州东北有赤磨岭，距今甘肃文县西南八十里(见《太平寰宇记》卷一三四文州条)，赤磨镇当在赤磨岭附近。

⑦《新唐书·高祖纪》。

⑧《通鉴》卷一九一。又《元和郡县志》卷三九叠州条云："(武德)五年陷吐谷浑，七年讨平之，复置叠州"。不知孰是？今从《通鉴》。

⑨、⑩《通鉴》卷一九一。

⑪《旧唐书·吐谷浑传》。

二年正月，吐谷浑寇岷州，都督李道彦击败之，“执其名王二人，俘斩七百余级”①。

六年（632年）三月，吐谷浑寇兰州，州兵击走之②。

贞观八年夏，吐谷浑寇凉州。时鄯州刺史李玄运上言：“吐谷浑良马悉牧青海，轻兵掩之，可致大利。”太宗于是遣左骁卫大将军段志玄等率军击吐谷浑。志玄大军离青海三十里，逗留不进，伏允尽驱牧马逃遁。志玄亚将李君羡从另道追吐谷浑于青海南悬水镇，虏牛羊二万余头而还③。同年十一月，吐谷浑又寇凉州，执唐行人鸿胪丞赵德楷、安侯等④。

总之，从武德初至贞观八年，吐谷浑寇扰唐朝边境，见于记载的达二十四次；唐朝的岷、鄯、洮、叠、芳、旭、扶、兰、凉、松、河等十一州均受其害。这种情况，迫使唐朝派遣军队驻防在凉、兰、洮、岷、松等州，以防御吐谷浑。盛唐著名诗人王昌龄有一组《从军行》的诗，其二是：

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⑤。

这首诗是《从军行》中的一首，所咏之事并非确指。诗云与吐谷浑战于“洮河北”，按唐与吐谷浑之争战，在洮河一带进行的，只有唐初吐谷浑不断寇扰洮河等地之时，故此诗所咏当为唐初之事。由于当时吐谷浑不断寇扰唐洮河一带各州，唐朝需要抽调军队驻防，从军之士有一部分戍此。唐军总的形势是防御，但也有反击之时，诗中所咏当为此时某一次战役。到了盛唐，以上情况

---

①《通鉴》卷一九四；又《旧唐书·吐谷浑传》记唐朝遣康处直至吐谷浑后，又云：“伏允遣兵寇兰、廓二州”，内寇兰州见下，寇廓州不见史书记载。

②《通鉴》卷一九四。

③《旧唐书·吐谷浑传》，《新唐书》卷八九《段志玄传》，《金石萃编》卷五一《段志元（玄）碑》等。

④《新唐书》卷二《太宗纪》，《文苑英华》卷九二〇，《唐维州刺史安侯神道碑》。

⑤《全唐诗》卷一四三。

仍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故诗人王昌龄《从军行》有上述的描写。

由于唐初把主要的力量放在扫灭国内群雄，及对付北边的突厥之上，因此除贞观八年主动遣段志玄击吐谷浑外，其余均处于防御的被动地位。这种情况到贞观九年以后，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上述吐谷浑寇扰唐边，大都是与党项一起行动的。吐谷浑与党项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中国史籍中，最早为党项立传的是《隋书》和《北史》。《隋书》卷八三《西域·党项传》云：

> 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自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①。

又《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党项传》亦云：

> 党项，汉西羌别种，魏晋后微甚。周灭宕昌、邓至，而党项始强。其地古析支也，东距松州，西叶护，南春桑、迷桑等羌，北吐谷浑。处山谷崎岖，大抵三千里。以姓别为部，一姓又分为小部落，大者万骑，小数千，不能相统。故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又作野利）氏、房当氏、米禽氏、拓拔氏，而拓拔最强。

上引资料均说党项是羌族，所谓“三苗之后”，是因汉代史籍称“西羌之本，出自三苗”之故②。北魏、北周时，有宕昌、邓至等羌，前者亡于北周保定四年，后者灭于西魏恭帝元年。以后，“党项始强”，即是说，宕昌、邓至等最后也成了党项诸部之一，故《隋书》说党项“其种有宕昌、白狼(即白兰羌)”③。

---

①《北史》卷九六《党项传》同。
②《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
③《周书》卷四九《异域·邓至》条。白狼即白兰。见黄颢等《白兰考》。

其地东起松州，西至叶护，此叶护指西突厥统叶护可汗，但党项最西之地是否到达了今新疆一带，与西突厥接壤，颇令人怀疑。党项的北面是吐谷浑，南杂春桑、迷桑（均在今青海果洛一带）等羌。从党项兴起直至唐初，其内部没有建立统一的部落联盟或国家，正如上述是“以姓别为部，一姓又分为小部落，大者万骑，小数千，不能相统”。因此，所谓“党项”事实上是从北周以来对居于上述地区羌族各个部落的统称。上所列八姓中，拓拔氏最强，应均为羌族①。

正因为党项各部“不能相统”，势力较弱，故自隋以来，有的部落降隋②，而大部分部落则为吐谷浑所役属。吐谷浑与党项的这种关系，史籍中并未明言，但从其它方面的许多事实可以证明。其一是党项中的宕昌、邓至各部，在未灭亡之前均役属吐谷浑。宕昌亡后，有一部分梁姓羌族融入吐谷浑中。其二是在隋初，吐谷浑部内也有党项拓拔氏，前述开皇八年吐谷浑名王“拓拔木弥请以千余家归化”。此拓拔木弥原当为党项拓拔氏之一部，后为吐谷浑役属，其首领成了吐谷浑“名王”。其三，从上述党项诸部的居地看，原来一直是吐谷浑统治的诸羌之地。《隋书》卷八三《附国传》云：“附国（在今四川康定以西）……其东北连山，绵亘数千里，接于党项。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卫、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台、春桑、利豆、迷桑、婢药、大硖、白兰、叱利摸徒、那鄂、当迷、渠步、桑悟、千碉，并在深山穷谷……或役属吐谷浑，或附附国”。既然远在党项西南的诸种羌，有的“役属吐谷浑”，那么党项内部役属吐谷浑者，当不

---

①党项拓拔氏族属问题，历来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属羌，一种意见认为鲜于鲜卑拓拔氏。因后一种意见无确证，故作者倾向前一种意见。

②《隋书·党项传》记：“开皇四年（584年）有千余家归化。五年，拓拔宁丛等各率众诣旭州内附……。十六年，复寇会州（治今四川松潘），诏发陇西兵以讨之，大破其众。又相率请降，愿为臣妾，遣子弟入朝谢罪”。

在少数。其四，自隋以来，吐谷浑与党项往往联合一致，共同寇扰隋、唐边境。大业五年伏允被隋军击败后，就率数千骑客于党项。这种关系与北魏末吐谷浑同其奴役的宕昌羌梁企定的关系相似。其五，最有力的证据是，唐贞观初降附唐朝的党项巨酋拓拔赤辞（或作词），史称其“初臣属吐谷浑，甚为浑主伏允所昵，与之结婚”①。

总之，自北周末党项诸部兴起后，与北边的吐谷浑的关系最为密切，而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为吐谷浑所役属。大业末，伏允尽复故地后，党项诸部势力日益强盛，相反吐谷浑日趋衰弱。双方关系基本上与隋初一样，只是吐谷浑对党项诸部的控制日渐削弱罢了。

唐武德年间（618—626年），吐谷浑与党项一起经常寇扰唐朝的松、岷、洮、叠等州，见于记载的就有七次。贞观初年，唐太宗开始加紧“招抚”党项，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旧唐书·党项传》记：

> 贞观三年，南会州都督郑元琦遣使招谕，其首长细封步赖举部内附，太宗降玺书慰抚之。步赖因来朝，宴赐甚厚，列其地为轨州，拜步赖为刺史，仍请率所部讨吐谷浑。其后诸姓酋长相次率部落皆来内属，请同编户，太宗厚加抚慰，列其地为崌、奉、岩、远四州，各拜其首领为刺史。

唐初的南会州，即北周时的汶州，治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贞观八年改为茂州②。此地都督郑元琦招抚党项酋长细封步赖，以其地为轨州（治今四川阿坝）。由于太宗对步赖的优待，不久又有许多党项酋长率部降唐，“列其地为崌、奉、岩、远四州”。考《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党项州七十三”条下记，崌、奉

---

① 《旧唐书·党项传》。
②见《元和郡县志》卷三一茂州条。

研州，置于贞观元年，远州置于贞观四年，岩州置于贞观五年。它们的位置，大致在松州之西，且为松州都督府所属。

到贞观五年，又有大批党项部落降唐。《册府元龟》卷九七〇记此年十一月，有党项渠帅来朝。《通鉴》卷一九三记其年十二月，“太仆寺丞李世南开党项之地十六州、四十七县”①。后又以党项大酋拓拔赤辞部置州三十二②。总之，贞观五年附唐的党项人数，“为六十州③，内附者三十万口”④。其中特别应提出的是拓拔赤辞部，上引《旧唐书·党项传》云：

> 有党酋拓拔赤辞者，初臣属吐谷浑……及贞观初，诸羌归附，而赤辞不至⑤。……廓州刺史久且洛生遣使谕以祸福。赤辞曰：“我被浑主亲戚之恩，腹心相寄，生死不贰，焉知其他。汝可速去，无令污我刀也。”洛生知其不悟，于是率轻骑袭之，击破赤辞于肃远山，斩首数百级，虏杂畜六千而还。太宗又令岷州都督李道彦说谕之，赤辞从子思头密送诚款，其党拓拔细豆又以所部来降。赤辞见其宗党离，始有归化之意。后岷州都督刘师立复遣人招诱，于是与思头并率众内属，拜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氏，自此朝贡不绝。

拓拔赤辞部降唐，到底在哪一年？史籍记载不完全相同。按《唐会要》卷九八“党项羌”条云：“（贞观）五年，诏遣使开河曲地为六十州，内附者三十四万口。有羌酋拓拔赤词者，甚为浑主伏允所昵，与之结婚，屡抗官军。后与其从子思头并率众与诸首领归款，列其地为懿、嵯、麟、可等三十二州，以松州为都督

---

①又《新唐书·地理志》“党项五十一州”条亦云：“五年又开其地置州十六，县四十七”。

②同上。

③据《新唐书·地理志》：贞观五年共于党项地置州四十八。

④见《册府元龟》卷九九六记会昌四年（844年）十月诏。

⑤按以下略去“李靖之击吐谷浑，赤辞屯狼道坡以抗官军”一句。李靖击吐谷浑在贞观九年，以下事应发生在贞观五年前（说见后），《旧唐书》将此句置于此，误。

府，羁縻存抚之，拜赤词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氏。自是，从河首大碛石山已东，并为中国之境”。据此，知赤辞背吐谷浑附唐，在贞观五年。《新唐书·地理志》记唐于赤词部地所置三十二州，其中麟州、西戎州、嵯州、儒州等置于五年，可州置于四年。从此也知赤辞降唐是在贞观五年。这三十二州地，当在松州之西、黄河大积石山（即青海阿尼玛卿山）以东。

又《新唐书》卷八八《刘师立传》还记：贞观初，师立检校岐州都督，“上书请讨吐谷浑，未报，即遣使间谕部落，多降附者，列其地为开、桥二州”。据同书《地理志》“党项州五十一”条有桥州，注云：“贞观六年置”。则此二州地为党项羌住地，役属吐谷浑者。

此外，还有所谓“雪山党项”者，“姓破丑氏，居于雪山之下”①。上引《刘师立传》记：“时河西党项破丑氏尝苦边，又阻新附，师立讨之。军未至，破丑惧，遁去”。则雪山党项又称河西党项，雪山当指大积石山，在黄河之西。至贞观六年十一月，雪山党项亦降唐，遣使来贡②。

以上事实说明，贞观八年前，原臣属于吐谷浑的许多党项部落纷纷转附于唐朝；唐太宗的招抚政策获得了成功。唐于党项居地设置的许多羁縻州县，“界内虽立县名，无城郭居处”③，且大部分不入版籍。尽管如此，这对吐谷浑仍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上述有的党项部落降唐后，提出“率所部讨吐谷浑”；有的甚至被唐朝征调，参加“讨伐”吐谷浑的战争。如贞观八年段志玄击吐谷浑，就“率边兵及契苾（铁勒之一部）、党项之众以击之”④。

---

①《旧唐书·党项传》。

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贡三；《唐会要》卷九八等。

③见《元和郡县志》卷三九芳州丹岭县条。此虽云丹岭县党项诸羌，但其它羁縻州县大致相同。

④《旧唐书·吐谷浑传》。

三、唐贞观九年对吐谷浑的战争

贞观八年，唐朝除西域及青海等地外，基本上完成了统一的大业。特别是贞观三年，唐太宗乘北方东突厥颉利可汗部内变乱之机，遣李靖、李勣等击灭东突厥，解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唐太宗还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教训，在国内实行了一系列劝课农桑、轻徭薄赋的政策，以及澄清吏治、减轻刑罚等措施，使生产得到迅速的恢复、发展，形成了历史上所谓的“贞观之治”的盛世。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和北方威胁的解除，使唐朝有了打通中西陆路交通和进一步向西北发展的要求和可能。而当时，据有青海及鄯善、且末的吐谷浑不断寇扰唐朝边境，沿边十一州均受其害；日益强盛的唐朝对此当然不会坐视不理。更重要的是，唐朝此时急于扫除中西陆路交通的障碍，积极经营西域，时时寇扰河西，阻断唐通西域交通的吐谷浑，自然成了唐朝的眼中钉。基于上述两个原因，唐朝决定首先对吐谷浑进行大规模的“讨伐”。

贞观八年十一月，适逢吐谷浑寇凉州，拘行人赵德楷，太宗遣使者十余返，伏允仍不放还。这一事件就成为唐朝发动对吐谷浑战争的导火线。是月，太宗下《讨吐谷浑诏》，历数吐谷浑“肆情拒命，抗衡上国”，“剽掠边鄙，略无宁息”，“上书傲狠，拘我行人”等“罪行”，因此要“宜乘吊伐之机，以展鹰鹯之志，长驱克期，穷其巢穴。罪止吐谷浑可汗昏耄之王，及天柱王一二邪臣，自余部落，皆无所问”①。太宗本欲以灭东突厥的老将李靖挂帅，但又虑其年老，不胜克劳。李靖闻之，主动请求率军出征。十二月，太宗即以“特进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②，侯君集为积石道行军总管，任城郡王道宗为鄯善

①见《册府元龟》卷九八五外臣部，征讨四；《全唐文》卷五，太宗《讨吐谷浑诏》。
②《旧唐书》卷六十《江夏王道宗传》作“昆丘道行军大总管”。

道行军总管，胶东郡公道彦为赤水道行军总管，凉州都督李大亮为且末道行军总管[①]，利州刺史高甑生为盐泽道行军总管，以伐吐谷浑”[②]。各总管前所加之地名，皆为吐谷浑境内要地，表示行军之目标。西海道，指吐谷浑首府伏俟城一带，因隋于此地设西海郡而命名。积石道、赤水道均在隋所置河源郡内，以郡内有赤水、积石山而命名。鄯善道、且末道以隋置鄯善、且末郡命名。盐泽道，据《通鉴》卷一九四胡注此道云：“盐池在西海郡”，则盐泽指西海盐池，即今青海茶卡盐地。六路总管出发的地点及大致目标是：李靖、侯君集、道宗、李大亮等为一路，在鄯州集结，向青海；高甑生为一路，经洮州向青海茶卡盐池；道彦、樊兴为一路，从松州向赤水。李靖军还“率突厥、契苾兵”[③]，分别由原突厥酋长、唐左领军将军执失思力和原铁勒契苾部首领、唐左领军将军契苾何力率领。总之，从唐朝整个军事部署来看，兵力不下十万，主要分三路指向青海，其规模之大超过以前北魏、北周及隋代对吐谷浑的战争。

吐谷浑自隋大业五年后，日趋衰落，其可汗伏允年老昏愦，大臣天柱王弄权，国内所封诸王各据一方，势分力弱；加之其东部又逐渐为兴起的党项诸部所据，贞观初年，党项诸部纷纷降附唐朝，使之失去了一有力的同盟军。因此，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军力、财力等各个方面来看，吐谷浑都处于劣势。

关于贞观九年李靖等击吐谷浑的战争经过和行军路线，诸书记载不一。在宋代司马光等修《通鉴》时，对一些问题就已搞不清，致使这个问题被弄得越发复杂。两《唐书》有关记传、《通典》、《册府元龟》等五种文献，有十余处记载这次战争。而其中以《册府元龟》卷九八五外臣部征讨四所记为详，且是录自失

①《新唐书》卷六二《李大亮传》作“河东道行军总管”。

②见《新唐书》卷二《太宗纪》等。

③《旧唐书·吐谷浑传》。

传的《太宗实录》[1]。其余资料大都源于此，只因记述简略，或理解有误，而产生了一些混乱。就是《实录》本身，也因将士奏报有时夸大失实，或奏到日期有异，而有一些矛盾和失实的地方。下面以《册府元龟》卷九八五（即《实录》）为主，参酌它书记载[2]，将这次战争经过及行军路线大致勾画出一个轮廓。

九年元月，在吐谷浑的煽惑下，已附唐的党项诸羌，“皆叛归吐谷浑”。

三月，洮州羌杀刺史孔长秀，附于吐谷浑。时盐泽道行军总管高甑生过洮州，击败叛羌[3]。是月，李靖所率大军集于鄯州，靖与诸将会议，讨论进军方略。侯君集曰：“大军已至，贼徒尚未走险，宜简精锐，长驱疾进，掩其不虞，可有大利，此破竹之势也。若此策不行，潜遁必远，山障为阻，穷讨则难”。李靖从其策。

闰四月，李靖命道宗单师追击，去大军十日，及于库山（在唐石堡城，今青海日月山一带）[4]。吐谷浑据山死斗，道宗暗引千骑从山后进击，吐谷浑惊溃，俘四百余人[5]。李靖将薛孤吴兀又以轻锐破吐谷浑于曼头山，“斩其名王，俘五百余人，大获六畜，以克军粮”。二十八日，李靖大军随后进击，破吐谷浑于牛心堆（今青海湟中县西南）[6]。李靖各军会于库山，商讨下一步作战计划。道宗说：“柏海（今青海鄂陵、札陵湖）近河源，古

①按《通鉴》卷一九四胡注引《考异》所用《实录》一段文字，与《册府》此段相同，故知《册府》此段系录自《太宗实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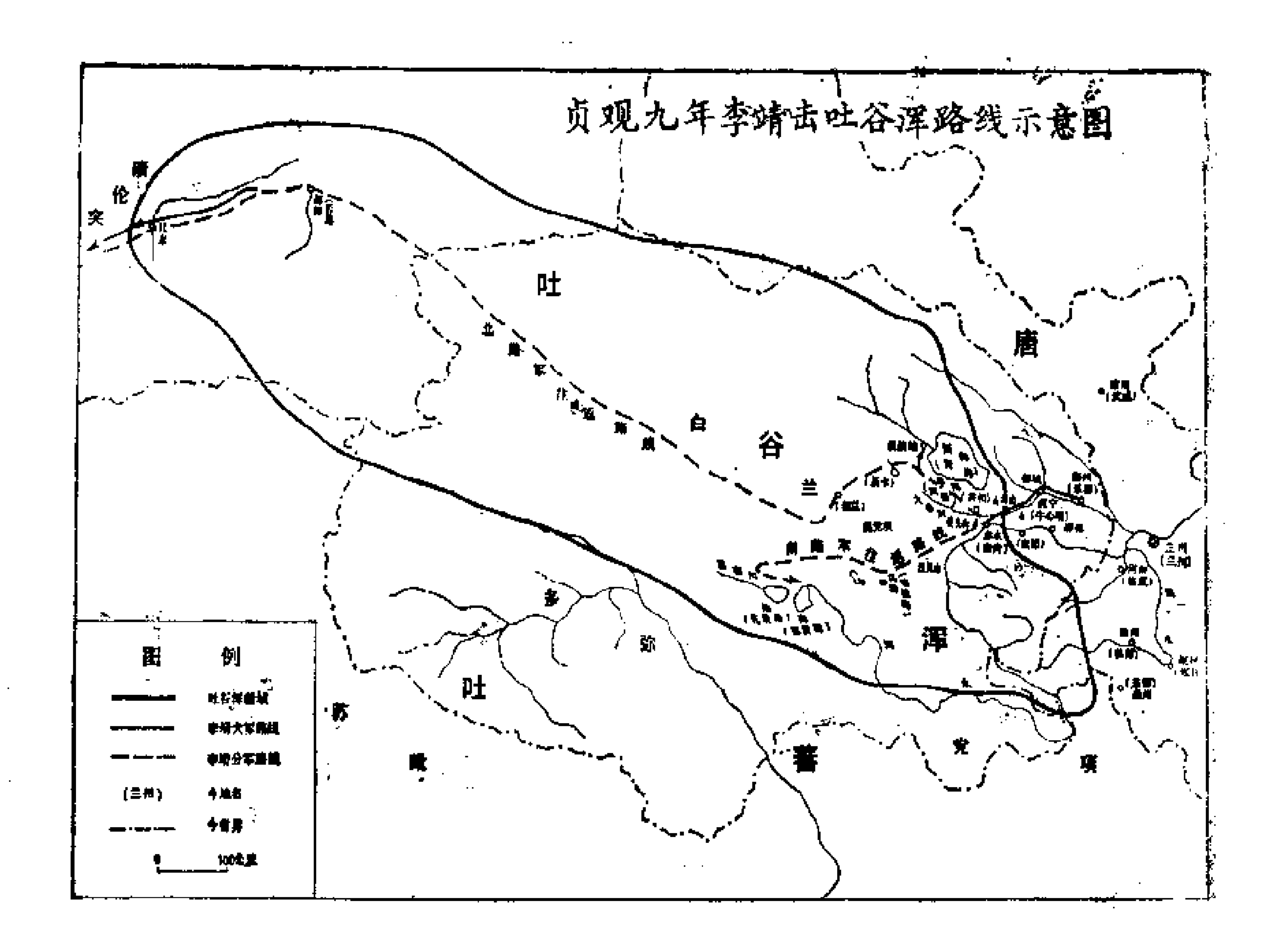
②以下引用无出处者，均为《册府》卷九八五文。

③《新唐书·太宗纪》。

④见佐藤长：《西藏历史地理研究》第232页详细考证。内具体指出，库山即《新唐书·道宗传》记之“库山”，今卡拉科图岭。

⑤《新唐书·道宗传》。

⑥按《水经注》卷二《河水》云“湟水又东，牛心川水注之。水出西南远山，东北流迳牛心堆东，又北迳西平亭西，东北入湟水”。牛心川即今流入西宁湟水之南川，牛心堆在牛心川西南，今湟中西南。


贞观九年李靖击吐谷浑路线示意图
吐谷浑
唐
党项
吐蕃
多弥
苏毗
突伦碛
白兰
图例

来罕有至者，贼既西走，未知的处，今段之行，实资马力。今马疲粮少，远入为难，未若且向鄯州，待马肥之后，更图进趣”。侯君集则说：“不然。段志玄曩者才至鄯州，贼众便到城下，良由彼国尚完，凶徒用命。今者一败以后，斥候亦绝，君臣相失，父子携离，乘其迫惧，取同俯拾，柏海虽遥，便可鼓行而至也”①。李靖再次从侯君集之策，决计分军两路：由李靖率李大亮、薛万均、万彻兄弟、契苾何力等由北路，出其右；由侯君集、道宗等由南路，出其左。

北路军的行军路线，大致是由库山“出曼头山，逾赤水，涉青海，历河源、且末，穷其西境”。五月初，李靖等过曼头山，西北经青海湖南至赤水。按此赤水，即前述之赤海，《册府元龟》、《旧唐书》卷六九《薛万彻传》作“赤水源”，《新唐书》卷一一〇《契苾何力传》作“赤水川”。地当在今青海东南恰卡恰河（赤水）上源。此地离伏俟城不远，是吐谷浑的重要据点之一。薛万均、万彻兄弟轻敌冒进，被吐谷浑天柱王所围，“兄弟皆中创坠马，步斗，士死十七八”。后赖契苾何力冒围奋击，吐谷浑始溃败②，获杂畜三十万计。然后，李靖率大军至青海，攻占吐谷浑首都伏俟城。关于此，《通典》卷一五五、《新唐书》卷九三《李靖传》都有明确的记载。后李靖率军留驻伏俟城一带，而李大亮、薛氏兄弟、契苾何力则由青海追击伏允于河源。此河源系指隋置河源郡之西部，今青海都兰以南地区。又《旧唐书·党项传》记：“又有黑党项，在于赤水（隋河源郡治赤水，在今青海兴海县）之西。李靖之击吐谷浑也，浑主伏允奔黑党项，居以空闲之地”。李大亮等追伏允于河源，应即指此。大亮与吐谷浑

①按《旧唐书·道宗传》与《册府》记载相反，云道宗主张穷追，而君集不从。道宗系在鄯州会议时，主张深入穷讨，《旧唐书》误。

②《新唐书·契苾何力传》。

大战于蜀浑山①，“俘其名王，虏杂畜五万计”②。伏允又西逃，经今青海柴达木盆地至新疆的且末。大亮等追至且末，闻伏允遁逃于突伦碛（今新疆且末与和阗之间）。《契苾何力传》作“突伦川”。薛氏兄弟鉴于前赤水源之败，不敢深入，独何力率精骑千余，直捣其牙帐，杀数千人，获牲畜三十余万，俘虏伏允妻③。伏允“众消亡散，能属之者才百骑，十余日竟为其左右所杀”④。而在青海的李靖军于五月中旬，加紧对吐谷浑残部的围剿。伏允长子大宁王慕容顺自唐高祖从长安遣回后，不得志，于是杀天柱王降李靖，吐谷浑平。

以上李靖所率北路军从闰四月底由青海东南库山出发，由青海南经柴达木盆地，到新疆且末南的突伦碛，行程至少在六千里以上。而史籍均云李靖平吐谷浑在五月壬子（十八日），在当时仅使用骑兵的情况下，要在半个多月内往返近五六千里的路程，这的确是不可思议的。正因为有此矛盾，所以有的研究者认为，李靖军并没有到达新疆的且末，突伦碛也不在今且末与和阗之间，而是在今青海柴达木盆地巴音河之西、德令哈之南的戈壁⑤。事实上，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理解李靖所率北路军，在青海又分两路的缘故。如前述，老将李靖攻占伏俟城后，并没有随大亮等至河源、且末，而是留在青海，于五月壬子接受慕容顺之降，平吐谷浑。而李大亮等则衔追伏允至突伦碛，伏允为部下所杀，然后回师青海，与李靖军会合。这在《新唐书》卷九四《薛万均传》内记载得十分明确，内云：万均等

①《通鉴》卷一九四胡注云：“山在赤海（今恰卡恰河上源）西”。又佐藤长：《西藏历史地理研究》第238页云：蜀浑山在青海西南百余里之“天祕秦罕哈达。”

②《旧唐书·李大亮传》。

③《新唐书·契苾何力传》。

④《新唐书·吐谷浑传》等与《册府》记载异，云伏允系自杀。从《册府》。

⑤佐藤长：《西藏历史地理研究》第240—241页。

"追奔图伦碛乃还，与靖会青海"。因此，史籍均以五月壬子为李靖平吐谷浑的时间，至于大亮等从且末返回青海与李靖会合的时间，自然要晚得多了。

南路军的行军路线，大致是由库山，"历破逻真谷，逾汉哭山……转战过星宿川，至于柏海"①。破逻真谷，大致在青海东南大非川之东，从此逾汉哭山。《通鉴》卷一九四胡注："隋志：河源郡有乌海，在汉哭山西"，则汉哭山在乌海东。南路军从汉哭山至乌海，这在《新唐书·吐谷浑传》和《旧唐书·太宗纪下》等均有记载，后者且云时在五月乙未（初一）。按乌海，从前一般著作均以此乌海为《隋书·地理志》河源郡下所记之"七乌海"。日本佐藤长氏引《同文志》及清代周希武《玉树县志稿》云，今青海东南褡裢海（黄嘎淖尔）周围有七川或七个湖，应即隋代之七乌海，此说较确②。但唐代的乌海并不一定就是隋代的七乌海。据《通典》卷一九〇《吐蕃》内记："其国出鄯城（今青海西宁）五百里，过乌海，入吐谷浑部落……。"则乌海距鄯城有五百里左右。按唐一大里约当今一华里多一点③，照此计算，今褡裢海距西宁仅三百多华里，而西宁西南距今喀拉海（苦海），则恰为五百多华里。如此，唐代的乌海应在今青海喀拉海。侯君集在此曾与吐谷浑部展开激战，俘执其名王梁屈葱④，饮马乌海。继而南路军南下，到星宿川，即今黄河河源附近之星宿海。史载南路军行军艰难情况时云："经途二千余里，行空虚之地，盛夏降霜，山多积雪，转战过星宿川，至于柏海"⑤。柏海即今鄂陵湖、札陵湖。在柏海，君集等"北望积石山，观河源

---

①《旧唐书》卷六九《侯君集传》。

②《西藏历史地理研究》第236—237页。

③见胡戟：《唐代度量衡与亩里制度》，载《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4期。

④《旧唐书·侯君集传》。

⑤《旧唐书·侯君集传》。按诸书均作"柏海"，仅《旧唐书·吐谷浑传》作"柏梁"。

之所出焉”①。按隋代把积石山当做黄河河源，置河源郡，唐代才纠正了这种看法，把河源置于柏海、星宿川附近，说明古代中国人民对黄河河源的认识是不断加深的，后南路军回师至大非川与李靖大军会合。

由吐谷浑东面与李靖会合的另两支军队的情况，则没有取得预期战果。盐泽道行军总管高甑生所率的一支，自三月在洮州击破叛羌后，一直逗留不前。七月，盐泽道行军副总管刘德敏击“叛羌”，破之②。此时，李靖大军早已平定吐谷浑。甑生误了与靖会师的军期，受到李靖的责罚。甑生因而恨李靖，后竟诬告靖反，太宗验明系诬告，将甑生减死徙边③。另一支由赤水道行军总管道彦及左骁卫将军樊兴率领的唐军④，从松州出发，预定经过党项大酋拓拔赤辞所控制的羁縻州。由于赤辞在贞观五年已入附，而且行军前唐朝又重赂赤辞，使为响导，本来是不会发生什么问题的。可是，赤辞来见唐诸将，说：“往者隋人来击吐谷浑，我党项每资军用，而隋人无信，必见侵掠。今将军若无他心者，我当资给粮运；如或我欺，当即固险以塞军路”。唐诸将与之歃血而盟。但道彦至阔水（在党项羁縻州阔州境，今四川松潘西）时，见党项无备，竟纵兵袭之，虏牛羊数千头。于是党项诸羌群起反对唐军，赤辞屯兵野狐峡（今甘肃迭布的拉达）⑤，道彦不得前进，为赤

①《旧唐书·侯君集传》。

②《通鉴》卷一九四。

③《新唐书·李靖传》。

④按《旧唐书》卷五七《刘文静附樊兴传》云：兴也为“赤水道行军总管”，《通鉴》卷一九四，只云兴为“左骁卫将军”，今从后者。

⑤按《旧唐书·道彦传》作“野狐峡”，《新唐书·党项传》作“狼道峡”。据吴景敖《西陲史地研究》(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47年)第21页云：狼道坡(峡)在今甘肃迭部的罗达(今名拉达)；严耕望《唐代河湟青海地区交通军镇图考》第62页云：野狐峡，在今岷县西二十五公里之野狐桥。按赤辞屯唐兵所屯军之处，不可能伸入岷州(治今岷县)附近，故吴景敖所说较确。此处乃是从河州经岷州至蜀的交通要道。

辞所败，死者数万人，退保松州，后“竟坐减死徙边”①。樊兴也因“迟留不赴军期，又士卒多死，失亡甲仗，以勋减死”②。

尽管赤水、盐泽两道唐军贻误军期，但因五月李靖在青海接受吐谷浑慕容顺的归降之后，唐朝的胜利已成定局。唐朝将如何处置战败了的吐谷浑呢？唐太宗在五月颁布的《原吐谷浑制》中，有明确的回答。内云：“伐罪吊人，前王高义，兴亡断绝，有国令典。……其子大宁王慕容顺，……翻然改辙，代父归罪……子能立功，足以补过，既往之衅，特宜原免。然其建国西鄙，已历年代，即从废绝，情所未忍，继其宗祀，允归令胤。可封顺西平郡王，食邑四千户，仍授趉胡吕乌甘豆可汗，所司量遣使人，备礼册命”③。也就是说，太宗并没有同炀帝一样将吐谷浑灭掉，列其地为郡县，而是保存了吐谷浑的王统和制度，由名义上的“臣属”变为实际上的藩属之国。这种处置方式，并不是唐太宗本人对吐谷浑发了善心，或真是因为慕容顺的归降而采取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吐谷浑政权名义上的存在，不仅不会影响唐朝向西的发展，而且这样做对于其它各地少数民族的归附，将发生有益的影响。尽管如此，唐朝这样处置吐谷浑还是多少减轻了对吐谷浑人民的损害。

慕容顺为唐朝封为西平郡王、趉胡吕乌甘豆可汗后，不过十日即为部下所杀。这次吐谷浑动乱，一方面是因慕容顺“长自中土，早慕华风”④，国人不服；另一方面是顺本人在吐谷浑旧臣们的威逼下，“遂怀二志”，阴谋反唐⑤。因此酿成动乱，顺为其下所杀。唐朝遂权立慕容顺子燕王诺曷钵为吐谷浑主。但诺曷钵

---

①《旧唐书·道彦传》。
②《旧唐书》卷五《刘文静附樊兴传》；《新唐书》卷八八《裴寂附兴传》。
③《唐大诏令集》卷一二九《原吐谷浑制》；《册府元龟》卷九六四外臣部，封册二。
④见《唐大诏令集》卷一二九《原吐谷浑制》等。
⑤见贞观九年十二月太宗《讨吐谷浑制》，载《唐大诏令集》卷一二九。

年幼，“大臣争权，国中大乱”①，“竞动干戈，各行所欲”，十二月，太宗遣侯君集率军入吐谷浑，平息动乱，安定吐谷浑②。至此，唐朝的势力进一步伸入吐谷浑，使之名副其实地成了唐的属国。

从贞观九年唐对吐谷浑战争的起因、经过和结果来看，唐朝是为了反击吐谷浑不断侵扰边境和扫清中西陆路交通的障碍而进攻吐谷浑的，因此战争的性质是正义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人民的支持。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在其《铙歌鼓吹曲十二篇》中，有《吐谷浑》一篇，内云：

> 吐谷浑盛强，背西海以夸。岁侵扰我疆，退匿险且遐。帝谓神武师，往征靖皇家。烈烈旆其旗，熊虎杂龙蛇。王旅千万人，衔枚默无哗。束刃逾山徼，张翼纵漠沙。一举刈膻腥，尸骸积如麻。除恶务本根，况敢遗萌芽。洋洋西海水，威命穷天涯。系虏来王都，犒乐穷休嘉。登高望还师，竟野如春华。行者靡不归，亲戚讙要遮。凯旋献清庙，万国思无邪③。

曲词内，虽然带有封建社会中一般士大夫那种大汉族主义的偏见及为唐王朝歌功颂德的倾向；但也反映了唐对吐谷浑战争具有正义性质。当然这场战争也有征服和掠夺少数民族的一面。战争结束后，唐太宗对战败了的吐谷浑的处置较为宽大，不仅使吐谷浑人民减少了战争加给他们的灾难，而且有助于进一步密切吐谷浑与唐朝的关系。这可从一个方面反映唐太宗民族政策的特点。

---

①《旧唐书·吐谷浑传》。

②见贞观九年十二月太宗诏，载《唐大诏令集》卷一三〇等。

③《柳宗元集》第一册，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第22—23页。

四、吐谷浑国的灭亡

贞观九年十二月，唐朝遣侯君集平定吐谷浑动乱后，吐谷浑国内逐渐趋于稳定。次年三月，燕王诺曷钵请颁唐历，奉唐年号，并遣子弟入侍①。这是吐谷浑表示真正愿意成为唐藩属的行动。唐太宗随即颁发《宥吐谷浑制》，内云：

> ……子燕王诺曷钵，弱不好弄，幼称通理，才纂旧业，即逢内难。故遣旌节，远申安抚，遂能率其种类，同竭款诚。尽其巢落，迎谒使者，屈膝顿颡，尊奉朝化。请颁正朔，愿入提封，丹诚内发，深可嘉尚。宜隆宠章，懋兹赏典，可封河源郡王，食邑四千户，仍授乌地也拔勒豆可汗②。即遣使人，备礼册命③。

这样，唐朝正式以诺曷钵为河源郡王、吐谷浑可汗，使之统治吐谷浑。诺曷钵也就紧紧地依附唐朝，借以建立自己的威信和巩固统治地位。同年十二月，诺曷钵亲自到长安觐见④，并请婚；贞观十一年（637年）十一月，又献牛羊万三千头⑤。唐与吐谷浑的亲密关系得到发展。

就在此时，吐谷浑的南面、今西藏地区兴起了一个强大的政权——吐蕃。七世纪初，吐蕃名王松赞干布即赞普⑥位后，迁都逻些（今西藏拉萨），再次征服了北面的苏毗（吐蕃称为"孙波"，今西藏北部），西边的羊同（今西藏阿里地区）以及东边的党项等一些羌族部落并与南边的泥波罗（今尼泊尔）国通聘。

---

①《册府元龟》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条；《唐会要》卷九四等。

②按武威南青嘴喇嘛湾出土的《慕容忠墓志》，"勒豆"作"勤豆"，是。

③载《唐大诏令集》卷一二九；《册府元龟》卷九六四等。

④《旧唐书·太宗纪下》。

⑤《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贡三。

⑥赞普：吐蕃最高统治者称号。《新唐书·吐蕃传上》云："其俗谓雄强曰赞，丈夫曰普，故号曰赞普"。有时又译作"赞府"等。

同时，他采取了加强王权，制定刑律，建立军制，确定官制，创制文字等一系列政权建设措施，在西藏高原确立了吐蕃奴隶制政权的统治①。这样，强盛的吐蕃王朝北面即直接与吐谷浑为邻，东边的势力也接近到唐朝的松州。

贞观八年，松赞干布遣使至唐聘问，时唐正准备大举征伐吐谷浑，希望吐蕃能严守中立，故很快遣使臣冯德遐随吐蕃使到逻些报聘②。至贞观十年，唐朝先后击灭东突厥和吐谷浑，在邻近的各少数民族政权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声威远播。许多少数民族首领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并纷纷向唐朝请婚，企图借唐朝的声威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统治。吐谷浑诺曷钵及原东突厥处罗可汗子阿史那社尔等均提出这个要求，吐蕃基于上述原因，也向唐请婚。唐太宗为了加强与归附的少数民族首领的关系，仅以弘化公主许诺曷钵，以衡阳公主许阿史那社尔③；对吐蕃松赞干布的请婚，则婉言谢绝。吐蕃使者返回后，编造了一些谎言以开脱自己未能完成使命的责任。他对松赞干布讲："天子（太宗）遇我厚，几得公主，会吐谷浑王入朝，遂不许，殆有以间我乎！"④松赞干布听后，迁怒于吐谷浑，于是发兵击之。这件事仅不过是吐蕃向吐谷浑发动战争的一个借口，事实上吐蕃奴隶制政权正向四周扩展，掠夺邻近民族的人口和财富，这是由其社会性质决定了的。地处吐蕃北边、日益衰弱的吐谷浑，早就成了吐蕃奴隶主阶级觊觎的对象之一。

《新唐书·吐蕃传上》记此次战争云：

> 弄赞（松赞干布）怒，率羊同共击吐谷浑，吐谷浑不能亢，走青海之阴⑤，尽取其资畜。

①参见王忠：《松赞干布传》，196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新唐书·吐蕃传上》。
③唐太宗许嫁衡阳公主给阿史那社尔，见《新唐书》卷一一〇《阿史那社尔传》。
④《新唐书·吐蕃传上》。
⑤按湖阴为南，但《册府元龟》卷九七八作"青海之北"。

吐谷浑自贞观九年遭到唐朝的打击，后又发生内乱，力量大为削弱，当然不是吐蕃的对手，被迫逃至青海湖北。又敦煌发现的《吐蕃历史文书》（藏文）传记部分也记："其后赞普（松赞干布）亲自出巡，在北道，既未发一兵抵御，亦未发一兵进击，迫使唐人及吐谷浑人，岁输贡赋。由此，首次将吐谷浑人收归辖下"①。内云迫使唐人及吐谷浑岁输贡赋，显系把政权之间使臣的往返，当做纳贡称臣的夸大之词。但文中云首次把吐谷浑收归辖下，可与上述汉文资料相印证。此次战争吐蕃最后占据了吐谷浑哪些地方，有哪些吐谷浑部落被吐蕃"收归辖下"？由于资料缺乏，目前已无法搞清。过去有的论述，认为吐蕃通过这次战争，占据了原属吐谷浑西部的鄯善、且末等地②。据玄奘《大唐西域记》第十二，玄奘一行从印度返回，经瞿萨旦那国（于阗），东行渡大流沙，后"至折摩驮那故国，即沮末地也。"玄奘经过且末大约是在贞观十八年（644年），文中并未提到当时且末属吐谷浑，还是属吐蕃，只云那里"城郭岿然，人烟断绝"③。因此，吐蕃占领吐谷浑的鄯善、且末是在贞观十年左右的说法令人怀疑④。其次，从贞观十五年（641年），唐文成公主入藏经吐

---

①王尧等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146页。

②如穆舜英：《新疆出土文物中关于我国古代兄弟民族的历史文化》载《新疆历史论文集》等。

③章巽校点：《大唐西域记》，197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05页。

④还有的著作，如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1958年科学出版社）、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1978年版本）等云，吐蕃取吐谷浑鄯善、且末之地，是在贞观九年唐击败吐谷浑之时，吐谷浑西部王达延芒波结（伏允次子）降吐蕃的结果。又说，在唐初，"吐谷浑分东西二部，东部以伏俟城为中心，西部以鄯善为中心。伏允既舍长子慕容顺（一作顺光）而立次子（即上述达延芒波结），本人驻伏俟城，太子即驻守鄯善"。按唐初吐谷浑分东西二部之说欠妥，鄯善为吐谷浑西边重镇，自北魏以来即为可汗子弟领兵驻守（见《洛阳伽蓝记》卷五宋云行纪），唐初也不会例外。其次王忠引《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误将达延芒波结说成是吐谷浑伏允次子，此人据王尧考证，系吐蕃大论（见《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207—208页），译作达延莽布支，而非吐谷浑王子。因此，吐谷浑在唐初分东西两部及贞观九年达延芒波结以鄯善、且末降吐蕃的说法不确。今从王尧说。

谷浑的情况来分析（详见后），吐蕃把吐谷浑赶到青海北后不久，又退回，吐谷浑又重返故地。

吐蕃还东击党项、白兰羌[1]，屯兵于唐松州西境，扬言迎公主，并进攻松州。后因国内一部分大臣的反对，力量削弱，为唐军所败。松赞干布遣使谢罪，复请婚，太宗许之[2]。

贞观十三年十二月，吐谷浑诺曷钵至京师，迎公主，太宗以宗室女弘化公主妻之[3]。翌年二月，太宗遣左骁卫将军、淮阳王道明送公主至吐谷浑[4]。弘化公主是唐朝第一个嫁与吐谷浑王室慕容氏的公主，其虽非太宗生女，但史言太宗"资送甚厚"[5]。吐谷浑与唐朝关系更加亲密。

到贞观十五年（641年），吐谷浑内以丞相宣王为首的亲吐蕃的势力抬头。他们专擅国政，阴谋征兵，以祭山神为名，准备袭击弘化公主，挟持诺曷钵投吐蕃。诺曷钵知宣王阴谋后，大惊，率骑与弘化公主奔唐鄯城（今西宁），所部威信王率部迎护。唐鄯州刺史杜凤举遣果毅都尉席君买与威信王合兵，袭击宣王，杀其兄弟三人，国内扰乱。唐太宗命民部尚书唐俭、中书舍人马周持节抚慰，"其众乃安"[6]。从这一事件知吐谷浑统治阶级内部已形成为两派：一派以诺曷钵为首，依附唐朝，反对吐蕃势力北上；一派以宣王为首，阴谋联合吐蕃，反对唐朝。十五年，双方

---

①此白兰羌当在吐蕃与党项之间，即今青海巴颜喀拉山东南。详细考证见黄颢、周伟洲《白兰考》。

②详见《新唐书·吐蕃传上》。

③《旧唐书·太宗纪下》；《通鉴》卷一九五等。

④《旧唐书·太宗纪下》。

⑤按武威出土的《大周西平公主（即弘化公主）墓志》云："公主，陇西成纪人也，即大唐太宗文武圣皇帝之女也"。此系唐对外的说法，事实上弘化公主为宗室女，唐代文献记载颇多。如《新唐书》卷七八《道玄传》记：道玄于贞观十四年"与武卫将军慕容宝节送弘化公主于吐谷浑，坐漏言主非帝女，夺王，终郓州刺史。"

⑥见《新唐书·吐谷浑传》，内云诺曷钵逃至"鄯善城"误，应以《册府元龟》卷三百八作"鄯城"。又《新唐书》本传云"鄯州刺史杜凤举击宣王"，《册府》仅云"果毅都尉席君买"，参此两种记载，当为鄯州刺史遣果毅都尉执行也。

矛盾激化，唐朝帮助诺曷钵暂时抑止了吐谷浑内亲吐蕃的一派。在以后约十一年的时间内，唐朝在吐谷浑的势力占了上风，而吐蕃也恢复了与吐谷浑和好的政策。吐蕃松赞干布之所以对唐属国吐谷浑采取这种政策，也是与他同唐朝关系的改善，结成友好的"甥舅之国"有关。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决定将宗室女文成公主妻吐蕃松赞干布。关于文成公主入藏所经由的路线，国内外学者一般均倾向于是从青海吐谷浑地，南下到拉萨，这是有大量汉、藏文献及民间传说为依据的。据托马斯（Thomas, F.W.）《新疆发现吐蕃古藏文文书》载，文成公主一行至吐谷浑地区，受到吐谷浑王翼贺吐浑可汗（即诺曷钵）、母后墀旁及吐谷浑大尚论等王臣的盛大欢迎。文成公主还在该地翁域中心驻息，并在佐地朋势都建造宫室①。《新唐书·吐蕃传》上亦记："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诏江夏王道宗持节护送，筑馆河源王（诺曷钵）之国。弄赞率兵次柏海亲迎"。此可与上引藏文史料相印证。藏族民间传说中，有文成公主在今青海日月山、倒淌河及结古等地活动的遗迹（如结古南巴唐有文成公主庙）和故事。据当地藏民传说，文成公主途中经玉树，停留了一个时期，教当地人民种植等②。这些资料都说明，吐蕃在贞观十年击败吐谷浑后，又退回其境；十五年后，吐蕃与吐谷浑之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吐蕃也将公主嫁与吐谷浑王诺曷钵，结成甥舅之国③。从此，唐朝、吐蕃、吐谷浑三国相安无事，相互的交往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从贞观十六年至二十三年（642—649年），吐谷浑每年都遣

①转引自黄颢《贤者喜宴》摘译（三）注，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②见赵生琛：《玉树百唐巴有文成公主造像》，载《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5期等。

③《新唐书·吐蕃传上》记咸亨四年高宗对吐蕃使臣论仲琮说："吐谷浑与吐蕃本甥舅国……"。可知早在此之前，两者王族是通婚的。

使入唐，献牛马、方物，其中贞观二十一、二十二年，甚至每年两次向唐遣使朝献①。贞观二十二年，唐朝遣阿史那社尔等击西域龟兹（今新疆库车）时，还命“吐谷浑连兵进讨”②。二十三年唐太宗去世，葬昭陵（在今陕西礼泉），以诺曷钵石像列于昭陵之下。唐高宗李治即位后，以诺曷钵尚主，封驸马都尉，赐物四十段③。高宗永徽二年（651年），诺曷钵遣使献骏马，高宗问明马为其国最良者，遂送还④。三年，吐谷浑先后于正月、八月遣使朝贡⑤，弘化公主也请入朝。高宗遣左骁卫将军鲜于济迎公主，十一月，公主与诺曷钵抵长安⑥。高宗以会稽郡王道恩第三女封金城县主，许给诺曷钵长子慕容忠（《新唐书·吐谷浑传》又作“苏度摸末”）⑦。永徽四——五年（653—654年），吐谷浑均遣使朝贡⑧。吐谷浑与唐朝关系日益亲密，从此可见。

在唐太宗死后一年（永徽元年），维护与唐、吐谷浑友好的吐蕃名王松赞干布也去世，其孙墀芒论芒赞即赞普位。由于新赞普年幼，大权掌握在大论⑨禄东赞手中。禄东赞是吐蕃有名的大论，《新唐书·吐蕃传上》云其“不知书而性明毅，用兵有节制，吐蕃倚之，遂为强国”。自新赞普即位后不久，吐蕃再次向四周扩张。六五六年（高宗显庆元年），禄东赞率兵一十二万击白兰，苦战三日，“吐蕃初败后胜，杀白兰千余人，屯军境上，以侵掠

---

①见《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贡三。

②《通鉴》卷一九八。

③《新唐书·吐谷浑传》。

④《册府元龟》卷一六八帝王部，却贡献条。

⑤《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贡三。

⑥《旧唐书》卷四《高宗纪上》等。

⑦《新唐书·吐谷浑传》；《金城县主墓志铭》，载夏鼐：《考古学论文集》，第95—96页，1961年科学出版社出版。

⑧《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贡三。

⑨《新唐书·吐蕃传上》记：“其官有大相曰论茝，副相曰论茝扈莽，各一人，亦谓大论、小论”。大论相当内地丞相或宰相。

之”①。此白兰当为今青海柴达木盆地一带的白兰，这是吐蕃向吐谷浑发动进攻的前奏。过了三年（显庆四年），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编年部分的记载：

> 大论东赞前往吐谷浑（阿豺）。达延莽布支于乌海之“东岱”处与唐朝苏（定）方交战。达延亦死，以八万之众败于一千②。

达延莽布支，据王尧等考释，系“吐蕃一大相（即大论）名，按其任职时间推算，应在松赞干布死后，芒伦芒松（即墀芒论芒赞）在位之时”③。又据《新唐书》卷一一一，《旧唐书》卷八三的《苏定方传》，定方并未于此年与吐蕃战于乌海，上记载似有误。但此年及显庆五年（660年）、龙朔元年至乾封元年（661—666年），《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均记，大论禄东赞在吐谷浑境，这似与吐蕃与吐谷浑征战有关。《通鉴》卷二〇〇唐高宗显庆五年记：

> 八月，吐蕃禄东赞遣子起政将军击吐谷浑，以吐谷浑内附故也。

按禄东赞有子五人，“长曰赞悉若，次钦陵（陵），次赞婆，次悉多于，次勃论”④。起政，即为东赞长子赞悉若（藏文译作“噶尔·赞悉若多布”），后任吐蕃大论者。所谓“以吐谷浑内附故也”，是指吐谷浑与唐朝关系日益亲密，与吐蕃疏远，因而引起吐蕃统治者的嫉恨，开始大举进攻吐谷浑。当时，吐谷浑与吐蕃均遣使至唐，请兵援助，唐高宗“皆不许之”⑤。事实上，唐朝是倾向于吐谷浑的，可是，高宗并没有派军队或从其它

---

①《册府元龟》卷九九五外臣部，交侵条。
②见该书第102页。
③《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考释部分，第207页。
④《册府元龟》卷九六二外臣部，才智条。
⑤《新唐书·吐谷浑传》。

方面采取支援吐谷浑的措施，这不能说不是唐朝的失策。

至高宗龙朔三年（663年），吐蕃禄东赞率大军进攻吐谷浑。吐谷浑内亲吐蕃的大臣素和贵逃奔吐蕃，尽言吐谷浑虚实。因此，吐蕃大军顺利地攻入吐谷浑境，在黄河边上击溃了吐谷浑军队。诺曷钵及弘化公主等数千帐逃至唐朝的凉州①。唐朝于此时方知问题严重，“诏凉州都督郑仁泰为青海道行军大总管，率将军独孤卿云等屯凉、鄯，左武侯大将军苏定方为安集大使，为诸军节度，以定其乱”②。是年十一月，郑仁泰病死③，苏定方奉唐高宗之命，采取“平两国怨”、“以安集吐谷浑”的消极方针，致使吐谷浑遭到彻底的失败，领土全被吐蕃所占据。中国史籍因此把此年作为吐谷浑国正式覆亡的时间，且云：

吐谷浑自晋永嘉之末，始西渡洮水，建国于群羌之故地，至龙朔三年为吐蕃所灭，凡三百五十年④。

吐蕃占领吐谷浑之后，于六六五年（唐麟德二年）遣使至唐，“请复与吐谷浑和亲，仍求赤水地畜牧”⑤。吐蕃遣使的目的，表面上是向唐表示要与吐谷浑和好，求赤水，事实上是要唐朝承认它对吐谷浑的兼并，遭到唐朝的拒绝。由于吐谷浑的灭亡，吐蕃的北面领土就直接与唐朝相接，威胁着唐的西域、河西及陇右之地。唐朝也越来越感到吐谷浑的灭亡将使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积极准备动用武力，迫使吐蕃退出所据吐谷浑之地，使吐谷浑复国，为其屏障。为此，唐朝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乾封元年（666年）五月，唐朝“封河源郡王慕容诺曷钵为青

①《新唐书·吐蕃传上》；《册府元龟》卷一七〇帝王部，来远条。

②《新唐书·吐蕃传上》。

③见《郑仁泰墓志铭》，载《唐郑仁泰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7期）。

④《旧唐书·吐谷浑传》等。按内云“凡三百五十年”，是以吐谷浑迁徙后算起，实际吐谷浑正式建立政权应在叶延时（329年）。

⑤《通鉴》卷二〇一；《新唐书·吐蕃传上》。

海王”①。从这一封号看，唐朝决心使诺曷钵重返青海故地为王，这是它准备用武力驱逐吐蕃出吐谷浑地的信号。至唐总章二年（669年）七月，唐朝以“左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乌海道行军大总管，以援吐谷浑”②。乌海原系吐谷浑地，可见唐朝这一任命，是针对吐蕃，有武力护送诺曷钵返国的目的。这次出师结果不见记载，估计并未成行，因为唐朝内部对采取这一行动是有异议的。同年九月，唐高宗令吐谷浑诺曷钵部移至凉州南祁连山一带居住，但又害怕吐蕃深入该地袭击吐谷浑。于是召集“左相姜恪、右相阎立本、左卫大将军契苾何力、司戎少尝伯崔余庆、左卫将军郭待封、司元少尝伯许圉等”，讨论是否先发兵击吐蕃及如何安置吐谷浑等问题。大臣们意见分歧。阎立本认为，自去年以来，国内遭旱灾，粮价比往年上涨一倍，民间饥乏，故不同意出兵击吐蕃。契苾何力以为，吐蕃远在西边，大军一到，吐蕃遁走，山路险远，军粮不继，至开春后吐蕃将又据吐谷浑之地。若其再来，不要救援，待其骄矜，然后出师，可一举灭之。姜恪说，吐谷浑是唐属国，归附日久，若不救援，必致灭亡，如此则有损国威，边境不得安宁。因此主张先使吐谷浑复国，然后击吐蕃。由于意见分歧，久议不决，吐谷浑诺曷钵部仍暂住凉州南山③。

正当唐朝对如何安置吐谷浑的问题议论不决的时候，吐蕃却加强了对其占领的吐谷浑地的统治。据《敦煌本吐蕃历史书》的记载：

> 及至蛇年（唐总章二年）……吐谷浑诸部前来致礼，征其入贡赋税④。

---

①《册府元龟》卷九六四外臣部，封册三；《新唐书·吐谷浑传》。
②《新唐书》卷三《高宗纪》。又《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乌海道行军大总管”作“青海道行军大总管”。
③见《册府元龟》卷九九一外臣部，备御四；《新唐书·吐蕃传上》。
④见该书第103页。

次年（咸亨元年，670年），吐蕃向唐西域发动进攻，“入残羁縻十八州（指安西四镇所辖羁縻州），率于阗取龟兹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于是安西四镇（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并废”①。唐朝在西域的统治发生动摇，吐谷浑都善、且末之地，也正式为吐蕃所据。在这种形势下，唐朝再没有犹豫的余地。是年四月，高宗“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右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右卫将军郭待封为副，领兵五万以击吐蕃”②。从仁贵以“逻娑道行军大总管”的头衔看，唐朝这次出师的目标是直指吐蕃的首都罗娑（即今拉萨），目的一方面是反击吐蕃对唐西域等地的侵占，另一方面就是“护吐谷浑还国”③。

薛仁贵等率大军从鄯州向西南，深入到青海南边的大非川（指今青海恩渠南切吉旷原），然后准备进攻南边的乌海。由于郭待封耻居仁贵之下，不受节度，尽失军中辎重；而仁贵先倍道深入，破吐蕃于黄河边上，进至乌海，以待后援，因辎重丧失，仁贵退保大非川。吐蕃钦陵（东赞子）率兵四十万来战，唐军大败，全军复没。后仁贵与钦陵约和，才得生还。

这次战争，唐军失败的主要原因还不在于将帅失和，而是因双方在军事力量上的悬殊。史称唐军共五万，或“十余万”④，前者是仁贵出师时所领军队数，后者系仁贵到鄯州后又增加军队的总数。而吐蕃钦陵集结了军队四十万，其中可能有一部分吐谷浑人。在兵力上，吐蕃多了三倍左右。同时，唐军深入吐蕃占领的原吐谷浑地，运输艰难，郭待封失辎重后，唐军已处于困难境地，大非川一战的失败，决非偶然。此外，吐蕃有吐谷浑降部的

---

①《新唐书·吐蕃传上》。时安西四镇有焉耆而无碎叶，见拙作《略论碎叶城的地理位置及其作为唐安西四镇的历史事实》，载《新疆历史论文集》。

②《旧唐书·高宗纪下》。

③《新唐书·吐蕃传上》。

④同上。

协助，他们熟悉当地山川地势。战争中，吐蕃军引唐军入漏地山泉之地，唐军不知，马多颠踬，因而败绩①。

咸亨元年唐薛仁贵大非川之败，最终使吐谷浑诺曷钵等依靠唐朝力量复国的希望归于破灭。从此，吐谷浑作为一个部族，分别归吐蕃、唐朝统治，散居在今青海、甘肃、陕西、宁夏等地。

---

① 参阅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第40页。

第四节 吐谷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一、吐谷浑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

吐谷浑在迁徙到今甘肃南部、青海等地之前，是一个纯粹以游牧为生的鲜卑部落。公元四世纪初，吐谷浑建立政权后，仍以游牧经济为主。《晋书·吐谷浑传》记：

> 属永嘉之乱，始度陇而西，其后子孙据有西零已西甘松之界，极乎白兰数千里。然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屋，以肉酪为粮①。

所谓“有城郭而不居”，系指该地原汉、羌等族所筑之城郭，初迁至此的吐谷浑部因世世代代过着游牧生活，居庐帐，所以，即使有了城郭也不便居住。

由于吐谷浑统治了原来居住在那里的羌、氐等族，因此，在进一步探讨它的社会经济时，有必要了解当地主要居民羌族的经济状况。《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云：

> ……河关（今甘肃兰州西南）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今新疆吐鲁番）诸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

此前段记述西羌居地范围，与吐谷浑所领有之地大致相同。汉代

①同样记载又见于《魏书》、《宋书》、《隋书》、《通典》等有关吐谷浑专传中。

西羌也是"所居无常，依随水草"，"以产牧为业"，即以游牧经济为主。"羌"字，最早殷商甲骨文写作[illegible]、[illegible]等，上象羊角，下似人，故许慎《说文》释羌字云："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这也说明羌民原本是以牧畜为生的。到公元前五世纪战国秦厉公时，传说有羌人无弋爰剑为秦国俘获为奴，后逃归三河间（指黄河、赐支河、湟河），教羌民"田畜"，改变了当地羌人原始的射猎生活①。此后，河湟地区的羌民开始发展了农业。到东汉时，羌人耕地面积及产麦的数量都是很可观的②。尽管如此，西羌的经济还是以牧畜为主，特别是在离河湟地区较远的广大土地上生活的羌人，仍以游牧为生。汉代文献中说羌人是"以畜产为命"③；东汉统治者在多次镇压羌人的战争中，俘获的主要是牲畜④。这种情况基本上一直延续到四世纪初，吐谷浑征服他们的时候。

这样看来，吐谷浑与其统治的羌族的经济都是以游牧为主。经过一段时期后，吐谷浑彻底征服了羌族，并逐渐加强了对他们的统治，使其经济也渐渐与吐谷浑的游牧经济融为一体。吐谷浑人从漠北高原带来的游牧生产的技术和习俗，必然促进了当地羌民游牧经济的发展，两者相互影响，最后形成了吐谷浑游牧经济的特点。

吐谷浑所统治的地区，属青藏高原，《梁书·河南传》描写该地的地理环境及气候特征时说：

乏草木，少水潦，四时恒有冰雪，唯六七月雨雹甚盛。

---

①《后汉书·西羌传》。

②如《后汉书·西羌传》记：东汉永平五年(62年)，汉居延都尉贯友攻羌迷唐于大、小榆谷(今青海贵德附近)，"收麦数万斛"。又《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记充国上书云："计度临羌(今青海湟源县)东至浩门(今青海门源)，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

③《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

④《后汉书·西羌传》。

若晴则风飘沙砾，常蔽光景。

在这种高寒地区发展牧畜业，条件不如北方的蒙古草原，但吐谷浑人（包括其统治的羌人）于河川、湖泊周围、山谷等地，与大自然作艰苦的斗争，进一步发展和提高了当地牧畜业生产的水平，为开发和建设我国西北地区作出了贡献。

吐谷浑游牧经济中养马业最为发达，而且产善马，这是吐谷浑经济的特点之一。马匹是游牧民族主要的牲畜之一，它是游牧民族生产、交通的工具，又是战争必不可少的装备。史籍多次记载吐谷浑向内地政权进贡马匹、善马之事。如三七一年，吐谷浑碎奚向前秦苻坚，“送马五千匹”。《魏书·吐谷浑传》记北魏后期，吐谷浑伏连筹向北魏贡献“牦牛、蜀马及西南之珍，无岁不至”。史书还称，吐谷浑国“多善马”①，“出良马②”。其中最著名的善马，号为“龙种”、“青海骢”，《北史·吐谷浑传》云：

> 青海周回千余里，海内有小山。每冬冰合后，以良牝马置此山，至来春收之，马皆有孕，所生得驹，号为龙种，必多骏异。吐谷浑尝得波斯草马，放入海，因生骢驹，能日行千里，世传青海骢者也③。

吐谷浑人培育的优良马种“青海骢”，产于青海湖一带，是以中亚波斯（今伊朗）的马种与当地的种马交配而成。中亚地区自古以来盛产名马，汉代大宛（今苏联费尔干纳）就以出“汗血马”而闻名。一九六九年在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中，出土了一件罕见的艺术珍品——踏飞燕的铜奔马（即“马踏飞燕”）。据我国畜牧学专家们的研究，认为铜奔马不仅在艺术上令人赞叹不止，而且

---

①《梁书·河南传》。

②《旧唐书·吐谷浑传》。

③同样记载又见于《周书》、《隋书》、《通典》、两《唐书》的《吐谷浑传》。

在家畜方面也是从来不曾发现过的良马模型。它外貌俊美、品质优良、挽乘结合、力速兼备，最大特点是善走对侧步的步法。这些特征与我国历来产马的祁连山南北、青海湖周围所产的良马相似。这些地区所产之马，“在体型、外貌、体质、体尺等方面都表现出很大的一致性，具有‘马踏飞燕’马体型的某些特点，多数马挽乘兼用，会走对侧快步。更为奇特的是，用外国种公马与本地母马杂交所生的马驹，不少竟然也会走对侧快步，可见当地马这一性状的遗传力很强，说明它是一个古马的品种。……专家认为：铜奔马的生物原型和今日的浩门马有着从古至今的血缘关系”①。这一事实也有力地揭示了吐谷浑人培育的善马“青海骢”的血缘关系。自汉代以来，河西、青海等地的汉、羌人民用本地的良种马与中亚的汗血马交配，培育出了象出土的铜奔马那样的善马；到南北朝、隋、唐时，居于青海的吐谷浑人以中亚波斯马与当地马交配，培育了著名的“青海骢”。因此，青海骢的血缘关系，是与东汉时的铜奔马的原型及今天青海的浩门马，是一脉相承的。今天，以崔堉溪教授为首的我国牧畜学专家们正通过青海浩门马，培育新的、近似于东汉铜奔马和吐谷浑“青海骢”的善马。

除青海骢外，上引《北史》还云：吐谷浑人于冬季青海湖结冰后，将良种母马置于湖中小山（即海心山），到明年春天，马有孕，所产马驹，号为“龙种”。这种“龙种”马的培育方式，虽带有传说的色彩，但也说明吐谷浑人在青海湖培养的名为“龙种”的骏马，也是十分有名的。这一传说，在南北朝、隋、唐时期广为流传，以至在大业五年隋炀帝灭吐谷浑后，也“置马牧于青海渚中，以求龙种”，结果是“无效而止”②。一种善马的培

①均见李蔚：《‘马踏飞燕’马正在复活》，载《光明日报》1981年1月5日。
②《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育是要经过较长时间，并付出艰苦的劳动，炀帝轻信传说，以求吐谷浑培育的“龙种”马，当然是不可得的。

史籍里还多次提到吐谷浑“出蜀马”。关于吐谷浑产蜀马的问题，日本松田寿男氏有详细的论述，他认为：蜀马从字面上讲，是产于蜀地（四川）的马，而吐谷浑、女国（即《隋书·西域传》所云之“苏毗”），史籍均记产蜀马。从吐谷浑地产马的记载看，不能解释为青海高原的蜀马是从四川输入的。相反，应是居于青海等地的羌族所产之马输入蜀地，不知蜀马原产地的内地汉人，尔后见吐谷浑所产之马与蜀马同种，故有上述记载①。这种看法不尽妥当。因为四川西北本属青藏高原的一部分，历史上青海、四川西北等地的地理环境及居民（主要是羌族）都很接近，因此这些地区所产之马，体小，耐高寒，善走山地。内地汉族最早是从四川西北看见这种马的，故称之为“蜀马”。以后，内地汉族又见居青海高原的吐谷浑及西藏北部的女国等也产这种与蜀马一样的马，故通称为“蜀马”。这当中，似乎不存在这种马是由四川传入青海，或是由青海传入四川的问题。

正因为吐谷浑养马业发达，多善马，所以史籍多次提到吐谷浑向南朝、西魏进贡“舞马”之事。把骏马训练得能在音乐声中翩翩起舞，这不仅是一种类似今天“马戏”的技艺，而且也说明吐谷浑人是善于养马的。

吐谷浑的牧畜，除马以外，还有牛、羊、骆驼、骡等②。牛，主要是牦牛，《晋书·吐谷浑传》云：吐谷浑“出蜀马、牦牛”。牦牛也是青藏高原的特产之一，它耐高寒，素有“高原之舟”的美称，至今还是青藏高原藏族牧民的主要牲畜之一。它不仅是高原必需的交通工具，也是牧民的衣食之源。吐谷浑有时

---

①《吐谷浑遣使考下》。

②见《北史·吐谷浑传》。

也用牦牛作为向内地政权进贡的物品，如四七九年，吐谷浑向北魏“献牦牛五十头”①。吐谷浑还有骆驼，见于《魏书·吐谷浑传》，内云北魏和平元年（460年），北魏阳平王新成等击吐谷浑拾寅，“获驼、马二十余万”②。

吐谷浑初期，过的是游牧生活，就是有原羌、汉等族所筑城郭，居室也不居住。到了以后，情况有所变化，吐谷浑人有了城居的情况。据《南齐书·河南传》云：

多畜，逐水草，无城郭。后稍为宫室，而人民犹以毡庐百子帐为行屋。

《梁书·河南传》亦云：

有屋宇，杂以百子帐，即穹庐也。

松田寿男氏引《魏书·吐谷浑》记拾寅“始邑伏罗川”，及《梁书·河南传》云拾寅“起城池，筑宫殿，其小王并立宅”等记载，认为吐谷浑城居之风始于拾寅时（452—481年）③。又《魏书·长孙道生附子观传》记，长孙观于四七〇年击拾寅，“焚其所居城邑而还”。以上事实均证明松田寿男的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

但是，吐谷浑修筑城廓，可能还早在拾寅之前。下面根据史籍，对吐谷浑所筑城镇作一探讨。

（1）西强城　这是吐谷浑较早所建城郭之一。前引《太平寰宇记》卷一八八《吐谷浑》引段国《沙州记》云：

西宏城东有西强城，因山为名，可容四百余人。

西强城在西塱山（西倾山），因山为名，为吐谷浑所筑，时当在阿柴在位时。《宋书·鲜卑吐谷浑传》记：“义熙中，阿柴遣其

---

①《魏书》卷七《高祖纪上》。
②《通鉴》卷一二九作“三十余万”。
③见《吐谷浑遣使考下》。

从子西疆公吐谷浑敕来泥拓土至龙涸、平康”。则西强城为西疆公驻守。又《旧唐书》卷四十《地理志》叠州合川县条云：“旧治吐谷浑马牧城，武德三年，移于交戍城（今甘肃迭部西北白龙江北岸）。”此吐谷浑马牧城，据王仲荦先生云，即上述吐谷浑之西强城①。

（2）浇河城　《通典》卷一七四《州郡四》廓州达化县云：“浇河城即晋时吐谷浑阿豺所筑，在县西一百二十里”。达化在今青海尖札东南，阿柴所筑之浇河城在此一百二十里，即在今贵德一带。前引《水经注》卷二《河水》亦说：“河水又东迳浇河故城北。有二城东西角倚，东北去西平二百二十里。宋少帝景平中，拜吐谷浑阿豺为安西将军、浇河公即此城”。按浇河郡之设置，始于后凉，疑吐谷浑阿豺所筑之浇河城，是在原城址上改筑的。

（3）曼头城　《北史》卷二《魏本纪》云：太平真君六年（445年），高凉王那“军到蔓（曼）头城，慕利延驱其部落西渡流沙……。”此城应在《隋书·地理志》记河源郡内的曼头山（今青海共和西南）附近。城地处青海东南，是通往今新疆、西藏的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北周、隋、唐等进攻吐谷浑，是必夺之地。

（4）洪和城　《旧唐书》卷四十《地理志》洮州临潭条云：“秦、汉时羌地，本吐谷浑之镇，谓之洪和城。改为美相县”。又《魏书·吐谷浑传》亦云：伏连筹时，魏文帝召其入朝，“表称疾病，辄修洮阳、泥和城而置戍焉”。泥和城即洪和城，如前述，洮阳、泥和两城当在今甘肃临潭附近，原也有城，吐谷浑不过加工改筑而已。

（5）伏俟城　《北史·吐谷浑传》等云，夸吕始自号可汗，

---

①见王仲荦：《北周地理志》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第182页。

"居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自夸吕后，伏俟城一直是吐谷浑国的首都。此城遗址，解放后已发现，在今青海共和县境内铁卜卡古城。城南依石乃亥北山，北临切吉河，东距青海湖七公里（大致合西十五华里之数）。据我国考古工作者调查，古城有用砾石叠砌成的外郭，呈长方形，东西宽约一四〇〇米，北壁为水冲毁，长度不详。"廓内偏东有南北内墙一道。西部有长约二〇〇米的方形夯筑内城。内城有东门。城内靠西墙有一方形房基，边长七〇〇米，大约是宫殿遗址。基前有街道直通东门。符合'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后汉书·乌桓传》）'的说法[①]"。吐谷浑于此筑城，并作为首都，是与当时控制经青海至西域的交通有关。

（6）吐谷浑城　北魏杨衒之撰《洛阳伽蓝记》卷五记北魏神龟元年底，有宋云、惠生一行出使西域，经吐谷浑地，云有"土（吐）谷浑城左右暖于余处"。此城当在今青海都兰县境[②]。

（7）树敦城　《周书》卷二八《史宁传》记史宁与突厥木杆可汗语："树敦、贺真二城，是吐浑巢穴"。又记"（树）敦是浑之旧都，多储珍藏"。如前述，树敦城即赤水城，在今青海曲沟（一说在共和）。此城何时为吐谷浑都城，已不可考。

（8）贺真城　此城在屈真川，今茶卡盐池附近之柴集河（一说在惠渠）一带。

（9）鸣鹤城、镇念城、三足城　《太平寰宇记》卷一五四洮州临潭县条云："鸣鹤城、镇念城、三足城皆吐谷浑昔有此地时所筑，今属郡地"。以上三城可能即在今甘肃临潭一带。

（10）《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五岷州当夷县（今甘肃岷县

---

①黄盛璋、方永：《吐谷浑故都——伏俟城发现记》，载《考古》1962年第8期等。
②见拙作《古青海路考》，载《西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西》下云："周武成元年（559年）更修置金通戍，其城即吐谷浑所筑。唐贞观二年置当夷县于此县"。此城原为吐谷浑所筑，名已佚，地当在今甘肃岷县西。

以上是可考的吐谷浑修筑或改建的城镇，大都系吐谷浑王公贵族所居，而广大人民仍然过着游牧生活，居住在穹庐、帐房里。因此，这些城镇的规模和建筑与内地的城镇是不能相比的。

吐谷浑在其统治地区还开辟道路，建筑桥梁，著名的吐谷浑"河厉"桥就是一例。《水经注》卷二《河水》引段国《沙州记》云：

> 吐谷浑于河（黄河）上作桥，谓之河厉。长百五十步。两岸垒石作基陛，节节相次，大木从横，更镇压，两边俱平，相去三丈，并大材以板横次之，施钩栏，甚严饰。桥在清水川东也。

河厉桥的位置，如前述，在今青海循化以东，从南往北流入黄河之清水河口东。桥架在黄河上，两边垒石条，节节相迭，中间横施木板，两边桥栏有装饰，长约三丈。据佐藤长氏考证，河厉桥即大母桥，在《水经注》卷二所记临津城附近，过河即白土城。同书引《十三州志》云："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城在大河之北，而为缘河济渡之处"。可知河厉桥乃是北魏时黄河济渡之处，南北、东西交通的要冲。大业五年隋炀帝西巡，就是在临津关渡黄河，到西平的。

吐谷浑人民发展牧畜业，建设城镇，架设桥梁，对于开发和建设祖国西北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大凡以游牧为生的民族，往往以狩猎作为游牧经济的补充，吐谷浑也不例外。史称吐谷浑"好射猎，以肉酪为粮"①。在吐

①《魏书·吐谷浑传》。

谷浑给内地朝贡的物品中，有时也见有珍稀的皮毛①。

吐谷浑也有农业，史籍里记载甚明。如《北史·吐谷浑传》记：

> 亦知种田，有大麦、粟、豆。然其北界气候多寒，唯得芜菁（即蔓菁）、大麦，故其俗贫多富少。

《梁书·河南传》亦云："其地有麦无谷"。吐谷浑的农业主要源于被其统治的羌族。汉代羌族在河湟地区已经发展了农业。四世纪初，吐谷浑兼并该地羌族后，没有改变他们的农业生产，故史籍记吐谷浑有农业。根据原来从事农业的羌民分布来看，吐谷浑的农业主要集中在黄河河曲以北，赤水、浇河、洪和及枹罕以南。其中尤以浇河一带农业较为发达，此地土地肥美，适于耕种，自汉代以来就是羌族农业最发达的大、小榆谷之地。《魏书·吐谷浑传》记北魏长孙观击拾寅，入其境，"刍其秋稼"。又洪和城一带的吐谷浑治下之羌民也主要从事农业。《周书》卷四二《刘璠传》云：周明帝时（557—559年），刘璠任"同和郡守（同和即洪和），"妻子并随羌俗，食麦衣皮，始终不改。洮阳、洪和二郡羌民，常越境诣璠讼理焉"。刘璠所辖地区羌民原属吐谷浑，其俗"食麦衣皮"，可见他们是以种植大麦为生计。由于吐谷浑治下之羌民与内地政权地区相邻，所以推测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工具大致与河西、陇右的汉族农民相同。这正如《隋书·吐谷浑传》所说，吐谷浑"器械、衣服略与中国同"。史称吐谷浑耕种的作物主要"有大麦、粟、豆"和芜菁②。

总之，从上述零星资料来看，吐谷浑的农业主要是为其统治的羌民从事的，大多集中在黄河河曲以北一段。农业，在整个吐

---

①如《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贡三记：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吐谷浑向唐"献奚没皮"。

②《隋书》、《魏书》的《吐谷浑传》等。

谷浑的经济里居次要地位。不过，吐谷浑人城居之风的产生，除了防戍和商业的发展等原因外，多少与其农业的发展也有关系，因为从事农业一般是定居的。

吐谷浑的手工业也较为发达，主要有采掘、冶炼、制造兵器及金银制作等部门。

史称吐谷浑"饶铜、铁、朱砂"[①]，其统治的白兰山"土出黄金、铜、铁"[②]。因此，吐谷浑国内采掘和冶炼金、银，铜、铁等矿石的手工业劳动是存在的。又吐谷浑统治达百年之久的鄯善地区，自汉代以来，就是一个"山有铁，自作兵"的小国[③]。出金、铜、铁的白兰，曾向北周"献犀甲、铁铠"[④]。《北史·吐谷浑传》记吐谷浑"兵器有弓、刀、甲、稍"。这些铁制的兵器部分当为吐谷浑人自己制造。吐谷浑出金银，故其金银器皿及装饰品制作工艺也较为发达。其旧都树敦城"多诸珍藏"[⑤]；在它向内地政权朝贡的物品中，也有金银或金银器皿[⑥]。这些金银器有一部分来自西域或中亚，也有一部分可能是吐谷浑人自己制作的。

吐谷浑地处中西陆路交通要道，北与蒙古草原，西与西域、中亚，南与西藏高原、印度，东与黄河、长江流域，均有贸易交往，商业十分发达，在中西交通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这是吐谷浑经济的第二个特点。关于吐谷浑与内地政权的经济交往，前述吐谷浑与中原、江南各政权的关系时，已分别作了叙述。诸如它与南北朝时的魏，东、西魏，北齐、北周，以及宋、齐、梁等政权

---

①《魏书·吐谷浑传》。

②《宋书·鲜卑吐谷浑传》。

③《汉书》卷九六《西域传》婼羌条。

④《周书》卷五《武帝纪上》。

⑤同上书《史宁传》。

⑥如《梁书·河南传》记：天监十三年（514年），吐谷浑向梁"献金装马脑钟二口"等。

之间，遣使贸易之频繁，隋唐时在承风戍进行互市等。至于吐谷浑在中西陆路交通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下面将专题叙述。

吐谷浑经济的第三个特点，是它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这是由于它统治的地区广阔，民族组成复杂的原故。大致言之，青海湖东南的赤水、浇河、洪和、枹罕一带，以吐谷浑治下的羌民为主，主要从事农业或半农半牧，生产水平相对来说较高。以伏俟城为中心的青海湖周围（包括柴达木盆地），主要是吐谷浑和后来融入吐谷浑的羌族，以游牧为主，牧畜业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出善马，手工业也较发达。吐谷浑统治下的鄯善、且末之地，自汉代以来主要从事牧畜，冶铁手工业较发达。在吐谷浑的东部及东南部，即今甘南、四川西北、青海东南一带，是吐谷浑统治下的羌族部落。北周以后，党项兴起其间，一些地区（如龙涸等）为北周所有。这些地区的羌族也以游牧为主，生产较以上地区落后。

下面叙述吐谷浑的政治制度。

吐谷浑自叶延起正式建立政权，以后就由部落联盟进入国家的阶段，设置了一套国家机器，并逐渐趋于完善。《晋书·吐谷浑传》记其初期官制时说："其官置长史、司马、将军"。《旧唐书·吐谷浑传》亦记："其官初有长史、司马、将军。近代已来，有王、公、仆射、尚书、郎中"①。吐谷浑初期或后期的官制，多与内地政权的官名相同，显然是受内地影响，仿照设置的。这一点，史籍记载甚明，如《通典》卷一八九云其"建官多效中国"，《新唐书·吐谷浑传》亦云其官"盖慕诸华为之"。这也是吐谷浑统治者大力吸收汉族先进文化的结果。

关于吐谷浑前期的长史、司马、将军的官号，在《晋书》、《魏书》的《吐谷浑传》里，记有"司马薄洛邻"、"长史钟恶地"、"司马乞宿云"、"长史曾和"、"长史鸦鸠棃"等。

---

①《北史·吐谷浑传》后还有"将军之号"四字。

《魏书·吐谷浑传》自记载“长史鹑鸠黎”之后。再未见记长史、司马的官名。而“长史鹑鸠黎”是在慕利延时。从此，可推测吐谷浑变革前期的官制，大致是在慕利延至拾寅之时。在慕利延之前，除上述官名外，还见有“博士骞苞”、“侍郎谢大宁”，此两种官号也当为吐谷浑仿内地政权同名官员所置。

吐谷浑“王”的封号出现较迟，《梁书·河南传》云拾寅时，为“小王并立宅”，此“小王”当指拾寅子弟，封为王者。正式出现王号是在夸吕称可汗之后，《周书·史宁传》记史宁与突厥木杆可汗击吐谷浑时，有其“娑周国王”、“征南王”、“贺罗拔王”等。以后，吐谷浑王号记载就越来越多，计有：广定王、钟留王、龙涸王莫昌、洮王、赵王他娄屯（以上均在北周时）；定城王钟利房、高宁王移兹裒、嵬王诃（太子）、名王拓拔木弥、大宝王尼乐周、仙头王（以上隋时），尊王、天柱王、大宁王慕容顺、高（南）昌王慕容孝隽、名王梁屈葱、丞相宣王、威信王、燕王诺曷钵（以上在唐代）等。此外，史籍还多次提到北周、隋、唐等政权击吐谷浑，俘获或归降的吐谷浑王多达二十余人。可见到了后期，吐谷浑封王之滥。从上述已知各王的姓氏来分析，封王者大多为吐谷浑王族慕容氏，特别是可汗子弟，也有国内羌、党项、宕昌等部落的首领。

至于王以下的公、仆射、尚书、郎中之号，见于记载的不多。《隋书·吐谷浑传》记开皇元年元谐击吐谷浑，有“公侯十三人”降隋。又《旧唐书·吐谷浑传》云唐太宗即位后，“伏允遣其洛阳公来朝”。北周凉州刺史史宁曾俘获吐谷浑的“仆射乞伏触板（拔）”。此外，史籍还记有吐谷浑的“丞相宣王”、“别驾康盘龙”、“侍郎时真”等。

史称吐谷浑拾寅“居止出入，窃拟王者”，伏连筹“准拟天朝，树置百官，称制诸国”①。可见其政治制度几乎全是仿照内

①《魏书·吐谷浑传》。

地政权；上述官名仅见于记载的，史籍漏记或阙载的一定还不少。

根据上述官制及其它资料，大致可将吐谷浑的政治制度的轮廓及其演变的历史勾划出来。

在吐谷浑未建立政权之前，它仅是一个部落联盟，最高首领称"可汗"。这一可汗，仅是鲜卑族对首领或官家的称号。其余部落首领或称"大将"，或称"部大"（主要是羌族首领）、"别帅"等。那时吐谷浑的可汗仅相当于一个部落联盟的首领。

到叶延正式建立政权后，吐谷浑进一步吸收汉族文化，"建官多效中国"，置长史、司马、将军等官职，形成了国家的统治机构。但其统治下的各部首领仍以部大、酋豪、别帅等一般称呼。叶延以后，吐谷浑与内地的前秦、西秦、南凉、北魏等政权先后发生关系。至树洛干时，始自称为"大都督、车骑大将军、大单于、吐谷浑王"，"号为戊寅可汗"。这些称号表明，树洛干不仅仿内地政权称"大都督、车骑大将军、吐谷浑王"；而且又采用漠北原匈奴最高首领"大单于"的称号；还保留了本民族"戊寅可汗"的称号。这三种类型的称号中，以"吐谷浑王"为主，而与内地政权封树洛干以后诸吐谷浑王为"河南王"、"陇西王"、"西平王"等号一致。

吐谷浑政治制度的重大变革，大致开始于慕利延，最后完成于夸吕之时。从慕利延到拾寅时，国内长史、司马等官职逐渐为王、公、仆射、尚书、郎中等较为齐全的官制所代替，其封王者较少。至夸吕时，吐谷浑政治制度基本定型。最高首领称"可汗"，这一可汗的意义与前期的可汗不同。它是吐谷浑接受了漠北柔然政权"可汗"称号的结果，意思已变为"皇帝"、"君主"。吐谷浑可汗的妻称"恪尊"①。此名同样来自柔然可汗妻

①《魏书·吐谷浑传》。《北史·吐谷浑传》作"母尊"。

"可贺敦"①，意为"皇后"。恪尊、可敦、可孙、可贺敦，均为一字，译写不同之故。可汗以下，设丞相，藏文史料称为"大尚论"，总揽国内外大事。此外，还有王、公、仆射、尚书、侍郎、郎中、别驾等官。诸王一般由王室子弟充任，也有其它民族部落的首领。

吐谷浑国内除可汗直接统辖的青海湖地区而外，其余各地则由可汗分封子弟或其它民族首领管理。《南齐书·河南传》在记述了吐谷浑四大戍地后，说"皆子弟所治"。五一八年，北魏宋云、惠生一行经过鄯善时，见其城内主是吐谷浑"第二息（子）宁西将军总部落三千，以御西胡"②。按此年是伏连筹在位之时，管理鄯善者为伏连筹的第二子，宁西将军之号可能是北魏所封。又如吐谷浑所辖之龙涸，有由其所封之"龙涸王莫昌"所管理。五六六年，莫昌降北周，周以此地置扶州。在吐谷浑可汗直接统治的地区，是否也仿内地政权实行郡县制呢？《通鉴》卷一二二记：宋文帝元嘉八年（431年）慕璝遣"益州刺史慕利延、宁州刺史拾虔帅骑三万"击赫连定。吐谷浑的益州、宁州不知设于何处？此两州刺史均为慕璝子弟。又《隋书·吐谷浑传》记吐谷浑有"河西总管、定城王钟利房"，此"河西总管"当为管理河西（指祁连山以南、黄河以西）的军政首脑，钟利房原为钟羌族。这些记载似乎说明吐谷浑曾实行过内地的郡县制度。由于证据不足，目前还不能下肯定的结论。

史籍还记载了吐谷浑简单的刑律：

> 其刑罚：杀人及盗马者死，余则征物以赎罪，亦量事决杖；刑人必以毡蒙头，持石从高击之③。

杀人及盗马者死罪，说明吐谷浑国内私有财产（主要是牲畜）得到

---

①见《魏书·蠕蠕传》。
②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第252页。
③《魏书·吐谷浑传》等。

法律的保护；盗马与杀人同罪，反映了吐谷浑国内对马匹的重视，这在我国古代游牧民族中是少见的。除死罪外，还有“征物以赎罪”和“量事决杖”；前者即所谓“罚款”，可能用牲畜来计算，后者即“杖刑”。可惜文献记载太约，详细规定不可得知。所谓“刑人必以毡蒙头，持石从高击之”，可能是对判死刑的人行刑的方式，与其信仰巫术有关。

关于吐谷浑军队的编制、数目及来源等方面的情况，我们知道的也不多。《晋书·吐谷浑传》记树洛干语云，有“控弦之士二万”，这可能是吐谷浑早期军队的数目。吐谷浑为了控制所统治的羌、氐等族人民，及防止外敌的侵扰，还在一些重要的城镇置戍，派兵驻守。如鄯善有吐谷浑可汗第二子宁西将军，总兵三千，以御西胡（指于阗等）；还有洪和、洮阳戍，《南齐书》所记赤水、浇河、清水川、吐屈真川等四大戍地等。军队的武器主要有“弓、刀、甲、矟”等。此外，按照一般古代游牧民族的情况，他们的军队是与其部落、氏族组织一致的，即是说军队的战士，平时放牧牲畜，是部落的牧民，一旦战争或戍卫，则骑上马为战士。军队兵士的家属及牲畜、财产是随军一起行动的，故其战败，往往失去大量的人口、牲畜。以游牧为主的吐谷浑是否也是如此？从其与内地政权战争失败后，大批人口和牲畜为敌国所俘获的情况推测，大体也应如此。

对吐谷浑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大致了解后，接下来就应叙述其社会性质，这也是研究吐谷浑史无法回避的问题。可是，由于有关这方面的文献资料太少，要弄清这个问题十分困难。我们只能根据一些零星的史料，对吐谷浑的社会性质作一些推测。

上面我们分析了吐谷浑社会经济及其特点，知其以游牧为主，兼营狩猎和农业，手工业、商业较为发达；整个生产水平不高，而且发展不平衡。吐谷浑国内阶级分化显著，王公贵族、官吏及富室、商人等构成了社会的统治阶级，广大的农牧民、小

手工业者及奴婢等构成了社会的被统治阶级。社会的主要生产资料是牲畜（也是生活资料）、牧场。前者大部分为上述统治阶级所占有，后者在国内虽有分界，但基本上还是以氏族、部落所有的形式出现。这些都是中国古代游牧民族所建国家生产关系的一般特征。

吐谷浑从辽东迁徙，直到甘、青一带立国，在各个时期融合了许多其它族的氏族、部落。因此，除了离其统治中心较远的羌族部落还保留血缘的氏族关系之外，其余氏族、部落原有的血缘关系已逐渐松弛，代之而起的是以经济关系为纽带的地域关系。到叶延时，吐谷浑正式建立国家政权，有一套完整的国家机器，简单的刑律，国家也征收赋税。《魏书·吐谷浑传》就记其“国无常赋，须则税富室、商人充用焉”。

上述情况说明吐谷浑已由部落联盟的社会组织形式，发展到国家的阶段，由原始社会末期，进入到阶级社会。按照社会一般发展的规律，原始社会解体后，形成的是奴隶制社会。从一些史料看，吐谷浑通过与邻近政权的战争，掠夺到一批人口。如四三一年吐谷浑从夏国赫连定手中俘获的南朝朱昕之等五十五户；四八一年，在北魏的压力下，吐谷浑将“所掠宕昌口累，部送时还”①。这些曾被吐谷浑所掠的人口，在国内是否处于奴隶的地位？没有资料证明这点。总之，从目前掌握的文献资料来分析，说明吐谷浑是奴隶制社会，根据是不足的②。

吐谷浑在统治甘南、四川西北及青海等地之前，这些地区的羌族社会情况如何？据《后汉书·西羌传》记：当时羌族“不立君长，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它禁令”。这些情况，正是原始社会末期

①《魏书·吐谷浑传》。

②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下册云：“吐谷浑社会大概处于不发展的奴隶制阶段”。（198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686页）

的特点。又北周末兴起的党项各部，其分布地区大部分原在吐谷浑的统治之下。《隋书·党项传》云：党项“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俗尚武力，无法令，各为生业，有战阵则屯聚。无徭赋，不相往来”。显然，党项与东汉以来的羌族一样，仍然处于原始社会的末期。吐谷浑统治这些地区的时间，在东汉羌族之后，党项之前，即是说在吐谷浑统治这些地区的时期，当地的羌民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阶段。

至于吐谷浑统治中心，即其可汗及子弟直接统治的青海湖周围，以及沿赤水、浇河、洪和一带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如上所述，这些地区已经由原始公社末期，进入到阶级社会。从资料来看，吐谷浑国内没有盛行奴隶制。那么，我们就必须考虑到另外一种重要的因素，即中原汉族封建制度对吐谷浑社会制度的影响。吐谷浑从最初建立政权起，就大力吸收汉族先进文化，它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均直接受汉族的影响。特别是在伏连筹在位之时，史称伏连筹“准拟天朝，树置百官，称制诸国，以自夸大”；又云“其地与益州邻，常通商贾，民慕其利，多往从之，教其书记，为之辞译，稍桀黠矣”。可见，吐谷浑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是以内地封建政权为模式，来建设自已的政权。在政治方面，它采用了分封子弟及各族首领为王，各自统治一方，与中原封建分封制实质相同；在经济方面，采取类似封建制度的赋税制度，不定期向富室、商人抽税。《通鉴》卷一一四晋安帝义熙元年（405）记树洛干即位后，“轻徭薄赋，信赏必罚，吐谷浑复兴”。如此记不误，吐谷浑国内早已有了赋税和徭役。而赤水、浇河、洪和一带农业区，过去曾长期在内地各封建王朝的统治之下，基本上实行的是封建制。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吐谷浑的社会性质，已由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尽管吐谷浑的封建化主要表现在政治制度上，而且无论从深度和广度来说，与拓跋魏、慕容燕等入居中原后的封建化过程不能相比，

但因其深受汉族封建制度的影响，毕竟向封建社会迈进了一步。

二、吐谷浑的风俗和文化

关于吐谷浑的风俗，《魏书·吐谷浑传》记：

> 其俗：丈夫衣服略同于华夏，多以罗幂为冠，亦以缯为帽；妇人皆贯珠贝，束发，以多为贵。……父兄死，妻后母及嫂等，与突厥俗同。至于婚，贫不能备财者，辄盗女去。死者亦皆埋殡。其服制，葬讫则除之。……好射猎，以肉酪为粮。

这一段文字大致将吐谷浑的衣、食、婚、丧等风俗作了简约的叙述，诸书记载也大同小异。

吐谷浑原为慕容鲜卑的一支，其统治的人民除了鲜卑、匈奴、汉族等而外，主要是羌族。各民族原有自己的风俗习惯，但经吐谷浑长期统治，他们的各种风俗必然与原吐谷浑的风俗相互影响，逐渐形成了比较一致的习俗。因此，诸书所记吐谷浑的习俗，一般说来，是代表了在吐谷浑统治下逐渐融合为一个吐谷浑民族的风俗习惯。下面从几个方面对吐谷浑的习俗作一分析：

服饰　上引《魏书》记吐谷浑男子衣服同于华夏。《隋书·吐谷浑传》也说："其器械、衣服略与中国同。"所谓"华夏"、"中国"，即指内地的汉族。《晋书》、《旧唐书》等云，吐谷浑男子"通服长裙"，《梁书·河南传》记"著小袖袍，小口袴，大头长裙"，基本上与内地汉族，特别是北朝汉族服装一致。南北朝时内地汉族服式，据《旧唐书·舆服志》记："江南则以巾褐裙襦，北朝则杂以戎夷之制。爰至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袴袄子，朱紫玄黄，各任所好"。头上所戴，诸书记载有两种："其王公贵人多戴幂䍦①"，也有以缯为帽（帷帽）。幂䍦，即《魏书》所云之"罗幂"，是加在帽上遮住脸面的幂面。

①《梁书·河南传》。

《旧唐书·舆服志》云："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著羃䍦。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则天之后，帷帽大行，羃䍦渐息。"可见，羃䍦原为西北少数民族所用，以骑马避风沙。到北齐、隋代和唐初已盛行于中原汉族，后渐为帷帽所替代。《魏书·吐谷浑传》还特别记载了吐谷浑可汗的服饰，云"夸吕椎髻毦珠，以皂为帽，坐金狮子床。"椎髻，即将头发全挽于顶上成椎形，戴黑色帽，大致与其下王公贵人服饰相似。

吐谷浑妇女一般是着"裙襦"，与内地汉族妇女相似。其特殊的地方是发式，为"束发"，也就是"辫发"，或云"披发为辫"①，上以金花为饰，缀以珠贝②。可汗妻恪尊则"衣织成裙，披锦大袍，辫发于后，首戴金化（花）冠③"，同样是辫发。按女子辫发为北方民族，如匈奴、鲜卑的旧俗，在漠北匈奴及东北扎赉诺尔鲜卑的墓葬中，均出土有辫发④。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南朝人称北魏统治阶级（拓跋鲜卑）为"索头"或"索虏"，即应是辫发的特征⑤。但吐谷浑妇女的辫发上，还戴有金花，缀以珠贝等装饰，而且"以多为贵"，即是说辫发不只一束，而是有很多束。这种发式在今天甘南、青海的藏族妇女中颇为流行，也可能是吐谷浑的遗风。又吐谷浑统治下的广大羌族妇女，原来是"披发覆面"⑥，由于吐谷浑辫发风俗的影响，部分羌族妇女由

---

①《梁书·河南传》。

②《旧唐书·吐谷浑传》。

③《魏书·吐谷浑传》。

④见С.И.鲁金科：《匈奴的文化和诺颜乌拉墓葬》，第111页，1962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载《文物》1977年第5期。

⑤见上引宿白文。

⑥《后汉书·西羌传》。

披发而变为辫发，这是很自然的事。当然，这种习俗的改变，是要经过很长的时间。

婚俗　上引《魏书》说，吐谷浑“父兄死，妻后母及嫂等”。这种子娶母（非生母）的收继婚制及兄娶寡嫂的婚俗，在匈奴、鲜卑、柔然、突厥等北方民族中很盛行；而且吐谷浑统治下的羌民也是如此①。文献中记吐谷浑有两个例子：一是视罴死后，其弟乌纥堤妻视罴子树洛干母念氏；一是世伏可汗尚隋光化公主，世伏被杀，其弟伏允依俗尚光化公主。为什么这种习俗在以游牧为主的民族中特别盛行呢？对这些民族的贵族来说，这样做是为了保存自己高贵的血统，而对一般牧民，则是有保持本氏族或家族劳动力和牲畜等财产的经济意义。这一点对游牧民族是十分重要的②。

在婚姻礼义方面，“富家厚纳聘，贫者窃妻去”③。说明吐谷浑内贫富分化已十分显著；贫者窃婚的风俗，是原始婚姻的遗迹。

丧葬　吐谷浑人死后，“皆埋殡”，即行土葬，“丧有服制，葬讫而除”④。这种埋殡的风俗，应属鲜卑人的旧俗。《宋书》卷九五《索虏传》记拓跋鲜卑的葬俗云：“死则潜埋，无坟垄处所，至于葬送，皆虚设棺柩，立冢椁，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以送亡者。”吐谷浑所行之埋殡是否如此？不得而知，但其土葬是一致的。而吐谷浑统治下的羌民很早以来是实行火葬的⑤。上述记载可能系指吐谷浑人或融入吐谷浑内的其它民族而言。

至于吐谷浑人的吃、住等方面的习俗，与一般游牧为生的民族相似，主要“以肉酪为粮”，上层及部分从事农业的羌民居住于宫室或土屋中，而一般人民犹居于穹庐内。

---

①《后汉书·西羌传》。

②参见马长寿《北狄与匈奴》，1962年三联书店出版，第57页。

③、④《旧唐书·吐谷浑传》。

⑤早在先秦文献就记载羌人火葬，如《荀子·大略篇》、《吕氏春秋·义赏篇》等。

关于吐谷浑的语言文字，史籍仅云“颇识文字”，或“颇识书记”，“乃用书契”①。吐谷浑族是由许多族融合而成，国内语言复杂，大致言之，有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及突厥语族的，也有属汉藏语系羌藏语族的，也有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等。其中，作为统治民族吐谷浑的语言，即属蒙古语族的鲜卑语，是国内主要的语言。同时，由于吐谷浑人大量吸收中原汉族文化，因而国内汉语也十分流行。古代的鲜卑语是有文字的。《隋书》卷三二《经籍志》内著录了用鲜卑文字书写的《国语》、《鲜卑语》、《鲜卑号令》等书籍达十余种。可是，鲜卑文字既已失传，而且现在还没有发现片言只字。因此，上述吐谷浑“颇识文字”，是指鲜卑文，或是汉文？很难作出肯定的答复。不过，从吐谷浑统治者大量吸收汉族文化，政治制度大都采用中原政权的形式等情况看，吐谷浑自拾寅后“乃用书契”的文字，很可能是指汉文。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五记：“其国（吐谷浑）有文字，况同魏”。时北魏统治者已汉化，基本上通用汉语文，故同于魏的文字，系指汉文。又《南齐书·河南传》记拾寅子易度侯，“好星文，尝求星书，朝议不给”。可见，吐谷浑的上层精通汉族文字。其采用汉文作书契，是很自然的事。这种情况大致与匈奴相似②。

尽管如此，吐谷浑国内通行的语言，仍以鲜卑语为主。见于记载的吐谷浑语（即鲜卑语）主要有：

可汗、恪尊　可汗原为鲜卑人对“官家”或“首领”的称呼，后吐谷浑又承袭柔然“可汗”的称号，意思变为皇帝，专指君主。恪尊为可汗妻室的称呼。

处　《宋书·鲜卑吐谷浑传》云鲜卑语“处，可寒（可

---

①《晋书·吐谷浑传》；《梁书·河南传》等。

②参见马长寿《北狄与匈奴》；林干：《匈奴史》。

汗）”，“宋言‘尔，官家’也”。则“处”为唯诺之意。白鸟库吉以为，今蒙古语谓唯诺（是）为dje，即与古鲜卑语“处”音同①。

阿干 《晋书·吐谷浑传》云若洛廆追思兄吐谷浑，作阿干之歌，“鲜卑谓兄为阿干”。

莫贺 《宋书·鲜卑吐谷浑传》云：碎奚忧哀不复摄事，立其子视连为世子，“号曰莫贺郎，莫贺，宋言父也”。所谓“宋言”，指刘宋汉人语，意为父也。白鸟库吉认为，今蒙古语谓伯叔父为abaga，“鲜卑语之莫贺，即abaga之音译，而省略其首音a者也”②。

五期 《金石萃编》卷四十《隋姚辩墓志》记，大业五年炀帝征吐谷浑，有“吐谷浑大保五期尼乐周等率众归附”，《隋书·吐谷浑传》“大保五期尼乐周”作“大宝王尼乐周”，故疑“五期”为吐谷浑语“王”之音译。

此外，吐谷浑伏允号“步萨钵”，慕容顺号“趉胡吕乌甘豆可汗”，诺曷钵号“乌地也拔勒（勤）豆可汗”③，其意不明。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吐谷浑地当中西交通的要道，而且长期占据着鄯善、且末之地，国内商业发达，故商人们一般懂多种语言，充当中西交通的向导。《梁书》卷五四《诸夷·滑国（即嚈哒）传》记，嚈哒与梁朝通使贸易，“其（嚈哒）言语待河南人译然后通。”河南人即指吐谷浑人，因此，这些吐谷浑人至少懂汉语、嚈哒语和鲜卑语三种语言。

吐谷浑人有原始的巫术，后期也信奉佛教。

他们的巫术与漠北匈奴、鲜卑等北方游牧民族传统的巫术相似。《晋书·吐谷浑传》记吐谷浑对乙那楼说：“先公称卜筮之

---

①、②见《东胡民族考》上编中译本第77—78页，第107页。
③《新唐书·吐谷浑传》。

言……”。卜筮即原始宗教的一种形式。拓跋鲜卑也有“神巫”，专门卜筮未来之事①。与鲜卑同俗的乌桓人，“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亦同祠以牛羊，祠毕皆烧之”②。《新唐书·吐谷浑传》也记载吐谷浑宣王以“诈言祭山神”为名，阴谋劫走诺曷钵投吐蕃。可见，对于山川日月，吐谷浑人也是祭祀的。此外，《晋书·吐谷浑传》记吐延为羌酋姜聪刺死后，其子叶延十岁，“每旦缚草为姜聪之象，哭而射之，中之则号泣，不中则瞋目大呼。”这种作法，也是一种巫术。

又吐谷浑的四邻，如北朝、南朝、柔然、于阗、龟兹等，都信奉佛教，因而随着它与邻近各政权交往的日益频繁，诸地的佛教也逐渐传入吐谷浑，最早在统治阶级中流行起来。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吐谷浑统治阶级信奉佛教，当在慕利延在位的后期。太平真君六年魏高凉王那击慕利延，慕利延西入于阗，“杀其王，死者数万人”③。于阗当时是信仰佛教的地区，慕利延入于阗，杀数万人，可见当时吐谷浑对佛教徒的态度。可是，次年慕利延返回故地后，对佛教的态度似乎有所改变。据《高僧传》卷十二《释慧览传》云：

> 释慧览，姓成，酒泉人……曾游西域，……还至于阗，复以戒法授彼方诸僧，后乃归。路由河南，河南吐谷浑慕延（即慕利延）世子琼等敬览德闻，遣使并资财，令于蜀（成都）立左军寺。览即居之。

慕利延世子琼对从西域返回的高僧慧览很优待，“敬览德闻”，并遣使资财，在成都立左军寺。按慧览至吐谷浑时，慕利延还健在，其死于四五二年，则此事当在四四五——四五二年之间。这

①《宋书·索虏传》云：“先是，有神巫诫丌(拓跋焘)，当有暴祸，唯诛清河，杀万民，乃可以免”。此神巫即用卜筮之法，预测未来。

②《三国志·魏志》卷三十《乌桓鲜卑传》注引王沈《魏书》。

③《魏书·吐谷浑传》。

是吐谷浑接受佛教最早的记载。

慕利延死后，从弟拾寅立。《梁书·河南传》记拾寅时，“国内有佛法”；又记天监十三年（514年），“表于益州（成都）立九层佛寺，诏许焉”。到梁大同六年（540年），吐谷浑夸吕可汗又遣使至梁，“求释迦像并经论十四条。敕付像并‘制旨涅槃’、‘般若’、‘金光明讲疏’一百三卷”①。这些事实说明，自慕利延后期起，吐谷浑统治阶级开始信奉佛教，以后佛教在国内流行。佛教传入吐谷浑的渠道，除了西域一路外，南朝的佛法也同时传入其国。

吐谷浑是以游牧经济为主，而且特别善于养马，所以他们的精神生活与马的关系十分密切。如他们的音乐，就大都是“马上之声”。隋唐以来的所谓“北狄乐”中，有吐谷浑的“马上乐”，归鼓吹署所辖。《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云：

> 北狄乐，其可知者鲜卑、吐谷浑、部落稽三国，皆马上乐也。鼓吹本军旅之音，马上奏之，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目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汗、吐谷浑、部落稽、钜鹿公主、白净太子、企喻也。……吐谷浑又慕容别种，知此歌是燕、魏之际鲜卑歌，歌辞虏音，竟不可晓。

鼓吹乐，最早是西汉初由西北少数游牧民族（北狄）传入内地。初，鼓吹只作军旅之乐，后来逐渐发展，又用于宴会、朝会道路、丧葬等②。隋唐的鼓吹乐中有吐谷浑一部，其原为十六国以来的鲜卑歌，用鲜卑语音，到唐代由于鲜卑族基本融合到汉族之中，故其意已不可晓。吐谷浑人骑在马上的音乐传入内地，大大地丰富了内地的音乐文化。此外，前面讲到的吐谷浑舞马，也开了

---

①《南史》卷七《梁本纪中》。

②参见拙作《从郑仁泰墓出土的乐舞俑谈唐代音乐和礼仪制度》，载《文物》1980年第7期。

唐玄宗训练舞马的先河，在中国音乐、杂技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三、吐谷浑在中西交通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我国古代通往西方（中亚、欧洲、印度北部等地）的陆路交通最东的一段，在秦汉时已基本形成。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从关中过陇山，经河西走廊入西域，即所谓的“河西路”，一是从关中或今河南北上经漠南阴山至河西走廊北面的居延海（今内蒙额济纳旗），向西至西域，即所谓的“居延路”或“草原路”。其中河西路，自汉武帝遣张骞出使西域，于河西设四郡（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后，开始兴盛，成为中西陆路交通东段的主要干线。

吐谷浑所据的青海地区，在河西走廊之南，同样处于中西交通的要道上。居于此地的羌族，早在秦汉之前，与漠北和河西的匈奴、黄河流域的汉族发生了密切的关系①。青海黄河河曲（赐支）的羌族，也早在公元前三百多年，分几支向东南迁入今四川西北一带②。因此，在秦汉之前，青海与蒙古草原，黄河、长江流域的交通就已经存在。至于从青海向西，经过今天的柴达木盆地，入西域的若羌（今新疆若羌）的交通，即所谓的“青海路”，是否也早在秦汉之前已存在呢？三十多年前，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裴文中根据青海湟水流域等地出土大量新石器时代遗物，推测由祁连山南，沿湟水至青海湖，再经柴达木盆地而至南疆，是一条主要的中西交通要道③。青海很早就是羌族聚居之地，其西直接与汉代的“婼羌”相接。这两部分羌族之间应该是有交往的，

①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汉书》卷九六《西域传赞》；《后汉书·西羌传》。
②《后汉书·西羌传》。
③裴文中：《史前时期之东西交通》，载《边政公论》1948年第七卷4期。

他们交往的道路就应是经过青海路①。但这都是一些推测，青海路是否早在新石器时代或秦汉时已存在，还需以后大量出土文物来证实。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从秦汉至东晋十六国时期中西陆路交通最东一段，主要是经由河西路，其次是居延路，而青海路则未正式见于记载。不过，从青海湟水流域，经西宁西北养女山、扁都口到张掖，然后经河西路西段入西域的道路，则是畅通的。如晋隆安三年（399年），从长安出发到印度求法的僧人法显，就是走的这条路线②。过去还有的著作，均认为宋永初元年（420年）到印度求法的僧人昙无竭，走的是青海路③。关于昙无竭，《高僧传》卷三《释昙无竭传》记：

> 释昙无竭……姓李，幽州黄龙人。……尝闻法显等躬践佛国，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元年，招集同志沙门僧猛、昙朗之徒二十五人，共赍幡盖供养之具，发迹北土，远适西方。初至河南国，仍出海西郡，进入流沙，到高昌郡……

无竭等出发地文中未记，从其为幽州（治今河北蓟县）黄龙人看，可能是从今河南省或关中出发，度陇山，“初至河南国”。此河南国，有各种说法，有人认为指北魏④，有人说是吐谷浑⑤。夏鼐先生说是指西秦乞伏氏⑥，此说可信。因西秦乞伏乾

---

①有的同志引《汉书》卷六一《张骞传》，云骞使西域，“留岁余，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一句，认为张骞欲走的是青海路。按“并南山”，也可理解为沿祁连山北麓，再进入羌中。羌中只是泛指临洮（今甘肃岷县）以西之地。故上引资料还不能确切证明青海路当时已存在。

②见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载《考古学报》1958年1期。

③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唐长孺：《北凉承平七年（449）写经题记与西域通往江南的道路》，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期（内刊）。

④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六册，第225页，1979年中华书局。

⑤松田寿男：《古代天山之历史地理学研究》第157页，昭和45年增订版，早稻田大学出版社。

⑥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

归及其子炽磐均称“河南王”，且西秦亡于四三一年[①]，因而决不会是指北魏。吐谷浑当时还没有自称或为其它政权封为河南王，故当时也不得称河南国。乞伏炽磐时仍都宛川（今甘肃兰州东）。“仍出海西郡，进入流沙，到高昌郡”。此海西郡当为西海郡之误，这已为前人所指出。此西海郡非王莽时于青海湖附近所设之西海郡，而应是指东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年）置于居延海的西海郡[②]，以后西晋、前凉、西凉、北凉、北魏均因之[③]。此地是秦汉以来居延路的要冲，从居延向西经流沙可达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如此，昙无竭所走的这段路程，是从苑川、金城、武威，后沿弱水至居延，再向西至高昌。

自公元四二〇年进入南北朝之后，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北魏统一了北方，与南方汉族所建政权相对峙；兴起于漠北的柔然与北魏相对峙；在青海和陇右、河西建立政权的南凉、西秦、北凉先后灭亡，吐谷浑则兴起于甘南、青海之地，后与北魏相邻。在南北朝的这种形势下，北方的柔然、西北的吐谷浑以及西域各地均同时与南、北两大政权交往。而南方汉族政权也力图打通与西方的交通，以便与西方贸易。可是，从江南向漠北或西域的主要道路均为强敌北魏所据，于是南朝各政权只有从西北的四川经吐谷浑的河南、青海等地与漠北柔然和西域交往。“青海路”就势必兴盛起来。

早在宋景平元年（423年），据河西的北凉沮渠氏和吐谷浑阿豺均向刘宋朝贡，并接受宋的封号，然后双方不断有使臣往返[④]。至四二九年左右，柔然的使者也出现在宋的国都建康（今

---

①《晋书·乞伏乾归载记》。又《高僧传》卷十二《释玄高传》中，明言乞伏氏所建西秦为“河南”可证。

②《晋书》卷十四《地理志》。

③见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等。

④《宋书》卷四六《少帝纪》。

江苏南京）[1]。柔然在大檀时（414—429年），势力已达今新疆哈密一带。因此，柔然到宋的使者应是从居延路或蒙古草原南下，经盟国北凉的酒泉或张掖，再经吐谷浑所据河南的浇河，沿西倾山北麓至龙涸，顺岷江而下，入蜀。上述北凉、吐谷浑也均由此道后一段遣使至宋。这条道路就是《南齐书·芮芮虏传》所云“芮芮常由河南道而抵益州”的“河南道”[2]。

北魏太延五年（439年），北凉为北魏所灭，沮渠牧犍弟无讳、安周等西奔鄯善，于四四一年袭据高昌，重建北凉。次年，无讳遣常侍氾隽奉表到刘宋[3]。氾隽从高昌是经过什么道路至刘宋的呢？根据无讳袭据高昌得到柔然帮助的情况看[4]，他很可能是经过柔然及吐谷浑的河南道入蜀的。

以上仅是说明南北朝初期，漠北、高昌、青海等地由河南道入蜀一段交通兴盛的情况。从青海经柴达木盆地入西域的青海路正式见于记载，大致是在北魏太平真君六年，北魏高凉王那征吐谷浑慕利延的前后。在魏军的追击下，慕利延从青海湖东南的曼头城，向西逃至白兰，然后由柴达木盆地西入鄯善、于阗。他退却的这条路线，就走的是青海路。自此以后，经由青海路往来于西域者，文献记载颇多，说明青海路的兴盛，始于吐谷浑慕利延在位的后期，即公元五世纪四十年代前后。

由青海经柴达木盆地通西域的青海路，大致有三条道路可行：一是由伏俟城经白兰（今青海都兰、巴隆一带），西北至今小柴旦、大柴旦，到今甘肃之敦煌。此即前述慕利延为魏军追击，故慕璝子被囊一支逃走之路线。由敦煌西出阳关至西域鄯善（今

---

①见《宋书》卷四六《张邵传》等。

②由河南道经龙涸入蜀的路线，在《宋书·鲜卑吐谷浑传》内有记载，内云元嘉二十七年慕利延上表说：“若不自固者，欲率部曲入龙涸、越嶲门”。

③《宋书》卷九八《氐胡传》。

④见《魏书》卷三十《车伊洛传》。

若羌），合传统的通西域南道。二是由伏俟城经白兰，西至今格尔木，再西北经尕斯库勒湖，越阿尔金山至西域鄯善，与前一路合。此路大致与今青海至新疆公路一致，为古青海路之主线。北魏时慕利延西遁于阗，以及唐李大亮等追击吐谷浑伏允可能皆取此道。三是由伏俟城经白兰、今格尔木，再往西南之布伦台，溯今楚拉克阿干河谷入新疆，西越阿尔金山，顺今阿牙克库木湖至且末，再与上述一、二条路线相合。此道为通新疆较捷之路，解放前仍为西宁、和阗之间商队行道。但此道入新疆多经山岭，旅途不便，只能视为古青海路之一支线①。

正是由于联系中西交通的青海路的兴盛，使占有此路的吐谷浑的地位日趋重要，国内商业迅速发展，并逐渐肩负了中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任。继慕利延而立的拾寅之世，这种情况便突出的显露出来。松田寿男氏以拾寅之世，吐谷浑城居之风的产生、国中佛教的流行和与北魏交往的急速增加等三个方面，论证吐谷浑拾寅时，商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说明以上三个方面情况是与吐谷浑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国际贸易有关②。

青海路的兴盛，使吐谷浑在中西交通史上的地位日益重要，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五世纪四十年代后，因北魏巩固了对河西走廊的统治，漠北的柔然及据高昌的北凉要从居延南下，横切河西走廊是比较困难的。大致在慕利延西入于阗的前后，柔然、高昌北凉政权向刘宋遣使贸易的道路，已改由高昌南下至鄯善，然后向东进入柴达木盆地，走青海路、河南道入蜀③。《南齐书·芮芮虏传》记，南齐益州刺史刘悛遣使江景玄到丁零（即指从柔然分出的高车副伏罗部，时据高昌等地，建高车国），“道经鄯善”。可

①以上三条交通路线的考述，可参见吴景敖《西陲史地研究》第6—7页。
②《吐谷浑遣使考下》。
③参见上引唐长孺：《北凉承平七年(449)写经题记与西域通往江南的道路》。

见，江景玄所行之路线是经过吐谷浑的河南道、青海路到鄯善、高昌的。这一事实，可说明四十年代后，柔然等到南朝的交通是要经由青海路的。

第二、北魏与西域的交通，在北魏建都平城的初期，主要经由居延路①。至四三五年魏遣王恩生等出使西域之后，主要经由河西路，北魏使者在河西，由北凉发使导路，西出流沙。北凉亡后，北魏势力达河西及西域的伊吾、鄯善、焉耆等地。六世纪初，鄯善、且末为吐谷浑所据，高昌也先后为高车国、柔然所夺取，在此以前北魏与西域的交通也主要经由河西路。六世纪初以后，北魏在西域的势力削弱，北魏与西域的交通有时也改由青海路。前述五一八年，宋云一行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不仅如此，公元五三四年北魏分裂后，北方先后形成东、西魏，北齐、北周的对峙局面。东魏、北齐因阻于占据河西的西魏、北周，故其与西域等地的通使贸易，也多走吐谷浑的青海路。《魏书·吐谷浑传》云："兴和中（539——542年），齐神武（高欢）作相，招怀荒远，蠕蠕既附于国，夸吕遣使致敬"。又记吐谷浑使"赵吐骨真假道蠕蠕，频来东魏。"可见，吐谷浑遣使至东魏、北齐，是假道柔然的。所以，《北齐书》卷二《神武帝纪下》云：神武"北怀蠕蠕、吐谷浑"，把吐谷浑也作为柔然一样的北方与国了。当时，吐谷浑与西域已有密切的交往，因而西域商胡欲与东魏、北齐贸易，就需要通过吐谷浑人作向导。西域商胡经由的路线也就是先由青海路到吐谷浑中心伏俟城一带，然后横切河西走廊北入居延路，至柔然，再从阴山南下到东魏的都城邺。欲证明此点，可举《周书·吐谷浑传》所记为例：

> 魏废帝二年（553年）……是岁，夸吕又通使于齐氏。凉州刺史史宁觇知其还，率骑袭之于州西赤泉，获其仆射乞

① 参见前田正名：《北魏平城时代的鄂尔多斯沙漠南缘路》，载《东洋史研究》第31卷第二号等。

伏触板、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①。

这条资料表明：（1）吐谷浑与东魏、北齐通使贸易，是横切河西走廊，由凉州西赤泉②，北入柔然，然后至东魏、北齐。（2）吐谷浑使者一行由其国重臣仆射、将军率领，且带有西域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绸以万计。可见，吐谷浑与南、北朝各政权的通使，实质上是一种贸易关系，而吐谷浑作为中西贸易中继者和向导的作用是名副其实的。（3）这些商胡显系西域商人，他们在吐谷浑人的引导下，从西域到吐谷浑一段必定走的青海路，然后冒着风险横切河西走廊。不幸的是，这一次为西魏凉州刺史史宁所截获。（4）从商胡由北齐带回的货物是丝绸看，当时中西贸易丝绸是主要的商品，青海路成为著名的丝绸之路一段，也是名副其实的。

第二、地处江南的南朝，特别是梁朝，与西域等地的交往十分频繁，双方使者、商人不仅要通过吐谷浑控制下的河南道，而且经由青海路。据现有文献的记载，梁代，远在今中亚阿姆河流域的哌哒（《梁书》作"滑国"）于天监十五年（516年）、普通元年(520年)、七年(526年)、大同元年(535年)、七年(541年)向梁遣使③。波斯萨珊王朝于中大通二年(530年)、五年(533年)、大同元年（535年）也遣使至梁④。龟兹遣使见于记载的有天监二年（503年）、普通二年（521年）；于阗遣使有天监九年(510年)、十三年(514年)、十八年(519年)、大同七年(541年)等⑤。这些地区和国家遣使至梁，应走的是青海路、河南道。理由有三：一是他们至梁的道路，从青海、河南入蜀是较捷近的路

①此事又见《魏书·吐谷浑传》，《北史·史宁传》等。

②《唐会要》卷七八记："赤水军，置在凉州西城，本赤乌镇，有泉水赤，因以为名"。此赤泉当即唐赤水军地。

③、④、⑤《梁书》卷五四《诸夷传》；同书《武帝纪下》等。

线。当时吐谷浑已充当了中西陆路交通的中继者和向导。二是《梁书·诸夷传》滑国条云："其（呎哒）言语待河南人译然后通"。这正暗示着呎哒向梁朝遣使贸易，是通过吐谷浑人的引导，且走的是吐谷浑所在的青海路、河南道。三是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二七云："系曰：未闻中华演述佛教倒传西域有诸乎？通曰：昔梁武世，吐谷浑夸吕可汗使来，求佛像及经论十四条①……原其使者必通华言，既达音字，到后，以彼土言译华成胡，方令通会。彼亦有僧，必展转传译，从青海西达葱岭北诸国，不久均行五竺，更无疑也"。此明言吐谷浑与西域的交通，是"从青海西达葱岭（今新疆帕米尔）"。可见，梁朝与西域等地的交通是经由青海路的。

第四、到隋大业年间，因隋炀帝重用裴矩，努力开通由河西走廊与西域的交通，击灭吐谷浑，使自然地理条件比青海路优越得多的河西路畅通无阻，成为当时中西交通的干线，青海路则趋衰落。大业末，吐谷浑乘隋朝即将灭亡之际，尽复故地，青海路可能一度有所复兴，一直到唐初。贞观九年李靖北路军追击吐谷浑伏允，大致就是走的这条路线。贞观十四年，唐朝取高昌后，河西路开始畅通，青海又处于衰落阶段。此时，青海路虽然衰落，但是从青海南经柏海，入西藏高原的南路却昌盛起来。这与崛起于西藏高原的吐蕃同吐谷浑、唐朝关系日益密切有关。关于从青海入吐蕃的南路的具体路线，《新唐书》卷四十《地理志》鄯城条注里有详细记述。佐藤长氏曾撰《唐代青海拉萨间的道路》一文，对这段道路作了详细考证②。前述文成公主入藏就大致走的这条道路。从青海南下到拉萨，再从拉萨向南翻过喜玛拉雅山，可到尼泊罗（今尼泊尔）、印度等地。

此外，吐谷浑在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地位，还可补充一些零

①此事《南史·梁本纪中》系于大同六年（540年）。
②文载《东洋史研究》第24卷1号。

星的资料。如《周书·史宁传》记史宁对突厥木杆可汗语云：吐谷浑树敦城是旧都，“多诸珍藏”。史宁攻下树敦城后，“俘虏男女、财宝，尽归诸突厥”。木杆可汗攻下贺真城也“大获珍藏”。吐谷浑的重要城市中多蓄有珍宝，说明它通过中西贸易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积聚了一批金银珍宝。在吐谷浑向北朝、南朝各政权进贡的物品中，除了其特产的善马、牦牛外，还有乌丸帽、女国金酒器、胡王金钏及玉石等①。这些物品大都是吐谷浑通过中西贸易而获得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五五年在西宁曾一次出土了七十六枚波斯萨珊卑路斯（457—483年）王朝的银币，此乃青海路兴盛，中西方贸易频繁的实物证据②。

最后，还必须指出，在这段时期内，中国内地与西域、印度的佛教僧人，不断往来于吐谷浑。除前面提到的慧览、宋云而外，还有印度僧人阇那崛多、唐初的玄太法师等。《续高僧传》卷二《阇那崛多传》记：印度僧人阇那崛多经罗盘陀（今新疆塔什库尔干）、于阗等，“又达吐谷浑国，便至鄯州，于时西魏后元年也……”。他由于阗至吐谷浑，又至鄯州，此段路当经由青海路。唯其到鄯州的“西魏后元年”，诸家说法不一。夏鼐先生以此指恭帝元年(554年)，冯承钧先生说是废帝元年(552年)③。按《庾子山集》卷十四《豆卢永恩神道碑》云：永恩于“后魏元年改封龙支县侯。三年，朝廷使大将安政公随突厥（讨）吐谷浑，归国”。安政公即史宁，此事《北史·史宁传》系于恭帝三年（556年），则西魏后元年当指恭帝元年，夏先生说是。又唐代永徽年间，有新罗（今朝鲜）僧人玄太法师，从中印度返唐，途经“土谷浑”④。显然，他是从吐蕃北上至吐谷浑青海之地回长

①《魏书·吐谷浑传》；《南齐书·河南传》等。
②见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
③见前引夏先生文；冯承钧：《历代求法翻经录》第48页，商务印书馆出版。
④《大藏经》卷五一史传部三。

安的。

总上所述，在公元五世纪中至七世纪初，吐谷浑所据之青海地区事实上成了中西交通的中心之一①。从青海向北、向东、向东南、向西、向西南，都有着畅通的交通路线，联系着中国与漠北、西域、西藏高原、印度等地的交往，其地位之重要，可想而知。

由于吐谷浑在中西交通所占的重要地位，致使其国内实行的政策和采取的措施，往往是从维持和发展中西交通的目的出发的。如吐谷浑的国都最后迁至青海西十五里的伏俟城，于鄯善置兵戍守；采取与北朝、南朝各政权保持名义上的臣属关系，接受封号，不断朝贡；统治阶级信奉佛教；抽取富室、商人赋税等等。这些政策和措施无一不与其加强和发挥在中西交通上的作用有关。

①有的学者甚至直接称上述"青海道"为"吐谷浑道"，对吐谷浑在中西交通史上的地位作了高度的评价。如黄文弼：《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载北平史学研究所《史学集刊》第5期，1947年12月。

第五节　吐谷浑族的形成及其原氏族、部落的组成

作为一个政权来说，吐谷浑先后建国达三百多年，其统治的地区广大，氏族、部落众多。最初吐谷浑仅是辽东慕容鲜卑的一支，人数很少，可是自其迁徙，特别是建立政权之后，统治了许多其它族属的氏族、部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族属的人民逐渐形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统以"吐谷浑"为自己的族名。因此，作为中国古代西北民族的吐谷浑，事实上应为原慕容鲜卑的一支与羌、氐、汉、匈奴、西域胡、高车等一些氏族、部落，经过长期历史发展融合而成。为了搞清这个问题，首先应知道吐谷浑族原来的氏族、部落组成情况。由于资料缺乏，我们只有对文献中所见的吐谷浑姓氏或部落名称加以分析，从而了解其原内部氏族、部落组成的概貌①。

首先，除了在吐谷浑统治阶级中占主要地位的鲜卑慕容氏外，其内部还有许多其它的鲜卑氏族或部落，主要是：

（1）一那蒌氏　《北史·吐谷浑传》记："宣政初，其赵王他娄屯来降。"按《通志·氏族略四》云："那蒌氏改娄氏"。那蒌氏，《魏书·官氏志》作"一那娄氏"，则那蒌即一那蒌的省称。《宋书·鲜卑吐谷浑传》记，吐谷浑从辽东迁出时，其弟若洛廆遣"长史乙那娄"追浑，令还。乙那楼即一那蒌，本为

---

①从姓氏、部落来分析吐谷浑族原组成氏族、部落情况，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第一某个姓氏往往好几个民族都有，判断此姓的族属不可能完全正确；第二文献中出现的姓氏、部落名，仅能代表吐谷浑族原组成的一部分，因而只能大致反映其原内部组成情况。

辽东鲜卑，则吐谷浑赵王他娄屯原应为辽东鲜卑一那娄氏，随吐谷浑迁徙者。

（2）段氏鲜卑　《册府元龟》卷九七六外臣部，褒异三记，五代后唐清泰三年（936年），末帝敕封在代北的吐谷浑首领中，有"段公奴"、"段贞福"两人。按段氏本出自辽西段氏鲜卑，以部为氏①。慕容鲜卑与段部相邻，吐谷浑迁徙时，部内有段氏鲜卑人是不足为怪的。唯吐谷浑段氏，在文献上为什么迟至五代时才出现呢？恐怕段部之人加入吐谷浑较少，势力不大，故在吐谷浑立国的长时期内，不见文献记载。到五代，吐谷浑王族慕容氏式微，文献上才出现了段氏首领的名字。

（3）素和部（白部鲜卑）　《新唐书·吐谷浑传》等记载唐高宗龙朔三年，吐谷浑大臣"素和贵"勾结吐蕃灭吐谷浑事。按《魏书·官氏志》："素和氏后改为和氏"；《姓纂》十一素和氏下亦云："以本白部，故号素和"。《通鉴》卷一〇四，晋孝武帝太元元年（376年）胡注："鲜卑有白部。后汉时鲜卑居白山者，最为强盛，后因曰白部"。如此，则吐谷浑大臣素和贵原为鲜卑白部人，于辽东或阴山一带加入吐谷浑。

（4）阿若干氏　《晋书·乞伏乾归载记》云：乾归曾"率骑二万讨吐谷浑支统阿若干于赤水"。《魏书·官氏志》记："阿伏于氏后改为阿氏"。《广韵》七、《通志·氏族略五》"阿伏于"皆作"阿伏干"，知"于"为"干"之讹。柔然别部帅也有"阿伏干②。《北朝胡姓考》说："阿若干原本居阿步干山（今甘肃皋兰县南五十里），因以为号，后遂氏焉"③。从阿若干氏为魏"内人诸姓"之一及柔然部内有此姓来看，其原可能属鲜卑。其中一部分并入柔然，为别部之一。

---

①见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242—244页。

②见《魏书》卷二六《尉古真附眷传》。

③见该书第71—74页。

（5）薛干部　《五代会要》卷二八吐浑条记：后唐末帝长兴元年（930年）三月，授吐浑别部首领薛冀堆为岚州刺史，赠名万通。按《魏书·官氏志》："西方叱干氏后改为薛氏"。叱干部即薛干部，以部落为姓氏，十六国时居三城（今陕西延安东）的鲜卑部落①。这正是吐谷浑由阴山过陇山可能经过的地区附近，此时薛干部有部分加入吐谷浑是可能的。薛冀堆原为薛干部人，不过到五代时已汉化了。至于吐谷浑内薛干部人在史籍出现较晚的问题，大致与上述段氏鲜卑的情况相同。

（6）乞伏鲜卑　吐谷浑迁至甘南、青海后，与北面的乞伏鲜卑所建之西秦关系最为密切。公元四三〇年西秦灭亡前夕，吐谷浑据有其地，有一部分乞伏鲜卑融入吐谷浑中。《魏书·吐谷浑传》记慕璝上北魏表内，要求遣还西秦使者乞伏日（曰）连等三人，并说此三人家口在吐谷浑。又乞伏炽磐子成龙后也入吐谷浑②。这些事实都说明吐谷浑据西秦地后，乞伏氏有一部分归其统治。以后，乞伏氏在吐谷浑政权内还有任显职者，如《周书·吐谷浑传》所记吐谷浑"仆射乞伏触扳"③。

（7）乙弗鲜卑　乙弗鲜卑即《北史·吐谷浑传》附"乙弗勿敌国"，又称"乙弗部"，居青海一带。十六国时，乙弗部曾为南凉秃髮氏属部，后又为西秦所征服④。南凉、西秦、北凉亡后，为吐谷浑所并，故《北史》卷十三《后妃传上》云："文帝文皇后乙弗氏……其先世为吐谷浑渠帅，居青海，号青海王。凉州平，后之高祖莫瓌拥部落入附，拜定州刺史，封西平公。"莫瓌，即乙瓌，《魏书》卷四四有传。

---

①《晋书·赫连勃勃载记》，《魏书·高车传附薛干部》。

②见《魏书》卷四《世祖纪下》。

③1974年中华书局标点本《周书》卷五十校勘记云："宋本'扳'作'拔'，南本作'极'。北史本传、通鉴卷一六五作'状'。

④见《晋书·秃发乌孤载记》，同书《乞伏乾归载记》等。

又《北史·吐谷浑传》等还记有与乙弗勿敌国同居青海的“契翰”①部，风俗亦同吐谷浑、乙弗。此部原可能亦系鲜卑族，后与乙弗部一起为吐谷浑所并。

（8）匹娄氏 《魏书》卷六《显祖纪》云：北魏皇兴四年（470年），吐谷浑渠帅“匹娄拔累等率所领降附。”按《魏书·官氏志》云：“匹娄氏后改为娄氏。”《北朝胡姓考》云其原居曼头山，本吐谷浑族②。匹娄氏为魏“内人诸姓之一”，疑其原为鲜卑。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吐谷浑内除了王族系慕容鲜卑之外，还有八九种其它鲜卑部落的人。这种情况说明，自魏晋十六国以来，从辽东、漠北等地迁入西北的鲜卑数量很多，势力较大，秃发部、乞伏部和吐谷浑能在西北先后建立政权决不是偶然的。

从历史上看，吐谷浑统治的地区一直是羌族聚居的地方。因此，吐谷浑内原羌、氐等族就自然成为其基本组成部分。《晋书·吐谷浑传》记吐谷浑子吐延，“雄姿魁杰，羌虏惮之。”其后，吐延为羌酋姜聪所刺，死时对其将曰：“……所以控制诸羌者，以吾故也。”《魏书·吐谷浑传》记吐谷浑八代主阿豺，“兼并羌、氐，地方数千里，号为强国。”这些资料都说明吐谷浑统治的主要是羌、氐族。下面我们对文献中所见的吐谷浑内部羌氐的部落、姓氏试作一分析：

（1）姜氏 上述“羌酋姜聪”，《宋书·鲜卑吐谷浑传》作“昴城羌酋姜聪”，则姜聪当属今四川阿坝一带的昴城羌首领。羌、姜二字古代通用，姜为羌族的姓氏由来已久。

（2）钟羌 《晋书·吐谷浑传》记：吐谷浑四代主辟奚有“长史钟恶地”。《通鉴》卷一〇三，晋简文帝咸安元年（371年）

---

①《晋书·秃发傉檀载记》“契翰”作“契汗”；《通鉴》卷一一六又作“唾契汗”。

②见该书第93页。

五月条云："长史钟恶地，西强羌豪也。"则钟恶地为强川之地的羌族首领。按钟恶地所领的强川羌部，疑原是汉代的钟羌。《后汉书·西羌传》记："其（西羌）八十九种，唯钟最强，胜兵十余万。"钟羌的居地大致在陇西以南，十六国时又南迁至强川。除钟恶地外，《北史·吐谷浑传》等还记有吐谷浑"所署河西总管、定城王钟利房"；《魏书》卷七《高祖纪上》记：北魏孝文帝延兴三年（473年）"吐谷浑部内羌民钟岂、渴干等二千三百户内附。"钟利房、钟岂等原可能都是钟羌。

（3）白兰羌　白兰系吐谷浑较早控制的地区，且为其根据地之一，其地居白兰羌民。《周书》卷四九《异域上》云："白兰者，羌之别种也。其地东北接吐谷浑，西北至利模徒，南界那鄂①，风俗物产与宕昌略同。"白兰羌，唐代吐蕃"谓之丁零"②。按此丁零非指古代北方属突厥语族的丁零（高车），而是指汉代居于青海湟水等地的"先零"羌。《后汉书·西羌传》记先零有别种"滇零"。丁零，读作"颠连"③，与"滇零"音近。故吐蕃称白兰羌为"丁零"，乃源于汉代青海一带的先零（滇零）羌的原名。也就是说，白兰羌是汉代先零（滇零）羌的后代④。

（4）宕昌羌　《梁书》卷五四《诸夷·宕昌传》记："宕昌国，在河南（吐谷浑）之东南，益州之西北，陇西之西，羌种也。"宕昌羌首领姓梁，与吐谷浑相邻，双方时有征战。吐谷浑以收纳逋逃和战争俘虏人口等形式，吸收了一部分宕昌羌人。特别是在北周灭宕昌后，有一部分宕昌人投归吐谷浑，故吐谷浑部内有梁姓宕昌羌。如《新唐书·吐谷浑传》记贞观九年李靖等击吐谷浑，"君集、道宗……获名王梁屈葱"；又

---

①《通典》卷一九〇，此句作"西至叱利模徒，南界那鄂"，均为羌部。
②《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传》。
③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五，诗丁零二首自注。
④见前引《白兰考》。

前引《册府元龟》卷九七六记后唐清泰三年敕封的吐浑首领中，有“梁康全”、“梁惪”。以上三人，原均为宕昌梁氏。

（5）党项羌　《通典》卷一九〇党项条云：“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周灭宕昌、邓至之后，党项始强，南杂舂桑、迷弃[①]等羌，北连吐谷浑。”按党项羌与吐谷浑相邻，曾役属于吐谷浑，两者关系十分密切。故吐谷浑内有党项羌人是无疑的。《新五代史·吐浑传》就说：“其大姓有慕容、拓拔、赫连等族。”又《隋书·吐谷浑传》记开皇八年，“其名王拓拔木弥请以千余家归化。”按《新唐书·党项传》云拓拔氏为党项大姓之一，且最强。故知上述吐谷浑之拓拔氏原为党项羌人。

又羌族有党氏，《闽姓类集俪语》卷一党氏条云：“望出冯翊郡，世居党项，有降唐者，赐姓党氏。”又《姓纂》三七、《通志·氏族略五》均记党氏，“本出西羌”。则党氏原为西羌中之党项。吐谷浑内也有党氏，如上引《册府元龟》卷九七六后唐清泰三年敕封的吐谷浑首领中，有“党海甲”、“党公政”、“党纥辣”；同书卷九七七记有云中“浑吐”（吐浑）指挥使党富达等，皆原应为党项羌人。

（6）姚氏　十六国时建立后秦的羌族姚氏，本南安赤亭（今甘肃陇西境内）羌，源于汉代烧当羌，其中一部分姚氏也融入吐谷浑中。如《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记，后唐清泰二年（935年）正月，“生吐浑首领姚胡入朝贡马”。此姚胡可能原为姚姓羌人。

此外，文献中还见有吐谷浑王姓首领，如王堂九[②]、王义宗[③]等。《魏书》卷九四《王遇传》云：“遇字庆时，本名他恶，

---

①《新唐书·党项传》“迷弃”作“迷桑”。

②《册府元龟》卷九七六外臣部，褒异三。

③《旧五代史》卷九九《高祖纪上》。

冯翊李润镇羌也。与雷、党、不蒙，俱为羌中强族。自云其先姓王，后改氏钳耳”。则王氏原为羌族钳耳氏。上述吐谷浑王氏均有可能原系羌族钳耳氏。又《魏书·吐谷浑传》等还记：魏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吐谷浑部的“部大崇娥”等内附。按“部大”一般是羌族对部内首领的称呼①，故崇娥也有羌族之嫌。

吐谷浑内部至少原有六种以上的羌族部落，可是氐族部落，则在文献中很难找到例证。原因可能是氐族比羌族汉化深，基本上与汉族没有多大区别，故汉族文献没有特别注明氐族。不过，在吐谷浑史上多次出现的“念氏”，却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晋书·吐谷浑传》记树洛干“九岁而孤，其母念氏聪惠有姿色，乌纥堤（树洛干叔）妻之，有宠，遂专国事。”到五代时，吐谷浑部内姓念的首领很多，见于记载的有念公山、念坦②、念庞里③、念丑奴④、念星虎⑤、念九⑥等。看来，念氏为吐谷浑王族的外戚，在部内势力较大，搞清其原族属就十分必要了。

按《元和姓纂》九去声五六念氏下云：“西魏太傅、安定公念贤，代人也。”念贤，《周书》卷十四、《北史》卷四九有传。《周书》本传未记贤之籍贯，云其“永熙中（532—534年），拜第一领民酋长。”《北史》本传记：“念贤字盖卢，金城枹罕人也。父求就以大家子戍武川镇（今内蒙武川西），仍家焉。”周一良先生《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一文，据《元和姓纂》等以为，“念贤固亦出自代北”⑦。按《北史》记载，贤先世本金城枹罕人，因父戍代北武川，举家迁移，故《元和姓纂》云其为

①如前秦郑能进《修邓太尉祠碑》内有：“治下部大钳耳丁比”等。
②《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
③《旧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纪》。
④《新五代史》卷八《高祖纪》。
⑤《五代会要·吐浑传》。
⑥《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
⑦文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〇本。

"代人"。如此，则念氏一族原系金城枹罕人是可信的。吐谷浑迁至枹罕，当地部分念氏并入吐谷浑就成了很自然的事了。

枹罕之地很早以来就是羌族聚居的地区，也有氐族杂居其间。但羌、氐的姓氏中，未见念氏一姓。念贤既曾为魏"第一领民酋长"，其原非汉族可知。从种种情况来分析，颇疑吐谷浑念氏原为氐族。首先，如前述，吐谷浑迁至枹罕后，其子孙均大力吸收汉族文化，而枹罕念氏之所以成为吐谷浑王族外戚，是因其汉化程度较高。氐族汉化程度远比羌族为高，故念氏为氐族可能性更大。其次，枹罕在十六国时期也是氐族聚居之地。《晋书》卷一一五《苻丕载记》云：苻坚死后，"枹罕诸氐"杀州牧毛兴，推卫平为河州刺史。以后，诸氐又以卫平年老，从氐人啖青，推苻登为主。可见，枹罕诸氐势力很大，除苻氏、啖氏外，还有其它的氐。基于上述两点，枹罕念氏很可能即"枹罕诸氐"之一。由于他们汉化较深，故在有关吐谷浑的文献中，未明记其为氐族。

鲜卑、羌、氐等族为吐谷浑内部的主要组成，是比较明显的。此外，组成吐谷浑族的还有其它许多民族的氏族、部落的人。《魏书·吐谷浑传》记慕璝时，曾"招集秦、凉亡业之人，及羌戎杂夷众至五六百落"；伏连筹是"内修职贡，外并戎狄，塞表之中，号为强富。"所谓"羌戎"，主要指羌、氐；"杂夷"或"狄"，则包括匈奴、高车、西域胡等。现据文献中所见的吐谷浑姓氏、部落，对后者作一探索。

（一）原属匈奴的氏族、部落：

（1）赫连氏（铁弗匈奴）　前引《新五代史·吐浑传》云："其大姓有慕容、拓拔、赫连等族"。赫连氏，见于记载的有：《新唐书·沙陀传》多次提到唐末割据云州的吐浑首领赫连铎；《新五代史·吐浑传》中的"赫连海龙"；《五代会要·吐浑传》所记之"赫连公德"；《册府元龟》卷九七六所记之吐浑

首领“赫连撤滥”等。按赫连氏即十六国时在今陕北所建夏国的匈奴铁弗部。《晋书》卷一三〇《赫连勃勃载记》云：“赫连勃勃字屈孑，匈奴右贤王去卑之后，刘元海之族也。”勃勃祖刘虎，《魏书》卷九五有传，内云：“铁弗刘虎，南单于之苗裔”，“北人谓胡（匈奴）父鲜卑母为铁弗，因以为号。”改姓赫连，是在勃勃建夏国之后。由于北魏神䴥四年，吐谷浑慕璝击灭夏赫连定，赫连部人被俘或投诚的人一定很多。所以到五代时，吐谷浑慕容氏衰微，部内赫连氏崛起，多为部内首领。

（2）沮渠氏　建立北凉的沮渠氏，史称其为“卢水胡”，由于其先为匈奴左沮渠，以官号为氏①。因此，一般研究者认为沮渠氏源于匈奴②。北魏灭北凉沮渠牧犍后，有一部分沮渠氏南逃入吐谷浑③。

（二）原属高车、突厥的氏族、部落：

（1）翟氏　《魏书》卷一〇三《高车传》记高车六种中，有“狄氏”；古代“狄”、“翟”相通，故吐谷浑翟氏应为高车人。同书又云高车即丁零。在十六国南北朝时，居今河北、山西、及河南的丁零，大都姓翟氏，如翟鼠、翟斌等④。吐谷浑迁徙经过的阴山、陇西等地有许多高车部落，西秦政权也有许多姓翟的高车人⑤。吐谷浑后据西秦故地，有一部分高车翟氏融入其中。如《周书·吐谷浑传》所记吐谷浑“将军翟潘密”等。

（2）乞袁氏　《晋书·吐谷浑传》记辟奚时，有“司马乞宿云”。《北朝胡姓考》引《魏书》卷八六《乞伏保传》云，

①见《晋书》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

②马长寿：《北狄与匈奴》第156页等。又有认为沮渠氏源于月氏，如《北朝胡姓考》第368页等。

③如《魏书》卷九九《沮渠蒙逊传》就记牧犍降魏后，弟安周南奔吐谷浑。

④《晋书》卷一二三《慕容垂载记》等。

⑤见同上书卷一二五《乞伏乾归载记》。

"乞伏保，高车部人。"又云：乞伏保姓乞，不姓"乞伏"（鲜卑），是高车十二姓中的"乞袁氏"①。如此说不误，则乞宿云原应为高车人②。

（3）突厥　公元六世纪中，突厥灭柔然后，统治了漠北、西域广大地区，始与吐谷浑发生关系。隋仁寿三年（603年），突厥部内铁勒等十余部尽叛，其可汗"达头众大溃，西奔吐谷浑"③。又《隋书》卷八四《突厥传》记：隋大业初，炀帝所遣至西突厥使臣崔君肃谓处罗可汗曰："吐谷浑者，启民少子莫贺咄之母家也……"。由此可知，当时突厥与吐谷浑王族之间是通婚的，而且有突厥部人逃入吐谷浑中。

（三）原属西域的胡人：

吐谷浑在六世纪初至七世纪三十年代曾长期统治过西域的鄯善、且末之地，而且在很长时期内充任中西陆路交通的中继者和响导。因此，吐谷浑内部原有许多西域胡人就不以为怪了。见于记载的有：

（1）康国人　隋唐时的康国（康居），在今苏联中亚的撒马尔罕，属伊兰族。当时康国人入居中国内地，大都以"康"为姓④。吐谷浑统治的且末地区在唐代还有不少的康国人，如康艳典等⑤，故吐谷浑内康姓者不少。如《魏书·吐谷浑传》记：皇兴四年吐谷浑曾遣"别驾康盘龙奉表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二记后唐长兴元年（930年），有"吐浑康合毕来贡驼马"。

---

①见该书第302—303页。

②宋代罗泌撰《路史·国名记·炎帝羌姓国》云："玄氏，乞姓，羌也。"则乞氏又为羌姓。因此书记载较晚，故仍视吐谷浑乞氏为高车。

③《隋书》卷五一《长孙览附晟传》等。

④如《梁书》卷十八《康绚传》云："康绚字长明……其先出自康居"。又《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云："其先康居人……。"

⑤见敦煌出《唐光启元年沙州、伊州地志残卷》，内云："萨毗城（在且末附近）……康艳典所筑"。转见羽田亨：《关于唐光启元年书写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载《羽田亨史学论集上》，第588页。

同书卷九七六记后唐清泰三年敕封的吐浑首领中有“康息立”等。这些康姓吐谷浑人，原均是康国人。

（2）龟兹白氏　龟兹胡人一般姓白或帛①。由于吐谷浑长期统治鄯善、且末，并与河西邻近，因通商关系，这些地区居有一些白姓龟兹胡人，其中有一部分后融入吐谷浑。如《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所记之“白义诚”，五代时代北吐浑首领“白承福”、“白可久”、“白铁匮（承福子）”等②。

吐谷浑内部还有不少的汉族人。《梁书·河南传》云益州汉人慕吐谷浑通商之利，“多往从之”。事实上，早在吐谷浑初期，吐谷浑国内就有不少汉族，如视罴的博士“金城骞苞”，阿豺的“长史曾和”，慕璝遣至宋的使者“赵叙”等等。

综上所述，知吐谷浑内部的民族、部落组成十分复杂，这与它建国时间长，统治的地区甚广有关。大致言之，吐谷浑是以鲜卑和羌族为主，其次有氐、匈奴（赫连氏、沮渠氏）、高车（翟氏、乞袁氏）、突厥、西域胡（康居、龟兹白氏）、汉族等等。鲜卑可考的有：慕容氏、段氏、乙那楼氏、素和氏、阿若干氏、薛干氏、乞伏氏、乙弗氏、匹娄氏等；羌族可考的有：娄氏、钟羌、白兰羌、宕昌羌、党项羌（拓拔氏、党氏）、姚氏等。从语言系属来看，这些民族有的属汉藏语系的（汉、氐、羌等）；有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鲜卑）和突厥语族（高车、突厥）的；也有属印欧语系伊兰语族的（西域胡）等。

以上这些不同语言、不同族属的人民，在吐谷浑政权统治之下，先后达二三百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族属的人民逐渐形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统以“吐谷浑”为自己

①《北朝胡姓考》第372页云：“龟兹既居白山（今新疆库车城北之白山），故中国本‘胙土命氏’之旨，谓龟兹侍子以汉式姓名曰白霸。其后白霸仗汉威力，归继王位，子孙相沿，遂为白氏。”

②见《新五代史·吐浑传》等。

的族名。这个过程大致完成于北周至隋初（公元六世纪末至七世纪初）之时。其中一些民族较快地融合到吐谷浑内，另一些则处于“吐谷浑化”的过程中；而还有一些则更多地保存了本民族的特点，后来又从吐谷浑内分离出来。如原属吐谷浑的、今甘南及四川西北的羌族（包括宕昌和邓至），以后从吐谷浑分离出来，成为党项的组成部分。

正因为在吐谷浑政权长期统治下的其它族属的人民最后融入吐谷浑，使吐谷浑变成了一个新的、较为巩固的民族共同体。所以，在公元六六三年吐谷浑国灭亡之后，吐谷浑族以“退浑”或“吐浑”之名的各个部落或集团，又绵延了三百多年。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现象。

第六节　吐谷浑国灭亡后，唐朝、吐蕃对其族的统治

一、唐朝对内徙的吐谷浑的统治

自咸亨元年唐朝对吐蕃战争失败后，吐谷浑复国的希望破灭。唐朝则一方面对投归的吐谷浑诺曷钵部进行妥善的安置；另一方面继续与吐蕃争夺原吐谷浑所在的青海地区。

咸亨三年（672年），唐朝将居于凉州南山的吐谷浑诺曷钵部迁至鄯州浩门河（今青海大通河）之南，发兵护送。可是，此地邻近吐蕃，又因地狭，因此唐朝又将诺曷钵部徙于灵州（治今宁夏灵武南），“置安乐州，以诺曷钵为刺史”①，“欲其安而且乐也”②。《新唐书·地理志一》威州条亦记：“本安乐州。初，吐谷浑部落自凉州徙于鄯州，不安其居，又徙于灵州之境。咸亨三年以灵州之故鸣沙县地置州以居之。至德后没吐蕃。”安乐州的确切位置，应在今宁夏中宁县鸣沙公社。又《元和郡县志》卷四灵州回乐县条云：“长乐川在灵州南稍东一百八十里。长乐山，旧名达乐山，亦曰铎洛山，以山下有铎洛泉水，故名。旧吐谷浑部落所居，今吐蕃置兵守之。”长乐川即今宁夏吴忠县南的山水河（一名苦水河），唐代也为吐谷浑部所居，并另置长乐州。据一九七四年宁夏同心县韦州出土的唐《慕容威墓志》记，

①《册府元龟》卷一七〇帝王部，来远条；《唐会要》卷七三等。
②《旧唐书·吐谷浑传》。

威任"长乐州游奕副使"，又云：威与夫人"以乾元元年（758年）十月庚子朔十日己酉，同窆于州南之原。"按唐代长乐州与安乐州应为两州，《新唐书》卷六四《方镇表》云：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唐以"安乐二州隶原州"；《通鉴》卷二二一胡注所引方镇表内，此句作"以……安乐、长乐二州隶原州。"可知唐在咸亨三年置安乐州，处吐谷浑诺曷钵部，以后又在长乐川置长乐州，仍为吐谷浑部所居。这说明吐谷浑诺曷钵部居安乐州后，部众有所发展，故唐增设长乐州。据上引《慕容威墓志》，威及其夫人葬"州南之原"，则长乐州当即在今韦州公社一带。

吐蕃兼并吐谷浑，据有青海之地，对唐朝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故唐仍积极与吐蕃争夺青海之地。咸亨四年（673年），吐蕃使臣论仲琮入朝，高宗责问仲琮："吐谷浑与吐蕃本甥舅国，素和贵叛其主，吐蕃任之，夺其土地。薛仁贵等往定慕容氏，又伏击之，而寇我凉州，何邪？"仲琮答称，他只奉命朝贡，其它事不知。于是高宗"杀其礼"①。至上元二年（675年），吐蕃遣大臣论吐浑弥来唐请和，高宗不许②。此吐浑弥，即吐谷浑弥的省译，为降吐蕃的吐谷浑贵族。仪凤元年（676年）吐蕃寇扰唐鄯、廓、河、芳等四州，高宗决定遣周王显为洮州道行军元帅、相王轮为凉州道行军元帅，率左卫将军契苾何力等击吐蕃。后因周王、相王未行，何力病故，这次军事行动停止③。

可是，唐朝大举"讨伐"吐蕃的政策未变。仪凤二年（677年）十二月，高宗颁发《举猛士敕》，内历数吐蕃侵夺吐谷浑土宇，掩袭唐军，攻围镇戍，驱抄羊马等"罪行"，申言将"分命将帅，穷其巢穴"，"宜令关内、河东诸州，广求猛士"④。与此同

①《新唐书·吐蕃传上》。"杀其礼"，即降低接待的规格。
②《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
③同上。
④《全唐文》卷十四。

时，命中书令李敬玄为洮河道大总管兼安抚大使，仍检校鄯州都督，率军击吐蕃。次年初，敬玄破吐蕃于龙支（今青海乐都东南）。九月，敬玄率军十八万与吐蕃论钦陵战于青海之上，兵败，退屯于承风岭。后赖左领军员外将军黑齿常之夜袭吐蕃营，敬玄才能收余众返鄯州。高宗因此擢常之为河源军（在鄯州西一百二十里，今西宁附近）经略副使①。

过了两年（680年），吐蕃钦陵弟赞婆与原吐谷浑大臣素和贵率兵三万攻河源军，屯兵良非川（即古赤水，今恰卜恰河）②。后为黑齿常之击走，唐朝于是擢常之为河源军经略大使③。常之在河源斥地置烽七十所，垦田五千顷，“由是食衍士精，戍逻有备”④，吐蕃不敢侵边。唐朝与吐蕃在青海的力量均衡，处于相持阶段。

这种情况基本上持续到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前夕。其间唐与吐蕃在青海的势力互有消长，战争“胜负略相当”⑤。开元十七年（729年），唐夺回赤岭（今青海日月山）的重镇——石堡城，置振武军。十八年（730年），唐与吐蕃和好会盟，于赤岭竖立分界之碑。不久，双方又起战端。二十九年（741年），石堡城又为吐蕃所夺取。玄宗天宝五年（746年），唐河东、朔方、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数出战于青海、积石，大破吐蕃；又击破附属于吐蕃的吐谷浑于墨离（今青海共和一带）⑥。

---

①《旧唐书·高宗纪下》；《通鉴》卷二〇二唐高宗仪凤三年条。

②关于良非川的位置，参见佐藤长：《西藏历史地理研究》，第236页。

③《新唐书·吐蕃传上》等记：此次战役有敬玄败于湟川，常之以精骑三千袭赞婆营等事。《通鉴》卷二〇二胡注引《考异》辨明记载有误，故从《通鉴》，“但云吐蕃寇河源，常之击却之而已”。

④《新唐书》卷一〇九《黑齿常之传》等。

⑤《新唐书·吐蕃传上》引张说语。

⑥《新唐书·地理志四》鄯城条注云：“自振武（军）经尉迟川、苦拔海、王孝杰米栅，九十里至莫离驿”。莫离即墨离，译写不同之故，地在今青海共和一带。

七年（748年），唐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率王难得、李光弼等击吐蕃于积石军（今青海贵德西），“擒吐浑王子悉弄恭及子婿悉颊藏”①等。次年，哥舒翰再次夺回石堡城，改振武军名为神武军②。“又筑城于青海中龙驹岛，谓之应龙城。吐蕃屏迹，不敢近青海”③。此时，唐朝在青海的势力有所恢复。可是天宝十四载安史乱后，哥舒翰率河、陇兵东守潼关，不久青海、河西、陇右相继为吐蕃所据。

总之，自咸亨三年到天宝十四年，唐朝与吐蕃争夺青海的斗争比较激烈，势力不相上下。在这段时期内，饱受吐蕃统治阶级奴役的吐谷浑，有一部分陆续投降唐朝，被安置在河西各地。见于记载的主要有：

武后长寿元年（692年）左右，王孝杰曾奏请将降唐的吐谷浑耽尔乙句贵部，从河源军迁徙到灵州。后耽尔乙句贵又逃回青海④。

圣历二年（699年），因吐蕃赞普器弩悉弄成年，不满意论钦陵兄弟专国，迫钦陵自杀。钦陵弟赞婆、子论弓仁率部降唐。弓仁所率即“吐浑七千帐”⑤。又《通鉴》卷二〇六，记此年七月丙辰，有“吐谷浑部落一千四百帐内附”。按《新唐书·吐谷浑传》记圣历三年（700年），有吐谷浑“余部诣凉、甘、肃、瓜、沙等州降”。此可能包括前一年两批约八千多帐归降的吐谷

①《册府元龟》卷三五八将帅部，立功一一；《旧唐书》卷一八三《王子颜附章得传》。

②《新唐书·吐蕃传上》等。

③《通鉴》卷二一六唐玄宗天宝七载条。

④见《通典》卷一九〇《吐谷浑》内郭元振上安置吐谷浑状。

⑤《新唐书》卷一一〇《论弓仁传》。又《张说之文集》卷十七《拨川郡王碑》，云弓仁“以所统吐浑七千帐归于我”。后又说：“吐蕃大下公勒兵境上，纵谍籍之，其吐浑以论家世恩，又曰：仁人东矣。从之者七千”。似乎又有七千吐谷浑降唐。从弓仁本传。

浑人。唐朝政府在对这批投降的吐谷浑如何安置的问题上，意见有分歧。宰相张锡与右武卫大将军唐休璟主张徙吐谷浑于秦（治今甘肃天水）、陇（治今陕西陇县）、丰（治今内蒙乌拉特前旗西）、灵四州之间，“令不得畔去”。凉州都督郭元振认为，若徙于秦、陇，则与监牧（即唐政府养马场）杂居，如迁到丰、灵，又与东突厥默啜相邻。如吐谷浑一旦反复，就会酿成象耽尔乙句贵从灵州逃跑时，“穿监牧，掠马群，所在伤夷，大损州县”的恶果。因此，他主张对这些自愿投归的吐谷浑部，应顺其眷恋乡土之情，“当凉州者，则宜于凉州左侧安置之；当甘州、肃州降者，则宜于甘、肃左侧安置之；当瓜州、沙州（治今甘肃敦煌）降者，则宜于瓜、沙左侧安置之。”① 武后最后采纳了元振的意见。

唐开元三年（715年），又有吐谷浑大酋慕容道奴与高丽首领高文简等约万帐降唐。唐处之于“河南”（河套南），并封道奴为“左武卫将军兼刺史、云中郡公”②。

到开元十一年（723年），居今祁连山南、受吐蕃统治的吐谷浑，又有一部分至沙州降唐。玄宗诏河西节度使张敬忠抚纳，并降书嘉之③。这部分归降的吐谷浑，可能被安置在河西。

下面我们对这段时期唐统治下吐谷浑各部的分布及活动情况，作一简略叙述。

第一分布地区是在灵州安乐州和长乐州，主要居住着咸亨三年由鄯州迁来的吐谷浑慕容诺曷钵部。此部情况，文献记载很简略，幸自二十世纪初以来，先后在今甘肃武威南三十公里的青嘴、喇嘛湾，以及宁夏同心县韦州乡，出土了有关吐谷浑王

①上引资料均见《通典》卷一九〇《吐谷浑》。
②《册府元龟》卷九六四外臣部，封册二；《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传上》。
③《册府元龟》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条；《通鉴》卷二一二等。

族慕容氏的墓志，共十方[①]。根据这些资料，大致可勾划出居安乐、长乐二州后慕容氏的情况。如前所述，诺曷钵被唐封为“青海国王”、“乌地也拔勒豆可汗”，尚太宗族女弘化公主；迁安乐州后为刺史。垂拱四年（688年），诺曷钵卒，子慕容忠袭爵。忠尚唐会稽郡王道恩第三女金城县主[②]。唐圣历元年（698年），忠与其母弘化公主（武后时赐姓武，改封西平大长公主）卒[③]，忠子宣赵（《通典》作“宣超”）嗣。三年（700年），唐以青海国王宣赵为左豹韬卫员外大将军，袭父乌地也拔勒豆可汗[④]。宣赵有兄弟宣昌、宣彻，宣昌幼年被封为“政乐王”，宣彻为“辅国王”，此号可能为本部落所封，非唐朝所加[⑤]。两《唐书·吐谷浑传》记：“宣赵卒，子曦皓立。”宣赵卒年不详，大略在景龙三年（709年）左右。曦皓，《册府元龟》卷九六七外臣部，继袭二作“希皓”。武威出土的《慕容曦光墓志》所记之“曦光”是否即曦皓？夏鼐先生以曦光志“不应漏载袭封‘青海国王’事”，认为两者非一人，曦光当为曦皓之昆仲也[⑥]。

据一九七八年武威青嘴湾出土的《大唐武氏墓志》，武氏丈夫为“慕容氏”，其嗣子名“兆”[⑦]。两《唐书·吐谷浑传》均云：“曦皓死，子兆立”；则武氏丈夫当为慕容曦皓。曦光墓志载其封爵、职衔为“大唐故朔方军节度副使兼知部落使、金紫光禄大

---

①出土于武威青嘴喇嘛湾的共九方，即《西平公主墓志》（弘化公主）、《慕容忠墓志》、《慕容宣彻墓志》、《慕容宣昌墓志》、《慕容明墓志》、《金城县主墓志》，《武氏墓志》、《李氏墓志》（嫁与吐谷浑“元王慕容若”）、《慕容曦光墓志》；出土于宁夏同心县韦州公社的一方，即《慕容威（字神威）墓志》。除《李氏墓志》、《慕容威墓志》分别存武威县文化馆（文庙）、宁夏博物馆外，其余均有著录。

②见《金城县主墓志》，载夏鼐《考古论文集》。

③见《西平公主墓志》，载夏鼐：《考古论文集》附录；张维：《陇右金石录》卷二。

④《册府元龟》卷九六四外臣部，封册三。

⑤、⑥均见前引夏鼐《考古论文集》。

⑦《大唐武氏墓志》发表在《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白宁笃学撰文，题为《甘肃武威南营发现大唐武氏墓志》。

夫、行光禄卿员外置同正员、五原郡开国公、燕王、上柱国”，而武氏丈夫曦皓的爵衔为“唐朔方节度副使、金紫光禄大夫、行光禄卿、上柱国、五原公、燕王”，两者基本一致。又曦光志云其为本藩嫡子，即宣赵之子。故曦光、曦皓当为一人，承父宣赵为吐谷浑可汗者。按曦光曾祖诺曷钵最初也号“燕王”，后唐又封其为“青海国王”。可能曦光或曦皓初也号“燕王”，而后再未为唐敕命承袭“青海国王”号，故墓志不载。武氏，即则天侄孙女，承嗣孙女，延寿女。有趣的是，宣超兄弟宣彻子威（神威），即曦皓堂兄弟，初为唐“左武卫郎将”，后“荣迁左领军卫大将军，仍充长乐州游奕副使”，其夫人“平阳郡夫人”，也系“武周魏王承嗣之孙，太仆卿、燕国公延寿女”①，与曦皓为连襟。曦皓死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其子兆嗣。到至德后，安乐等二州为吐蕃所据，吐谷浑部众向东迁徙。直到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唐朝仍封慕容氏后代“朔方节度副使、左金吾卫大将军慕容复为长乐都督、青海国王，袭可汗号”②。

吐谷浑王族慕容氏自咸亨三年迁至安乐州，到至德后该地没于吐蕃，前后共八十多年。唐朝对他们十分优待，备加笼络。主要表现在：（1）从诺曷钵起封为藩王（青海国王），仍统其部落，世代相袭。封嗣直到七九八年慕容复之后才断绝。（2）凡嗣封的吐谷浑藩王子弟，按唐朝对入居唐境的少数民族首领惯例，童年入侍，以其军功及考绩，逐步超迁，基本与汉官同例。上述慕容忠、曦光、慕容明、慕容威等，均是如此。（3）从诺曷钵以下各代基本上保持与唐宗室、外戚或门第较高的汉族官僚通婚的关系，已知的如下表：

---

①见《慕容威墓志》。
②《新唐书·吐谷浑传》。

姓名	世系	婚配	籍贯、封号
诺曷钵	慕容顺子	弘化公主	陇西李世民族女，后封西平大长公主。
慕容忠	诺曷钵子	金城县主	陇西李氏宗室道恩第三女。
闼卢摸末	慕容忠弟	金明县主	唐宗室女。
慕容宣彻	慕容忠子	崔氏	博陵崔氏，封博陵郡夫人。
慕容曦皓(光)	宣超子	武氏	则天皇后侄孙女，封太原郡夫人。
慕容威	慕容宣彻子	武氏	则天皇后侄孙女，封平阳郡夫人。
慕容若	吐谷浑王族别支	李氏	陇西李氏，父灵，原两州都督正□，封陇西郡夫人。

由于唐朝对吐谷浑采取比较开明的羁縻政策，使居于安乐、长乐两州的吐谷浑部得以安居，虽说不上“安而且乐”，但生活还是比较安定的。吐谷浑迁到内地，并且与唐宗室、外戚通婚，子弟童年入侍，使他们，特别是上层贵族很快就汉化了。

又居于安乐、长乐两州的吐谷浑王族慕容氏还把凉州南山的阳晖谷（即今青嘴喇嘛湾）作为自己的先茔，凡在内地死去的慕容一族，大都由子弟迁奉至此安葬。可是，事实上他们在凉州南山一带前后只居住了九年（663—672年），这里并不是他们的故

乡。原因主要是因为吐谷浑的故居青海已为吐蕃所据，而凉州南山离青海最近，隔山即其故地。所以，他们选择离青海最近的地方，且迁葬于青嘴喇嘛湾旁各个山岗之上，颇有仿唐帝王“以山为陵”的制度，而且墓门一律向南，有“望乡”的意味。目前，在青嘴喇嘛湾旁的北岗上，还有许多小山岗没有发掘，我们相信，今后此地还会发现一批有关吐谷浑王族慕容氏的墓葬。

吐谷浑分布的另一个地区在夏州（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和延州（治今陕西延安）。《新唐书·地理志七》羁縻州关内道有：

吐谷浑州二。

宁朔州　初隶乐容都督府，代宗时来属。

右隶夏州都督府。

浑州　仪凤中自凉州内附者，处于金明西境置。

右隶延州都督府。

宁朔州大致在夏州治所南，今陕西靖边东。此地吐谷浑何时由何地迁来，史无记载。按上述开元三年有吐谷浑大酋慕容道奴部降唐，部众被徙于“河南”，即河套南朔方之地。因此，疑宁朔州的吐谷浑系开元三年迁至河套南夏州一带的慕容道奴部。

浑州在延州金明县（今陕西延安北延水旁）西。《新唐书·地理志一》延州条云：“又仪凤中，吐谷浑部落自凉州内附，置二府于金明西境，曰羌部落，曰阎门。”府，指府兵（即折冲府）。浑州的吐谷浑部系仪凤中（676—679年）由凉州迁来的，“寄治延安郡界，隶延州节度使”①。

今陕北居有吐谷浑，还可从唐以后一些资料得到证实。如《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云：宋熙宁四年（1071年），北宋鄜延总管种谔谋取西夏所据的横山，领军先城罗兀（今陕西米脂

① 《旧唐书·地理志一》。

西北镇川堡），又筑抚宁故城（今陕西米脂西武镇附近），“及分荒堆三泉、吐浑川、开光岭（在米脂南）、葭芦川（今陕北佳芦河）四寨与河东路修筑，各相去四十余里”。内吐浑川当为原吐谷浑部居住之地，故有此名。考四寨的位置，知吐浑川可能即指今流经子洲，从绥德入无定河的大理河，在唐夏州宁朔州境内。又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二五〇绥德州山川条有“吐谷岭”，下云：“在清涧县东二十里。县志：唐以吐谷浑部落侨治州界，故名”。清涧在横山东南；吐谷岭当为因唐处吐谷浑部于此而得名。

吐谷浑第三个分布地区在河西，散在凉、甘、肃、瓜四州之南，靠近祁连山。此地吐谷浑来源主要是前述咸亨三年后，陆续投归唐朝或为唐军俘虏的吐谷浑人。圣历三年，武后采纳了郭元振的建议，将投来的吐谷浑部就近于河西四州左边（南边）安置，“使每州皆得吐浑使役”，并且在“其所置之处，仍简取强明官人，于当处镇遏之。”为了经常了解当地吐谷浑部的情况，还派居安乐州的吐谷浑可汗宣赵兄弟，“岁往巡按，以抚护之”[①]。也就是说，唐朝一方面选派官员管理河西四州的吐谷浑部；另一方面又令安乐州的吐谷浑王族慕容氏，每年到该处巡视。唐朝对这部分吐谷浑人的“使役”，可能主要是徭役和兵役。此外，在河西的凉州，唐朝还设置了一个吐谷浑羁縻州——“閤门州”，隶凉州都督府[②]。此州当在武威南閤门川（今青海大通河）一带。

从以上三个吐谷浑分布地区来看，正式设立羁縻州的共有三个，即夏州的宁朔州、延州的浑州，凉州的閤门州。然而，事实上吐谷浑自入居唐境后，散居各州，其性质大致与羁縻府州相

---

①均见《通典》卷一九〇《吐谷浑》。
②《新唐书·地理志七下》。

似。关于唐代羁縻州，《新唐书·地理志七》有如下说明：

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

吐谷浑属"西北诸蕃"之一，其入居后也置州，如上述安乐州、长乐州、宁朔州、浑州、阁门州等，其首领有的为刺史，且世袭，"虽有贡赋版籍"，但不上户部，唐的威令、声教仍著于当地。这样，必将促使入居内地的吐谷浑人日益接近汉族的文化，有利于吐谷浑最后融合到汉族之中。

二、安史乱后，吐谷浑的迁徙及活动

天宝十四载爆发了安史之乱，唐朝驻守河陇的精兵猛将调回关中，致使河陇之地相继为吐蕃所据。至德后，吐谷浑诸曷钵部所居的安乐、长乐州也陷于吐蕃。这样，原唐朝统治的河西、安乐等州的吐谷浑部，又向东迁徙。据两《唐书·吐谷浑传》的记载："及吐蕃陷我安乐州，其部（吐谷浑部）众又东徙，散在朔方、河东之境。今俗多谓之退浑，盖语急而然。"这仅是一种十分概括的说法，事实上河陇没吐蕃后，吐谷浑部的迁徙及活动情况要复杂得多。

在安史之乱后不久，由于唐朝正集中全力对付从东面进攻长安的安禄山军，陇西及关内道西部防守薄弱，因此居于河西、陇右的吐谷浑、党项、突厥的奴剌部①、契苾、沙陀等向东的迁徙，往往变成了对陇右及长安以西诸州的寇掠。如上元元年（760

---

①按《通鉴》卷二二二胡注："奴刺，西羌部落之名"；又《册府元龟》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条等直接称"突厥奴刺部落"。今从后者。

年），党项、吐谷浑等“吞噬边鄙，将逼京畿”①，时唐凤翔节度使崔光远在泾州（治今甘肃泾川）、陇州击破“羌、浑、党项等十余万众”②。浑，指吐谷浑；羌，主要指散于秦、成、岷、渭、河、兰六州的羌兵③。泾、陇两州属陇右，此地吐谷浑、党项诸部大多是从河西向东渗入的。崔光远一次能降其十万众，可见人数是很多的。当时唐朝根本无法对其妥善安置，因而造成他们继续深入、不断寇掠州县的局面。

从上元二年至宝应元年（761—762年），散在陇右的党项、吐谷浑、奴剌等部，寇宝鸡，入凤州（治今陕西凤县北），又南下入梁州（治今陕西汉中）。后降于梁州刺史臧希让④。至唐广德元年后，吐蕃已控制了河、陇，散在陇右一带的吐谷浑、党项等部又变成了吐蕃东进的向导和先锋。如广德元年，吐蕃进攻长安，就“以吐谷浑、党项兵二十万东略武功”⑤。广德二年及永泰元年（765年），原唐大宁郡王回纥人仆固怀恩两次纠集回纥、吐蕃及吐谷浑、党项诸部，进攻长安，后为唐郭子仪等击退，“羌、浑诣李抱玉降”⑥。

至此以后，吐蕃据守河陇，统治当地吐谷浑、党项等部，暂时停止向东攻掠唐朝州郡。唐朝得到喘息的时机，逐渐加强了西部的边防，措施之一就是极力设法把在唐境的吐谷浑、党项诸部与吐蕃分开，以免为吐蕃所胁。《新唐书·党项传》记其事云：

> 子仪以党项、吐谷浑部落散处盐（治今陕西定边）、庆（治今甘肃庆阳）等州，其地与吐蕃滨近，易相胁，即表徙静边州都督、夏州、乐容等六府党项于银州之北、夏州之

①《通鉴》卷二二一上元元年条。
②同上；《册府元龟》卷九八七外臣部，征讨六。
③《唐六典》卷五兵部条云：“秦、成、岷、渭、河、兰六州有高丽、羌兵。”
④《新唐书·党项传》；同书卷一三一《李勉传》等。
⑤《新唐书·吐蕃传上》等。
⑥《新唐书》卷二二四上《仆固怀恩传》。

东，宁朔州吐谷浑住夏西，以离沮之。

按《党项传》是在永泰元年仆固怀恩事件后，记述郭子仪表徙党项、吐谷浑一事的。因此，此事当在永泰元年至二年间。内云："党项、吐谷浑散处盐、庆等州"，可见安史乱后，河西及安乐等州一带的吐谷浑虽然与党项、奴刺、吐蕃等多次寇掠唐代的陇右，及长安以西诸州县，但最后有一部分归降唐朝，散处在盐、庆等州。永泰元年后，唐朝鉴于盐、庆等州吐谷浑、党项邻近陇右吐蕃，易受其诱胁，重新酿成上述事变。因而采取将吐蕃与吐谷浑、党项分离，党项与吐谷浑分离的措施，即将静边州都督府、夏州、乐容等六府的党项迁到银州之北，将宁朔州的吐谷浑迁至夏州西。《新唐书·地理志七下》"党项州五十一"条有"静边州都督府"，下注云："贞观中置，初在陇右，后侨治庆州之境。""领州二十五。"则迁入银州之北的党项，原是散居在庆、夏二州之地的。这样，唐朝就把吐谷浑大部集中在夏州以西，党项大部集中在银州之北；既可使党项东迁，免受吐蕃诱胁，又可将吐谷浑与党项隔开，使之难于联合。

唐朝采取这一措施之后，对该地的党项、吐谷浑进行了一些招抚工作，基本上达到了分离吐蕃与吐谷浑、党项的目的。可是，到唐宪宗元和年间，由于夏州地方官吏的贪暴，侵夺当地党项和吐谷浑部，以致引起他们招引吐蕃进攻唐朝的恶果。《册府元龟》卷四五五将帅部，贪黩条曾记：

> 田缙为夏州节度，性贪虐，多隐没军赐。羌（党项）、浑（吐谷浑）种落苦其渔扰，遂引西蕃（吐蕃）为寇。

田缙任夏州节度在元和十四年(819年)之前①，他仅不过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从此例可知，唐朝统治者对入居内地的吐谷浑、

---

①《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下》元和十四年九月云："庚寅，贬右卫大将军田缙为衡王傅。缙前镇夏州，私用军粮四万石，强取党项羊马，故党项引吐蕃入寇故也。"

党项诸部的压迫和剥削，随着唐政权的日益腐朽、藩镇的割据而日渐加深。

以上是安史乱后，河西、陇右的吐谷浑东迁至唐盐、庆、夏等州的情况。还有一部分吐谷浑再往东，过黄河，迁到唐河东道太原、潞州（治今山西长治）等地。《新唐书》卷二一四《藩镇宣武彰义泽潞·刘从谏传》记：

> 初，大将李万江者，本退浑部。李抱玉送回纥，道太原，举帐从至潞州，牧津梁寺，地美水草，马如鸭而健，世所谓津梁种者，岁入马价数百万。子弟姻娅隶军者四十八人。

按李抱玉任泽潞节度使是在唐代宗即位时（762年），其送回纥是在代宗广德元年①。退浑李万江部何时迁入太原不可考，广德元年，他率部随抱玉至潞州，居津梁寺，发展养马业，每年向唐输送马匹，得价数百万。到唐武宗会昌初（841年），时任泽潞节度使的刘从谏徙山东，害怕李万江部再迁生变，而万江子弟骄豪纵，对从谏不甚礼。从谏因而诬其谋反，"夷三族，凡三百余家"②。

未迁至潞州的吐谷浑，似仍居于太原等地。《旧唐书》卷一六三《卢简辞附子简求传》云：大中十四年（860年），简求任太原尹、北部留守。"太原军③素管退浑、契苾、沙陀三部落，或抚纳不至，多为边患。前政或要之诅盟，质之子弟，然为盗不息。简求开怀抚待，接以恩信，所质子弟，一切遣之。故五部之人，欣然听命。"由此也见唐与入居内地吐谷浑部的关系。

还有一部分吐谷浑部迁徙到原属朔方节度使、后改隶天德军

---

①见《通鉴》卷二二二唐广德元年条。

②《新唐书》卷二一四《藩镇宣武彰义泽潞·刘从谏传》。

③按《新唐书》卷一七七《卢简辞附子简求传》"太原军"作"太原"。

的丰州（治今内蒙乌拉特前旗西）[1]。《册府元龟》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条记：

> 唐开成元年（836年）二月，天德军奏：生退浑部落三千帐来投丰州。

按《元和郡县志》卷四丰州天德军条云："……乾元后，改为天德军，缘居人稀少，遂西南移三里，权居永清栅，其理所又移西受降城（今内蒙乌梁素海东北）"。所谓"生退浑"，是与"熟退浑"相对而言。唐末至五代，史籍常用"生、熟"来称某一部落或部族。《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云："内属者谓之熟户，余谓之生户"。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淳化五年春正月条亦云："……接近汉界，入州城者，谓之熟户；居深山僻远，横遏寇略者，谓之生户"。两者的解释，意思大致相同。

按《新唐书》卷二一二《藩镇卢龙·李匡威传》记："（赫连）铎本吐谷浑部酋也，开成中，其父率部人三千帐自归，守云中十五年。"从时间、人数看，与前引《册府元龟》所记生退浑三千帐系一回事。《通鉴》卷二八二后晋天福五年（940年）胡注引宋白语，说得更为明确，内云："圣历后，吐蕃陷安乐州，其众东徙，散在朔方。赫连铎以开成元年将本部三千帐来投丰州，文宗命振武节度使刘沔以善地处之。及沔移镇河东，遂散居川界，音讹谓之退浑"。内云"圣历后吐蕃陷安乐州"，圣历为武后年号，时安乐州在唐统治之下，宋白误。赫连铎部投丰州后，振武节度使刘沔经常征调他们出征。《旧唐书》卷一六一《刘沔传》记："开成中，党项杂虏大扰河西，沔率吐浑、契苾、沙陀三部落等诸族万人、马三千骑，径至银、夏讨袭，俘获万计，告捷而

---

[1] 《新唐书》卷六四《方镇表一》，贞元十二年（796年），"朔方节度罢领丰州及西受降城、天德军，以振武之东、中二受降城隶天德军，以天德军置都团练防御使，领丰、会二州、三受降城。"

还。”又《新唐书》卷一七一《刘沔传》又记：“开成三年（838年），突厥劫营田，沔发吐浑、契苾、沙陀部万人击之，贼一辔无返者，悉颁所获马羊于战卒，筑都护府西北四垒。”

至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因在漠北立国的回鹘汗国被黠戛斯①所灭，可汗被杀，余众以乌介特勤②为可汗。乌介挟原与回鹘可汗和亲的唐太和公主，带领残部南进至天德军。部众大饥，以人口、重器换边境人民粮食。居于振武、天德军一带的吐谷浑、党项等乘机虏掠回鹘乌介可汗部。乌介可汗因而请求唐朝借振武城给公主、可汗居住。时天德军使田牟上书，愿领退浑、党项诸部兵击回鹘。宰相李德裕反对，他认为：“回鹘于国尝有功③，以穷来归，未辄扰边，遽伐之，非汉宣帝待呼韩（即匈奴呼韩邪单于）之义。不如与之食，以待其变”④。武宗采纳了德裕的意见，一面致书乌介，拒绝了其借振武城的要求⑤，一面发粟三万斛赈济⑥，以待其变。

会昌二年四月至八月，唐遣中使“宣谕生熟退浑、党项，待天德交锋后（指与乌介作战），任随便出军讨逐，如有所获，一任自收，仍据杀戮，别行优赏”⑦。又禁止退浑、党项等部与回鹘互市牛、马、骆驼，“如有违犯，并按军令，马及互市物纳官；如有人纠告，便以所得物充赏”⑧。八月，乌介可汗率众过天德，至把头峰（振武东）北，俘掠云（治今山西大同）、朔（治今山西

---

①黠戛斯即汉代的坚昆，居今叶尼塞河中上游，今柯尔克孜族。

②《新唐书·突厥传上》云：突厥可汗“子弟曰特勤”。

③指回鹘助唐平定安史之乱事。

④《新唐书》卷一八〇《李德裕传》。

⑤见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五，《赐回鹘书意》。

⑥《新唐书·李德裕传》；《册府元龟》卷九九四外臣部，备御七作“三万石”。

⑦《册府元龟》卷九九四外臣部，备御七；《会昌一品集》卷十三《条疏太原以北边备事宜状》。

⑧《会昌一品集》卷十三，《论太原及振武军镇及退浑、党项等部落互市牛马骆驼等状》。

朔县）北川，劫夺党项、吐谷浑等部。唐朝即调动太原室韦、沙陀三部落、吐浑诸部，委石雄为先锋，以银州刺史何清朝等领沙陀、吐浑六千趋天德军。同时，武宗致书乌介，责其“或侵掠云、朔等州，或劫夺羌、浑诸部”，望其“速择良图，无至不悛，以贻后患”①。唐朝之所以此时与回鹘乌介可汗决裂，除乌介部开始寇掠云、朔等州外，就是乌介部内发生了内乱。乌介宰相赤心为王子嗢没斯所杀，嗢没斯等率部降唐，武宗赠其名为李思忠，改天德军为归义军，拜李思忠为归义军节度使。

在唐朝各路大军的进逼下，乌介可汗率残部北遁。武宗从李德裕之计，命河东节度使刘沔遣天德军行营副使石雄，于会昌三年二月，领沙陀、吐浑及汉军骑兵衙枝夜击，深入追击乌介于杀胡山（即黑山，今内蒙昆都仑山），夺回太和公主。乌介奔室韦黑车子部②，后为其部所杀。

从上述事件中，可知在唐天德、振武一带居有许多吐谷浑部落。每部有“都使、都督”统帅③，最集中的地区在浑河川（今山西桑乾河上游）一带，牛马甚多④。这一地区的吐谷浑在会昌二年八月，有一部分南入河东道的岚（治今山西岚县北）、石（治今山西离石）二州⑤。到唐末，代北的吐谷浑赫连部崛起，是与天德、振武及代北吐谷浑部众多有关。

总之，安史乱后，原居于河陇及安乐等州的吐谷浑诸部大多东迁，大致言之，主要分布在朔方、河东之地。如果仔细分析一下，知其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区：一是盐、庆、夏、银诸州；二是

---

①《旧唐书》卷十八《武宗纪上》

②《通鉴》卷二四七胡注云：“详考新旧书，黑车子即室韦之一种。按是时赐黠戛斯诏云，黑车子去汉界一千余里。”

③《会昌一品集》卷十四《李思忠下蕃将状》云：“……及契苾、退浑等部落，先后有本管都使、都督……。”

④《会昌一品集》卷十四《请市蕃马状》云：“访闻蕃、浑羊马，多在浑河川。”

⑤《会昌一品集》卷十四《请发陈、许、徐、汝、襄阳等兵状》。

河东道的太原府、潞州、岚州、石州及北面的云、朔等州；三是原属朔方节度使的天德、振武等地。这些地区的吐谷浑大都与内迁的党项、沙陀等部在一起，以畜牧为业，各部首领有的被唐朝封为都使、都督，统率部落。唐朝政府经常征调他们外出打仗，统辖他们的藩镇、边将时常掠夺他们的财物或牲畜，并有时取其子弟为质。前述夏州节度使田缙、泽潞节度使刘从谏等就是如此。

三、唐代后期的吐谷浑

公元九世纪四十年代，吐蕃政权衰弱。八四一年，吐蕃赞普热巴金被部下所杀，众拥热巴金弟郎达马为赞普。过了五年（846年），郎达马为一僧人所刺，统一的吐蕃政权瓦解。吐蕃本部的内争，又引起河陇一带吐蕃将领们的混战，唐朝乘机积极准备收复河、陇失地。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沙州汉族大地主张议潮起事，从吐蕃手中夺取了瓜、沙两州；五年（851年），议潮遣使到长安，献河陇十一州地图，唐置归义军于沙州，以议潮为防御使。至咸通二年（861年），张议潮又收复凉州①。至此，河陇之地又重新归于唐朝统治。

河陇之地一直是民族关系极为复杂的地区，唐朝收复此地后，以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统治该地。当时，居住于河陇的主要有汉、吐蕃、吐谷浑、回鹘、羌、嗢末、龙家等族。其中汉、羌、吐谷浑等居河陇时间较早。吐蕃是在安史乱后统治河陇时，大量迁入的。回鹘主要是唐开成四年回鹘汗国亡后，一部分由漠北迁至河西的②。嗢末，《新唐书·吐蕃传下》云，也曰"浑

①参见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向达：《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等。

②《新唐书》卷二一七下《回鹘传》云：回鹘汗国亡后，有"残众入吐蕃、安西"，入吐蕃即指入统治河西的吐蕃。

末”。有人认为“浑末”即隶属于吐蕃的吐谷浑部众，有吐谷浑遗部之意①，这种说法是大有问题的。上引《新唐书》明言，浑末系“吐蕃奴部也。虏法：出师必发豪室，皆以奴从，平居散处耕牧。及恐热乱，无所归，共相啸合数千人，以嗢末自号。”事实上，“浑末”主要是由随吐蕃贵族到河陇的奴隶（其中包括吐谷浑），以及河陇地区部分汉族奴隶、吐蕃人等组成②。其中汉族奴隶及后来依附于浑末的吐蕃人，原来并不叫嗢末，只是在嗢末起义后，他们参加了起义的队伍，因而也统称浑末了③。其次，敦煌遗书中，多有将“浑（吐谷浑）”与“嗢末”并列，可见两者并不是一回事。至于“龙家”，敦煌发现的唐光启元年（885年）写本《沙州、伊州地志残卷》内云：“龙部落本焉耆人，今甘、肃、伊州各有首领。其人轻锐，健斗战，皆禀皇化。”其为焉耆人可知。

以上河西各族，于唐收复河陇后，皆在张议潮的直接统治之下。《敦煌石室遗书》第一集《张氏勋德记残卷》内记：“河西创复，犹杂蕃（吐蕃）、浑（吐谷浑），言音不同，羌、龙、嗢末雷威慑伏。训以华风，咸会驯良，轨俗一变。”此残卷系为张氏颂德溢美之词，不可尽信。事实上，张氏对河陇地区的控制力量是很薄弱的。斯坦因（A·STein）从敦煌窃去的一分咸通九年（869年）刻本《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贴里的文书云：“河西诸州，蕃、浑、嗢末、羌、龙狡杂，极难调伏”④。又敦煌遗书斯坦因编号6342《张议潮进表》中亦云：“咸通二年收凉州，

---

①见日本小野川秀美：《汪古部之一解释》，载《东洋史研究》卷二第4号；陈寄生：《青海土人为吐谷浑后裔考》，载《新中国杂志》第8期。

②敦煌遗书，斯坦因编号6342号有《张议潮进表》，内云：“温末百姓本是河西陷没子将……。”可见，嗢末中有汉族奴隶。又《通鉴》卷二五O唐咸通三年条云：嗢末起义后，势力很大，“吐蕃微弱者反依附之。”

③关于嗢末问题，请参见拙作《嗢末考》，载《西北历史资料》1980年第2期（内刊）。

④转见万斯同辑译：《唐代文献丛考》，第91页。

今不知部□□杂蕃、浑，近传嗢末隔勒往来，累询北人，皆云不谬”。此表大致写于咸通四年至十三年间①。到了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左右，河西的吐谷浑甚至联合嗢末，击走了盘据在甘州的回鹘。《通鉴》卷二五二记其事云：

> 初，回鹘屡求册命，诏遣册立使郗宗莒诣其国。会回鹘为吐谷浑、嗢末所破，逃遁不知所之，诏宗莒以玉册、国信授灵、盐节度使唐弘夫掌之，还京师。

所记之“回鹘”应为河西之回鹘。《新唐书·回鹘传下》记：大中初，有庞特勒（勤）一支回鹘，“居甘州，有碛西诸城。……后十余年，一再献方物。”大中初以后十余年，当为咸通初年。又《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也记：“庞勒（即庞特勒）已自称可汗，有碛西诸城。其后嗣君弱臣强，居甘州，无复昔时之盛。”据此，知屡求册命，后为吐谷浑、嗢末所破之回鹘，应即居甘州之庞特勤的后代。

此外，在沙州之西的伊州、鄯善、且末，也居有一部分吐谷浑人。敦煌发现的唐光启元年写本《沙州、伊州地志残卷》（斯字0367号）内“纳职县”下云：

> ……古唐初有土人鄯伏陀，属东突厥。以征税繁重，率城人入碛，奔鄯善，至并吐浑居住，历焉耆，又投高昌，不安而归。胡人呼鄯善为“纳职”；既从鄯善而归，遂以为号耳。

按纳职县在今新疆哈密西，唐初鄯伏陀奔鄯善，与吐谷浑并居，其时鄯善、且末均在吐谷浑控制之下，其地有吐谷浑人是很自然的事。上引之《沙州、伊州地志残卷》内还云：且末附近的萨毗泽，“恒有吐蕃及土（吐）谷浑来往不绝。”后鄯伏陀又从鄯善而归纳职，可能随其迁徙的有一些吐谷浑部众，故以后伊州纳职

---

①见拙作《嗢末考》。表文见《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第240页，1962年商务版。

一带有吐谷浑人。如敦煌发现的变文中，有一篇关于张议潮的变文（伯希和编号2962），内云在"敦煌北一千里镇伊州城西有纳职县，其时回鹘及吐浑居住在彼，频来抄劫伊州，俘虏人物，侵夺畜牧，曾无暂安。仆射（张议潮）乃于大中十年（856年）六月六日，亲统甲兵，诣彼击逐伐除"①。此虽为"变文"，即记录"俗讲"的文字，属文学作品的范畴，但内云伊州纳职县有吐谷浑人是可信的。

至九世纪八十年代，仍见河陇一带吐谷浑部活动的记载。如敦煌所出的《肃州防戍都状》（斯字0389号）记：甘州又为回鹘所逼，"甘州吐蕃三百、细小相兼五百余众及退浑王拨乞狸等，十一月一日并往归入本国"②。此状据唐长孺先生考证，当书于唐中和四年（884年）③。内云之"退浑王拨乞狸"，可能是从甘州祁连山南原属吐蕃的吐谷浑国攻入甘州的，故状云其于中和四年十一月，携带家小归入本国。又《新唐书》卷二二五下《黄巢传》记，中和三年（883年），"泾原节度使张均说蕃、浑与盟，共讨贼（指黄巢起义军）。"可见在唐末，陇右一带仍然居有吐谷浑部众。

从上述零星的资料来看，唐朝自收复河陇之后，该地的吐谷浑以及吐蕃、回鹘、嗢末、羌、龙等族，逐渐形成一些集团，唐朝渐渐失去了对他们的控制。这些集团相互争伐，势力互有消长。

下面叙述唐代后期散在河东一带吐谷浑部的活动情况。

唐代后期，国内政治腐败，藩镇割据，统治阶级加强了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因而农民起义的烽火此起彼伏，连结不断。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爆发的庞勋为首的桂林戍卒起义，就是其中较大的一次。起义军自桂林发难后，经湖南，沿长江而下，

①向达等编《敦煌变文集》上集，第115页，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②转见藤枝晃：《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载《东洋学报》十二册，第四分册。
③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使的几种资料跋》，载《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

转入淮南，攻下了徐州。唐朝慌忙调集各路大军进行镇压。其中一路是由羽林将军戴可师率领，统“沙陀、吐浑部落二万人”，与起义军转战于淮南。内云之沙陀，即盘据在振武、云州一带的沙陀三部酋长朱邪赤心；吐浑，即前述居于大同川的吐谷浑赫连铎部①。结果唐朝花了很大力量才把起义军镇压下去，但起义军沉重打击了唐朝的腐朽统治。沙陀朱邪赤心部和吐浑赫连铎部的势力却因此而逐渐强大。

唐朝镇压了庞勋起义后，以沙陀朱邪赤心“有功”，进封其为“河东行营沙陀三部落、羌、浑诸部招讨使、检校太子宾客，监察御史”②，此时居于河东等地的吐谷浑似归朱邪赤心所管辖。咸通十一年（870年），唐朝为了笼络日益强盛的朱邪赤心，晋其为“检校工部尚书、单于大都护、御史大夫、振武节度、麟（治今陕西神木北）、胜（治今内蒙托克托西南）等州观察等使，仍赐姓名曰李国昌”③。过了两年（872年），又以国昌为“检校右仆射、云州刺史、大同军防御等使（在今山西朔县东）”④。李国昌“恃功颇横”，专杀朝廷派去的长吏，唐朝遂以太仆卿卢简方代国昌为云州刺史，充大同军防御使。后国昌子克用杀云州防御使段文楚，据云州，自称防御留后⑤。乾符四年（877年），唐朝发“昭义节度李均，幽州（治今河北蓟县）李可举，吐浑赫连铎、白义诚，沙陀、安庆、薛葛部落合兵讨李国昌父子于蔚州（治今山西灵丘）”⑥。白义诚为吐谷浑部酋，何时迁至河东不详。此时，王仙芝、黄巢所率起义军，已经转战于长江流域，唐朝自顾不暇，因此对李国昌父子转而采取招抚的政策。

---

①《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吐浑传》云：“懿宗时，首领赫连铎为阴山府都督，与讨庞勋，以功拜大同军节度。”按赫连铎为唐封为阴山府都督，不见唐代史籍记载，其为大同军节度，也并非由于讨庞勋之功而受封（说见后）。

②、③、④、⑤均见《旧唐书》卷十九上《懿宗纪》。

⑥《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

到乾符五年（878年），李国昌率军与党项交战，大同川的吐谷浑赫连铎乘机袭占振武，尽取国昌资械。李国昌遂率残兵五百退至云州，而云州守将拒绝国昌进城。赫连铎乘机取云州。国昌势穷，退至蔚州，其子克用转战在蔚州、朔州之间，得三千人，屯聚于新城（今山西朔县南）。吐谷浑赫连铎率军围之，昼夜进攻，克用兄弟四面应战。正危急间，国昌从蔚州赶来增援，赫连铎退走。唐朝因赫连铎击沙陀有功，遂封其为“大同军节度使”①。

次年，沙陀李国昌父子势力复振，取朔、代二州，并向南进陷岢岚军（今山西岚县北），攻围石州，太原震动。唐朝诏昭义节度使李钧，督潞州、太原兵屯代州（治今山西代县），幽州李可举、大同军节度赫连铎攻蔚州。国昌分兵守蔚州，克用率军南下至遮虏城（在洪谷，岢岚军东北），与李钧接战。时天大雪，弓弩弦折，唐军南来，多不耐寒苦，遂溃败回代州，李钧中流矢而亡②。克用复取云州，赫连铎失其地。

过了一年（唐广明元年，880年），唐朝又开始对沙陀李国昌父子进行征讨，命代北行营招讨使李琢、幽州节度使李可举、吐浑赫连铎等击李克用于云州。克用以大将傅文达守蔚州，高文集守朔州。赫连铎派人游说高文集降唐，文集即与沙陀首领、克用族父李友金，萨葛都督米海万、安庆都督史敬存等降于李琢。李克用闻友金等降唐，从雄武军（今河北蓟县北）趋蔚州，为李可举击败于药儿岭（在雄武军西）；李琢、赫连铎等又攻克用于蔚州，傅文达降，克用军队溃散。国昌父子等遂亡入在阴山一带游牧的鞑靼部③。赫连铎密遣人至鞑靼，离间克用与鞑靼的关

---

①《新唐书·沙陀传》；《新五代史》卷四《庄宗纪上》等。

②《旧五代史》卷二五《武皇纪上》；《新唐书·沙陀传》等。

③《通鉴》卷二五三胡注：“宋白曰：达靼者，本东北方之夷，盖靺鞨之部也。贞元、元和之后，奚、契丹渐盛，多为攻劫，部众分散，或投契丹，或依于渤海，渐流徙于阴山，盖俗语讹，因谓之达靼。”

系，使两者渐生猜疑。后克用与鞑靼首领狩猎时，大显身手，百步驰射，中悬针、树叶，鞑靼人服其神勇，不敢加害①。唐朝基本上制服了沙陀部后，大封这次战争中有功的人员。其中吐浑赫连铎被封为“云州刺史、大同军防御使”；白义诚为“蔚州刺史”②。至此，赫连铎再次据有云中等地，势力大为扩展，俨然成了代北一个小小的藩镇。

就在这年的十二月，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唐僖宗跑到四川，代北各地的少数民族被抽调入京抵抗起义军。中和元年(881年)，代北北面行营都监押陈景思率沙陀李友金、萨葛、安庆等三部及吐谷浑部共三万人赴援关中，走到绛州（今山西新绛），沙陀首领翟稽纵兵俘掠，叛回代北。景思从友金之计，请求唐政府赦免李国昌父子，使统沙陀，镇压起义军以“赎罪”。唐朝无奈，只好派友金至鞑靼，召李氏父子。这样，李克用率沙陀、鞑靼兵出阴山，至太原，“纵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骇。”时河东节度使郑从谠闭城防御，并求救于振武节度使契苾璋，璋引突厥、吐浑救太原。克用遂大掠阳曲、榆次后北返，袭据忻（治今山西忻县）、代两州，因屯于代州③。唐朝此举，无疑是纵虎归山，使沙陀李国昌父子东山再起，为心腹大患。

次年（中和二年），唐蔚州刺史苏佑与赫连铎合兵攻克用于代州。克用率骑先破蔚州，赫连铎又与李可举率兵七万攻蔚州。克用燔烧蔚州府库后退屯雁门（今山西代县）④。后，唐复赦克用，令其率军入京师镇压黄巢起义军。中和三年（883年），黄巢兵败，退出关中。唐朝即擢克用“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兼太

---

①《新唐书·沙陀传》；《旧五代史·武皇纪上》等。
②《旧唐书·僖宗纪》。
③《通鉴》卷二五四；《新五代史》卷四《庄宗纪上》等。
④《新唐书·沙陀传》等。

原尹、北京留守，充河东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①。从此，李克用雄踞河东，为其后代建后唐政权奠定了基础。

中和五年（885年），镇守太原的李克用与定州（治平喜，今河北定县）王处存相结，幽州李可举、镇州（治今河北正定）王镕害怕克用、处存兼并，因而联合云州的吐浑赫连铎，攻王处存。李可举遣大将李全忠围易州（治今河北易县），为王处存所败。李全忠惧兵败获罪，遂引军反攻幽州，李可举自焚死，全忠遂领幽州，为卢龙节度使②。赫连铎在蔚州击败沙陀军，后见李可举兵败，遂退回云州。

唐大顺元年（890年），李克用为了消灭北方的隐患，遣大将安金俊率军攻云州的赫连铎，拔其东郛。赫连铎求救于幽州李匡威（李全忠子）。匡威率军三万救云州，杀安金俊，克用退兵。于是，匡威、赫连铎向唐朝建言：乘克用新败，集各镇兵攻灭沙陀李克用。时唐宰相张濬也主张击克用，昭宗即以张濬为“四面行营兵马都统”，率北、南、东三路招讨使，击太原李克用。其中幽州节度使李匡威为太原北面招讨使，云州防御使赫连铎为副使。同年八月，李匡威攻下蔚州；赫连铎引吐蕃、黠戛斯攻遮虏军，杀克用将刘胡子。克用将存信及义子嗣源击败赫连铎，铎退走。而张濬所率大军也被克用败于晋州（治今山西临汾），濬逃回京师③。唐军的失败，主要在于各藩镇均欲保存实力，有的不出兵，有的仅派一小部分军队，故有此败。

次年，李克用用全力进攻云州赫连铎，其将薛阿檀为前锋，设伏于河上。赫连铎率精骑追阿檀，伏兵四起，遂大败被围，城内食尽，逃奔于幽州李匡威。克用以部将石善友为云州刺史、大同军防御使。至此，吐谷浑赫连铎再次失去云中，史称其“守云

---

①《旧唐书·僖宗纪》。

②《新唐书》卷二一二《藩镇卢龙传》；《旧唐书》卷一八〇《李可举传》。

③《旧唐书》卷二十上《昭宗纪》等。

中十五年”[1]。到唐景福元年（892年）八月，赫连铎复与李匡威合兵八万，进攻天成军（在蔚州，今山西天镇），攻至云州北郊，连营数里。李克用率军由神堆（在云州西南九十里）潜入云州，击李匡威，斩获数万，匡威烧营遁走[2]。乾宁元年（894年），李克用击吐浑部，杀赫连铎，擒白义诚[3]。从此，吐谷浑赫连铎部族衰微，“散处蔚州界中”[4]。

从吐谷浑赫连铎部盛衰的历史，可知在唐末，居于云、朔、蔚等州的吐谷浑部，曾于乾符五年兴起于云州，首领赫连铎为唐云州刺史、大同军防御使，俨然如代北一藩镇，而且多次遣军助唐镇压农民起义军。由于他一直与沙陀李国昌父子为敌，连年争战，势力两起两落，最后终于为李克用所击溃。

四、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

唐龙朔三年，吐蕃灭亡了吐谷浑国，尽据青海之地，吐谷浑绝大部分为吐蕃所统治。至六七〇年（唐咸亨元年），吐蕃大相论钦陵在大非川大败唐薛仁贵军后，进一步巩固了对青海吐谷浑的统治。以后，吐蕃与唐朝争夺青海的斗争十分激烈，双方胜负相当，一直到唐发生安史之乱为止。其间有一部分青海的吐谷浑投归唐朝，被安置在河西等地。到唐广德元年之后，吐蕃完全占据了河陇之地，居此的吐谷浑又归吐蕃所统治。直到公元九世纪

---

①《新唐书·藩镇卢龙传》；《旧五代史·武皇纪上》等。又从赫连铎于乾符五年袭据云州，至大顺二年失云州，前后共十三年，不到十五年。

②《新唐书·沙陀传》；《通鉴》卷二五九等。

③《旧唐书》卷二十上《昭宗纪》、《新唐书·沙陀传》等云：乾宁元年，李克用攻陷云州，执赫连铎，或云杀赫连铎。按上述赫连铎已于大顺元年失云州，又未见铎再取云州。今从《通鉴》卷二五九，只云：“李克用大破吐谷浑，杀赫连铎，擒白义诚。”（见书内胡注引《考异》）。

④《新五代史·吐浑传》。

四十年代，统一的吐蕃国崩溃后，青海和河西的吐谷浑才先后摆脱吐蕃的统治。因此，吐蕃统治青海一带的吐谷浑的时间达一百七十多年，统治河陇的吐谷浑也达百年之久。

吐蕃是怎样统治吐谷浑的呢？从现有的文献资料记载看，吐蕃征服青海的吐谷浑后，基本上保存了原有吐谷浑政权的形式，成为其奴役的属国。它的位置大致在今青海湖西、柴达木盆地。敦煌遗书中有一份唐人诗集残卷（伯希和编号2555），其中有一佚名的陷蕃唐人，于唐建中二年（781年）被吐蕃押解离开敦煌。他所写的诗第一首即题为“冬出敦煌郡入退浑国朝发马圈之作”，诗云：“西行过马圈，北望近阳关。回首见城郭，黯然林树间。野烟暝村墅，初日惨寒山。步步缄（缄）愁色，迢迢惟梦还”①。从诗的内容看，写诗人是从敦煌西出马圈（在敦煌西南二十五里）②，经过阳关，入青海柴达木盆地，然后到青海湖的。因此，所谓“退浑国”（吐谷浑国）当在柴达木盆地。又《旧唐书·吐蕃传下》记：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唐遣刘元鼎赴吐蕃本国会盟，途经今青海东南的河源（指隋时河源郡），此地“东北去莫贺延碛尾，阔五十里，向南渐狭小，北自沙州之西，乃南入吐浑国，至此转微，故号碛尾。”按莫贺延碛即今新疆哈密以南至敦煌北的大戈壁，其碛尾大致在敦煌西，由碛尾南、沙州（敦煌）西，“南入吐浑国”。则吐浑国境在今柴达木西北。此外，上引敦煌遗书中的《张议潮变文》也云在大中十年左右，张议潮自沙州率军向西南，“行经一千里已来，直到退浑国内”③，退浑国似也在敦煌南柴达木盆地内。

---

①转见舒学：《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载《文物资料丛刊》第一辑；戴密微：《拉萨宗教会议》，1952年巴黎出版，第308—309页。

②罗振玉《敦煌石室遗书》录《沙州志残卷》，内有马圈口堰，云在沙州西南二十五里。马圈应在此。

③《敦煌变文集》第一集，第114—116页。

吐蕃统治者定期要向被其奴役的吐谷浑国索取"贡赋"。前引《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早在六六九年，"吐谷浑诸部前来致礼，征其入贡赋税。"又同书吐蕃历史编年史残存共一一五年（大致是公元651—763年），内六九六、七一四、七四二年，均记有吐蕃大论在吐谷浑聚居的"西古井之倭高儿"、"司古津之倭阔"、"麹年蒙岗"等地，"征吐谷浑大料集"。"西古井"，王尧等注："在吐谷浑西支所领境内，似在今南疆东部。"即鄯善、且末一带，此地原为吐谷浑所有，故有吐谷浑部。其余地名不详。所谓"大料集"，王尧注云："吐蕃奴隶制政权建设中的一项重要措施，检阅军事实力，征集兵马，征集粮草，征集后备兵丁，并划定负担范围。在《贤者喜宴》ja卷第十九页上把'大料集'分为三个内容：'分别翼队，划定地域和区别武士和夫役（即武士与奴隶）'。根据《贤者喜宴》提供的关于大料集的故事来推断，原来可能是由筹码在室内运算，所谓'运筹'的意思保留下来。吐蕃时期担任大料集官的照例是论相一级"①。可见，吐蕃在吐谷浑境内征集大料集，不仅有征收贡赋的意义在内，而且主要是从军事编制上征集吐谷浑粮草，让他们服兵役，四处打仗。这一点，在吐蕃对吐谷浑属国或属部的统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不论在安史之乱前，吐蕃与唐朝争夺青海地区，还是在安史乱后，吐蕃从陇右多次向唐关中一带进攻，吐谷浑都是作为吐蕃军队重要组成部分，而见于史籍。前引托马斯《新疆发现的吐古藏文文书》第二卷所引在新疆东部米兰一带发现的吐蕃古藏文简牍中，有吐蕃统治该地阿柴（Ha—Za，即吐谷浑）情况的资料。从简牍的内容可知，当地阿柴是按万户、千户、百户的形式组织的；吐蕃还不时从在这里从事农耕的阿柴当中，征发士兵，征收粮食②。吐蕃兼并河陇之后，又统治了该地的吐谷浑等

①见王尧等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208页。
②见该书第29—30页，1951年伦敦出版。

部，势力更为强大。大历九年(774年)，郭子仪上书代宗说：“今吐蕃兼吞河、陇，杂羌、浑之众，岁深入畿郊，势逾十倍，与之角胜，岂易得邪？”①

总之，吐蕃统治者对吐谷浑的压迫和剥削是较为残酷的。定期的贡赋，强征军粮马匹，以及无休止地服兵役，外出打仗，这一切给吐谷浑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因此，安史乱前，居青海的许多吐谷浑部投归了唐朝；安史乱后，吐谷浑人民仍然饱受吐蕃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贞元二十年（804年），随唐侍御史张荐使吐蕃的文学家吕温，曾写一首《蕃中答退浑词》，序文云：“退浑部落尽在，而为吐蕃所鞭挞者，译者诉情于予，因而答之。”词云：

> 退浑儿，退浑儿，朔风长在气何衰，万群铁马从奴虏，强弱由人莫叹时。退浑儿，退浑儿，冰销青海草如丝，明堂天子朝万国，神岛龙驹将与谁？②

内云吐谷浑的“万群铁马从奴虏（吐蕃）”，反映了吐蕃统治者经常征调吐谷浑打仗。吐谷浑受吐蕃统治者的压迫情况，从向吕温诉情的吐谷浑人一事也反映出来。

吐蕃统治者对吐谷浑的上层贵族则采取笼络和控制的政策。吐蕃王室早与吐谷浑王室通婚。吐谷浑亡后，原吐蕃妃所生的吐谷浑王子坌达延墀松，受到了重用，称“外甥”。坌达延墀松，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编年史中出现了三次：一是在六七五年，有他向吐蕃赞普“贡金鼎”的记载，另两次是六八七、六八八年，记载他与其它吐蕃大臣“集会议盟”。编年史还记载：公元七二七年，吐蕃赞普“任命外甥吐谷浑小王、尚·本登忽、韦·悉诺逻恭禄三人为大论”。也就是说，坌达延墀松自此年起，

---

①《新唐书》卷一三七《郭子仪传》。

②《吕和叔文集》第14页，《新唐书》卷一六○《吕渭附温传》。

任吐蕃大论。此外，还有一些吐谷浑慕容氏的后裔被吐蕃政权封在各地镇守。如《旧唐书》卷一三三《李晟传》记，代宗大历四年（769年），李晟领兵千人，疾出大震关，至吐蕃所领的临洮（今甘肃岷县）的定秦堡，虏堡帅慕容谷钟而还。此慕容谷钟当原为吐谷浑慕容氏。又前述与吐蕃赞婆一起驻守青海的原吐谷浑大臣素和贵等，也成了吐蕃的将帅。

对属国吐谷浑王，吐蕃统治者也极力拉拢，继续与之通婚。《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编年史记：六八九年，“赞蒙墀邦嫁吐谷浑王为妻。”赞蒙，指吐蕃最高的女姓统治者，系与“赞普”一词对应。这里则指“公主”。此吐谷浑王是谁？王尧等的注释中以为即吐谷浑王子，不知何据？吐蕃统治者一方面以通婚的形式极力拉拢吐谷浑王族，另一方面又严加防范，使之完全服从自己的号令。《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蛮传上》记：唐德宗贞元五年（789年），在云南的南诏王决定摆脱吐蕃的奴役和控制，重新归附唐朝，于是遣使致帛书于西川节度使韦皋，内云：“……往退浑王为吐蕃所害，孤遗受欺”。退浑王当指吐蕃征服吐谷浑后所立之王，其因何事为吐蕃所杀，子弟又如何受欺？这一切均不可考。南诏与吐谷浑均属吐蕃征服奴役的属国，南诏王所述当为事实。

至于吐蕃统治河陇地区时，该地吐谷浑人的情况，我们知道得更少。最近黄文焕同志在对现存于河西地区公元七至九世纪的藏文写本经卷（编号共317卷）的研究中，发现这些经卷虽然其外部特征完全是吐蕃民族形式，但在写校者的总人数中其它兄弟民族人士占五分之四甚至六分之五，吐蕃人只占五分之一乃至六分之一。其中属吐谷浑人写校的有三人：“do Khong leg土孔历（卷241、246并校）；do lha sbyin土佗悉秦（卷284）；so-hwa hua素和合（卷187—192）”①。素和氏原为白部鲜卑，有

①黄文焕：《河西吐蕃卷式写经目录并后记》，载《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1期。

一部分融入吐谷浑，前述吐谷浑大臣素和贵即是。土氏，是否吐谷浑人？不见记载，不知黄文焕同志何据。不过，写校者中，有许多康姓（共五人）、何姓（共二人）、王姓（共四人）、雷姓（一人）等，这些姓氏在吐谷浑族中也有。上述事实，正如黄文焕同志所说："有如此众多的兄弟民族人士从事吐蕃文字经卷的写制，又有那么众多的兄弟民族人士吐蕃化得简直如同吐蕃人一样，这就从一个特定方面表明：公元七至九世纪间，吐蕃领有西域南部以及河西一带广阔地区之时，民族交流不仅存在，并且在原有基础上以自己的形式继续进行，其规模之宏大、时间之持久、方法之自然、影响之深入都是极为动人的。"而河西等地的吐谷浑人，在吐蕃统治下也不例外，他们有吐蕃化的倾向是勿庸置言的。

到八四二年，统一的吐蕃王朝瓦解。次年，吐蕃在陇右的将领尚恐热与新立三岁赞普乞离胡的大相尚思罗曾在渭州大战。思罗败走松州，"合苏毗、吐浑、羊同（今西藏阿里地区）兵八万保洮河自守"。后苏毗、吐浑降恐热，思罗被杀①。后恐热又与原吐蕃鄯州节度使尚婢婢混战，势力衰弱，于咸通七年(866年)为张议潮部仆固俊所杀②。恐热所领的吐谷浑部可能散在河西。唐朝收复河陇前后，吐蕃原统治的青海吐谷浑国也乘机独立，仍据青海湖西柴达木盆地一带。上引《张议潮变文》记：议潮于大中十年左右，率军向西南一千里至退浑国内，击败吐浑王，"其退浑王怕急，突围便走，登涉高山，把险而住。其宰相三人，当时于阵面上生擒，祗向马前，按军令而寸斩。生口细小等活捉三百余人，收夺得驼马牛羊二千头匹，然后唱《大阵乐》而归军幕"。此虽变文，但从中可以反映一些吐谷浑国的情况，以及证明当时吐谷浑国仍然存在于沙州之南的事实。

---

①、②《新唐书·吐蕃传下》。

又前引敦煌遗书《张淮深修功德记残卷》的背面，有藏、汉文对译字书，内汉文的退浑王，藏文作'A-za。张淮深系议潮兄议谭长子，咸通十三年议潮死于长安，淮深为留后，到僖宗乾符元年（874年）唐授其为归义军节度。大顺元年（890年）淮深为议潮女婿索勋所杀。因此，此文书残卷当写于淮深任职期（872—890年）或以后。据此残文书知在九世纪九十年代，吐谷浑国仍然存在。但自五代以后，青海的吐谷浑国便基本上再不见于文献的记载了。

第七节　五代、北宋初的吐谷浑族

公元九〇七年，唐朝最后一个皇帝哀帝为朱全忠所废，唐朝灭亡；朱全忠即帝位，国号大梁（后梁）。从此，中国历史进入到分裂的五代十国时期。五代时，吐谷浑的分布大致与唐末相同，即主要聚居在今青海、甘肃的河西、黄河河套南北，河东的山西、河北北部等。

关于聚居在青海、河西的吐谷浑族情况，我们知道得很少。敦煌发现的一分残文书（斯坦因编号4276）云：

> 归义军节度左都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安怀恩，并州县僧俗官吏兼二州六镇□老□□□退浑十部落、三军蕃汉百姓一万人上表……

表文残缺，内容系归义军节度张某乙等言，唐大中三载（849年）收复河湟事。后又云："尔后子孙相继，七十余年，秉节□□（下缺）"①。此归义军节度使张某乙似张议潮的后代，内云"二州六镇"，指瓜、沙二州及其所辖六镇。据向达先生考证，六镇中可知者有三：紫亭（子亭，今敦煌党河上游，距西千佛洞稍西党河转向处之峡口附近）、雍归（今敦煌榆林窟南七十里之石包城）和县泉（今安西踏实西北之破城子）②。表文云河湟收复后七十余年，则此表写于公元九一九年以后。按此时原归义军节度张议潮后代张承奉已于九〇五年自立为白衣天子，建号西汉金山国。承奉卒于九一九——九二〇年之间，以后由曹议金继

①见《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第196—197页。
②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434页—435页。

长州事①。张某乙与承奉是何关系不明，惟其表衔中有“退浑十部落”的记载，说明九一九年以后，在河西瓜、沙二州至少有十个吐谷浑的部落。

沙州，自唐代以来就是一个吐谷浑人比较集中的地区。因为从沙州南过今当金口，可到青海柴达木盆地、青海湖等地，这是一条重要的交通要道。日本最近出版的《讲座敦煌》第二卷第五章归义军（唐后期、五代、宋初）时期的敦煌（由土肥义和执笔）内，作者根据敦煌发现文书及其它资料，辑出八世纪末（吐蕃占领后）——十一世纪（敦煌文书年代的下限）敦煌一百五十姓共一万零五百人（约占敦煌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就有属吐谷浑的慕容、达、浑等姓②。在敦煌莫高窟、榆林窟内，还有许多姓慕容的供养人题记，他们原应为吐谷浑慕容氏③。

除沙州之外，河西的甘、肃、凉等州自唐代以后，基本上没见史籍记载吐谷浑的活动。原因可能是唐末居于这些地区的吐谷浑，大都南迁回青海（如前述退浑王拨乞狸等），剩下的不多，故史籍没有记载；或是由于这些地区没有发现象敦煌那样的大批遗书，故无从知晓。

至于唐代以后青海的原吐谷浑国的情况，汉、藏史籍记载也阙如。我们仅知道，北宋初年，在青海湖北大通河一带仍然是吐谷浑人聚居的地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年）记：

> 十一月丙辰朔，河西军右厢副使、归德将军折逋游龙钵来朝。河西军即西凉府也。……游龙钵自言：“河西军东至

---

①参见王重民：《金山国坠事零拾》，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九卷6号等。

②见该书第255页，大东出版社，昭55年出和版。

③如榆林窟张大千编号六号窟门洞南壁供养人题名，“皇祖检校司空慕容归盈”等。

故原州一千五百里，南至雪山、吐谷浑、兰州界三百五十里①，西至甘州同城界六百里，北至部落三百里。

折逋游龙钵系居凉州地区六合吐蕃部落首领之一，其言"河西军（治今甘肃武威）……南至雪山、吐谷浑、兰州界三百五十里"。按今武威南三百五十里的山岭，即大通河南的达坂山，此岭即文内所云之"雪山"。也就是说，北宋初年青海的吐谷浑主要聚居在今青海大通河达坂山南。大通河古称浩（或"阁"）门川，唐代于河西所置吐谷浑羁縻州阁门州，即在此川附近。

唐代以后散居在朔方、河东的吐谷浑部比较活跃，现将他们的活动情况分述于后。

公元九〇七年在黄河流域建国的后梁，统治的地区仅只是淮河以北，山西沁源、长治，河北邢台以南，陕西兴平以东。其北是晋王沙陀人李克用所统治的地区，吐谷浑部大多居此。李克用是后梁的劲敌，为了争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权，双方战争不断。此外，还有据幽州的刘仁恭父子（后仁恭子守光称"燕王"），据关中以西至天水的岐王李茂贞等。后梁开平二年（908年），幽州刘仁恭为其子守光所囚，守光兄守文以重赂招"契丹、吐浑兵四万"，与守光大战于鸡苏（今河北蓟县西），守文为守光所擒杀②。内云吐浑，可能系在幽州西北蔚州一带的吐谷浑部。契丹，原系东胡的一支，唐末回鹘汗国衰亡后，逐渐雄踞于漠北。九〇一年契丹诸部推耶律亿（字阿保机）为夷离堇（统率马大官）后，契丹势力深入代北。故守文以重赂招之，为其效力。

由于契丹势力的南下，居于天德军以北的吐谷浑部可能早在九〇八年以前已为契丹所征服。《辽史》卷一《太祖纪上》记耶

---

①《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一，此句作"……南至雪山吐谷浑，萧、兰州界三百五十里。"

②《新五代史》卷三九《刘守光传》；《通鉴》卷二六七将此事系于梁开平三年（909年）。

律亿二年（908年）"冬十月己亥朔，……遣轻兵取吐浑叛入室韦者。"此云叛入室韦，则这部分吐谷浑早在九〇八年前已属契丹。室韦者，指居于阴山一带的黑车子室韦，故知此部吐浑原游牧在阴山南、天德军北。

又同上书辽太祖七年（913年）记，耶律亿北追反叛的兄弟剌葛，曾"先遣室韦及吐浑酋长拔剌、迪里姑等五人分兵伏于前路"，后大败剌葛。到九一六年，耶律亿正式称帝，建国号曰"契丹"（后改称"辽"），改元神册，以西楼城为皇都（即上京临潢府，今内蒙昭乌达盟巴林右旗南波罗城）。就在此年，耶律亿亲率大军对邻近各族进行武力征服。《辽史》卷一《太祖纪上》神册元年记其事云：

> 秋七月壬申，亲征突厥、吐浑、党项小蕃、沙陀诸部，皆平之。俘其酋长及其户万五千六百，铠甲、兵仗、器服九十余万，宝货、驼马、牛羊不可胜算。①

内征吐谷浑部的情况，在同书卷四一《地理志》丰州天德军条亦有记载："振武县。本汉定襄郡盛乐县，北负阴山，前带黄河。……太祖神册元年，伐吐浑还，攻之，尽俘其民以东，唯存乡兵三百人防戍。后更为县。"按振武县，即唐代振武节度使治所，今内蒙和林格尔北。辽太祖征吐谷浑还至振武，则所击之吐浑部应在振武之西或南面，时属晋王李存勖（克用子）。同年八月，契丹又攻占了晋的朔州，十一月又占蔚、新（治今河北涿鹿）、武（治今河北宣化）、妫（治今河北怀来）、儒（治今河北延庆）五州，"自代北至河曲逾阴山，尽有其地"②。辽天赞三年（924年）六月，契丹又大举征吐浑、党项等部③。可见，在公元十世纪二十年代前，河套和代北等地的吐谷浑部中有一部分已为契丹

①又见《辽史》卷三四《兵卫志上》。
②《辽史·太祖纪上》。
③《辽史》卷二《太祖纪下》，同书卷七一《属国表》。

所征服，成为其奴役的属部之一。

在河东、代北的吐谷浑的绝大部分，仍为晋王所统治。晋王经常征调所属的吐谷浑部参加战争。如九一一年，晋王李存勖曾遣李嗣源率亲军“与史建瑭、安金全兼北部吐浑诸军冲阵夹攻”，大败后梁军队①。次年（912年），晋蕃汉马步总管周德威击幽州刘守光，克用养子李嗣本率“代北诸军、生、熟吐浑，收山后八军②，得纳降军使卢文进、武州刺史高行圭以献”③。后周德威向存勖进言，云守光所据的幽州，城大而且十分牢固，兵少不能攻取。于是，存勖又“遣李存审将吐谷浑、契苾骑兵会之”④。到了九一八年，晋已灭燕，削平河北诸镇，准备集各路大军进攻后梁。八月，李存勖检阅各镇大军于魏州（治今河北大名），内就有吐谷浑部。《旧五代史》卷二八《后唐庄宗纪》说，这次检阅集十余万之众，“部阵严肃，旌甲照耀，师旅之盛，近代为最”。

公元九二二年，晋王大破契丹，驱其于长城之外。次年（923年）四月，晋王李存勖在魏州称帝（即唐庄宗），国号唐（后唐），改天佑年号为同光。十月，后唐军队攻入后梁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梁末帝自杀，后梁亡。后唐并晋、燕、梁为一国，比梁更进一步地统一了黄河流域。同年，后唐庄宗为了奖赏吐谷浑部转战各地的功劳，赠吐谷浑首领阴山府都督白承福“于中山北石门为栅，号宁朔、奉化两府，以都督为节度使，赐姓李名绍鲁”⑤。按吐谷浑白承福可能即唐末白义诚的后代，唐末赫连铎、白义诚

---

① 《旧五代史》卷二七《后唐庄宗纪》。

②山后，指河东镇的云、应、寰、朔四州。

③《旧五代史》卷五二《李嗣本传》。

④《通鉴》卷二六八后梁太祖乾化二年条。

⑤《册府元龟》卷九六五外臣部，封册三。又后唐庄宗赐姓极滥，各地节度使也赐姓名。如徐州刺史霍彦威，赐姓名为李绍真，贝州刺史房知温为李绍英，齐州防御使王晏球为李绍虔，河阳节度使夏鲁奇为李绍奇，洺州刺史米君立为李绍能等。

部衰亡后，散在蔚州一带。唐庄宗以中山北石门地，置宁朔、奉化两府，以白承福为节度使。“中山北石门”，《通鉴》卷二八二后晋高祖天福五年（940年）胡注引宋白语作“北山北石门”。中山在今河北定县，其北即指蔚州（今蔚县）之南，今太行山的北段，故宋白又云为“北山北石门”。过了一年，白承福又移族帐于代州（今代县）东南①。

白承福部是当时后唐境内人数较多、势力最大的一支吐谷浑部。《五代会要》卷二八《吐浑传》在记载承福为宁朔、奉化两府节度使之后，说：“其畜牧就善水草，丁壮常数千人，羊马生息，入市中土，朝廷常存恤之。”可见他们仍以牧畜为业，约有数千帐，经常用羊马等牲畜与周围汉族贸易。同时，他们还以朝贡的形式向后唐献马匹和其它牧畜。在整个后唐时期（923—936年），白承福部向后唐朝贡的情况，见于记载的有：庄宗同光二年二月②，同光三年二月、十月③，四年（926年）二月④，明宗天成三年（928年）二月⑤，共五次。此外，还有其它的吐谷浑部向后唐进献马驼等，见于记载的有：明宗天成三年十一月，“吐浑念九等共进马五十三匹”；天成四年（929年）八月丁未，“吐浑首领念公山、念坦相次来朝贡”；九月，“生吐浑北海儿进驼马”；明宗长兴元年（930年）八月，“吐浑康合毕来贡驼马”；二年二月，“熟吐浑康万琳各进马”；末帝清泰二年（935年）正月，“生吐浑首领姚胡入朝贡马”等⑥。

总之，在后唐短短的十三年中，吐谷浑各部向后唐进献马驼等，见于记载的就达十一次，这还不包括后唐所属党项等部朝贡

---

①、②《旧五代史》卷三二《庄宗纪》。

③《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新五代史》卷五《庄宗纪下》。

④《旧五代史·庄宗纪》。

⑤《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

⑥均见《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

次数在内。后唐统治者对吐谷浑、党项等属部贡马驼，一般除给与马价外，还别赠缯帛。这种"朝贡"实质上是一种贸易的形式。《五代会要》卷二九《党项传》记：明宗天成四年十月，因吐谷浑、党项相继进马，引起枢密使安重诲不满，他对明宗说："吐浑、党项近日相次进马，皆给价直（值），对见之时，别赠缯帛，计其所费，不啻倍价。请止之。"明宗回答说："国家常苦马不足，每差纲收市，今蕃自来，何费之有？外蕃朝贡，中国锡赐，朝廷常事，不可以止。""自此蕃部羊马，不绝于路。"

后唐采取的这种政策，无疑有利于以养马著称的吐谷浑经济的发展。同时，宁朔、奉化两府的设置，使吐谷浑人能在自己的首领直接管理下，减少了朝廷边将、官吏的侵掠。因此，后唐时期的吐谷浑各部生活较为安定，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种情况，将影响邻近的其它吐谷浑部投归后唐。如明宗长兴元年七——八月间，有两批吐谷浑投北京（今山西太原）：一批有千余帐，被安置在天池川静乐县（今山西静乐）；另一批生吐浑内附，族帐安置在岚州①。

后唐统治者对白承福等部内的上层采取笼络的政策，多次加官进爵。明宗天成三年二月，白承福进马一百二十匹，明宗则诏以"吐浑宁朔、奉化两府都知兵马使、检较（校）司徒李绍鲁（白承福），可授光禄大夫、检校太保，竭忠、建策、兴复功臣；吐浑宁朔府都督、检较工部尚书赫连公德，可金紫光禄大夫、检较右仆射，赐忠义、正卫功臣"②。开成四年十月，吐谷浑别部首领薛冀堆因过去与明宗有旧交，乞授岚州刺史。明宗本欲应允，后为枢密使安重荣劝止。至长兴元年，明宗终以冀堆为岚州

---

① 《旧五代史》卷四一《明宗记》；《册府元龟》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条。

② 《册府元龟》卷九七六外臣部，褒异三；又《旧五代史·明宗纪》记，"以吐浑宁朔、奉化两府都知兵马使李绍鲁为吐浑宁朔府都督"，似有误，今从《册府》。

刺史，赐名万通①。到唐末帝清泰三年（936年）二月，也就是后唐灭亡的前夕，唐末帝对吐浑白承福的将校们大加敕封，《册府元龟》卷九七六外臣部，褒异三记载最详，云：

> 二月戊辰，以吐浑宁朔、奉化两府留后、检校尚书，左仆射李可久，超授检校司徒；其副使检校工部尚书赫连海龙，可检校尚书左仆射；其两府大夫李铁匱，可检校右仆射。可久、海龙、铁匱皆吐浑白姓、赫连部落，前朝赐姓。
>
> 己巳，以熟吐浑左厢都指挥使李全福、右厢赫连撒遮，并可怀化司阶指挥使；党海甲、段公奴、梁康全、王堂九、高骨吐山、党公政、段贞福、康息立、慕容于谷、李海全、李冬山两府都评事；梁戛、根嗳等，并可怀化司戈；吐浑指挥使党统辣、秦公达、慕容葛札，并可怀化司戈。皆吐浑两府白、赫连之将较（校）也。

李可久、李铁匱，原均白姓；可久的地位仅次于白承福，此时为"留后"，说明承福因病或其它原因暂去职；铁匱为承福子。赫连海龙也系宁朔府都督赫连公德一族子弟，唐末赫连铎之后。

这段史料一共提到吐谷浑白承福部内将校共二十一人。从他们的姓氏大致可以了解唐末以来，散在河东等地的吐谷浑部原来的氏族、部落组成情况。二十一人中，原属西域康国康姓一人；龟兹白姓二人；铁弗匈奴赫连氏二人；鲜卑慕容氏二人、段氏鲜卑二人；羌族党氏三人、梁氏二人；汉族李氏三人、王氏一人、秦氏一人；不明族属的二人（根嗳、高骨吐山）。其中汉族姓氏，有可能是其它族姓所改，也可能原本就是汉族。由此可知，自唐安史乱后，陆续迁入朔方、河东等地的吐谷浑各部中，原民族成分变得更为复杂，他们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已经形成一个较为巩固的民族共同体。他们有着共同的经济生活，主要以牧畜

---

①《五代会要·吐浑传》。

为业，自称“吐浑”，依属于中原或漠北所建的政权之下。

后唐清泰三年十一月，河东节度使石敬塘依靠契丹的帮助，灭亡了后唐，建立晋朝（后晋），改年号为天福。由于石敬塘是在契丹扶植下继帝位的，因此他称契丹主耶律德光（亿第二子）为父，将雁门关以北的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均在今山西、河北北部）割让与契丹，每年送帛三十万匹。以上燕、云十六州之地是吐谷浑部聚居的地区，“由是吐浑部族皆隶于契丹”①。过了五年（940年），吐浑诸部不堪契丹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想南下投晋。时任晋成德节度使（治今河北正定）的安重荣，为扩充自己的势力，遣人入辽境②，招诱吐谷浑部。于是，白承福率所部千余帐③从辽境的应州（今山西应县），取飞狐道（今山西广灵南经灵丘南之道）入五台山，至镇州，投靠安重荣。接着，安重荣上表要求与辽决裂，并吐浑之力攻辽。石敬塘犹豫不决；后听从泰宁节度使桑维翰的劝告，决定不从重荣之请④。

辽太宗耶律德光因吐谷浑部归晋，多次遣使责问石敬塘。敬塘对使者“鞠躬俯首，受责愈谨，多为好辞以自解”⑤；并于次年（941年）初，遣供奉官张澄以兵二千，搜索并（治今山西阳曲）、镇、忻（今山西忻县）、代四州山谷中的吐谷浑，悉驱出塞，还于辽⑥。可是，吐谷浑驱之复来，安重荣再次招纳。石敬塘对吐谷浑复来，“阳为逐吐谷浑，而阴抚纳之”。此年五月、九月，白承福遣其下念庞里、赫连功德、白可久等一百一十

---

①《五代会要·吐浑传》。

②契丹于九三七年改国号“契丹”为“辽”。

③按《新五代史》卷五一《安重荣传》云：白承福、赫连功德等率本族三万余帐自应州来奔。《通鉴》卷二八二“三万余帐”作“千余帐”。今从《通鉴》。

④见《旧五代史》卷九八《桑维翰传》；《新五代史》卷二九《桑维翰传》。

⑤《新五代史·安重荣传》。

⑥《五代会要·吐浑传》；《新五代史·安重荣传》等。

八人先后向后晋朝贡[1]。可是，石敬瑭又害怕吐谷浑附安重荣后，对己不利。因而于同年九月，密令河东节度使刘知远遣亲将郭威游说白承福等脱离安重荣，归朝廷，并许以官爵。十月，白承福率部归刘知远，知远将其部安置在太原东山及岚、石二州之间，并表请以承福为大同节度使，收其精骑为己用[2]。年底，安重荣为晋军击溃，拥吐谷浑数百人于牙城，晋军破城，杀重荣[3]。

从此，白承福部名义上归后晋朝廷，实为刘知远所控制。天福七年（942年）三月、六月，白承福先后遣慕容金进、念丑奴向后晋朝贡[4]。同月，石敬瑭因招纳吐谷浑，数为辽使所责，忧悒不知所措，因发疾而死，兄子石重贵（晋出帝）立。次年（天福八年）九月，吐谷浑部都督黑连功德（即赫连公德）、副使白可久、白铁匮等来后晋朝贡[5]。晋出帝石重贵为了借助吐谷浑之力，以抗辽朝，对吐谷浑部备加优礼。《五代会要·吐浑传》记，出帝"数召其酋长入朝，厚加宴赐。每大宴会，皆命列坐于勋臣之次"。

后晋开运元年（944年），辽朝借口石重贵继位没有亲呈，派大军南下，连破州县，直达太原境。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与白承福合兵二万，击辽军，败辽伟王于秀容（今山西忻县境）[6]。出帝率各路大军与辽军相峙于澶州（治今河南濮阳），白承福部也随出帝参战，接着又随张从恩戍滑州（治今河南滑县）。时逢酷热，白承福部下多中暑死亡，出帝于是将其部遣还太原，安置在岚、石二州之间[7]。此役，辽军为晋军所败，退回塞外。

---

① 《册府元龟》卷九七二；《旧五代史》七九《高祖纪》等。
②《通鉴》卷二八二及胡注。
③《旧五代史·安重荣传》。
④、⑤《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
⑥《通鉴》卷二八二。
⑦《通鉴》卷二八五；《五代会要·吐浑传》。

吐谷浑部迁至岚、石二州之间后，由于承福“驭下无法”，部下多犯军令，害怕知远降罪；同时，部内又发生争夺牧马的纠纷。因此，大有不安其居，北投辽朝之势。开运二年（945年）四月，承福部内白可久首先率部北奔至辽，辽朝以其为云州观察使，可久遣人劝诱承福等投辽①。在这种形势下，刘知远一方面害怕白承福率众投辽，削弱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又贪图吐谷浑部的资财、牲畜。因而，于次年，秘密上表，说吐谷浑部反复难保，请迁于内地。出帝即遣使发承福部一千九百人，分置河阳（镇孟州，今河南孟县）诸州。知远又遣郭威诱承福、铁匮、赫连海龙等入居太原城中，诬其谋反，杀承福等五族，共四百余人，取其资财钜万，良马数千②。同时，知远又表请以吐谷浑别部王义宗统承福余部。从此，河东、代北的吐谷浑各部势力日益衰弱。

同年，辽朝大军南下，一直打到后晋都城开封，晋出帝降。次年，刘知远在晋阳（太原）称帝，他乘辽军撤后，进入洛阳、开封，下诏改国号为“汉”（后汉），仍用天复年号。三月，他加封统辖白承福余部的吐浑节度使王义宗为检校太尉③；八月，又以王义宗为沁州刺史，依前吐浑节度使④。

公元九五一年，后汉政权又为刘知远的亲将郭威夺取，郭威改国号为“周”（后周），年号广顺。后周时，再不见有王义宗所统吐浑部的记载。但其境内仍有其它吐谷浑部。如《旧五代史》卷一一一《后周太祖纪》广顺元年条云：“春二月……诏移生吐浑族帐于潞州长子县江猪岭”。又《册府元龟》卷九七七记：“（广顺元年）九月，……云中浑吐（吐浑）指挥使党富达等五十一人，马驼四十二，并朔州军使马延嗣等来奔。”党富达从朔州来投附

---

①《旧五代史》卷八四《少帝纪》；《辽史》卷四《太宗纪下》等。

②《旧五代史》卷八四《少帝纪》；《新五代史》卷十《高祖纪》；《通鉴》卷二八五等。

③《旧五代史》卷九九《汉高祖纪上》。

④同上书卷一〇〇《汉高祖纪下》。

后周，其原为辽国所属吐谷浑部可知。后周将其安置何地不明。

至公元九六〇年，后周政权又为赵匡胤夺取，匡胤建立宋朝（北宋）。在北宋前期（960—979年），属河东太原以北、一个靠辽朝扶植起来的北汉政权仍然存在，史籍多次提到其境内吐谷浑部活动情况。如北宋建隆元年（960年），原后周昭义节度兼中书令李筠反宋，时"吐浑府都督留后、汾州团练使王全德，帅所部从李筠战泽州（治今河南晋城）南"，失败后，逃入潞州①。王全德既为"吐浑府都督留后"，又姓王，故疑其原为吐浑府节度使王义宗之后代。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四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条云："（卫）俦数从征伐，专掌吐浑军，阉人卫德贵嫉其功，使出为辽州（治今山西左权），吐浑数千遮道乞留，北汉主不许，吐浑失帅，由是一军不可复用。"这条资料说明，北汉的太原有吐谷浑部，且为北汉军队的组成部分。此外，《辽史》卷九《景宗纪下》保宁九年（977年）还记："十一月……吐谷浑叛入太原者四百余户，索而还之"。此"叛入太原者"，当指辽境内之吐谷浑四百余户逃到北汉国，辽向北汉索回。

至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北汉为宋所灭，居于河东太原等地的吐谷浑部，又臣属于宋。《辽史》卷十二《圣宗纪》统和七年（989年）记："夏四月……吐浑还金、回鹘安进、吐蕃独朵等自宋来归，皆赐衣带。"这是北宋境内的吐谷浑北逃归辽。至此以后，有关河东等地吐谷浑各部情况，基本上不见于史籍。

总上所述，自五代以来，居于河东、朔方等地的吐谷浑各部，除一部分为兴起于漠北的辽国统治而外，其余各部先后在唐、晋、汉、周、北汉、宋等政权的统治之下。他们虽然独立成

---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宋太祖建隆元年六月条。

部，由自己的首领直接管辖，以牧畜为业；但仍受各政权的奴役，经常以朝贡的形式向统治者敬献马驼，并参加战争，有时甚至遭到统治者的掠夺和屠杀。由于他们长期居于河东各地，与当地汉族及其它族人民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因而与其它族人民一样也逐渐汉化，最后融入到汉族之中。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举出三个较为典型的例子。

一是李嗣恩。据《新五代史》卷三六《义儿传·李嗣恩传》云：

> 嗣恩，本姓骆，吐谷浑部人也。少事太祖（李克用），能骑射，为铁林军将，稍以战功迁突阵指挥使，赐姓名，以为子。……迁代州刺史、石岭关已北都知马兵使、振武节度使。天佑十五年（918年）卒于太原。追赠太尉。

按沙陀李氏与吐谷浑关系密切，李氏建立政权后，统治阶级基本汉化。又后唐沙陀统治者往往将一些雄杰之士收为养子，号义儿军。李克用的养子很多，知名者有九人，嗣恩即其中的一个①。嗣恩原为吐谷浑人，为克用养子后，随沙陀统治者转战各地，最后官至代州刺史、石岭关已北都知兵马使、振武节度使。他事实上后来与沙陀统治者一起汉化了。

一是李金全。《新五代史》卷四八《李金全传》云：

> 李金全，其先出于吐谷浑。金全少为唐明宗厮养，以骁勇善骑射，常从明宗战伐，以功为刺史。

金全原出于吐谷浑，为明宗所养，后与沙陀统治者一起汉化了。

一是慕容彦超。《新五代史》卷五三《慕容彦超传》云：

> 慕容彦超，吐谷浑人，汉高祖同产弟也。尝冒姓阎氏，彦超黑色胡髯，号阎昆仑。少事唐明宗为军校，累迁刺史。……

①参见《新五代史·义儿传序》。

契丹灭晋，汉高祖起太原，彦超自流所逃归汉，拜镇宁军节度使。……

按《旧五代史》卷九九《汉高祖纪上》记：高祖刘知远，“其先本沙陀部人也”，母“吴国太夫人安氏”。吐谷浑自唐至德后，有一部分迁入朔方、河东等地，与沙陀部杂处。吐谷浑人慕容彦超与沙陀人刘知远为同母不同父的兄弟，似也有可能。彦超历唐、晋、汉、周四朝，位居刺史以上，卒于周广顺二年(952年)，传内所记其所作所为无异于汉族官僚，是一个汉化了的吐谷浑人。

最后，让我们回过头来叙述一下辽朝统治下吐谷浑的情况。

十世纪二十年代，辽多次派遣军队征服了河套及代北一带的吐谷浑部，作为自己的属部。吐谷浑各属部要向辽朝统治者进贡羊马，并服兵役。《辽史》卷七十《属国表》等记载：耶律德光天显八年（933年）二月，十年（935年）六月，十一年六月、八月，会同元年（938年）五月、八月①，二年七月，都有吐谷浑部向辽朝贡。其间，还有一些吐谷浑部归属辽朝。如天显十年四月，有“吐谷浑酋长退欲德率众内属”②。天显十一年，后晋石敬塘割燕、云十六州于辽，居于十六州的吐谷浑全归辽所统治。后来，其中白承福逃回后晋，辽主多次遣使索取，最后白可久部还是返回辽境，被置于云州。公元九七九年宋灭北汉后，辽、宋直接对峙，辽多次禁止境内吐谷浑部鬻马于宋或党项族所建的西夏政权。如《辽史》卷十三《圣宗纪》统和十五年（997年）记：“秋七月，……禁吐谷浑别部鬻马于宋”。又同书卷十九《兴宗纪》重熙十一年（1042年）云：“十二月……以吐浑、党项多鬻马夏国，诏谨边防。”③

---

① 《辽史》卷四《太宗记下》记作六月、七月吐谷浑来贡。

② 《辽史》卷三《太宗纪上》。

③又《辽史》卷六十《食货志》亦记此事，云：“仍禁朔州路羊马入宋，吐浑、党项马鬻于夏。”

辽朝是怎样统治吐谷浑各部的呢？据《辽史》卷四六《百官志三》的记载，辽朝把吐谷浑作为自己的“属国”或“属部”，“大者拟王封，小者准部使。命其酋长与契丹人区别而用，恩威兼制，得柔远之道”。已知的吐谷浑属国有“吐谷浑国王府”、“吐浑国王府”；属部有“退欲德部”、“自可久部”。辽代的属国“可记者五十有九”，内吐谷浑有二。他们“朝贡无常”，“有事则遣使征兵，或下诏专征；不从者讨之。助军众寡，各从其便，无常额”①。

辽朝于公元一一二五年（辽天祚帝保大五年）为其奴役的女真族所灭。原属辽的吐谷浑各部可能转归女真所建的金朝所统治②，因史籍阙载，具体情况已不得而知。

此外，自唐末以来散于盐、庆、夏、银诸州的吐谷浑各部情况，史籍阙载。但该地区的吐谷浑到元代仍见史籍偶尔提及。如《元史》卷一七〇《袁裕传》云：“（至元）八年（1271年），拜监察御史，俄有旨授西夏中兴路新民安抚副使，兼本道巡行劝农副使、奉直大夫，佩金符。……又言：‘西夏羌、浑杂居，驱良莫辨，宜验已有从良书者，则为良民。’从之。”内云“羌”，当指党项诸羌；“浑”，即吐谷浑。这一部分居西夏的吐谷浑人，当为唐末以来散处盐、庆、夏、银诸州，后又为西夏政权统治的吐谷浑各部。

①见《辽史》卷三六《兵卫志下》。

②《宋史纪事本末》卷九十《蒙古取汴》记：南宋绍定元年（1228年），金平章政事完颜合达以忠孝军提控完颜陈和尚为前锋，大败蒙古军。后又云：“忠孝一军，皆回纥、乃蛮、羌、浑及中原被俘避罪来归者。”内“浑”，即指吐谷浑。

第八节　吐谷浑与今天土族的关系

吐谷浑的后裔是否留存到今天，或基本融合到哪个民族之中？这是研究吐谷浑史和搞民族工作的同志都十分关心的问题。早在解放前，国内就有人提出青海土人（即今土族）是古代吐谷浑的后裔①。解放后，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组织的青海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于一九五八——一九六〇年，先后在青海土族聚居的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乐都、大通及甘肃天祝等县进行综合调查，最后编写了《土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1963年铅印本，下简称《合编》）。在这本书里，编者通过调查得来的大量资料，提出了对土族族源的看法，认为"土族是一部分蒙古人与当地霍尔人（可能是吐谷浑人——原注）长期相处逐渐发展而成的说法比较可信"②。近几年来，青海的同志对土族的族源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意见大都倾向于土族系吐谷浑后裔，也就是说，土族族源主要是吐谷浑③。还有的同志认为土族源于蒙古族，属蒙古哪一部？又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源于"阻卜"④，有的认为源于"土达（鞑）"⑤，还有的主张源于"汪古"部⑥。又一

---

①如前引陈寄生《青海土人为吐谷浑后裔考》等。

②见《合编》第10页。

③如芈一之《土族族源考》，载《青海社会科学》1981年2期，及其所作《土族族源再考》，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李得贤《青海地方史札记》，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李文实《霍尔与土族》，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等。

④陈玉书：《关于土族的来源问题》，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

⑤闫克塔呼：《土族源流新议》，载《民族研究》1982年2期。

⑥芈一之：《土族族源研究的几个问题》，转见上引李文实文。

九八二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土族简史》一书，这是吸取了解放以来国内研究土族的成果（主要是族源问题），并在进一步深入土族聚居地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集体编写而成。书中用了一章的篇幅探讨土族的族源问题，结论也是主张土族源于吐谷浑。

因为这个问题牵涉到吐谷浑的历史，所以最后想叙述一下吐谷浑与今天土族的关系。本节所引资料和一些结论，大都来自上述论著，其中也包括一些个人的看法。

今天的土族，主要聚居在青海的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大通两县也比较集中，其余散在乐都、门源和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等地，人口约十二万（1978年统计）①。土族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基本词汇百分之六十与蒙古语相同或相似。在宗教用语上采用藏语借词较多。在生活用语及新的名词术语上，汉语借词较多。土族没有本民族文字，通用汉文。他们自称为"蒙古尔"（蒙古人）或"察罕蒙古尔"（白蒙古）。因此，从土族的语言及自称来看，他们似与蒙古族有密切的关系②。

关于土族的族源，在互助土族中，广泛流传着自己的祖先来自蒙古人和蒙古人与原来当地霍尔人通婚的传说。互助县最大的喇嘛教寺佑宁寺（建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藏清代藏文文献《佑宁寺创建记》，及民间传说均云：很久以前，蒙古成吉思汗的大将格日利特（或译作格热台）带兵到今互助一带，后病死在索卜滩（在今互助境内），部属便留下来，与当地霍尔人通婚，繁衍成今天的土族。一六〇四年佑宁寺建成时，格日利特被追封为"尼达（土主）"，供有铜像，过去一些土族把他当做祖先来崇拜。

《合编》在记述了上面的传说后，又说："蒙古人在土族来

①《中国少数民族》编写组：《中国少数民族》，第147页，1981年人民出版社。又《合编》记1958年统计，土族共有六万五千七百二十九人，互助有二万四千四百十二人，民和县有一万五千六百零八人，大通有一万五千一百九十七人。

②同上书第147—148页，《合编》第1—2页。

源的诸因素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不仅可以从民间传说，而且可以从史籍记载和语言等方面得到证明”。书中摘引《元史·太祖纪》、《西宁府新志》等汉文史籍，说明在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蒙古军队攻灭西夏之后，又破“洮河、西宁二州”（今互助属西宁州）。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驸马章吉曾被封“宁濮郡王，镇西宁”；文宗至顺三年（1332年），“封速来蛮为西宁王”。这是元初蒙古贵族及部属留驻西宁的记载。到明正德时（1506—1521年），蒙古大酋亦不剌等进入青海，安定卫（治今青海柴达木盆地西北）的元宗室卜烟帖木儿所部受到攻击，“部众散亡，仅余者徙居西宁沙棠川威远城东”。沙棠川、威远堡均属今互助县治。这些记载均说明，元朝蒙古军队曾进入和留居西宁，明代有一部分蒙古人迁入互助定居。从语言上看，《合编》指出，土族的词汇有一半以上与蒙古语喀喇沁方言相近，在《蒙古秘史》、《华夷译语》等著作中记载的许多十三、十四世纪的古蒙古语词汇，现在还有一部分保留在土语中。以上的资料、传说，都说明土族的族源与蒙古族的渊源关系。

但是，蒙古人是在十三至十四世纪才进入今土族聚居的地区，在蒙古人进入该地前此地已有了许多称为“霍尔”的人居住。因此，把蒙古族作为土族的主要族源显然是不妥当的。如果要追溯今天土族的族源，自然是要弄清蒙古人到青海之前，该地土著的霍尔人到底原属何族？

事实上，据《合编》所引的调查资料说，互助县土族地区有合尔郡、合尔屯、合尔吉、贺尔川等地名，据说是因古代霍尔人居此而得名。合尔郡，藏语称“合日江”，意为霍尔居住的地方。还有的同志补充说，不仅互助县有关于霍尔的地名，在从今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一直到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广大地带，都有“霍尔”的地名、山名和水名①。在互助佑宁寺内有霍尔人首领的

①见前引李文实《霍尔与土族》文。

塑像，名万丹尕柔，俗称"尼羌"，意为当地的主人。即是说，至今一部分土族是把霍尔人当作自己的祖先。而今天藏族也仍称土族为霍尔。这样，土族与吐谷浑的关系问题，就变成了霍尔与吐谷浑的关系问题了。

霍尔，为藏语，原是藏族对黄河以北游牧民族的通称。此词起源甚早，在七——八世纪时吐蕃人（今藏族）当中，就有了这一名词。如敦煌遗书中一份原题为《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的藏文卷子（伯希和编号1283）中，就称当时北方民族回鹘为霍尔（hor）。此卷大约书写于八、九世纪吐蕃王朝时期①。到十三世纪蒙古族兴起后，吐蕃（藏族）也称其为霍尔②。故藏文"霍尔"一词，很可能系吐蕃人据汉族对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的通称"胡"，音译过来的。

吐蕃人是否也把吐谷浑称作"霍尔"呢？这是解决土族族源为吐谷浑的关键问题。按上引敦煌遗书中《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以及《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张淮深修功德记》残卷背面藏汉文对译字书等，均记吐谷浑藏文名称叫"阿柴"，而不叫"霍尔"。但是，约在十二世纪以后，藏文文献中则称吐谷浑为霍尔。如明代藏族索南嘉错所著的《西藏王统记》③一书中，引用汉文史籍，记松赞干布遣使迎娶唐室公主，使者返藏，伪言于王曰："唐王甚喜吾等，已许嫁公主矣。乃有霍尔塞（意为黄霍尔）吐谷浑离间唐，以故不许"。又藏文史籍《红史》也记载："吐谷浑是霍尔赛（即黄霍尔）"④。明代以后的一些藏文书籍，如《安多政教史》等也称吐谷浑为霍尔。可见到明代

①王尧：《敦煌古藏文本"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文书》，载《敦煌学辑刊》第2期。

②如藏文史籍《霍尔曲汇》一书中所说的"霍尔"，就是指蒙古族。

③此书有王沂暖汉文译本。

④转见《土族简史》第14页。

时，吐蕃已经把吐谷浑看作是霍尔人，再不称其为“阿柴”了。

吐蕃之称吐谷浑为“阿柴”，后又变为“霍尔塞”，这一转变过程是怎样发生的呢？没有资料说明。我们只能作一推测：在十一世纪以前，吐蕃称吐谷浑为阿柴，称回鹘等一些北方民族为霍尔。十一世纪后，居于今青海、甘肃一带的吐谷浑早已衰微，此时在今青海湟水流域兴起了一个以吐蕃为主的政权——唃厮罗，以青唐城（今西宁）为中心，其统治的地区包括青海湖及湟水流域。青海湖北一带的吐谷浑很可能为吐蕃唃厮罗所征服，其名遂不显①。以后，吐蕃人就统称黄河以北，包括青海湖北原吐谷浑部、回鹘部等为“霍尔”②。而原吐谷浑聚居的地区则为合尔部、合尔江等③。久而久之，该地原吐谷浑人受吐蕃的影响，也自称为霍尔人了。这正反映了自北宋以后，该地吐谷浑人重新处于吐蕃统治之下，与吐蕃人逐渐融合，并受其影响。明代以后，吐蕃喇嘛教传入，藏族文化、语言、风俗，对之影响更为巨大。今天的土族有称其祖先为霍尔人，原因大概如此。

十三世纪后，蒙古人南下，统治了今青海、甘肃等地，经过很长时间，造成了该地的民族（主要是藏族）与蒙古族融合的局面。这种情况至今还反映在甘南和青海一带藏族聚居的地区之中④。

---

①在藏族著名的史诗《格萨尔王传》中，有格萨尔王征服吐谷浑（阿柴）的故事。据有的学者考证，格萨尔王就是以唃厮罗为蓝本演义而成的。此系传说，且未成定论，举此仅作参考。

②据《宋史》卷四九二《唃厮罗传》记，宋明道元年（1032）年，唃厮罗“又得回纥种人数万”。可见除河西有甘州回鹘外，唃厮罗境内也有众多的回鹘人。

③但并非现甘南、青海的果洛等地有关“霍尔”的地名、山川名均与吐谷浑有关，因为“霍尔”一词是藏族对黄河以北各游牧民族的通称。这一点是必须注意的。

④1966年作者在青海刚察参加社教工作，了解到今甘南、青海的许多蒙古部落内，一直通行的是藏文和安多藏语。这一情况反映了十三世纪后，蒙古族南下，与藏族融合的一个侧面。

居于青海湖北的"霍尔"人自然无例外地受蒙古所统治，与蒙古驻军和南下的蒙古部落融合。由于蒙古族是统治民族，因而当地霍尔人有显著的蒙古化倾向，甚至通过双方的通婚，霍尔人逐渐同化于蒙古族之中。这就是至今互助一带土族自称"蒙古尔"，语言大部分同于蒙古语，以及把蒙古将领奉为祖先的根本原因。这种融合的面有多广，程度如何？通过上述调查资料，大致互助一带的土族与蒙古族融合的面较广，程度较深。这只要从调查资料和传说主要来自互助土族可以推知。至于今天土族族源中，是蒙古人为主，或是以原霍尔人为主的问题，也是因地而异，只有通过进一步调查，才能大致有个眉目。但不论怎样，蒙古族作为今天土族的族源，仅只是在十三世纪蒙古人南下之后，时间较晚。从探求一个民族族源来说，他是次要的。何况直到今天土族并没有完全融合到蒙古族之中。

前面我们从"霍尔"这个藏文名称演变过程，探讨了土族传说祖先霍尔人的"霍尔"，是由藏族对吐谷浑最早称呼"阿柴"演变来的。下面我们从自称、居地、风俗、语言等方面，再作进一步的考察。

土族的自称，除"蒙古尔"等外，民和土族自称为"吐昆"，此应即"吐浑"之音转。又今互助、大通等土族聚居之地，还存在十几个名叫"吐浑"（汉人讹为"土观"或"托红"）的村庄。这些地名应早于吐谷浑改称"霍尔"后出现的"合尔郡"之类的地名。

至于土族今天聚居之地，在历史正是吐谷浑族长期居住的地区。中国史籍一直到北宋时，还记该地有吐谷浑族（说见前）。

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是具有一定的稳固性，因此，在今天土族中保存了更多的吐谷浑旧俗。

吐谷浑的婚俗，是"富家厚纳聘，贫者窃妻去"。解放前土族也有富家出钱财的买卖婚，家愈富财礼愈多，首饰费多达百元

至千元不等，绸缎数十匹。贫者仍有抢妇之掠夺婚，而且一般能得到社会原谅。

吐谷浑的葬俗，一般是土葬，“丧有服制，葬讫而除”。土族今一般火葬，这是元明后，受藏族喇嘛教的影响，由土葬改为火葬。丧葬也有服制，自死之日起至葬礼完成，则除去服制，与吐谷浑同。

土族的服饰，特别是妇女的头饰，与古吐谷浑妇女一样，也是多以金花为饰，辫发萦后，缀以珠贝，以多为贵。而且名之为“吐谷浑扭达”。可见仍然保存了吐谷浑的旧俗。

土族还有信仰“护法神箭”或“五台护法”的习俗，即在家中或庙内供奉一支四尺长的神箭。这显然是与吐谷浑阿豺临死时，召集子弟，用折箭教训他们要团结的遗训有关。土族的这一信仰，有志不忘祖训的意义在内①。

一个民族的语言也是比较稳固的。可是今天土族的语言基本上与蒙古语相同或相似，这又作何解释呢？前面已谈到，吐谷浑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与蒙古语相同。因而，吐谷浑语与蒙古语大部分词汇相同，则是很自然的事。许多学者用历史语言比较方法来研究鲜卑语（包括吐谷浑语），结论正说明鲜卑语和现代蒙古语最为接近。何况，十三世纪后蒙古族统治了青海，与土族通婚，土族的语言更直接受到蒙古语的影响。所以，土族语言基本同蒙古语，而且多保留古代蒙语的特点，不能因今天土族语言与蒙古语相似，而否定土族主要族源是吐谷浑。

总之，上述的一切似乎都说明，今天的土族与古代吐谷浑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吐谷浑是土族的主要族源。但是要肯定这一结论，还需要考察一下有关土族族源的另外一些说法。关于土族源于“阻卜”、“土达”、“汪古”等说，因均与源于蒙古族有

---

①以上关于风俗的论述，转引自芈一之：《土族族源考》等。

关，故置而不论。唯《合编》所记土族源于沙陀突厥的说法，想进一步讨论一下。土族源于沙陀突厥说，主要依据是互助、民和县的土族传说，云其源于沙陀李晋王的后裔。《甘肃新通志》、《西宁府新志》等书也都有类似的记载。这些传说和记载大都依据土族李土司的来源的传说和记载。如民和享堂存李土司家谱序、李氏族谱序等称："李克用为著姓之鼻祖，至宋以继捧为节度使，元以武功显著甚众，其西宁者曰赏哥公"①。又云："按李氏初姓朱邪，沙陀人。先世事唐，赐姓李……后至李思恭，徙居西夏，递传于宋。……及传至元，世长西夏，以功勋显白者甚众。……明太祖平定天下，一世祖讳南哥，率部众于洪武初内附，授西宁卫世袭指挥使"②。明弘治年间民和享堂修建的《李英（南哥子）神道碑》也记："公讳英，其先出自元魏，至唐拓拔思恭以平黄巢功赐姓李氏，世长西夏，及元以武勋显白者甚众，其居西宁者为赏哥③"。李土司家谱序、李氏族谱序等，把沙陀李氏与党项李氏联接起来，显然是勉强的。沙陀李氏之后的说法，乃是李土司后代不高明的附会。我们宁可相信明弘治年间的《李英神道碑》的说法，即土族李土司源于西夏党项拓拔氏（李氏）。公元一二二七年，蒙古灭西夏后，拓拔氏支族的一支留居西夏，任元朝官吏，"世长西夏"，五代均葬于灵州，后迁到西宁做官，逐渐为当地土族所同化，最后也变成"西宁土人"了。

但是，《土族简史》及有的同志的论文中却认为土族李土司祖先源于吐谷浑④。他们从唐末以后吐谷浑的历史及李氏世居西夏、祖先卒葬灵州等事实，认为李土司的祖先可能是沙陀李克用养子、吐谷浑人李嗣恩之后代。土族李土司一族祖先是否是早已

---

①《李土司家谱序》，转引自《合编》第10页。

②《李氏世系谱序》，转引自华一之：《土族族源考》。

③转引自《合编》第11页。

④见《土族简史》第13页；《土族族源考》等。

汉化的吐谷浑李嗣恩的后代？李氏祖先是否由河东亡入西夏？均无事实根据。他们唯一的依据是说，李英前五世均"卒葬灵州"，灵州是吐谷浑的根子之地；李氏祖先（即他们认为的李嗣恩一族）由河东亡入西夏是为了"返回故土灵州"。从目前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吐谷浑的先茔、根子之地在凉州南山（即武威青嘴喇嘛湾），在灵州安乐等二州的吐谷浑王族慕容氏一族之人亡后，大都要迁葬于此，有出土的九方墓志可证。而葬于灵州长乐州的仅慕容威一人。李氏祖李赏哥至李英五世系元明间人，因其"世长西夏"，自然是"卒葬灵州"。这与早已衰微的吐谷浑前期之葬灵州，可以说是毫不相干的。所以，说土族李土司的祖先是吐谷浑人李嗣恩的后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不论土族李土司一族是源于吐谷浑，还是源于党项拓拔氏，事实上都与土族族源关系不大。因为"不能把土司的祖先当作土族的祖先。土族地区的土司有蒙古人、维吾尔人、汉人等，他们和土族的来源并无必然联系。何况过去土司为了扩大自己族户势力，常以自己的姓氏强加于土族人民头上，这就更难把土司的祖先和土族的祖先强拉在一起①"。

从上述对土族族源的探讨中，我们大致可将土族的形成过程划分为三个时期：（一）吐谷浑——阿柴时期。约在十一世纪之前。其中与以后土族有关的仅是居于今青海、甘肃一带的吐谷浑。（二）霍尔时期。约从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蒙古人南下为止。原居青海、甘肃一带的吐谷浑人，因其重新为吐蕃人统治，受其文化、习俗的影响，甚至有的融合到藏族之中。他们也逐渐采用藏族对他们的称呼，自称"霍尔"，于是在其居住地区出现了"合尔郡"之类的地名。（三）霍尔——蒙古——土人时期。时间约

① 《合编》第11页。

在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纪土族基本形成为止①。在这段时间里，蒙古族统治了青海等地，与称"霍尔"的原吐谷浑人融合。大致到元末明初最后形成为今天的土族。

以上就是土族历史发展形成的三个时期，时间长达一千余年，各个时期又有不同的历史特点，各个民族的相互融合，相互影响，贯穿在土族形成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我们认为：今天土族与古代的吐谷浑人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可以把吐谷浑视为今土族的祖先，主要的族源。但必须指出的是：青海的吐谷浑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先后融合了藏、蒙、汉、羌等族，最后形成了今天的土族。因此，不能完全把吐谷浑与今天的土族等同起来，视土族为吐谷浑的直接后裔。因为经过吐谷浑与藏、蒙、汉等族的融合之后，土族所遗存的吐谷浑的特点大部分已消失。吐谷浑与今天土族的关系，还与古代羌族与今天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的羌族的关系，有所区别，这一点是必须引起我们注意的。

①据《土族简史》（第32页）云，土族最后形成为一个单一民族的时间，大致在元末明初，即十四纪中期。

附录（一） 吐谷浑大事年表

公元	吐谷浑王在位系年	有关各国年号	大事
147—167		东汉桓帝时	慕容氏为漠北檀石槐鲜卑部落军事大联盟中部大人之一，居右北平以西至上谷一带。
220—227		曹魏初	慕容部首领莫护跋率部由右北平以西至上谷一带，迁至辽西。
238		魏景初二年	莫护跋从司马懿讨辽东公孙渊有功，被魏封为“率义王”，始迁于昌黎棘城之北。
281		晋太康二年	莫护跋子涉归，又率部迁于辽东北。
283		晋太康四年	涉归死，子若洛廆统部众。廆庶兄吐谷浑分有部众一千七百家（或云七百户）。
283—289		晋太康四年至太康十年	吐谷浑与若洛廆两部马斗，吐谷浑率部由辽东北，西迁至阴山。
312—313		晋永嘉末	吐谷浑率部由阴山，度陇山，至枹罕北原。不久，又向南，向西扩展，统治今甘南、四川西北、青海等地羌、氐等族。
317		晋建武元年	吐谷浑卒，长子吐延嗣立。

公元	吐谷浑王在位系年	有关各国年号	大事
329	叶延一年	晋咸和四年	吐延为昂城羌酋姜聪刺死，长子叶延嗣立。叶延以王父字为氏，改姓吐谷浑，亦以为族姓、国号。
351	叶延二十三年、碎奚一年	晋永和七年	叶延卒，长子碎奚嗣立。
371	碎奚二十年	前秦建元七年、晋咸安元年	碎奚见仇池氐王杨纂降前秦，惧而遣使献马五千匹、金银五百斤于苻坚，坚拜其为安远将军、漒川侯。
376	碎奚二十五年、视连一年	前秦建元十二年、晋太元元年	碎奚因三个兄弟为臣下所杀，不久病死，子视连立。
390	视连十五年、视罴一年	西秦太初三年、晋太元十五年	视连向西秦遣使称臣，乾归拜其为沙州牧、白兰王。是年，视连卒，子视罴立。视罴拒绝西秦封号，有秣兵厉马，争衡中国之志。
398	视罴九年	西秦太初十一年，晋隆安二年	西秦遣军大破视罴于度周川，视罴遁保白兰山，遣使谢罪，并以子宕岂为质。乞伏乾归以宗女妻视罴。
400	视罴十一年、乌纥堤一年	西秦太初十三年、晋隆安四年	视罴卒，弟乌纥堤立。

公　元	吐谷浑王在位系年	有关各国年号	大　　　　事
405	乌纥堤六年、树洛干一年	西秦太初十八年、晋义熙元年	西秦败乌纥堤，俘千余人。乌纥堤逃至南凉而卒。视罴子树洛干立，保据莫何川，自称吐谷浑王，号戊寅可汗。
411	树洛干六年	西秦更始三年、南凉嘉平四年	树洛干率众击败南凉太子虎台，取浇河之地。
412	树洛干七年	西秦永康元年、晋义熙八年	西秦乾归率骑二万击吐谷浑别部阿若干于赤水。阿若干失败后降西秦，乾归拜其为平狄将军、赤水都护，以其弟吐护真为捕虏将军、层城都尉。
413	树洛干八年	西秦永康二年、晋义熙九年	西秦破树洛干于浇河，虏三千余户而归，又破吐谷浑别统句旁于泣勤川，别统支旁于长柳川，掘达于渴浑川，共俘男女二万八千。
414	树洛干九年	西秦永康三年、晋义熙十年、南凉嘉平七年	南凉秃发、傉檀西征乙弗，西秦乘机攻陷乐都，南凉亡。
417	树洛干十二年、阿豺一年	西秦永康六年、晋义熙十三年	西秦击树洛干于塞上，破其弟阿豺于尧扦川，树洛干奔保白兰而卒，弟阿豺立。

公 元	吐谷浑王在位系年	有关各国年号	大 事
419	阿豺三年	西秦永康八年、晋元熙元年	西秦击败吐谷浑觅地于弱水南，觅地率众六千降，署为弱水护军。
421	阿豺五年	西秦建弘二年、宋永初二年	阿豺降西秦，炽磐以其为征西大将军、安州牧、白兰王。
423	阿豺七年	宋景平元年、北魏泰常八年、西秦建弘四年	阿豺向刘宋遣使称臣，宋少帝以阿豺为安西将军、沙州刺史，封浇河公。
426	阿豺十年、慕璝一年	宋元嘉三年、西秦建弘七年	阿豺病死，从弟慕璝立。原降西秦的吐谷浑掘达率部二万，附于慕璝。
428	慕璝三年	宋元嘉五年、西秦建弘九年、夏胜光元年	慕璝子元绪执西秦浇河太守焦嵩，夺回浇河。据平凉的夏赫连定封慕璝为"河南王"。
429	慕璝四年	宋元嘉六年、西秦永宏二年	慕璝弟慕利延与北凉合兵击西秦，为西秦段晖击败。慕璝向刘宋遣使贡方物。
430	慕璝五年	宋元嘉七年、北魏神䴥三年	刘宋以慕璝为沙州刺史、陇西公。慕璝率众袭西秦定连，为段晖击走。西秦王暮末降北魏，率众至上邽，为夏赫连定击败，退保南安，其故地大部分没于吐谷浑。

公　元	吐谷浑王在位系年	有关各国年号	大　　　事
431	慕璝六年	宋元嘉八年、北魏神䴥四年	赫连定灭西秦，旋为慕璝击溃，被擒。慕璝遣使北魏，请送赫连定。北魏封慕璝为大将军、西秦王。
432	慕璝七年	宋元嘉九年、北魏延和元年	吐谷浑送赫连定于北魏京师。刘宋以慕璝为陇西王，慕璝遣使向刘宋朝贡，并遣还原没于夏的南朝将士五十五户，一百五十四人。
436	慕璝十一年 慕利延一年	宋元嘉十三年、北魏太延二年	慕璝死，弟慕利延立。
437	慕利延二年	宋元嘉十四年、北魏太延三年	北魏拜慕利延为镇西大将军，改封西平王。吐谷浑向刘宋遣使献方物。
438	慕利延三年	宋元嘉十五年、北魏太延四年	刘宋以慕利延为镇西将军，秦、河二州刺史、陇西王。吐谷浑遣使至刘宋献方物。
439	慕利延四年	宋元嘉十六年、北魏太延五年	刘宋改封慕利延为河南王。吐谷浑遣使到刘宋献方物。北魏灭北凉，北凉乐都太守沮渠安周奔吐谷浑。
440	慕利延五年	宋元嘉十七年、北魏太延六年	吐谷浑向刘宋遣使献方物。

公　元	吐谷浑王在位系年	有关各国年号	大　　事
441	慕利延六年	宋元嘉十八年、北魏太平真君二年	吐谷浑遣使向刘宋朝贡。北魏敦煌镇将尉眷、凉州军将尉拔，先后击吐谷浑，获三千余口。
442	慕利延七年	宋元嘉十九年、北魏太平真君三年	吐谷浑遣使向刘宋朝贡。
444	慕利延九年	宋元嘉二十一年、北魏太平真君五年	慕利延杀兄子纬代，纬代弟叱力延等降北魏，乞师击吐谷浑。魏以晋王伏罗率军至大母桥，败慕利延。慕利延走保白兰，其从弟伏念等一万三千落降魏。
445	慕利延十　年	宋元嘉二十二年、北魏太平真君六年	北魏遣高凉王那击慕利延于白兰、阴平，遣封敕文等击什归于枹罕。什归夜遁，魏俘什归妻子及民户，分徙一千户于上邽。慕利延西入于阗。
446	慕利延十一年	宋元嘉二十三年、北魏太平真君七年	慕利延由于阗返故地。
450	慕利延十五年	宋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	慕利延遣使刘宋，要求从龙涸入宋境避难，并献方物。刘宋许之，后因北魏未再进攻吐谷浑，故未迁徙。

公　元	吐谷浑王在位系年	有关各国年号	大　　事
451	慕利延十六年	宋元嘉二十八年、北魏太平真君十二年	吐谷浑遣使向刘宋献方物。
452	慕利延十七年、拾寅一年	宋元嘉二十九年、北魏正平二年	慕利延卒，兄子拾寅立。刘宋以拾寅为河南王。释慧览约于此年前由于阗经吐谷浑，慕利延世子琼敬览德闻，遣使并资财于蜀立左军寺，览居之。
453	拾寅二年	宋元嘉三十年、北魏兴安二年	刘宋进拾寅号为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455	拾寅四年	宋孝建二年、北魏兴光二年	吐谷浑向刘宋遣使献方物。
458	拾寅七年	宋大明二年、北魏太安四年	吐谷浑向刘宋遣使献方物。
460	拾寅九年	宋大明四年、北魏和平元年	北魏遣阳平王新成、李惠等分南、北两道击吐谷浑。拾寅走保南山。魏军多疾疫，引军还，获畜二十余万。
461	拾寅十年	宋大明五年、北魏和平二年	吐谷浑向刘宋献舞马，宋群臣为赋，谢庄又作舞马歌。

公　元	吐谷浑王在位系年	有关各国年号	大　　事
465	拾寅十四年	宋永光元年、北魏和平六年	原降北魏、被封为相州刺史、西平郡王的吐谷浑权卒。
467	拾寅十六年	宋泰始三年、北魏皇兴元年	宋进拾寅号为征西大将军。
468	拾寅十七年	宋泰始四年、北魏皇兴二年	吐谷浑向刘宋遣使献方物。
469	拾寅十八年	宋泰始五年、北魏皇兴三年	吐谷浑向刘宋遣使献方物；其别帅白杨提度汗率部降北魏。
470	拾寅十九年	宋泰始六年、北魏皇兴四年	北魏遣上党王长孙观击吐谷浑，军至曼头山，大破拾寅。拾寅从弟豆勿来、渠帅匹娄拔累降。时吐谷浑派兵入宕昌，后为北魏武都镇将宇文生击走。
473	拾寅二十二年	宋元徽元年、北魏延兴三年	吐谷浑侵掠北魏浇河，北魏复命长孙观、皮欢喜等击拾寅，拾寅遣使谢罪，其部羌民钟岂、渴干等二千三百户附魏。是年五月、十二月，吐谷浑向刘宋遣使献方物。
474	拾寅二十三年	宋元徽二年、北魏延兴四年。	拾寅遣子费斗斤入侍北魏，并贡方物。又于三月、八月、十一月遣使至魏朝贡。

公　元	吐谷浑王在位系年	有关各国年号	大　　　　事
475	拾寅二十四年	宋元徽三年、北魏延兴五年	吐谷浑于闰二月、三月遣使至刘宋朝贡，刘宋进拾寅号为车骑大将军。又于八月向北魏遣使朝贡。释法献从金陵经吐谷浑、柔然到于阗求佛牙。
477	拾寅二十六年	宋升明元年、北魏太和元年	十一月、十二月吐谷浑两次向北魏遣使朝贡。
478	拾寅二十七年	宋升明二年、北魏太和二年	吐谷浑遣使向北魏朝献。
479	拾寅二十八年	宋升明三年、北魏太和三年	三月、四月、九月，吐谷浑三次遣使至北魏朝献。刘宋进拾寅号为骠骑大将军，拾寅遣使朝献。
481	拾寅三十年、度易侯一年	南齐建元三年、北魏太和五年	拾寅死，子度易侯立。南齐以度易侯为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482	度易侯二年	南齐建元四年、北魏太和六年	原降北魏、被封为白兰王的吐谷浑翼世以诬罔伏诛。吐谷浑遣使至北魏朝贡。
485	度易侯五年	南齐永明三年、北魏太和九年	南齐进度易侯为车骑大将军，并遣丘冠先使吐谷浑。北魏仇池镇将穆亮因吐谷浑逼宕昌，率军败吐谷浑于龙涸，立宕昌梁弥承为主。吐谷浑于十月、十二月遣使至北魏朝贡。

公　元	吐谷浑王在位系年	有关各国年号	大　　事
486	度易侯六年	南齐永明四年、北魏太和十年	吐谷浑遣使向北魏朝贡。
487	度易侯七年	南齐永明五年、北魏太和十一年	四月、五月，吐谷浑两次遣使至北魏朝贡。
488	度易侯八年	南齐永明六年、北魏太和十二年	四月、九月，吐谷浑两次遣使至北魏朝贡。
489	度易侯九年	南齐永明七年、北魏太和十三年	三月、四月、九月，吐谷浑三次遣使至北魏朝贡。
490	度易侯十年、伏连筹一年	南齐永明八年、北魏太和十四年	吐谷浑遣使至北魏朝贡。度易侯死，子伏连筹立，南齐封之为秦、河二州刺史。
491	伏连筹二年	南齐永明九年、北魏太和十五年	北魏枹罕镇将长孙百年攻拔吐谷浑洮阳、泥和二戍，俘三千余人。是年正月、七月、九月，吐谷浑三次遣使至北魏朝贡。
492	伏连筹三年	南齐永明十年、北魏太和十六年	伏连筹遣世子贺鲁头至北魏朝见，并遣使朝贡。
493	伏连筹四年	南齐永明十一年、北魏太和十七年	北魏以伏连筹为吐谷浑国王，吐谷浑遣使朝献。

公　元	吐谷浑王在位系年	有关各国年号	大　　事
495	伏连筹六年	南齐建武二年、北魏太和十九年	吐谷浑遣使至北魏朝贡。
500	伏连筹十一年	南齐永元二年、北魏景明元年	吐谷浑遣使至北魏朝献。
501	伏连筹十二年	南齐永元三年、北魏景明二年	吐谷浑遣使至北魏朝献。
502	伏连筹十三年	梁天监元年、北魏景明三年	梁进伏连筹号为征西将军。
504	伏连筹十五年	梁天监三年、北魏正始元年	梁以伏连筹为镇西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505	伏连筹十六年	梁天监四年、北魏正始二年	吐谷浑向梁朝献舞马。
507	伏连筹十八年	梁天监六年、北魏正始四年	二月、四月、八月，吐谷浑三次向北魏朝贡。
508	伏连筹十九年	梁天监七年、北魏正始五年	吐谷浑遣使至北魏朝贡。

公　元	吐谷浑王在位系年	有关各国年号	大　　事
510	伏连筹二十一年	梁天监九年、北魏永平三年	三月、闰六月、七月，吐谷浑三次向北魏遣使朝贡。
511	伏连筹二十二年	梁天监十年、北魏永平四年	吐谷浑遣使至北魏朝献。
512	伏连筹二十三年	梁天监十一年、北魏延昌元年	七月、八月，吐谷浑两次向北魏遣使朝献。
513	伏连筹二十四年	梁天监十二年、北魏延昌二年	吐谷浑遣使至北魏朝贡。
514	伏连筹二十五年	梁天监十三年、北魏延昌三年	吐谷浑遣使至北魏朝贡。
515	伏连筹二十六年	梁天监十四年、北魏延昌四年	八月、十月，吐谷浑两次向北魏朝贡。
516	伏连筹二十七年	梁天监十五年、北魏熙平元年	二月、五月，吐谷浑两次遣使至北魏朝贡。又遣使至梁献方物。
517	伏连筹二十八年	梁天监十六年、北魏熙平二年	三月、八月、九月，吐谷浑三次遣使至魏朝献。又遣使至梁献方物。

公元	吐谷浑王在位系年	有关各国年号	大事
518	伏连筹二十九年	梁天监十七年、北魏神龟元年	二月、三月，吐谷浑两次遣使至北魏朝贡。北魏宋云、惠生一行从洛阳出发，经吐谷浑至西域。
519	伏连筹三十年	梁天监十八年、北魏神龟二年	吐谷浑遣使至北魏朝贡。
520	伏连筹三十一年	梁普通元年、北魏正光元年	吐谷浑遣使至梁朝贡。
522	伏连筹三十三年	梁普通三年、北魏正光三年	吐谷浑遣使至北魏朝贡。
524	伏连筹三十五年	梁普通五年、北魏正光五年	伏连筹助北魏官吏复凉州，城民赵天安复应莫折念生起义，据州城。
525	伏连筹三十六年	梁普通六年、北魏孝昌元年	伏连筹复击凉州赵天安，天安降，凉州复为魏所有。时河州梁景进招莫折念生攻河州，吐谷浑救河州，景进败走。
526	伏连筹三十七年	梁普通七年、北魏孝昌二年	吐谷浑遣使至梁朝贡。

公元	吐谷浑王在位系年	有关各国年号	大事
528	伏连筹三十九年	梁大通二年、北魏武泰元年	北魏关右慰劳十二州大使元绪没于吐谷浑。
529	呵罗真一年	梁大通三年、北魏永安二年	伏连筹死，子呵罗真立，梁封之为宁西将军、西秦、河、沙三州刺史。
530	佛辅一年	梁中大通二年、北魏永安三年	佛辅立，梁封其为宁西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
533	佛辅四年	梁中大通五年、北魏永熙二年	吐谷浑遣使至梁献方物。
534	可沓振一年	梁中大通六年、东魏天平元年、北魏永熙三年	可沓振立，梁封其为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宕昌羌梁企定引吐谷浑寇金城。吐谷浑遣使至北魏朝贡。
535	可沓振二年、夸吕一年	梁大同元年、西魏大统元年、东魏天平二年	伏连筹子夸吕立，自号可汗，居伏俟城。
538	夸吕四年	梁大同四年、东魏元象元年、西魏大统四年	吐谷浑向梁遣使献方物。西魏文帝废乙弗皇后，立柔然阿拉瓌女郁久闾氏为皇后。

公　元	吐谷浑王在位系年	有关各国年号	大　　事
540	夸吕六年	梁大同六年、东魏兴和二年、西魏大统六年	吐谷浑遣使至梁献马及方物，并求佛像及经论，梁与之。吐谷浑使随柔然使至东魏。
542	夸吕八年	梁大同八年、东魏兴和四年、西魏大统八年	吐谷浑入寇西魏洮河郡，为郡守柳桧击走。又遣使至东魏朝贡。
543	夸吕九年	梁大同九年、东魏武定元年、西魏大统九年	吐谷浑向东魏遣使朝贡。
544	夸吕十年	梁大同十年、东魏武定二年、西魏大统十年	吐谷浑向东魏遣使朝贡。
545	夸吕十一年	梁大同十一年、东魏武定三年、西魏大统十一年	吐谷浑向东魏遣使朝贡，夸吕并以其从妹备后宫，孝静帝纳为容华嫔。
548	夸吕十四年	东魏武定六年、西魏大统十四年	吐谷浑向东魏遣使朝贡。是年前后，又寇西魏西平，西魏王子直大破吐谷浑于长宁川。

公　元	吐谷浑王在位系年	有关各国年号	大　　　事
549	夸吕十五年	东魏武定七年、西魏大统十五年	吐谷浑向东魏遣使朝贡。
550	夸吕十六年	北齐天保元年、西魏大统十六年	吐谷浑向北齐遣使朝贡。
551	夸吕十七年	北齐天保二年、西魏大统十七年	吐谷浑向北齐遣使朝贡。
553	夸吕十九年	北齐天保四年、西魏废帝二年	西魏丞相宇文泰勒大军至姑臧，夸吕惧，遣使献方物。时西魏凉州刺史史宁于州西赤泉，截获从北齐返回的吐谷浑使团，内有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
554	夸吕二十年	北齐天保五年、西魏恭帝元年	印度僧人阇那崛多从西域、吐谷浑，达鄯州。
555	夸吕二十一年	北齐天保六年、西魏恭帝二年	西魏羌东念姐部反，连结吐谷浑为边患，西魏遣豆卢宁等击破之。
556	夸吕二十二年	北齐天保七年、西魏恭帝三年	突厥木杆可汗与西魏史宁合兵击吐谷浑，下树敦、贺真两城，俘获甚多。

公　元	吐谷浑王在位系年	有关各国年号	大　　事
557	夸吕二十三年	北齐天保八年、北周明帝元年	吐谷浑攻围北周凉、鄯、河三州，旋退走。
559	夸吕二十五年	北齐天保十年、北周武成元年	吐谷浑侵逼北周凉州，刺史是云宝战死。北周遣贺兰祥等击吐谷浑，拔洮阳、洪和二城，后置洮州。
561	夸吕二十七年	北齐太宁元年、北周保定元年	吐谷浑向北周遣使朝贡。
562	夸吕二十八年	北齐河清元年、北周保定二年	北周遣王庆使吐谷浑，与之分疆，夸吕遣使随王庆朝献。
564	夸吕三十年	北齐河清三年、北周保定四年	吐谷浑与宕昌联合寇扰北周西边，北周大将军田弘击破之。田弘灭宕昌，置宕州。
565	夸吕三十一年	北齐天统元年、北周保定五年	正月、十一月，吐谷浑两次遣使至北周献方物；又同宕昌寇扰北周洮州，为总管李贤击走。
566	夸吕三十二年	北周天和元年	吐谷浑龙涸王莫昌率户内附于北周，周以其地为扶州。
567	夸吕三十三年	北周天和二年	吐谷浑向北周遣使朝献。

公 元	吐谷浑王在位系年	有关各国年号	大 事
573	夸吕三十九年	北周建德二年	吐谷浑寇北周河西。
576	夸吕四十二年	北周建德五年	北周皇太子率诸将击吐谷浑，至伏俟城而还。
577	夸吕四十三年	北周建德六年	吐谷浑寇北周边境，又于九月、十二月两次遣使献方物。
578	夸吕四十四年	北周宣政元年	吐谷浑赵王他娄屯降北周。
581	夸吕四十七年	隋开皇元年	吐谷浑寇隋弘州、凉州，隋遣乐安公元谐、贺娄子干等击吐谷浑。夸吕震骇，其名王十七人降。隋以吐谷浑高宁王移兹裒为河南王，以统降众。
582	夸吕四十八年	隋开皇二年	吐谷浑复寇隋边，凉州刺史贺娄子干发五州兵，深入吐谷浑境，杀男女万余口。又寇岷、洮二州，旋退去。
583	夸吕四十九年	隋开皇三年	吐谷浑寇隋临洮，旭州刺史皮子信战死，后为汶州总管梁远击破于尔汗山。又与突厥联合寇凉州，为行军元帅窦荣定击破。接着，又入寇廓州，州兵击走之。
584	夸吕五十年	隋开皇四年	隋文帝宴吐谷浑、突厥等使者于大兴殿。

公　元	吐谷浑王在位系年	有关各国年号	大　　事
586	夸吕五十二年	隋开皇六年	夸吕因太子谋降隋，杀之，立次子嵬王诃为太子。诃又欲率部投隋。文帝不同意派兵接应，嵬王乃止。
588	夸吕五十四年	隋开皇八年	吐谷浑名王拓拔木弥欲率众降隋，文帝仍不准出兵接应。隋所封河南王移兹裒死，文帝以其弟树归统其众。
589	夸吕五十五年	隋开皇九年	隋灭陈，统一江南，吐谷浑夸吕惧不敢寇隋边。
590	夸吕五十六年	隋开皇十年	吐谷浑遣使至隋朝贡。
591	夸吕五十七年、世伏一年	隋开皇十一年	夸吕卒，子世伏立。世伏遣使至隋朝贡，并请以女备后宫，文帝谢绝。隋遣事舍人若干治使吐谷浑。
592	世伏二年	隋开皇十二年	吐谷浑遣使至隋朝贡，隋遣刑部尚书宇文弼，使吐谷浑。
595	世伏五年	隋开皇十五年	吐谷浑遣使至隋朝贡。
596	世伏六年	隋开皇十六年	隋文帝以宗室女光化公主妻世伏，世伏上表请称公主“天后”，文帝不许。

公　元	吐谷浑王在位系年	有关各国年号	大　　事
597	世伏七年、伏允一年	隋开皇十七年	吐谷浑内乱，国人杀世伏，立其弟伏允为可汗。伏允上表请依俗尚公主，文帝许之。自此朝贡岁至。
603	伏允七年	隋仁寿二年	突厥达头可汗部内铁勒反叛。达头奔吐谷浑。
605	伏允九年	隋大业元年	隋炀帝即位，伏允遣子慕容顺来朝，留为质子。
607	伏允十一年	隋大业三年	吐谷浑遣使至隋贡方物。时中西陆路交通数为突厥、吐谷浑所拥遏，炀帝重用裴矩欲扫清中西交通障碍，有征服吐谷浑之意。是年前后，吐谷浑寇凉州、张掖。
608	伏允十二年	隋大业四年	炀帝遣崔君肃使西突厥，游说处罗可汗击吐谷浑。时铁勒契弊歌楞击破吐谷浑。吐谷浑向隋求援，炀帝遣宇文述等率大军至西平临羌城，伏允不敢降，遂西逃。宇文述等追击，攻拔赤水、曼头两城，伏允南走雪山。

公　元	吐谷浑王在位系年	有关各国年号	大　　事
609	伏允十三年	隋大业五年	四月，吐谷浑向隋朝贡。接着，炀帝开始了以征服吐谷浑为目的的西巡。各路大军围伏允于覆袁川，吐谷浑仙头王率男女十余万降，伏允突围逃走。隋刘权军乘胜至伏俟城，过曼头、赤水，伏允逃至党项。吐谷浑故地皆空，隋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又以慕容顺为吐谷浑王、吐谷浑大宝王尼乐周为辅，派军送出玉门，令统余众。顺至西平，尼洛周为部下所杀，顺返长安。
613	伏允十七年	隋大业九年	裴矩挑动会宁的西突厥处罗可汗，让其遣弟阙达度设入寇吐谷浑，频有所获，部众致富。
618	伏允二十二年	隋大业十四年、唐武德元年	隋末国内乱，伏允乘机复故地，臣属于突厥。西突厥阙达度设击河西李轨，失败后与吐谷浑联合，旋为李轨所灭。
619	伏允二十三年	唐武德二年	吐谷浑于二月、九月、十一月三次遣使至唐朝贡。高祖欲联合吐谷浑击河西李轨，许将慕容顺遣还。吐谷浑与李轨交战，唐遣顺还。

公　元	吐谷浑王在位系年	有关各国年号	大　　事
620	伏允二十四年	唐武德三年	党项引吐谷浑寇松州，唐益州道行台窦轨击破之。
621	伏允二十五年	唐武德四年	吐谷浑与党项寇洮、岷两州，唐遣岐州刺史柴绍击破之，斩首五百级。
622	伏允二十六年	唐武德五年	吐谷浑寇洮、旭、叠三州，岷州总管李长卿击败之。又寇岷州，为益州道行台窦轨所败。又陷洮州，旋退去。
623	伏允二十七年	唐武德六年	吐谷浑攻陷芳州，寇洮、岷、河三州。又遣使朝贡，并请和、内附。
624	伏允二十八年	唐武德七年	吐谷浑寇松、扶、岷州，攻鄯州，骠骑将军彭武杰战死，与羌寇叠州，陷合川。又遣使至唐朝贡。
625	伏允二十九年	唐武德八年	吐谷浑寇叠州、岷州，又请与唐互市于承风岭，许之。同年，吐谷浑遣使朝贡。
626	伏允三十年	唐武德九年	吐谷浑寇岷州、河州，后又请和。
627	伏允三十一年	唐贞观元年	唐太宗继位，伏允遣洛阳公来朝，使未返，大掠鄯州而去。太宗征伏允入朝，称疾不至，为其子尊王求婚，太宗许以亲迎，尊王又称疾不至，停婚。

公　元	吐谷浑王在位系年	有关各国年号	大　　事
628	伏允三十二年	唐贞观二年	吐谷浑寇岷州，为都督李道彦击走。
629	伏允三十三年	唐贞观三年	党项细封步赖率部降，唐以其地为轨州。步赖请率部讨吐谷浑。
630	伏允三十四年	唐贞观四年	吐谷浑遣使朝贡。
631	伏允三十五年	唐贞观五年	原属吐谷浑的党项大首拓拔赤辞降唐，列其地为懿、嵯、麟、可等三十二州，拜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氏。
632	伏允三十六年	唐贞观六年	吐谷浑寇兰州，为州兵击走；又遣使朝贡。
633	伏允三十七年	唐贞观七年	吐谷浑遣使朝贡。
634	伏允三十八年	唐贞观八年	吐谷浑遣使朝贡，又寇凉州。太宗遣左骁卫大将军段志玄率军击吐谷浑，军至青海三十里之地。部将李君羡率军深入，掳牛羊二万余头。十一月，吐谷浑拘留唐行人赵德楷。十二月，太宗以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率侯君集等五行军总管，大举击吐谷浑。

公元	吐谷浑王在位系年	有关各国年号	大事
635	伏允三十九年、慕容顺一年	唐贞观九年	李靖率大军从鄯州西进，击破吐谷浑。然后分军两路追击，北路军攻占伏俟城，穷追伏允于图伦碛，伏允为部下所杀。南路军达柏海，后回军与北路军会合。伏允子顺降，唐以其为西平郡王，授趉胡吕乌甘豆可汗，旋为部下所杀。
636	诺曷钵一年	唐贞观十年	唐以顺子诺曷钵为河源郡王，授乌地也拔勒豆可汗，为唐属国。年底，诺曷钵到长安朝见，并请婚。
637	诺曷钵二年	唐贞观十一年	诺曷钵向唐献牛羊万三千头。
638	诺曷钵三年	唐贞观十二年	吐蕃风闻吐谷浑尚唐公主，又阻挠自己与唐王室通婚，遣兵击吐谷浑，占据青海以南地区，不久又退回。
639	诺曷钵四年	唐贞观十三年	唐以宗室女弘化公主许诺曷钵。诺曷钵来京朝见，并迎公主。
640	诺曷钵五年	唐贞观十四年	太宗命淮阳王道明送弘化公主于吐谷浑，资送甚厚。

公　元	吐谷浑王在位系年	有关各国年号	大　　事
641	诺曷钵六年	唐贞观十五年	唐文成公主嫁吐蕃松赞干布，经青海吐谷浑时，受到诺曷钵的盛大欢迎。时吐谷浑宰相宣王专政，欲劫诺曷钵及弘化公主投吐蕃。诺曷钵等逃至唐鄯州，唐军与吐谷浑威信王合兵，击杀宣王。
642	诺曷钵七年	唐贞观十六年	吐谷浑遣使向唐献方物。
643	诺曷钵八年	唐贞观十七年	吐谷浑遣使向唐献方物。
644	诺曷钵九年	唐贞观十八年	吐谷浑遣使向唐献方物。
645	诺曷钵十年	唐贞观十九年	吐谷浑遣使向唐朝贡。
646	诺曷钵十一年	唐贞观二十年	吐谷浑遣使向唐贡献。
647	诺曷钵十二年	唐贞观二十一年	吐谷浑向唐遣使贡方物，并配合唐军进攻西域龟兹。
648	诺曷钵十三年	唐贞观二十二年	正月、十二月，吐谷浑两次向唐遣使朝贡。
649	诺曷钵十四年	唐贞观二十三年	唐太宗去世，以诺曷钵石像列于昭陵之前。高宗继位，诺曷钵献马牛，高宗以其为驸马都尉。

公　元	吐谷浑王在位系年	有关各国年号	大　　事
651	诺曷钵十六年	唐永徽二年	诺曷钵向唐朝献骏马，高宗命还之。
652	诺曷钵十七年	唐永徽三年	正月、八月，吐谷浑向唐遣使朝贡，献名马。十一月，弘化公主自吐谷浑来朝，并为其子慕容忠请婚。
653	诺曷钵十八年	唐永徽四年	吐谷浑向唐献名马。
654	诺曷钵十九年	唐永徽五年	吐谷浑向唐遣使朝贡。
656	诺曷钵二十一年	唐显庆元年	吐蕃大论禄东赞率兵十二万击破白兰，威胁吐谷浑。
659	诺曷钵二十四年	唐显庆四年	禄东赞前往吐谷浑境。
660	诺曷钵二十五年	唐显庆五年	禄东赞遣子起政击吐谷浑。吐谷浑、吐蕃遣使至唐，请兵援助，高宗皆不许。
661	诺曷钵二十六年	唐龙朔元年	吐蕃禄东赞在吐谷浑境。
663	诺曷钵二十八年	唐龙朔三年	吐谷浑大臣素和贵叛归吐蕃，吐蕃尽知吐谷浑虚实，一举灭亡吐谷浑。诺曷钵率残部投唐凉州。唐遣凉州都督郑仁泰等屯兵凉、鄯两州，苏定方为安集大使，以定其乱。吐谷浑国至此灭亡，沦为吐蕃属国。

公　元	吐谷浑王在位系年	有关各国年号	大　　　事
664	诺曷钵二十九年	唐麟德元年	吐蕃禄东赞在吐谷浑境。
665	诺曷钵三十年	唐麟德二年	吐蕃遣使至唐，请复与吐谷浑和亲，并求赤水地畜牧，高宗不许。禄东赞在吐谷浑境。
666	诺曷钵三十一年	唐乾封元年	唐朝封河源郡王诺曷钵为青海国王。吐蕃禄东赞自吐谷浑境还。
669	诺曷钵三十四年	唐总章二年	唐以契苾何力为乌海道行军大总管击吐蕃，后不果行。因唐内部意见不一，久议不决，唐既未出兵，又未迁徙吐谷浑。青海等地吐谷浑向吐蕃遣使，吐蕃征其入贡赋税。
670	诺曷钵三十五年	唐咸亨元年	吐蕃攻陷唐安西诸州，唐罢安西四镇，以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击吐蕃，护诺曷钵复国。仁贵被吐蕃击败于大非川。
672	诺曷钵三十七年	唐咸亨三年	唐将诺曷钵部由凉州徙于鄯州浩门河之南。此地邻吐蕃、地狭，诺曷钵不安其居。唐又徙之于灵州，置安乐州，以诺曷钵为刺史。
673	诺曷钵三十八年	唐咸亨四年	吐蕃遣大臣论仲琮使唐，高宗责其兼并吐谷浑及袭击唐军。仲琮以奉命朝献，它事非所闻作答，高宗杀其礼。

公　元	吐谷浑王在位系年	有关各国年号	大　　事
675	诺曷钵四十年	唐上元二年	吐蕃遣大臣论吐浑弥来请和，高宗不许。原吐浑可汗所娶吐蕃公主子坌达延墀松向吐蕃赞普贡金鼎。
676	诺曷钵四十一年	唐仪凤元年	吐蕃寇扰鄯、廓、河、芳四州，高宗决定以周王显、相王轮为行军元帅，率契苾何力等击吐蕃。后周王、相王未成行，何力病死，乃止。
677	诺曷钵四十二年	唐仪凤二年	唐高宗颁《举猛士诏》，广求猛士击吐蕃。十二月，以李敬玄为洮河道行军大总管率军击吐蕃。
678	诺曷钵四十三年	唐仪凤三年	李敬玄率军十八万与吐蕃论钦陵（禄东赞子）大战于青海，兵败，退屯承风岭。后赖黑齿常之夜袭吐蕃营，吐蕃退走。仪凤中，唐迁凉州吐谷浑于关内道，设羁縻州浑州以处之。
680	诺曷钵四十五年	唐永隆元年	吐蕃赞婆（钦陵弟）率素和贵攻唐河源军，屯良非川，黑齿常之击走之。
681	诺曷钵四十六年	唐开耀元年	赞婆在青海一带屯田自守，常之率军破其屯。

公　元	吐谷浑王在位系年	有关各国年号	大　　　　事
684	诺曷钵四十九年	唐嗣圣元年	吐蕃治下的吐谷浑部首领与曲·都赞、涅·启玛日三者至赞普处申诉是非。
687	诺曷钵五十二年	唐嗣圣四年、武后垂拱三年	吐蕃外甥吐谷浑小王坌达延墀松与努布·芒辗细赞、噶尔·达古日耸三人于"桑松园"集会议盟。
688	诺曷钵五十三年、慕容忠一年	唐嗣圣五年、武后垂拱四年	诺曷钵卒，子慕容忠嗣，袭爵。坌达延墀松参加吐蕃的集会议盟。
689	慕容忠二年	唐嗣圣六年、武后永昌元年	吐蕃公主赞蒙墀邦嫁吐谷浑王为妻。
693	慕容忠六年	唐嗣圣十年、武后长寿二年	吐蕃大论钦陵前往吐谷浑。
694	慕容忠七年	唐嗣圣十一年、武后延载元年	弘化公主（则天时改封西平大长公主）自京师返安乐州。
695	慕容忠八年	唐嗣圣十二年、武后天册万岁元年	吐蕃钦陵与唐王孝杰在青海吐谷浑地大战，唐军败绩。
696	慕容忠九年	唐嗣圣十三年、武后万岁通天元年	吐蕃大论钦陵于吐谷浑之西古井、倭高儿征吐谷浑大料集。

公　元	吐谷浑王在位系年	有关各国年号	大　　　事
698	慕容忠十一年、宣赵一年	唐嗣圣十五年、武后圣历元年	弘化公主、慕容忠卒，忠子宣赵袭爵。
699	宣赵二年	唐嗣圣十六年、武后圣历二年	吐蕃钦陵一族获罪，其子论弓仁率吐谷浑七千帐降唐。又有吐谷浑一千四百帐内附于唐。
700	宣赵三年	唐嗣圣十七年、武后圣历三年、久视元年	唐朝内部对如何安置降附吐谷浑意见分歧。武后最后采纳郭元振建议，将归降的吐谷浑就近安置在河西诸州，每年派宣赵兄弟一人巡视。又以宣赵为左豹韬卫员外大将军，仍袭父乌地也拔勒豆可汗。
708	宣赵十一年	唐景龙二年	居安乐州的吐谷浑向唐遣使朝贡。
709	宣赵十二年曦皓一年	唐景龙三年	宣赵约卒于此年，子曦皓（光）立。
714	曦皓六年	唐开元二年	吐蕃于“司古津”之“倭阔”地方征吐谷浑大料集。
715	曦皓七年	唐开元三年	吐谷浑别部首领慕（慕）容道奴降唐，被封为左武卫将军兼刺史、云中郡公，处其部于河南。

公　元	吐谷浑王在位系年	有关各国年号	大　　事
723	曦皓十五年	唐开元十一年	吐蕃青海部分吐谷浑至沙州降，唐就近安置之。
727	曦皓十九年	唐开元十五年	吐蕃赞普巡临吐谷浑，任命外甥坌达延墀松为大论，并对吐谷浑诸部之大部分颁与赏赐。
734	曦皓二十六年	唐开元二十二年	吐蕃征集吐谷浑之青壮兵丁，并征服吐谷浑“吃狗肉”部。
735	曦皓二十七年	唐开元二十三年	吐蕃大论穷桑前往吐谷浑。
738	曦皓三十年、兆一年（以下不明）	唐开元二十六年	曦皓卒，子兆嗣立。
742		唐天宝元年	吐蕃于曲·蒙冈征吐谷浑大料集。
745		唐天宝四载	吐蕃外甥吐谷浑小王等攻下唐计巴堡寨，唐军失败。
746		唐天宝五载	唐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击吐蕃境内吐谷浑于墨离，虏其全部而归。
748		唐天宝七载	唐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率王难得等击吐蕃于积石，擒吐浑王子悉弄恭及子婿悉颊藏，又筑城于青海中龙驹岛，吐蕃不敢近青海。

公　元	吐谷浑王在位系年	有关各国年号	大　　事
755		唐天宝十四载	安史之乱爆发，河陇军队大部调入关中，吐蕃乘机深入河陇。
758		唐至德三年	此年后，吐蕃占安乐等州。
759		唐乾元二年	吐蕃论绮力卜藏、尚·东赞二人赴吐谷浑。
760		唐上元元年	唐凤翔节度使崔光远破泾、陇等州吐谷浑、党项等十余万众。
761		唐上元二年	散在陇右的吐谷浑、党项和突厥奴剌部联合寇宝鸡，入凤州，杀刺史萧愼。
762		唐宝应元年	党项、吐谷浑、奴剌等攻入梁州，后诣梁州刺史臧希让处降。
763		唐广德元年	河、陇陷吐蕃。吐蕃率吐谷浑、党项等众二十万，入武功、周至，唐代宗逃至陕州。吐蕃入京师，立广武王承宏为帝，旋大掠后退出。吐谷浑李万江部随泽潞节度使李抱玉由太原迁到潞州津梁寺。
764		唐广德二年	唐代宗大赦天下，所有吐谷浑、党项能各归生业，一并释其罪。唐叛将仆固怀恩引党项、吐谷浑之众犯京师，旋退去。

公　元	吐谷浑王在位系年	有关各国年号	大　　事
765		唐永泰元年	仆固怀恩又引党项、吐谷浑、吐蕃、回鹘等，号二十万，逼京师。后怀恩病死，回鹘降郭子仪，吐蕃引去，党项、吐谷浑降李抱玉。子仪以吐谷浑，党项散处盐、庆等州，易为邻近吐蕃所胁，遂表请迁静边州、夏州党项于银州北、夏州之东，吐谷浑徙于夏州西，以分离两蕃。
776		唐大历十一年	唐剑南节度使崔宁大破吐蕃及突厥、吐浑、党项众二十万众。
785		唐贞元元年	吐蕃率党项、吐谷浑之众进攻唐关中。
787		唐贞元三年	吐蕃大掠汧阳、华亭等汉族男女万余口，以分隶党项、吐谷浑。
798		唐贞元十四年	唐以灵州同节度副使慕容复袭长乐州都督、青海国王、乌地也拔勒豆可汗。复死，唐对慕容氏封嗣绝。
819		唐元和十四年	唐朝贬夏州节度使田缙为衡王傅，因其在任内私用军粮，强掠党项、吐谷浑羊马，致使两部引吐蕃入寇。

公　元	吐谷浑王在位系年	有关各国年号	大　　事
836		唐开成元年	有生退浑赫连部三千帐于丰州降，唐置于天德军大同川一带游牧。
838		唐开成三年	唐振武节度使刘沔发当地吐谷浑、沙陀等部，至银、夏二州击党项；又击劫掠营田的突厥。
841		唐会昌元年	居潞州津梁寺的吐谷浑李万江部，为泽潞节度使刘从谏诬告谋反，夷三族，凡三百余家。漠北回鹘汗国亡后，乌介可汗挟唐太和公主至振武、天德一带，为吐浑、党项所掠。唐发粟三万斛赈济乌介，以待其变。
842		唐会昌二年	乌介可汗率部过天德，掠云、朔北川党项、吐浑诸部，又发生内乱。唐调太原、银州等地吐谷浑、党项击乌介。吐蕃国衰亡，新立赞普的大相尚思罗，合苏毗、吐谷浑、羊同兵与吐蕃洛门川招讨使尚恐热大战于洮河，苏毗等降恐热，思罗被杀。
843		唐会昌三年	唐刘沔遣石雄领吐谷浑、沙陀等深入追击乌介于杀胡山，夺回太和公主，乌介投黑车子室韦。一部分吐谷浑走岚、石两州。

公　元	吐谷浑王在位系年	有关各国年号	大　　事
845		唐会昌五年	属灵州的吐谷浑、党项部叛唐，唐朝令何清朝为灵武节度使镇压之。
848		唐大中二年	沙州张议潮起事，以瓜、沙二州降唐。
849		唐大中三年	唐收复秦、原、安乐三州及原州境内六关。
851		唐大中五年	张议潮以河陇十一州地图献唐，唐于沙州置归义军，以其为节度使。居河、陇的吐谷浑大部归议潮直接统治。
861		唐咸通二年	张议潮收复凉州。时河西杂有羌、吐谷浑、龙、嗢末等，名义上归唐归义军所辖，但议潮实难控制。
868		唐咸通九年	桂林戍卒庞勋起义，唐将军戴可师率沙陀朱邪赤心部、吐浑赫连铎部二万余人至淮南镇压起义军。
870		唐咸通十一年	唐以沙陀朱邪赤心为振武节度使，管辖当地党项、吐谷浑部，赐名李国昌。

公　元	吐谷浑王在位系年	有关各国年号	大　　事
872		唐咸通十三年	李国昌恃功骄横，专杀长史。其子克用攻占云州，自称防御留后。
874		唐乾符元年	河西吐谷浑、嗢末，击走据甘州之回鹘。
877		唐乾符四年	唐朝命昭义节度使李均、吐浑赫连铎等合兵击李国昌父子于蔚州。后因黄巢起义军势大，唐对国昌转而采取招抚政策。
878		唐乾符五年	李国昌出兵讨党项，赫连铎乘机袭据振武、云州，唐朝以赫连铎为大同军节度使，以讨国昌。
879		唐乾符六年	李国昌父子势力复振，败唐李均军，克用复取云州。
880		唐广明元年	唐朝命代北行营招讨使李琢，领幽州李可举、云州赫连铎等击李国昌父子，大败其众，国昌父子奔阴山鞑靼部。唐以赫连铎为云州刺史、大同军防御使，吐浑首领白义诚为蔚州刺史。是年，黄巢入京师，僖宗奔蜀。
882		唐中和二年	唐蔚州刺史苏佑同赫连铎攻李克用于代州。克用攻取蔚州，赫连铎与战不利。

公元	吐谷浑王在位系年	有关各国年号	大事
883		唐中和三年	唐泾原节度使张均说该地吐蕃、吐谷浑与之盟誓，共击黄巢起义军。
884		唐中和四年	据甘州之吐谷浑王拨乞狸等为回鹘所逼，率家返归青海。
885		唐中和五年	李可举与赫连铎合兵攻李克用及定州王处存。可举大将李全忠杀可举，自为幽州留后。赫连铎攻蔚州，见可举败，退回云州。
890		唐大顺元年	李克用遣大将安金俊攻云州赫连铎，幽州李匡威（李全忠子）逾兵救援，杀安金俊。唐以宰相张濬为太原四面行营兵马都统，以李匡威为太原北面招讨使，赫连铎为副，集各镇兵马讨河东节度李克用。赫连铎为克用义子嗣源击败。张濬大军也为克用大败于晋州，逃回京师。
891		唐大顺二年	李克用率军击云州赫连铎，赫连铎力屈食尽，奔幽州李匡威。克用取云州，以石善友为刺史。
892		唐景福元年	赫连铎与李匡威合兵八万攻天成军，进至云州北郊。李克用率军援云州，击败匡威，赫连铎亡入吐谷浑部。

公　元	吐谷浑王在位系年	有关各国年号	大　　事
894		唐乾宁元年	李克用击吐谷浑部，杀赫连铎，擒白义诚，吐谷浑余部散处蔚州界中。
908		后梁开平二年、晋王天佑五年	据幽州的刘仁恭为子守光所囚，守光兄守文重贿契丹、吐谷浑攻守光，为守光擒杀。契丹耶律亿遣轻骑取吐浑叛入室韦者。
911		后梁乾化元年、晋王天佑八年	晋王李存勖（克用子）命李嗣源率北部吐浑诸军，大破后梁军。
912		后梁乾化二年、晋王天佑九年	晋王遣周德威攻幽州刘守光，克用养子嗣本率代北诸军、生、熟吐浑收山后八军。晋王又遣李存审率吐浑、契苾援德威。
913		后梁乾化三年、晋王天佑十年	契丹耶律亿遣室韦、吐谷浑酋长拔刺、迪里姑等伏兵于路，追击叛逃的兄弟剌葛。
916		后梁贞明二年、辽神册元年、晋王天佑十三年	耶律亿亲征吐浑、突厥、党项、沙陀诸部，俘其酋长及户万五千六百，财物、牲畜不可胜算。
918		后梁贞明四年、辽神册三年、晋王天佑十五年	晋王于魏州郊外大阅十镇之师及奚、契丹、室韦、吐浑之众十余万。

公　元	吐谷浑王在位系年	有关各国年号	大　　事
923		后唐同光元年、辽天赞二年	后唐庄宗（李存勖）赐吐浑首领白承福于中山北石门为栅，号宁朔、奉化两府，以都督为节度使，赐姓李名绍鲁。
924		后唐同光二年、辽天赞三年	李绍鲁向后唐贡马驼，并移帐至代州东南。辽耶律亿大举征吐浑、党项、阻卜等部。
925		后唐同光三年、辽天赞四年	二月、十月，李绍鲁向后唐献驼马。
926		后唐天成元年、辽天显元年	吐谷浑向后唐贡马。
928		后唐天成三年、辽天显三年	李绍鲁向后唐进马一百二十匹，后唐敕封其为光禄大夫、检校太保，竭忠、建策、兴复功臣，赫连公德为检校右仆射、金紫光禄大夫，赐忠义、正卫功臣。又吐浑念九向后唐进马五十三匹。
929		后唐天成四年、辽天显四年	吐浑首领念公山、念坦相次至后唐朝贡；又有生吐浑北海儿进驼马。

公　元	吐谷浑王在位系年	有关各国年号	大　　事
930		后唐长兴元年、辽天显五年	后唐守军掩杀契丹、吐浑等。又有吐浑千余帐内附，后唐安置于天池川静乐县；又一批内附生吐浑被安置在岚州。另有吐浑康合毕向后唐贡驼马。
931		后唐长兴二年、辽天显六年	吐浑使康万琳向后唐进马。
933		后唐长兴四年、辽天显八年	辽境内吐谷浑向辽朝贡。
935		后唐清泰二年、辽天显十年	有生吐浑首领姚胡向后唐贡马。吐谷浑退欲德部降辽，另有吐浑部向辽朝贡。
936		后唐清泰三年、辽天显十一年	后唐大封吐浑宁朔、奉化两府留后白可久及两府将校。六月、八月，吐浑部两次向辽朝贡。年底，后唐石敬瑭在契丹的扶植下，建后晋，割燕、云十六州于辽，于是十六州吐浑均属辽统治。
938		后晋天福三年、辽会同元年	六月、七月，辽境吐谷浑向辽朝贡。

公　元	吐谷浑王在位系年	有关各国年号	大　　事
939		后晋天福四年、辽会同二年	辽挠吐谷浑向辽朝贡。
940		后晋天福五年、辽会同三年	吐浑白承福部不堪契丹的压迫和剥削，在后晋镇州节度使安重荣招引下，率千余帐南下投后晋。
941		后晋天福六年、辽会同四年	辽数遣使责石敬塘收纳吐谷浑，敬塘遣张澄领兵二千，搜索并、镇、忻、代等州的吐谷浑，尽遣还辽。但白承福部等驱之复来，附安重荣，并于五月、九月向后晋朝贡。石敬塘密令河东节度使刘知远游说承福脱离安重荣，处之于太原东山及岚、石二州之间，以承福为大同节度使。年底，重荣为晋军击破，被杀。
942		后晋天福七年、辽会同五年	白承福先后遣慕容金进、念丑奴至后晋朝贡。石敬塘在辽使责问下，忧死，兄子安重贵继立。
943		后晋天福八年、辽会同六年	白承福部都督赫连公德、副使白可久、子铁匮至后晋朝贡。

公　元	吐谷浑王在位系年	有关各国年号	大　　事
944		后晋开运元年、辽会同七年	辽发大军南下，连破州县，刘知远与白承福破辽伟王于秀容。晋出帝调承福部于滑州、涓州，与辽作战。后因承福部不耐酷热，被遣送至岚、石之间。
945		后晋开运二年、辽会同八年	有吐谷浑向辽朝贡。白承福部惧刘知远军纪太严，谋投辽。其部副使白可久率部先奔辽，辽以其为云州观察使。
946		后晋开运三年、辽会同九年	刘知远诬承福谋反，杀其族凡四百口，得良马数千，财资百万，以吐浑别部王义宗统余众。同年辽军南下灭后晋，刘知远建后汉。
947		后汉天福十二年、辽大同元年	后汉刘知远以吐浑节度使王义宗为沁州刺史。
951		后周广顺元年、辽应历元年	后周移生吐浑族帐于潞州长子县江猪岭。
953		后周广顺三年、辽应历三年	有吐浑遣使至辽朝贡，辽云中吐浑指挥使等投后周。

公　元	吐谷浑王在位系年	有关各国年号	大　　事
960		北宋建隆元年、辽应历十年	北汉吐浑府留后、汾州团练使王全德帅所部从原后周昭义节度使李筠与北宋战泽州，败后逃入潞州。
971		北宋开宝四年、辽保宁三年	吐谷浑部向辽遣使朝贡。
973		北宋开宝六年、辽保宁五年	北汉主贬卫俦为辽州刺史。俦专掌北汉吐浑军。其走时，有数千吐浑遮道乞留，北汉主不许，至是吐浑一军不可复用。
977		北宋太平兴国二年、辽保宁九年	辽向北汉索回逃入太原的吐谷浑四百余户。
989		北宋端拱二年、辽统和七年	北宋境内吐浑还金等逃至辽境。
990		北宋淳化元年、辽统和八年	辽以吐谷浑民饥，赈济之。
994		北宋淳化五年、辽统和十二年	吐谷浑部向辽朝贡。

公　元	吐谷浑王在位系年	有关各国年号	大　　　事
997		北宋至道三年、辽统和十五年	辽禁吐谷浑部鬻马于宋。
1001		北宋咸平四年、辽统和十九年	辽西南面招讨使奏讨吐谷浑捷。
1042		北宋庆历二年、辽重熙十一年	辽禁朔州路羊马入宋，吐浑、党项马鬻于夏。

